续补

古龙作品集

珍藏本

古龙

菊花的刺

下

第十八章盲女剑

六柄剑。

虽然这六柄剑是在六个瞎了眼的女人手中，但是李员外却知道这六柄剑却象都长了眼睛一样。

因为他已领教过了，而且还是光了屁股的被它们追得满池子乱跑。

剑冷，却还不及脸上的寒霜。

现在六个瞎子已围住了李员外，就等着一声令下。虽然瞎子不太有表情，但李员外可感觉出来这六个瞎子每个人都象要杀人的样子。

不好问，也不能问的话，如果问了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李员外已到了不能不问的时候，因为再不问恐怕自己就要永远没机会再问了。

“小……小双，你是在哪里……哪里见过我……我身上的……”李员外急得连整句话也说不清。

“床上，你以为一个女人能看到一个男人屁股上的东西会在哪里，总不成在戏台上吧？”欧阳无双答得干脆，甚至话中带损。

“你……愿不愿意再……再看一次？！”李员外简直象被人掐住了脖子，面红耳赤的说。

这是什么话？！

当然李员外的意思并没一丝冒犯对方的想法，他只不过想要再确定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那个混帐。

然而明明是一句中听的话，如果从一个笨的人嘴里吐出来，却往往会变成了一句不中听的话。

李员外不笨，可是就是不知道他怎么会说出这种“王二麻子，二百五”的话。

也许是情况危急吧！所以他才口不择言。

每个女人听到这种荒唐的话，当然都会怒不可遏。

“李……李员外，你把老娘当成了什么？！你以为你那地方长得是朵花？”欧阳无双怒极的吼道。

明白对方弄扭了自己的意思，李员外真恨不得一口咬掉自己的舌头，他更结巴、也更急的说：“小……小双，我……我想……我想……”

“想？！李员外，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休想，我可以让天下所有的男人想，甚至玩，就是你不可以，我……我之所以会有今天，全是你，全是你这头猪造成的，哈哈……老天爷，你张开眼看看，看看我怎么来分了这个禽兽的尸……”

一双美目已经血红，她更象是疯了般的吼叫着。

这可好，李员外没想到越描越黑，他还想再解释，可是

已来不及。

“杀——”

突然发出一声厉吼。

于是六柄剑泛起一阵寒光已到了李员外的前后左右。可怜李员外现在手无寸铁，只得左闪右躲。

因为他那长年不离身的打狗棒的确太招人耳目，所以他已藏了起来，还没来得及买把趁手的兵器呢，现在就碰上了这种场面。

也好在他那独门的步法——“疯癫十八步”，练得到家，要不然他恐怕早已“罩”不住这六个瞎女人。

△

一个狠得下心来弄瞎自己眼睛的人，对生死一定看得很淡。

一个不想死的人碰上六个随时都想死的人又怎是对手？李员外心里叹着自己真是没有穿新衣的命，因为这件新衣已快成了破衣。

“嘶”的一声，又是一道剑锋利划过衣衫下摆。战况越来越激烈，而李员外越来越显得左支右绌。现在他不但身上衣衫已被划破多处，甚至手臂上已有一道口子，而血也正一滴一滴的滴落。

当欧阳无双一旁看到李员外身上的血已冒出时，她已起了一阵痉挛。

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为什么一看到血，她就那么兴奋？

李员外并不是没和女人打过架。

他也碰到过许多武功高强的女人。

对这六个瞎了眼的女人，他却有些不忍。

可是当他发现这六个女人已是存心要自己的命时，他已开始了反击。

他不想杀人，尤其更不想杀一个瞎了眼的女人。所以——

几乎在同一时间，同一声惨呼响起。

而六把剑全掉在了地上，原本执剑的手全贯穿了一根针——一很大号的绣花针。

这四根针是李员外唯一的武器，却无疑是救命的武器。绣花针本就破空无声，瞎子的听觉再灵敏，反应再快，又怎躲得过李员外的这一击？

△ △ △　　　　△ △ △

能打狗的人，他逃跑的本事一定不小。

因为有时候狗没打到，只有被狗追了。

李员外跑了，就象后面有狗在追一样。

人家说碰到胡言乱语不讲理的女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躲开她，躲得越远越好。

李员外碰到了，他能不躲吗？

因为她不只不讲理并且胡言乱语。

而一个男人如果连裤子都肯脱下来，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却不被对方接受时，他不跑又还能干什么？李员外一面跑一面想，他等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赶快买把剑或刀。

要不然在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情况下，保不准什么时候

又再会碰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和莫名其妙的人。

另外他心里已明白为什么小双会恨自己恨到那种程度。

敢情是有人假冒了自己占了的便宜，而留下了烂摊子等自己去收拾。

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更不知道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会认不出来那个人？

但是他已肯定了一点，那个痛快过后等着自己付钱的人一定是自己的朋友，而且还是了解到自己屁股上有什么玩意的朋友。

他已暗暗起誓，一定要把那个混蛋给揪出来，要不然自己连羊肉味都没闻到，就弄了一身骚岂不冤枉？

可是他却想不出来有谁会那么缺德？而又知道自己屁股上的“暗记”？

李员外煞住了脚步。

难道会是他？！

如果不是他。他为什么会那么听话？要他杀自己，他就要杀自己？

难道他这么做全为了掩耳盗铃？

最重要的一点是自己身上的胎记除了父母外，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　　　　　　　　　　　△△△

李员外站在阳光下，流的却是冷汗。

一个人如果发现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竟是欲陷害自己于不义的，那么他岂能不流冷汗？

那把刀，那把杀死姚堂主的刀——

紊乱的线堆，如果找到了线头就很容易理出一个头绪来。

李员外想到了为什么一把杀不死人的刀，会变得可以杀死人。

因为小呆是故意的，他想让自己造成错觉，可见得他早有杀自己之意了。

“好、好，这个‘快手小呆’，算我李员外白为你流了那么多眼泪，我真没想到你会是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人……”李员外瞪着天际恨声骂着。

“他妈的，这才真叫恶有恶报，不过你也死得太痛快了，竟害得我永远也翻不了身，你……你这下三烂，还真有一套，就是死了也不让我在世上有好日子过，真狠，你他妈的真够狠……”

李员外现在的恨意，恐怕找着了小呆的埋骨之所，也会把他从土里揪出来狠狠给上几个耳聒子。

△△△　　△△△

何谓“屋漏偏逢连夜雨”？

李员外现在就碰到了，而且不是小雨，还是倾盆大雨。

李员外不明白为什么每次自己在躲雨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些不想碰到的人。

虽然现在天已快黑了，而且还下着大雨，但是站在这座破亭子里，李员外已看到了这个黑衣蒙面人正往自己这里奔来，而且人家也好象发现了自己。

“好巧是不？蒙面大哥。”李员外嘻嘻笑着，并向来人打

着招呼。

“人生何处不相逢，员外李，看样子我们的旧账是谁也躲不掉了。”蒙面人一进了亭子后也漠然的说。“我好象记得人家曾经叫你秦少非，怎么？你难道真做过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老要蒙着面呢？”

“员外李，我希望你的功夫也要象你的嘴一样厉害才好。”

“唷！干嘛呀！上回我已糊里糊涂的和你打了一架，怎么事隔那么久，你的气还没有消啊？”

冷哼一声后，蒙面人说：“本来事情过了也没什么，可是你的嘴太可恶，我难以咽下胸中之气，另外我想证实一下到底是谁把谁打得对方满地找牙。”

敢情人家还记得自己调侃对方的话。李员外实在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动手，可是看样子人家却非打不可。“唉！我真服了你了，为什么你一个大男人度量却那么小呢？”李员外叹了口气说。

“少废话，员外李，今天我倒要看看还有谁会替你撑腰。”

“何……何必呢？在这下雨天，这儿又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聊聊不是很好？为什么非要兵戎相见？再说我又没偷了你的老婆又有什么解不开的结

呢？”

李员外这个人说着说着老毛病就犯了，好象他非得占人家的便宜才过瘾似的。

“员外李，你这满嘴大粪的东西……”

蒙面人的话声一落，他的左手剑已象一道长虹般电削而

至。

蓦然怪叫一声，李员外闪至一旁，并且口里怪叫着：“喂，喂，你这人怎么说打就打…………”

手下不慢，蒙面人噀噀笑道：“这可是跟你学的，我的乖孩子，你就生受了吧！”

“娘的，秦少非，你可真是狠哪——”

李员外一天之内连经二战，没吃没喝，体力早已不济，再说这叫秦少非的蒙面人本就不弱，手中长剑在雨夜里更象一道道闪电，毫不容情的劈落。

于是优败立见，李员外那袭新衣原来已破裂不堪，现在更好，就算乞丐吧！至少也没他穿得那般狼狈。

“蒙……蒙面……大侠，你……你真的要……要赶尽……杀绝吗？”

李员外气喘吁吁，左跳右闪，这会儿居然已称人家为蒙面大侠了。

奈何蒙面人秦少非根本不吃他那一套，只顾闷着头攻击。

“慢点、慢点，秦少非，就算要打架嘛总也得把话说明，娘的，这样不明不自的算是哪门子……”李员外在被逼急了，他一个倒窜，也不管外面下着大雨落在亭子外吼道。

这秦少非显然不愿淋湿自己，并没追了出去，持剑在手指着李员外说：“哼！我还当你这半个叫化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原来也只不过如此，看样子江湖传言也太过其实了，说吧！员外李，你有屁就快放。”

从头到脚已经淋湿，李员外象只落汤鸡的站在雨里，

说：“我想我见过你。”

这是句废话，李员外当然见过对方。

可是这句话却给蒙面人带来了震惊。

一个人蒙着面不敢见人，除了长得丑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怕人家认出自己。

蒙面人明白李员外的意思，所以他有些惊异。“你知道我是谁？”

“我想我已猜到。”

“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李员外摇了摇头却说：“这你就无须问，我也不会说。”“你怕什么？！”

笑了笑，李员外说：“我当然怕，因为我一说出来，恐怕你将永远不会放过我。”

“要知道你若不说出来，我也一样不会放过你。”“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因为我不说，你的心里就有了怀疑，怀疑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知道你是谁，但是我一说出来，从现在起你恐怕会一直的跟在我后面，就象我的影子一样甩也甩不掉。”有些听不懂李员外的话，蒙面人露出疑惑的眼光。“你我接触过，你应当知道我们的功力相差有限，刚刚只因我手无寸铁，而亭子里又小，所以我只能躲闪，现在可不一样，我在外面，你在里面，我们之间有着一段距离，如果我要跑，就是这段距离已够你追上三天了。”蒙面人一

惊，他前跨了一步说：“ 这又怎样？ ”

李员外露出一抹微笑，却退后了三步说：“ 你应该知道，没有人肯花三天的时间，连休息也不休息一下的去追一个未知的答案，何况就算追到后，你也不一定能杀得了对方，这是我不说的原因，假如我说了出来，而又不幸言中，莫说三天，就是三年你也一定会非追上我不可，那么我岂不是自找麻烦？ ”

蒙面人又前跨一步说：“ 好刁的李员外。 ”

“ 喂，喂，你可不要再往前啦！怎么？难道你真想淋雨？你那身黑缎衣服可不比我这破衣哪…… ”嘴里说着，李员外却又退后了三步。

李员外的意思已很明显，他已准备开溜。

蒙面人当然知道李员外所说的都是实话。

“ 我不信你知道我是准。 ”

“ 那么何不赌一赌？ ”

眼看李员外和自己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蒙面人恨声道：“ 员外李，难道你就那么窝囊？只会逃？ ”

“ 逃？！笑话，蒙面大哥，我这叫做识时务，你有种是不？好，把你手中的剑给我，我们再来比划比划，你要不逃我就跪下来叫你一声爷爷。 ”

简直让李员外这种无赖行径没差点气炸。

可是人家说得也并非没道理，于是蒙面人一时之间愣在那里，好一会，就是想不出该说什么才好。

△ △ △　　　　　　△ △ △

“ 怎么？说到你心坎了对不？既然你不肯重新比划，那么我碰上你这山大王也没办法，谁要我穷呢？行，我走啦！

这座破亭子就让给你好啦！ ”

蒙面人实在咽不下这一口气，他却只有眼巴巴的看着李员外逐渐消失在雨中的身影。

他当然明白就算现在追了下去，恐怕要五天，甚至十天才能追上这个腿上生毛的无赖。

他没那闲工夫，更何况他想李员外也绝对不会知道自己是谁？

△ △ △　　　　　　△ △ △

李员外在雨中疾快的走着。

他不得不快点躲开那个“ 瘟神 ”，因为他真怕他会不顾一切追下来。

他自己知道一个饿了一天的人哪还有体力奔跑三天？恐怕跑不了三里路他就得趴下。　　　　　　当然他有些恼自己最近实在倒楣到家了，竟然在破亭子里躲雨也会被人给莫名其妙的赶了出来。

△ △ △　　　　　　△ △ △

他真的知道那蒙面人是谁吗？

他不是神仙又怎能看得穿人？

可是他却相信他会找得出那个人来。

因为那蒙面人虽然蒙住了脸，却蒙不住眼睛眉毛。而他却发现了那蒙面人的眉毛里有一根毛是白色的。虽然是一根毛，却无疑是个大发现。

他现在只祷告那根白毛可不要无缘无故的脱落才好，否则以后就算人家打从对面走来，他不也会指认不出来对方是那蒙面人。

第十九章菊花出

“ 菊门 ”，这个名词好怪。

怪得就象有人叫王小呆，又有人叫李员外一样。可是它现在的名声可比“ 快手小呆 ”和李员外要来得响亮，也更能震撼人心。

毕竟现在“ 快手小呆 ”已死，而李员外成了丐帮的叛徒后也消失了踪迹。

而“ 菊门 ”这个神秘的组织却一下子冒了出来，也被人传诵谈论。

没人知道“ 菊门 ”是个什么织，然而“ 菊门 ”所做的事、所杀的人却让人觉得它是个有实力的组织。当然会杀人的组织也是个令人感到可怖的组织。它有实力是因为它不畏权势，连许多大帮大派里的人它也敢杀。

它可怖，却是因为它什么人都杀，而被它所杀的人，尸体旁边总是会留下一朵菊花标记让人一看便知此人为“ 菊

门 ”所杀。

而那菊花的标记却有许多种，象银帛的啦、铁制的啦，甚至是一朵真正的菊花。

现在让我们来细数这半个月来‘ “ 菊门 ’’已杀了哪些人？又做了哪些事？

——“ 武当 ”俗家弟子中第一高手“ 青去剑客 ”萧睛，死。留下铁菊花一朵。

——长江水寨大寨主之子“ 霸蛟 ”林伟民，死。留下银制菊花一朵。

——“ 花蝴蝶 ”司徒浪，死。留下铁菊花一朵。——“ 粉面狼 ”陈季平，死。留下白菊花一朵。——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人称“ 铁君子 ”的死，因为“ 铁君子 ”周连山为南七省的总教头，竟然也死了，留下的也是一朵白菊花。

这些死人当中有江洋大盗、有探花淫贼、甚至有名门正派之士，这就令人费解。

所以也就没人知道它到底是个正派或者是邪教的组织。但有一点能肯定的那就是这些人当中，每一个人的武功都称得上高手，而且还是一等一的高手。

“ 菊门 ”能杀了这许多高手，当然它是个有实力的组织。至于这个组织所做的事，却更令人猜不透，因为它做的全都是善事。

——江西大水，赈银三十万两。

——安徽苦旱，赈银三十万两。

——五台山入秋布施白米二十万石。

——青平府济贫白银十万两。

——以及许多修桥、铺路、筑堤等项，所捐之银更是难以估计。

所有的赈银署名全是“ 菊门 ”两个字。

有这么一个好人坏人都杀的组织，有这么一个财大行善的组织，那么“ 菊门 ”能不被人谈论、不被人传诵吗？

△

有人对“ 菊门 ”颂扬，因为它救人无数。

有人对“ 菊门 ”惶恐，因为害怕自己成了它下一个要杀的对象。

更有人对“ 菊门 ”极思报复，因为它杀了自己的亲人。然而却没人知道它到底由哪些人所组成？而领导人是谁？总坛又设在哪里？

因此它就象个幽灵，无时不在。

于是它也让江湖沸腾，武林人士震慑。

△ △ △　　　　△ △ △

李员外重新换过装扮。

现在的他看来真象一个如假包换的员外。

员外帽、福子图案厚底鞋，再加上一袭宝蓝锦织罩布，手里摇着玉骨描金扇，甚至为了使自己看来更象员外，他另一只手里竟握着两个铁球，一面走，一面不停的搓转着。而他的十只手指，竟有八只戴上了形状、大小不一的各式宝石戒子。

光这一身行头，燕二少留给他的五千两银票，已去了大半。

他有些心疼银子，然而他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每一个城镇都有乞丐，甚至都有丐帮的分舵，他要躲开丐帮的追缉，似乎没有比装扮成一个员外更能避人耳目。

△ △ △　　　　　　△ △ △

他沿着大路走，目的“洞庭湖”“君山”。

只因他从不坐轿、也不乘车、更不骑马。所以他也不知道从这儿到“君山”他要走多久才能走得到。

也好在燕二少并没要他赶时间，也没期限，只要他到“君山”。看看燕大夫人的娘家，有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他摇着扇子，安步当车，更有些神气的左顾右盼。人都有种虚荣心，也都怕锦衣夜行。

再说李员外这一辈子恐怕只有现在穿得最体面、而又最多金，那么他怎能不炫耀、不神气？

看样子如有可能他真会告诉所有的人他就是李员外呢！一路来他已碰到过许多丐帮弟子，甚至他还丢过几个小钱在他们的钵里。

连他自己也感到好笑，因为竟没一个叫化子多看他两眼，当然更没人认出他就是“丐门之宝”，如今亡命天涯的“荣誉总监察”。

风快，却没江湖传言来得快。

风冷，却没二个疯子的疯言疯语更令人发冷。

李员外走累了当然得休息。

更何况他本就好吃，尤其在看到这家酒楼的招牌居然是“满意楼”的时候。

“满意楼”的酒菜还真令人满意。

只可惜李员外在听到这两个人的对话后他已感到不满意。

不但不满意，甚至有些食不知味，难以下咽。

“听说丐帮悬赏一万两要李员外的人头。”

“这有什么稀奇，我还听说‘菊门’悬赏十万两要他的行踪呢！”

“哦？这倒是个发财的机会，娘的皮，就不知道那龟儿子躲到哪个洞里去了……”

“那是当然，如果我要知道有人肯出那么大的花红买我的命，而且又是‘菊门’和‘丐帮’，我早就先找一棵歪脖子树自己吊颈算了，免得将来活受罪………

“这你就不懂了，丐帮要杀他是因为他犯了淫行，而且还残害同僚意图夺位，至于‘菊门’嘛！嘿！嘿……嘿……我也不知道。”

“你他妈的这不是废话？！丐帮要杀他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我想知道的当然是‘菊门’怎么也会找他………

“我又不是‘菊门’中人，我怎知道为什么找他？”

“听说‘菊门’神秘的很，这……这就算有人找到了他又到哪去通知和领赏？！”

“这你放心，只要你小子找到了那个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淫虫，只要在任何城楼上点上三盏红灯笼，包管不出一个时辰，自然有人会找你接头，怎么？！你小子要有消息可不能吃上独食哟！”

“我他妈的哪有这种财运？不过以后我可是要多留意留

意又矮又胖的乞丐了，说不定时来运转真让我碰上了也说不定哪……”

“说得也是，李员外现在可真成了金元宝，人人抢着要哩……”

接下来的谈话已没啥听头。

不过李员外又陆续了解到一些“菊门”崛起江湖的事。摸了摸后脑杓，李员外实在不明白自己这颗说圆不圆说方不方的脑袋竟然会那么值钱。

丐帮悬赏自己尚有话说，这个“菊门”又是什么玩意？这又从何说起？

他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竟有人敢在背后骂自己是条淫虫外加龟儿子了。

无论是谁听到有人当面这样批评自己，就算摆在面前的是龙肝凤胆恐怕也会一点胃口都没有。

瞪着那两个自己只用两只手指头就可捏死的九流混混，李员外却一点脾气也没有。

虽然他心里已把那两个人从头到脚骂了不只十遍，可是一旦迎上了他们的目光，李员外却露出友善的微笑。

这时候他又怎么可能承认自己就是他们口中的龟儿子？

△

每个人都会有一种反应，当看到有人对自己笑的时候，一定会多看对方两眼。

所以那两个九流混混，一再看到隔着两张桌子的李员外，莫名其妙的在那对着这边傻笑的时候，他们多看了他两眼，并且同时站起，也同时走向了李员外。

△

也或许那两个人看到了李员外一身珠光宝气。也或许李员外的“微笑”让那两个人消除了敌意。总之原本两张颇含敌意的脸，已换成一付笑容。“阁下，我们认识吗？”靠左的瘦小汉子说。“认识？！王八蛋才认识你们。”李员外心里这么想，嘴上可没这么说。

“噢，您这位……您这位敝人似曾在哪见过，面熟的很，就是一时想不起，你姓……”

“我姓霍，霍槐，你这位贵人，在下……在下也面熟的很。”叫霍槐的一面说，一面一双鼠目直瞧着李员外手上的八颗宝石戒指。

李员外心里想，他奶奶的，这还真是活见鬼，面熟个屁，我瞧你恐怕对我的戒指面熟。

故意幌动一下手指，李员外摆出一付热络劲说：“啊！我想起来了，霍兄，对、对，您姓霍，没错、没错，这位是另一位三角眼的仁兄一听李员外问到了自己，连忙自我介绍的说：“我姓李，十八子李，李桂秋。”“李兄，久仰、久仰。”李员外嘴里打着哈哈，心里却在说：“李桂秋，娘的，等下你就知道你会不会跪下来求我了。”

有些受宠若惊，两个人同时道：“ 请问阁下…… ” “ 噢，你们瞧，我居然忘了介绍我自己了，嘿嘿……对不起、对不起，敝姓整，整齐的整，整圆旺……嘿嘿……整

圆旺，两位请坐，两位请坐…… ”

当然要坐，您没瞧见那两位的眼珠就差些被那八颗宝石戒指给黏住了似的。

霍槐一面坐，一面拉交情的说：“ 整兄，您这姓还真是少见呢！ ”

“ 我的儿，整你冤枉吗？怎会不少见？ ” 李员外想到这差些笑了出来。

人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又说他乡遇故知。

也不知这三个人是怎么攀上了同乡的关系。

更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相逢恨晚。

反正酒壶已堆满了一地，话也说了不少。

李员外现在已经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了些江湖上发生的事情。

看看也到了该醉的时候，藉故上茅房，李员外把刚才喝下肚的酒一滴也不剩的全吐了干净。

回到座位后，李员外趴在桌子上，嗯，那模样可还真象是烂醉如泥。

“ 整……整兄，今天能……能与您相交一场，是……是兄弟的福气，这个东……东道就由兄弟来……来请。 ” 霍槐的舌头虽然大了，可是他却仍然盯着人家的手指猛瞧。

“ 对……对……让我们结……结过帐后送……送整兄回……回去…… ”

敢情李桂秋也差不了多少，就不知道他准备把李员外送回哪去？枉死城？还是乱葬岗？ ”

“ 有人请客，李员外必到。 ”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

更何况李员外本来的意思就准备让这两个财迷心窍的宝贝付帐。

△ △ △　　　　　　　　　　△ △ △

夜凉如水，寒风凛人。

霍槐和李桂秋二人一出了 “ 满意楼 ”，似乎让冷风一吹已清醒不少。

他们现在正一左一右的架着李员外尽朝着人少而又偏僻的地方走去。

当霍槐暗地里用手掐了好几次李员外，却没见他有所反应，于是他笑了，笑得好冷。

镇外这一片高大黝暗的白杨木林子里——

“ 我看就是这里，怎么样？ ” 李桂秋望了望四周说。 “ 好，我看这里挺合适的，妈的皮这小子还真重，他简直压得老子喘不过气来…… ”

放下了李员外，霍槐一面用手插着腰直揉，一面又骂：“ 他妈的，你瞧这小子还真跟头死猪一样，嘿……嘿……嘿……天下岂有白吃的饭局。 ”

李桂秋这时也同样得意的笑骂道：“ 可不是，这小子也真能吃喝，这一顿饭竟吃掉了咱十两银子，他妈的，这十两银子寻常人家已够吃上半个月，却让他一顿就吃得鸟蛋精光。 ” “ 老李，你也甭念了，等下补给你就是。 ”

霍槐在左，李桂秋在右。

他们二人各执起李员外的一只手正使劲的想要剥落他手上的戒指。

“ 娘的，这个死胖子手指头这么粗，这……这怎么剥嘛…… ”

“ 说得也是，老李，把你靴子里的匕首拿出来，我看干脆剁了可能省事些…… ”

这一头霍槐已硬拔了老半天，额头都已见汗，却连一只戒指也没拔下，

不觉恨声说。

明晃晃的刀，明晃晃的一双眼。

明晃晃的刀却没明如秋水的双眸来得亮。

目光如刀，笑里更像藏着无数把刀。

而无形的刀，甚至比一把真正的刀可怕，因为刀已“当郎”一声落地。

就像看到鬼一样，李桂秋握刀的手已空，并且颤声道：“你……你……”

仍在低头用力的霍槐听到李桂秋语不成声，心里有些奇怪却连眼也没抬只顾说：“你活见鬼了？还不快捡起刀子李员外收回了手，并且叹道：“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哟……”

一下子没抓牢对方的手，霍槐起初还以为人家醉里翻身，可是当他听到李员外的话后，竟似针扎一样，猛地退后数步。

他自己才象活见鬼一样，瞪着鼠目，张口结舌的说：“你……你没……醉？！还……还是你醒啦？！”

李员外伸了一个懒腰，懒声懒气的说：“我没喝酒怎么会醉？我要醉的话恐怕就真的醒不过来喽！”

“怎……怎么会？！我们明明……明明……”霍槐哑着嗓子说。

“明明看到我喝了是不？而且我还喝了不少对不？”李员外笑嘻嘻的说。

两个人同时点头，因为他们实在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也都想知道原因。

“吐了，我把我喝的酒全都吐了出来，就这么简单。”

“那……那你是装醉……”霍槐虽然有些惊异，却不失镇定的说。

“别说那么难听好不？装醉总比你们谋财害命好上太多、太多啦……”

“你知道我们的意思？！”李桂秋惶声道。

“唉！说实在的你在我身上‘毛手毛脚’又捏又掐了好半天，起初嘛，我还真不知道你的意思，可是一见你拿出刀来要剁我的手我才真正明白了你们的意思……”李员外叹了口气，有些“十三点”的说。

霍槐、李桂秋二个人没毛病，岂会听不出李员外话里的调侃？

也或许他们认为李员外是个年轻的员外，更是只肥羊，根本没想到其他方面，也没把对方放在眼里。

霍槐阴沉的说：“嘿……嘿……你既然知道了我们的意思，那么何不干脆点？”

李员外古怪的看着对方，蓦然吼道：“霍槐，我看你真是活见鬼了，既然打主意打到我李员外身上来了，你们也打听打听……”

李员外？！如果人家是李员外这哪还用打听？“李员外？！你是哪个李员外？你……你不是叫整圆旺吗？……”李桂秋这下可惊慌了。

“我的儿，连整冤枉你都不懂？笨喽，真笨喽……”李员外笑出声来说。

两个人嘴里同时念了二遍，可不？人家正是整冤枉来的。

人的名、树的影。

然而利欲薰心下这两个人仿佛已忘了人家是李员外这回事。

而且看他们的样子简直已把李员外当成了待宰的“痴肥员外。”

△ △ △　　　　　　△ △ △

两个人脸上兴奋的表情还有看李员外的目光，嗯，可真象是发现到一个金元宝一样。

李员外不是呆子，岂有看不出之理？

“我的儿，你们……你们现在的样子好象狗见了骨头似的，怪怕人哪……”

“嘿嘿……李员外，对、对，你是李员外，一点没错，相好的，打个商量如何？……”霍槐阴险的笑着说。歪着头，李员外想不出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而且他心里也着实窝囊，因为这在以前简直不可能发生的事居然发生了。

难道人一倒楣连个九流混混也敢不把自己放在眼里？难道自己真成了丧家之犬，人人可欺？

一想到数月来受的窝囊气，李员外怒极笑道：“哈哈……哈！好、好，有种、有种，可以，当然可以，说吧！要怎么个商量？”

李员外这一怒笑，倒使两人心中一凛，也才明白了对方是个什么人物。

于是两人没敢答腔。

象疾风迅雷般，四只拳头、两条腿，一下子不分前后全打向了李员外，也踢向了李员外展开了他们的攻势。攻势来得快，结束得也快。

李员外终于碰到了败在自己手下的对手，而且还是两个。

心里没有一丝兴奋，反而有些悲哀。

他怎能不悲哀？

这两个人只不过是个市井无赖，充其量懂些拳脚而已。每个人在捱了二、三十个重重的大耳聒子后，脸一定会肿得象块面饼。

李员外在打得李桂秋跪地求饶、霍槐满地找牙后走了。他没说一句话走了。

因为他已失去了再撩拨他们的兴致。

而这两个不开眼的活宝，就不知道能不能明白自己已从鬼门关转了一转回来？

只见他们捂着脸一直瞧着李员外的身影消失后，目光仍然收不回来。

是感恩？还是遗憾？

遗憾那白花花的银子，也随着李员外的身影一起消失在

黑夜里？

△ △ △　　　　△ △ △

一个哑巴可以不开口说话。

可是要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成天不说话也是一件挺难过的事。

更何况小呆一向话多，话多的人又能憋得了多久不说话呢？

这一天刚吃完饭，小呆实在忍不住，他叫住了绮红，并且说：“绮红组，你能不能陪我说说话？”

绮红笑了，笑得有如十七、八岁的大姑娘。

“可以呀！你想说什么？”

“随便说什么都行，我已快憋疯了。”

“是吗？这几天看你不太理人，我还以为你真的除了我们小姐外对谁都懒得开口哩！”

小呆苦笑了一下说：“我……我抱歉，因为……因为“我知道，因为你对女人已感到失望与灰心对不？”“你……你怎么知道？！”

“你自己说的呀！”

“我说的？！”小呆实在不记得他说过。

“你在刚来这里的时候一直昏迷，但是你却一直梦呓着‘我恨你，你欺骗了我’这两句话。”绮红笑着说。醉话和梦话本来就是一种别人听得见而自己听不见的话。

要了解一个人真正心里的想法，也只有醉话和梦话才能

表露无遗。

小呆的脸红了。

毕竟每个人的梦话让人当面揭露了出来，很少有不脸红的，何况这两句话本就是令人脸红的话。

“呆……呆公子。”绮红斜睇了小呆一眼说：“她……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一份好奇心、一句好奇话，小呆的感受又哪是绮红所能体会？

似乎坠入了回忆里，小呆面上的表情急剧的变幻着，有欢乐、有痛苦、有迷惘更有着失望。

缓缓地、僵硬地，小呆行到窗前。

绮红倏地明白了自己问了一句最不该问的话，然而这却是她最想知道的一句话，她又怎能忍得住不问呢？也不知过了多久，屋子里已完全陷入了黑暗，绮红小心的刚点上灯……

“她是个女人，一个可以令我发狂、为她死的女人……同时她也是个魔鬼，一个任何人都渡化不了的魔鬼……”小呆沉重的开了口。

绮红不明所以的轻吁了一口气，细声说：“对……对不起，我想我问错了话，一定也令你难……难过。”“是我拉着你，是我要和你聊天的……”小呆仍然没有回过身，也仿佛仍在缅怀着什么似的。

“她……她欺骗了你什么？你那么恨她？”

绮红看样子真想打破砂锅问到底。

是不是每个女人都喜欢追问别人感情的故事？

还是她真的找不出别的话题？

△

或许小呆真的找不着人聊天。

也或许他有意渲泻一下积压心中的烦闷。

更或许他忘了她是谁。

他说出了他和欧阳无双以及李员外的故事，也说出了其中纠缠不清的感情。

他平淡的说，就象说的是一件每人都知道的事。而她却专心注目的听，专注的不愿漏掉任何一句话、一个字。

他和她已忘了一切，忘了身份地位、忘了男人女人、更忘了彼此年龄的差距，甚至忘了时间的流逝。什么时候小呆已回过了身，坐了下来？

又什么时候绮红双手支颐，目中闪烁着泪光？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感人动听的故事。

毫无疑问，爱情的故事是最能引人入胜，也是最能扣人心弦。

今夜夜深，有风无月。

什么是好故事？什么又是不好的故事？

最主要的还是决定于听故事的人，他内心的感受、和能不能引起共鸣。

绮红无疑是个最好的听众，也是个最安静的听众。当小呆最后的一句话说完，他也才发现到这个女人竟然从头至尾都不发一语的在那静静聆听，聆

听这段连自己也无法分辨的爱情故事。

小呆长吁了一口气，他现在的感觉就象跋涉了千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样，而且他也感到卸下了重担般的轻松。也象大病初愈，沉疴俱除一样的畅快。

“你有什么感想？”小呆想要听听人家对自己的意见，也想明白别人的看法，所以他问绮红。

“我？！我的感想？”绮红似乎没想到有此一问。小呆没说话，他只定定的望着对方。

从小呆坚定的眼神中绮红知道如果不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很可能会拿把刀宰了自己的。

于是她说了：“我不敢想。”

“不敢想？！为什么？”

“因为那不是爱，而你和她之间也没有爱，没有爱的爱情会发生，我当然不敢想了。”

有些不懂，小呆疑惑的看着绮红。

“你要我说？！……真的要我说？！”

“是的，我要你告诉我，而且必须告诉我实话。”女人较易了解女人，一个成熟的女人对爱的诠释，也一定更有她独特的见解。

绮红是个女人，更是一个熟透了的女人。

所以小呆当然想要知道她的想法，何况她又说出了那么令人难以思义的话来。

“她从来就没爱过你。”绮红说。

“我知道，就算白痴也知道，要不然她绝不会害我。”“你也从来没爱过她。”绮红又说。

小呆没说话，可是任何人都明白他的眼睛在说：“你又

不是我，怎么那么肯定我没爱过她？”

绮红笑了笑说：“那不是种爱，只是种喜欢而已。”

小呆还是没有说话。

“你们三个当年玩在一起的时候年龄都很小，也很年轻。现在抛开一切，不谈名声、不谈武功、不谈聪明才智，我只谈年龄，严格的说那时候你们还都是个半大不大的孩子，一个孩子又怎能了解到男女之间的爱？不要否认，也不先辩白，等我把我的话说完好不？”

绮红制止了欲言又止的小呆，她又接着说：“我是女人，我知道女人早熟，但是我更知道一个大男孩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心境。或许那时候欧阳无双已了解到爱，但是我敢肯定你和李员外一定不了解。当然，你认为和她在一起你很快乐，甚至有一种离不开她的感觉，但是那只是种喜欢，一种天赋、一种异性本就互相吸引的天赋……你现在仔细的回想，是不是如我所说？！”

小呆沉默了。

沉默的意思，往往也就代表了别人说的话有理。

“可是……”小呆正想说，却又给绮红抬手制止。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现在大了，可是我仍然要告诉你，那也绝不是爱。在你和欧阳无双再度相逢后，你是抱着一种赎罪的心情，因为你认为你和李员外辜负了她，而她的匆匆择人而嫁也全是你们所造成，所以你在这种情形下，也把‘爱’给混淆了，时间愈久，你也就愈分不清你是否爱她？到后来

就演变成了一种既定的事实，那就是你根本不去想，你只认为你和她一起就该爱她……”

小呆呆了，他现在瘦削的脸上出现了一种他从没有的表情，那是一种悔悟、释怀、了然、以及带点痛苦的表情。

他就像突然遭人连续打了十几下大耳光一样，有些不相信、有些愤怒、甚至有些“舒畅”的感觉。

“你……你认识我才短短的几天，怎能……怎能……”

“怎能那么了解你是不？”绮红有一抹红晕在脸上，但她却淡然的说：“有些人认识了许多年，甚至有的夫妻相处了一辈子，都无法了解对方，然而有的人认识了一天，甚至只见了一面，他就能知道对方所想。再说我已认识了你十几天，也或许我的观察入微，再加上我……我的年纪，最重要的是我也年轻过，我当然知道年轻人的感情……”

看着绮红，小呆看得有些入神。

——他在想，她多么像一个大姐姐，甚至像个母亲。

——他在想，她又是一个多么令人难懂的女人。

他实在不明白自己今天怎么会和她说了许多话，而且居然谈的还是自己感情的事。

他也不明白一个婢女也能懂得那许多，而且所言更句句震撼着自己。

小呆从不看轻别人，对绮红他由衷的感激，也并不因为她只是个侍候人的女仆，而感觉自己高人一等。

所以他认真、也庄重的说：“谢谢你，绮红姐，我今天才知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句话诚不我欺。”

绮红笑了，她笑的样子任谁也看不出她是个三十几岁年纪的女人。

“希望你不要以为我在说教，因为以我的身份……”

“不，不，你别误会，我突然发现我很喜欢和你说话了，因为你的话真的让我想通了许多事情，虽然我是你家小姐的朋友，但是我这个人从来就不会看轻别人，你也千万不要作贱自己，再说你是那么有内涵……”

“是吗？那我倒要谢谢你没把我当个下人……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希望你不要介意，毕竟我不是你，我无法体会你对那段感情内心的感受……”

小呆叹了一口气道：“不，你说得很对，那的确是段不敢想的感情，经你一说，我也真正感觉我对她开始只是一种喜欢，而后真的只是一种赎罪的心态。我想，我现在已明了到喜欢和爱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但是，‘爱’到底是什么？什么又叫做‘爱’呢？……”

绮红没说话。

是不是她也在想着这个问题？

“绮红姐，我想你一定爱过，你能告诉我吗？”小呆就像个孩子，他渴求答案。

绮红的脸红了，不只脸，连脖子也红了。

这种年纪的女人会脸红，而且像少女般的羞涩，当然令小呆诧异。

也许他现在已把她当作自己的姐姐，虽然他问的问题颇令人不好回答，但也不至于会令她如此呀！

“我从小到大从未离开过此处，你更是除了我父亲外第一个认识的男人，我……我又能告诉你什么呢？。”绮红抬起头湛然说。

这是小呆这一辈子里所听到最荒唐的话。
他无从相信，也根本不能相信。
他不但呆了，而且还张着好大的一张嘴，恐怕那张嘴大得足够塞下一盆菊花。
他像看到一个妖怪的模样，也像失去了魂魄般，就这么直愣愣的看着绮红。
他当然知道她说的是真话，因为她没有必要骗他，而且她说话的神情也告诉了别人她说的是真话。
△ △ △ △ △ △
绮红好懊恼，也好后悔。
为什么人们都听不得真话呢？
早知道真话会令人生出这付怪模样，她倒希望她能说假话。
可是她这一辈子却连一句假话也没说过，你又要她怎么说假话？
一个人如果被别人像看到妖怪一样看着自己，那会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绮红的脸本来是通红，现在逐渐红潮已退，继之而起的是一种苍白。
她开始了颤抖，同时泪水亦无声的滑了下来……
△
小呆早就觉得奇怪。
因为他始终说不上来绮红有些什么地方和常人不一样，现在他终于明白了。
也难怪他无法看透这个女人，也难怪她看来像是个成熟的女人而却有颗少女的心——一颗好奇的心。
更难怪她会像是对什么都好奇，尤其对男人。一个女人如果一生中只接触过父亲这么一个男人，当另外的一个男人出现时她能不好奇吗？
她能忍住没把小呆剥光瞧个仔细，那才是奇迹呢！女人的泪水是种攻击的最佳武器，也是种最好的防御武器。
不管年纪多大的女人，似乎对泪水都能收放自如。小呆看过许多女人哭过，也看过许多女人的眼泪。可是从没一个女人的眼泪令他如此悸动，他简直有些不知所措。
何况对方只是掉泪，并没哭。
小呆悚然一惊，他内心也油然生起一种深深的歉意，毕竟他也发现到自己的态度、表情，是多么的令人无可原谅。所以——
“绮……绮红姐，我抱歉、我该死、我……唉！这是从何说起嘛……我并非有意，真的，我连一点嘲讽的意思都没有，我可以对天发誓……”小呆惶急的冷汗直流。绮红没说话，却止住了泪。
现在她用衣袖轻轻印在脸上，抹去那斑斑泪痕。“我……你……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小呆当然想要知道。
因为一个人怎么可能不接触别人而独居深山？荒谬的却是她从未接触男人，而又怎能侃侃而谈男女之间的那个“爱”字？
△
看出了小呆那份真诚，也明白了小呆的确没有其它的意思。
绮红那张看不出多大年纪的脸，终于露出了笑容。而且那笑容现在给小呆的感觉就像是孩童的笑，那么美、那么纯真。
她眨了眨眼睛，像在回忆，也像是在整理自己的思维。“我的父母是小

姐父亲的奴仆，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在这里，直到我十八岁的那年父母相继去世，以后我也习惯了一个人在这深山里，平常小姐是这里唯一的另一个人，她也不常来，可是她每次来总会带来一整船的米粮、杂物、用品，足够我一年所需……”

“你……你就从来没有想到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摇了摇头，绮红说：“以前想，可是没机会，现在年龄大了，却又怕出去，更何况小姐从没提过，我又怎敢开口要求？我总是个下人，再说我们一家受老爷的恩惠，恐怕我这一辈子也报不完……”

“那么每次船来的时候，一定有船夫喽，你又怎会说没见过其他的男人？”

“船夫？！难道女人就不能做船夫吗？”

小呆还真没想到船夫当然女人也可以做。

他想知道什么？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还是他想证实什么？

“你会不会武？还有你怎么知道一些外界的事？”小呆好奇的又问。

“我会武，是我父母教的，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什么话？”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句话。”小呆当然明白，可是他不明白一个不看书的秀才，又怎么知道天下事？

看出了小呆的怀疑，绮红说：“来，我带你去看看我的‘书库’。”

“远吗？”

“不远，噢，对了，我差点忘了，小姐临走交代，你身上的这付架子今天已可拿掉。”

“哎呀！我的姑奶奶，你怎么不早说……”

显然小呆受够了这付“枷锁”，他三两下的就拆了这付木架子。

绮红望着他滑稽的动作，不觉莞尔。

△ △ △　　　　△ △ △

能称作“书库”的地方当然书够多。

小呆却没想到这地方的书竟会有这么多，多得让他的头都大了。

望着三大间里面堆满了一排排书的屋子，小呆说：“这些书……这些书你都看过？！”

“当然。”绮红有些奇怪小呆为什么会这么问。小呆明白了，一个人离群而居他除了看书、晒书外，他还能做些什么？

他更明白，一个人如果能看完这些书，那么还有什么他不懂的东西？

“你想看书吗？我这儿什么书都有呢！”

“改……改天吧！”

小呆能不怕吗？他真怕自己如果变成了绮红，终日与书为伍，那他还不如早早一头撞死在书堆里。

人和人最好沟通的方法，就是彼此多谈话、多了解。没有谈话，小呆从就想不到这个女人的胸蕴有那么的博大。

没有谈话，小呆更不知道这个女人连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没有谈话，小呆又怎么知道和她谈话是种享受、一种如沐春风般的舒畅。

小呆现在把她当成了朋友，当成了师长、也当成了姐姐。

他们就像分别多年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小呆说的是外面的世界。

绮红谈的尽是书山中岁月、和胸罗万千。
把酒煮茗，与一个谈得来的朋友聊天岂非人生一乐？

第二十章红灯笼

一个城楼上如果同时点燃了三盏灯笼，那代表着什么？又会发生什么事？

李员外想要证实什么？难道他真的怀疑自己的脑袋那么值钱？

他自从点了这三个红灯笼后，已足足的缩在城墙边不远的鼓楼里整整一个时辰。

他动也不动一下的，仿佛已化成了鼓楼里的鼓。然而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目，在月色里不停的梭溜。他在搜寻什么？他又在等什么？

难道他真想看看是谁会来此接头？

星疏月淡。

望着地上鼓楼的影子逐渐西移，李员外已有了不耐。江湖传言本来就有许多时候是捕风捉影，所以他开始有些意志动摇。

本来嘛！这个连听也没听过的“菊门”，和自己无冤无

仇的，干麻会花那么一大笔银子买自己的脑袋。也就在李员外懊恼平白放着大头觉不睡，跑来这数星星的时候——

他已发现了二条淡如轻烟的影子，像流星划过夜空般急速的朝着这里移动。

他的眼睛更亮了，同时他亦紧张的扯紧了身上的每一根神经。

“来了，嗯，还真快的身手，王八羔子，你们可害得我好等……”李员外喃喃自语。

△ △ △　　　　　　△ △ △

二个人一高一矮，一老一少。

老的长得高头大马，虎臂熊腰。

年轻的二十多岁年纪，颇清秀，但脸上却让人有种说不出来的阴鸷。

两个人唯一相同处，就是全为鹑衣百结，丐帮装束。李员外看清楚了这两个人，他当然也认识他们，因为老的他称之为郝大叔，他在帮中的地位仅次于自己的授业恩师。而少的则为郝大叔郝少峰的徒弟，人称“怒豹”的楚向云。

这时候，这两个人。

李员外不禁有些纳闷，然而他却无所行动。

因为历经了这许多事情，他已学会了保护自己，也更学会了提防别人。

人在高处看得远，听得也较清楚。

李员外的目光就像夜空中的寒星，一眨一眨的。

“师父，怎么不见有人呢？”楚向云说。

郝少峰高大的身躯原地转了一圈，也有些不解道：“奇怪，难道是有人开玩笑？”

“那我们还要不票等下去？”

“再等一会好了……”

这些话李员外听得很清楚，只是他不明白丐帮为什么先来，而“菊门”的人却不见？

他也很想下去，也很想问问这位郝大叔。

然而他却竭力的忍住了这股冲动，因为他明白在事情未澄清前，丐帮恐怕没有任何人肯听自己说一句话。他静静的等，黑夜里甚至连自己的心跳声

都可清楚感觉到。
蓦然——
郝少峰抬起了头，他定定的望着李员外藏身的鼓楼。李员外这时就如遭到两股冷电袭身，他心里方自一惊。“鼓楼上的朋友，你既然挂上了三盏红灯笼，为何那么小器吝于一见？”郝少峰朗声说道。
李员外不作声，他只期望郝少峰只是拭探性的问问，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绝没有一丝破绽露出。
楼高五丈，底下的人要想上去除非攀登。
“师父，上面没人您老人家为何？……”楚向云疑惑的问。
嘿嘿笑了数声，郝少峰说：“不，上面绝对有人。”李员外的心一阵猛跳，他实在难以相信郝少峰为什么那么肯定鼓楼里有人藏匿？
难道他能透视？！
不只李员外想不透，连底下郝少峰的徒弟楚向云也一样想不透。
郝少峰不是神仙，他更不会未卜先知。
然而他是个老江湖，老江湖的敏锐观察力却是数十年的经验一点一滴，甚至受过血的教训所累积而成。“相好的，莫非你在上头睡着了？上头的风大，你可得小心身子骨啊……”郝少峰又在叫着。
李员外已经让对方叫得心里发毛，他似乎也铁了心，硬是不哼一声。
“藏头缩尾的鼠悲，你何不伸出头瞧瞧地上的影子？”郝少峰话已挑明。
影子？！李员外心头一跳，他抬头望了望月色。这一望却差些没把晚上才吃的羊馒泡饼给全吐了出来。月亮不圆，月光亦淡，然而它现在的角度偏西而又下垂。
该死的却是它正好斜斜的照在整座鼓楼里。
再看看身上洒满了月光，李员外笃定的圆脸已变成了扁的。
是的，月光既然能照在身上，那么它一定有影子，也难怪郝少峰会那么肯定。
顺着月影李员外一眼瞧出，可不是，自己的影子正歪七扭八的印在不远的地上，虽然影子看不出是谁来，但是这已足够郝少峰识破有人在鼓楼上。
△ △ △　　　　△ △ △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
李员外明白这个道理，于是他下了鼓楼。
“您好，郝大叔，呃，还有向云兄。”李员外搓着肥胖的小手，一脸尴尬的模样。
对方二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李员外那张员外脸却真实的摆在眼前。
一阵沉寂后，郝少峰才沙哑着嗓子道：“是……是你？真的是你？……”
“是的，郝大叔是我，我也希望不是我……”李员外苦笑着说。
“这三盏灯笼是……”
“是我点的。”
“什么意思？”郝少峰简直想伸出手摸摸这个家伙是不是发烧。
“我只是……只是想证实一下到底是不是真有人肯花十万两银子买我的脑袋？”
“这么说你是自己送上门的？”郝少峰想不透的问。“可是到现在我还没碰上买主，可能这个消息不确实古怪的一笑，郝少峰与他的徒弟互觑一眼

后又说：“ 不，这消息千真万确。 ”

这句话如果别人对李员外说，他或许不会相信。然而郝少峰说有这回事，那就一定有这回事。因为丐帮的消息一向灵通而确实，再者郝少峰的地位相当于丐帮中的副帮主，那么他说的话李员外又怎能不信呢？

“ 真……真有这事？ ” 李员外嗄声道。

不管任何人、任何组织，肯花十万两银子来买一个人的命已够让人惊异。

如果你知道自己正是人家的对象，岂不更惊异？

“ 疯子……这世上竟有这种疯子？…… ” 李员外自始都认为这是传言，却没想到传言是实。

“ ‘ 菊门 ’？‘ 菊门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 李员外像是自语，又像是在问着郝少峰。

叹了一声，郝少峰苦笑道：“ 它实在不是个玩意，因为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花十万两银子来买你的命，不过我知道这世上已很少有人能抗拒得了这种诱惑，更何况你又是丐帮缉捕的叛徒。 ”

李员外退了三步。

郝少峰和楚向云进了三步。

这情形很微妙，也很明显。

李员外明白了什么？

他瞪着眼，有些慌乱的说：“ 郝……郝大叔、我有一不情之请。 ”

“ 你说。 ”

“ 我……我随你们回去，事到如今我只想见师父他老人家一面。 ”

看了李员外鲜艳的衣裳一眼，郝少峰摇了摇头道：“ 你已非我丐帮中人…… ”

“ 我这么做无非……无非…… ” 一时之间李员外不知如何解释。

“ 我很想帮你，可是我做不到。 ”

“ 为什么？！难道我想死在丐帮也不成？！…… ” “ 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 ”

“ 但是什么？！ ” 李员外急道。

“ 你不奇怪为什么 ‘ 菊门 ’ 的人没出现吗？ ” 郝少峰岔开了话题道。

△

红灯笼，这应该是 “ 菊门 ” 约定的信号。

那么 “ 菊门 ” 的人为什么没来？反而丐帮的人来了？是不是郝少峰先歼除了此地 “ 菊门 ” 的人？

李员外虽知丐帮行事一向不愿假手他人，可是他却不明白郝大叔为什么会问出这么奇怪的话来？

他本是个不太花脑筋的人，然而这许多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已逼得他学会了去思考。

然而他想不出来，他实在想不出来。

李员外苦笑了一声，他说 :“ 郝大叔，我想‘ 菊门 ’的人已被您除了…… ”

“ 不，‘ 菊门 ’里的人他自己不说，任何人也不知道谁是谁。 ” 郝少峰一直视线没离开李员外说。

“ 那么他们怎么会没来？！ ”

“ 他们已经来了。 ” 郝少峰淡然道。

“ 来了？！在哪？！ ” 李员外骤听此言还真吓了一跳。他转头四望，除

了月夜外他什么也没看见。

回过头来，他突然发现这两张他原本极为熟悉的面孔已让他觉得陌生，不只陌生，甚至已变得可怖。

李员外“蹬、蹬、蹬”又退了三步。

郝少峰与楚向云仍然进了三步。

他们始终保持着和李员外的距离。

这种距离习武的人都知道是一种最好功击，也是一种最难逃脱的距离。

△

“菊门”，李员外到现在才知道它真是一个可怕的组织。他也才明白这个组织就像个阴魂一样，随时都可能在你的身边出现。

他现在的圆脸已由圆变扁、变凹进去——

他张大了嘴，却连一个字也说不出——

他只傻傻地、傻傻地看着这两张似熟悉又陌生的脸——人家说李员外的眼睛随时随地都在笑。

但是如果你现在看到李员外的眼睛，恐怕你宁愿去看一条死鱼的眼睛。

毕竟死鱼的眼睛也比他现在的眼睛来得漂亮和来得生动。

“是的，你猜得不错，我和云儿正是‘菊门’中人。”郝少峰轻叹一口气说。

“你……你们……”李员外语不成声。

他怎能相信？又怎能想得到？

“唉！吓到你了，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岂只吓到，李员外简直快被吓死。

“为什么？又怎么可能？……”李员外喃喃道。他当然无法相信这个平日颇受自己敬重的长者会是“菊

门”中人。

毕竟这是无理由和不可能的事情。

郝少峰已失去了原有的表情，他阴鸷森冷的道：“这话说来可长了，总之为‘名’、更为‘利’，你应懂得这两个字正是每个人所追求的……”

李员外不懂，他一点也不懂。

因为以郝少峰在丐帮中的地位，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还要追求什么？

为利？那更不可能。

每个丐帮弟子早已失去了荣华之心，何况他在帮中数十年的声誉，又岂会为利所诱？

所以李员外仍然是一脸茫然……。

但是他哪又知道有的人就是不肯屈人之下，哪怕是他只是居一人之下。

他又哪知道愈是年纪大的人，愈想抓住最后的机会，去好好的享受余日无多的人生。

△

李员外虽然不懂得郝少峰为什么会晚年失节。

可是他却知道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话，那代表了什么。

何况从对方的眼神里，他更感觉到死亡的阴影。他不怕死，虽然他知道今天已很难不死。

但是他不愿现在死，尤其含冤而死。

他已冷静下来，并且镇定得像一座雕像。
因为他不得不冷静，不得不镇定。
毕竟他已嗅到危险的气息，不是自己的，而是整个丐帮的。
他是怎么了？
为什么到现在他还把丐帮的安危看得如此重要？
“你准备好了？”郝少峰的话冰冷得令人发抖。
点点头，李员外说：“我想我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是不？”“是的，因为你无论再说什么今天仍然要死。”
李员外明知以自己的武功绝难敌过这位，可是他不得不尽全力一拼，他本就不是一个束手待毙的人。
于是——
一道光影倏起，那是李员外的“玉骨描金扇”。
同时他亦开口。“你们这一对混球、王八羔子，我先替丐帮清理门户。”
嗯，不错，李员外总是先出手。
而且他已恨极，竟敢出言骂起这位平日口中的郝大叔。一个被人诬指的叛徒，碰上了一个真正判徒，他能不恨吗？
他当然已多少猜到些自己的冤情，以及丐帮被挑的各处分舵，一定和对方有关。
△△△　　　　　　　　　　△△△
夜寒。
李员外的心却已沸腾。
他现在什么也不想，只专注的使出他所会的各式招数，搂头盖脸的全砸向对方。
他不能有一点分心，因为他明白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样厉
害的人物。
楚向云已闪至一旁，且一面戒备一面看着二人腾跃闪动的人物。
郝少峰成名多年的铁掌，此刻像两只飞舞的彩蝶，亦像两只蒲扇在空中不停的翻转。
凭良心说，李员外真不是郝少峰的对手。
不只功夫火候、对敌应招，江湖历练甚至心眼才智，哪一样他都不是郝少峰的对手。
但是他现在不但未败，反而打得有板有眼，竟能战成平手。
他所恃的只是一股气，一股怨气、一股怒气、一股令人感到可怕的无形之气。
这就是他不败的原因，也正是郝少峰颇感讶异的地方。在以往李员外绝不会，也不敢和这位长辈动手，可是当一切不能动手的原因撤除后，他已把他当成了敌人，一种誓必杀之的敌人，那么他怎能不倾全力于此一战？五招、十招、二十招、二十五招。
二十五招了，李员外已整整力战二十五招。
他自己感到奇怪，他的对手又何尝不感到奇怪。曙光方露，天已渐明。
然而场中二人黏缠在一块的拼斗反而愈见模糊，只因为尘土漫天。
一个人固然可能凭一时之气，力战比自己强上许多的高但是时间拖久以后呢？
姜是老的辣，郝少峰早就明白李员外那锐气拖不久，更拖不长。

毕竟武功一途是时间与苦练的累积。

所以郝少峰尽量避其锋锐，守多于攻，他在等机会，等李员外气势的衰退。他在等，等李员外徒劳无功的进袭。李员外也发现到了这一情况却欲罢不能。

他不能停，也不敢停，他只有攻击。

他知道只要自己稍有犹豫、稍有气势接不上的瞬间，他很可能失去了先机，那么对方蓄势已久的攻击，将会排山倒海的逼来。

△

李员外累了，他一累败象即现。

沸腾的心逐渐冷却，空有一腔怨愤又能如何？气势又岂能长久不衰？人总是人，力量总有用竭的时候。

当李员外的手下一慢，他才发现到这位郝大叔为什么能坐上丐帮第二把交椅。

掌影如刃，森寒而冰凉。

郝少峰的攻击现在才开始。

而只不过才一开始，李员外肩膀上已重重的承受了一记。

没有排山倒海、没有雷霆万钧。郝小峰的攻击既不眩人耳目，更不快捷凌厉。

他只是缓慢的推掌、斜削，一掌又一掌。

李员外的攻势已消，他只能被动的举臂格拒，偏偏那看

似缓慢的每一掌已让他目不暇接。

又一下，李员外真不明白这一下是怎么捱上的，因为他明明挡过了这一掌，然而右胸如火炙的疼痛已告诉了他没挡过那一掌。

死亡的脚步已近，李员外的脸已惨白。

郝少峰狰狞的笑脸也一寸寸的逼进。

△△△　　　　　　　　　　△△△

现在李员外混身上下少说也捱了七八下。

他已退至了城墙边，冷硬的墙壁已经阻住了他的后退。铁掌再举，李员外灰白的双眼却瞬也不瞬的直叮着那郝少峰的双手。

“你已躲不过我这最后的一击了。”郝少峰冷漠的说。冷汗已浸透衣衫，可怜的李员外他仿佛已虚脱般的难以开口。

“你有什么交代？”郝少峰再问。

“交代？！交代什么？”李员外沙哑的声音实在难听。是不是李员外打糊涂了？

要不然他为什么会听不懂这句话？

“你不要装疯卖傻，你那一套已经过时，我只是看在曾属同门的份上问问你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未了之事，当然那还必须看我高不高兴。愿不愿意替你去办。”郝少峰像是对一个快咽了气的人说话。

也难怪他如此一付胜券在握的样子，因为李员外此刻还真是随时会喘不上气来的样子。

一听此言，李员外已气得“哇”的一声，吐了好大一口

鲜血，固然这口於血已被他强忍了许久。

一手捂着胸口，另一手轻拭着嘴唇边的血渍，李员外能让人气得吐血，这还真是新鲜事。

“多谢……你的……美意，我最……最亲爱的郝……郝大叔。”

这个人还真有股傻劲和熊脾气，到现在他还不忘挖苦对方。

“哈哈……好、好，‘乞王’那笨蛋能有你这种傲骨的徒弟，也该满心欢喜了。只不过他看不到你这付视死如归的样子……哈哈……”郝少峰虽然笑着说，可是那种笑却真正是一种皮笑肉不笑。

“师……师父，我愿代其劳……”楚向云这时候已行了近来并且说道。

侧望了一眼爱徒，郝少峰当然明白他的意思。

因为能杀了李员外，不但帮中立了大功，就是传出江湖也是一件大大露脸的事。

这种便宜、这种天上掉下来的活元宝，谁会不捡？郝少峰之所以心怀不轨，一半为了自己，另一半当然也是为了这位视若已出的徒弟。

所以他点了点头，也退了开去，并且叮咛道：“云儿，小心他的困兽之斗。”

△

李员外真想不到自己这“丐门之宝”的称号，有一天竟真的成了人人想抢的“活元宝”了。

他叹了口气，喑哑道：“楚……楚向云，你……你不怕

天打雷劈？”

师父什么样，徒弟当然也差不到哪里去。

楚向云也是皮笑肉不笑的说：“老实说，就算天打雷劈我也要活刮了你。员外郎，我已受够了你，真的，我已受够了你，妈的！这些年来你抢盖了我的风光，整个丐帮把你捧上了天，你凭什么称为‘丐门之宝’？就凭你卖狗肉？还是你那痴肥的样子？”

又呕出一口血，如果目光可以杀人，李员外恐怕早已把对方杀死三次还不止。

“‘怒豹’！你……你好利的唇舌，这些话……咳，咳……这些话你以前怎么……怎么不敢对我说？！难道你……你只会捡便宜？来，来，你快下手呀！你将……将会发现，我现在仍然……仍然可以宰了你这条狗……”

一生气人无算，李员外这会受的窝囊气还真不轻。

他的眼睛已红，他的样子还真像要吃人一般。

侧过身，楚向云悠闲的踱着步子，并紧盯着李员外狼狈不堪倚靠着墙的身躯。

嗯，果真像一条准备噬人的豹子。

无敌钩，钩无敌。

楚向云已经掣出了随身兵器。

一个像饿极了的“怒豹”，一个像待宰的“肥羊”。

这本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同时更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局面。

江湖中本就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

问题在于谁能躲过那大大小小，永无休止的争战，谁就能生存。

现在郝少峰知道，楚向云知道，李员外除了奇迹出现他已离死不远，因为他已力竭，因为他已虚弱得无力再战。只要一击，最多再加一下，李员外必死。

楚向云无敌钩已举起，他明白现在杀李员外比杀只鸡还容易。

△

曙光乍现——

当第一道阳光穿破云层照在楚向云阴鸷的脸上，他的无敌钩已落了下来，像一道虹彩，更像一只能撕裂人的豹爪。然而——

楚向云的无敌钩竟在李员外的面前停了下来，并且落了地响起“叮 ”一声。

一根特大号的绣花针，只露出尾端一小截，其余的尽没入楚向云的眉心。

楚向云仍然睁着欲杀人的双目看着李员外，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突然失去了力道？他更不明白为什么一点警兆也没有自己就中了暗器——一种要命的暗器。

郝少峰一旁张大了嘴，他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只见到李员外的手指微微一动后，那原本弥漫的杀气已消失殆尽，一切，一切就这么归于静止。

△

举袖轻拭着额际的汗渍，李员外呼了一口气。郝少峰这时才发现李员外手中那十数根绣花针，同时他

也才瞧见楚向云眉心中间的一点殷红。

“这……这是绣花针……”郝少峰像被人掐住了脖子惶声道。

“不错，这是绣花针……，却……却也是能……能要人命的针。”李员外喘息未停说。

“你……你怎么同门相残？！”

“我同门相残？你有没有搞错？！这可是你们不顾同门之谊先要我的命。”

李员外已稍为精神了些，说话不再打结，言词之间也开始锋利。

“我……我不是这个意思……”郝少峰道。

“那你是什么意思？”李员外奇怪道。

“我所指的乃是……乃是……你也是‘菊门’中人………“‘菊门’？我还梅（没）门呢！我要是‘菊门’中人我早就杀了你们这一对欺师灭祖的混球……”李员外气愤道。“你不是？！……那么你怎会这独门的暗器？！”看了看手中十数根绣花针，李员外像是明白了些什么。“你见过这种针？！”李员外说。

郝少峰不再说话，他痛惜的扶住即将倒下的尸体。一个人既然死了岂有不倒下之理？

只是楚向云竟然能死了后一直到现在才摇摇欲倒。

△△△　　　　　　　　　　△△△

李员外虽然感觉到郝少峰即将再度出击。

但是他也同时发觉到郝少峰似乎对自己手中的针，有着某种程度的畏惧。

晨曦已现，李员外知道自己不再有把握能再出奇制胜。因为郝少峰已侧过了脸，避开了刺眼的阳光。同时郝少峰现在己有了戒备，再说他毕竟是郝少峰而不楚向云。

“不管你是谁，李员外，你这头肥猪竟然杀了楚向云，毁了我一切的希望，我就要你死透、死绝……”郝少峰咬牙切齿道。

李员外一股凉意从脊椎骨中渗出，他却举了举手中的绣花针道：“你……你不怕它们？你……你既然知道这针的厉害，就该知道这针一向不虚

发……”

郝少峰怒视着道：“不用威胁我，我是‘菊门’中人我当然知道你手中拿的是什么？”

“是吗？”

李员外的话还没说完，手中的针已突然飞出三根，直三点直飞郝少峰。

他不得不先出手，因为郝少峰再逼进两步，他已无法在这么近的距离里出手，毕竟用手拿针是不容易戳死人的。高大的身躯应该比较笨拙，然而郝少峰却极其巧妙的闪过了这三根针。

又是三根针飞出李员外的手。

郝少峰没法再逼进，可是他仍然躲开了第二波飞来的三根绣花针。

于是又是三根。

△△△　　　　　　　　　　△△△

李员外冷汗再流。

他已明白自己手中的针没剩下几根。

他更没想到这些万无一失的针，却没一根能射中目标。他也不知道当这些针统统射出后，他还能再拿什么阻挡对方继之而起的攻势。

因为他现在的力量只够用针。

因为刚才的拼战不但耗尽了他的内力，同时也受到了不轻的内伤。

所以他冷汗再流。

甩手出针牵扯到内伤的痛苦，眼看着一根根减少的手中之针，他能不心躁？他能不焦虑吗？

△△△　　　　　　　　　　△△△

这个女人不知什么时候来的？

她冷艳的脸上一双美目正注视着李员外和郝少峰。当李员外正准备抛出手中最后的三根针时，眼尖的他已经瞄到这白衣女人——许佳蓉。

他笑了，当然他这时候能笑得出来，会令郝少峰感到疑惑。

于是郝少峰也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许佳蓉。

△

李员外最大的本事除了烧得一手好的“飘香三里”外，恐怕还有一绝，那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到漂亮的女人，当然说的就是拍马屁的话喽！

您如不信的话，请听：

“许……许姑娘，真……真巧，噢，不，不太巧，我可能又要劳你解……解围啦！”

“为什么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你都好像和人打架？而且好像输的一方都是你呢？”许佳蓉编贝也似的牙齿闪闪发亮笑着说。

“嘿嘿……不好意思，你是贵人，我呢却总是落难人。”李员外胆气已壮的苦笑道。

“这回又是为了什么事呢？咦？！这人的装束该是你们丐帮……”许佳蓉突然说不下去，因为她已发觉到李员外一身光鲜的衣裳，虽然那已经有些血污。

“姑娘何人？丐帮正在清理门户，希望能惠予方便，让过一旁。”郝少峰看到李员外巴结着对方，为免节外生枝故而朗声说。

“清理门户？！”许佳蓉不解问。

“是的，李员外不但叛帮且杀害同门，老夫郝少峰正执行敝帮主令谕……”郝少峰说道。

“放屁，郝少峰你……你他妈的莫要血口喷人。”李员外一旁没待郝少峰把话说完，已经急切中口不择言的骂了出来。

皱了皱眉头，许佳蓉虽然已领教过李员外的诙谐，却没想到他骂起人来还这么难听。

郝少峰脸色已变，再怎么说他是李员外的长辈，在外人面前他岂能受得这个？

立时一片掌影方起，而李员外早已防着，手中最后三根针已出。

同样的，郝少锋拧身斜肩亦躲了开来，并立时出掌。

“许……许姑娘——”李员外的嗓音就如同火烧了屁般

的吼道。

郝少峰的双掌虽号称“铁掌”，但怎能与剑锋比利？

所以就在他躲过李员外最后三根针后出掌攻击，蓦地发现一把长剑已横掠在前，他不得已后退数步，撤招换式，李员外算是躲过一劫。

失去了危机，李员外好整以暇的拱手道：“许姑娘，谢啦——”

郝少峰眼见李员外那付“宝”相，已气得冒烟。

“前辈，李员外乃晚辈朋友，可否让晚辈问明真实情形后再说？”

李员外磨蹭着靠到许佳蓉身边，同时未待郝少峰答话已开吼：“屁的前辈，许姑娘，你要喊这人前辈那可就喊得冤喽！”

敢情李员外有了靠山，他一付有恃无恐的说。

掌虽无情，剑却更绝情。

郝少峰熬了一晚，折腾了一宵，更失去了爱徒，最后眼见即将掌毙李员外，猛古丁杀出这么一个揽事上身的女子，他能不急，他能不气吗？

纵然许佳蓉语气缓和，但他眼已红、肺已炸，根本二话不说，举掌就劈。

许佳蓉也似乎是个爱管闲事的女人，于是她亦挺剑对敌。

掌如影、剑如虹，掌剑翻飞。

李员外逮着了机会，他顺着墙滑坐在地，一面揉着肩

骨，一面像看戏似的望着两条缠斗的身影。

这时候他才发觉到自己刚才受的内伤有多么的重，因为他现在臂膀已肿，胸骨在疼，全身像散了似的连呼吸都要费上好大的劲。

△△△　　　　　　　　△△△

这个年头人都有种爱凑热闹的毛病。

有打架的人，当然就有看架的人，何况天已亮，又在城门边。

不一会早起的人已经快围成了一道人墙，谁都争相看着这难得一见的生死之斗。

李员外要不是浑身疼得站不起来，恐怕他真会沿着驻足观战的人们收收银两，赚个外快。

“这女的好厉害……”

“那老叫化的双掌也不差……”

“哎唷，地上还死了人哩……”

众人七嘴八舌的鼓噪着。

李员外知道这场架就要结束了，毕竟江湖人物也不太敢明目张胆的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拼战，这可是有王法、有官府的地方。

郝少峰急得一张老脸上的须发根根直竖，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这个雌儿的功夫怎么会那般厉害。

尤其他急的是连一点致胜的把握也没。

战还是不战？走还是不走？

他不止一次的心里暗忖着。

“官家的人来了……”不知是谁冒出了这么一句。

于是郝少峰立即有了决定，他一个纵跳脱离缠斗，狠毒的瞪着李员外和许佳蓉。

然后弯身抱起楚向云的尸身，什么也没说的从众人头上如飞掠去。

他虽然没说什么，但是李员外和许佳蓉全知道他那“临去秋波”代表的意义。

那是一个人对别人恨到极点才会有的眼光。

△△△　　　　　　　　　　　△△△

城郊，树林里。

李员外哪还有一点疼痛的影子？

瞧他那种闭眼享受，如坐云端的轻飘劲，他的骨头不是散了，恐怕是酥了。

许佳蓉一双柔荑正缓慢有致的推拿着李员外的臂膀，她的粉脸贴得是如此近。

而李员外的鼻子正耸动着，努力的嗅着一种似兰似琼的香味。

这个时刻、这种情景，就算做神仙也没他爽快。

不经意的，许佳蓉突然发现到李员外那种飘然的神态，她虽是个不拘小节的江湖儿女，可是总是个女人。

而女人总也是变幻莫定，尤其她们的手更是如此。

因为她们的手既能抚平一个男人的创伤，可是掐起人来同样也能去掉一个人的半条命。

你不信？

那么为什么李员外受了那么重的伤都没哼一声，现在反而却让许佳蓉掐得像猪似的嚎叫不已？

“哟——拜托、拜托，你松手，松手，松手啊——”“为什么？你不是很舒服吗？”

“姑……姑奶奶，那种感……感受不……不一样哇……”李员外像是哭道。

“哼！看你还敢不敢再装出那种死德性来……”许佳蓉松了手，李员外却急忙举臂用嘴吹着被掐的地这有用吗？那可是好大的一块青紫啊！

李员外苦着脸，望着那块淤紫，他已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个冷艳的美姑娘，虽然能救自己的命，却同样能要了自己的命。

△

男人都有种通病，那就是很容易忘记吃亏上当。李员外是男人，而且他这种毛病比一般人来得更大。为什么漂亮的女人总是很容易令男人忘了其他的女人呢？

李员外忘了欧阳无双，忘了一个随时随地要杀他的女人。

李员外忘了展凤，忘了一个不知是何居心，谜样般的女人。

难道他不知道愈是漂亮的女人愈像只刺猬，沾都沾不得？

是不是许佳蓉救过了他，他已对这女人失去了戒心？是不是他真正的毛病已犯，认为每个女人都会陶醉在他那微笑里？

李员外笑得好开心，眼睛都快眯成了一条缝。

他说：“你救了我，虽然被一个女人救不……不太光彩，可是我还是要谢谢你。”

许佳蓉的笑无疑要比李员外的笑来得好看，他却说：“谢我？你拿什么谢我？江湖传言你可是连隔宿粮的银子都没呢！”

“谁？……谁说的？！我有钱，我真的有钱，你千万不要听信谣言，你不信？！好，你说好了，无论你要吃什么，或者要买什么，我一定照办……”

李员外急了，他能不急吗？

毕竟这也是一种通病，男人就怕被人说穷。

尤其更怕在一个刚认识、而又漂亮的女人面前被人看扁。

重新打量了李员外一眼，许佳蓉浅笑道：“嗯，你这身打扮的确和我上次见到你时不太一样，看样子你是真的脱离了丐帮喽。好吧！我想既然你口口声声要谢我，那么就先请我吃顿饭好了，你这会该可以动了吧？要不要我再帮你推拿推拿？”

李员外吓得双手连摇道：“救……救命恩人，我好了，我好了，我可真怕你再给我一下子……”

第二十一章 留人醉

世上有种男人，他们很有女人缘。

李员外是这种男人，“ 快手小呆 ” 好像也是这种男人。小呆吃完了最后一碗疗伤生肌 “ 十全大补汤 ” 后，他苍白的脸颊已有一丝红润。

他不得不佩服展凤的医术，和她留下的药方。现在中秋刚过，距离七月初七的一战两个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能让一个奄奄一息，重伤得动也动不了的人完好如初，这该是个奇迹。

当然病人本身的底子、养伤的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恭喜你，呆少爷。 ” 绮红接过药碗，并且笑道。“ 这还得谢谢你费心的照顾呢！ ” 小呆说。

绮红没再说话，脸上有着明显伤感的表情。

两个月的朝夕相处，由陌生到熟悉、由熟悉到钦佩，小呆早已把这个不知外面世界的女人，当成了自己最敬重的姐姐。

虽然他的心态始终不能平衡，始终忘不了一个曾经深爱过的女人所带给自己的创伤。

可是对绮红、对展凤，他宁愿自己去承受最大的痛苦，也不愿她们有一丝一毫的不愉快或委屈。

毕竟他就像一棵濒临倒塌的树，能够重新生长，这完全是展凤的扶植，和绮红的灌溉。

几乎立即的，小呆已发现到绮红神态异常。

“ 有事么？绮红姐。 ”

抬起一双有些通红的眼睛，绮红低声道：“ 有一句话我很不愿说，可是又不得不说………

小呆的心一跳，他不明白这个纯净得如一张白纸的大姐姐，平日说话爽朗为什么会欲语还休？

“ 你说好了，我想这世上已没什么我不能承受的事情。 ” 小呆会这么说，他当然以为对方要告诉自己什么重大的事情。

绮红的泪已流，小呆的心已慌。

到现在他也才知道他是多不愿、也多怕看到她的眼泪。他更知道这个从不知烦恼，甚至从不流泪的女人会流泪这又代表了什么？

△△△　　　　　　　　　　△△△

“ 再见 ” 两个字代表的是离别、无奈。

对一个不想见到的人说再见是一种愉悦。

可是对一个舍不得的人说再见又怎能轻易启口呢？

小呆和绮红建立起来的感情很微妙，也很隽永。

因为他们两人不但在这段时间朝夕相处，甚至已到了无

话不谈的地步。

也难怪绮红说出 “ 再见 ” 时泪流满面。

也难道小呆听到 “ 再见 ” 时会震颤不已。

“ 为什么？ ” 小呆问。

“ 因为小姐要你出去找她，信鸽早上到的。…小呆默然了，他当然知道这真的是到了 “ 再见 ” 的是时候。

“ 她……她要我什么时候走？又到哪去找她？ ” 明天一早，那时候有船会来接你。 ”

小呆苦笑了一下，他走到门边望着逐渐沉落的夕阳，喃喃道：“好快，山中真的无岁月吗？为什么我现在总觉得我才来了两天而已……”

“山中住久了的确会有这种感觉……”绮红已擦干了眼泪，她亦走到门边道。

“我突然很怕出去，也很不想出去，为什么呢？”“你怕回到人群里？”

“是的，我很怕。”

“为什么？‘快手小呆’怎能有此想法？”

侧过身，小呆专注的看着绮红的脸道：“‘快手小呆’四个字恐怕已被人遗忘，再说我心已死。”

“你还年轻，同时外面仍有你的朋友、亲人，你怎能说你心已死？难道就为了一个不值得的女人？”“朋友？亲人？”小呆想起了燕二少，也想起了李员外。“我恐怕已失去了我所有的朋友，因为……因为……因为没人会原谅一个为了女人而杀朋友的朋友。”小呆痛苦的

说。

“可是你当初的本意并不是要杀李员外啊！”“是吗？又有谁知道？又有谁知道我那么做是为了想要揭发一桩阴谋而不得已的？又有谁知道我是中了欧阳无双丧失心智的毒？你应该知我，我没有亲人只有朋友，可惜的是我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已死，另一个可能也是为了我的原因而投入了一个另外的帮派里……”

是的，绮红明白小呆的故事，她当然更明白像小呆这样的人会把朋友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

那么他失去了朋友岂能心不死？

她痛惜，她也无奈。

她从来没有朋友，她也无奈自己的无能为力。“你……你不能心死，你还有朋友，你也还能再找到爱你的人……”绮红那张说不上很美的脸突现激动的说。“我还有朋友？我还能找到……”

“是的，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同时……同时并不是天下只有欧阳无双一个女人……”

这是什么样的女人？

难道她真无法了解到同性间和异性间的朋友，有很大的差别？

她在暗示什么？

为什么她的脸已红，眼里露出令人难懂的神韵？小呆真是个呆子，因为他竟没看着说话的人。他只是望着远山咀嚼着“朋友”两个字。

世间本就有着许多无可奈何的事。

尤其经常会发生一些阴错阳差，会错意的事。

小呆收回了目光，豪迈的说：“好，绮红姐我听你的，我更谢谢你对我的开导，还有我真心诚意的接纳你这位良师益友，其实我早已把你当成了我的朋友，要不然我怎会把我内心的痛苦告诉你呢？来！为我们的相知干一杯，我今晚一定要醉，我已好久没痛快的喝过酒了。”

男人就是男人，男人总比较粗心。

绮红走了，她忙着去张罗酒菜。

小呆只以为她目中的泪光是为了她将离开一个朋友而涌。

△△△　　　　　　　　△△△

酒，酒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人在失意的时候想到它，人在欢乐的时候也想到它。人在离别的时候少不了它，在重逢的时候更须要它来庆贺。

有人的地方一定有酒。

有酒的地方何尝没有喝醉的人呢？

这里远离尘寰，这里不是江湖。

这里更没有尔虞我诈的勾心斗角。

喝酒的人没有后顾之忧，喝酒的人更存心一醉。

所以小呆醉了，绮红也醉了。

小呆没有李员外的本事，所以他醉得人事不知。

△△△　　　　　　　　　　　　△△△

“但愿长醉不愿醒”

这是李白说的。

但是可能吗？

小呆不是李白他当然不会醉死。

可是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却希望他真的能醉死。

△△△　　　　　　　　　　　　△△△

天才刚蒙蒙发亮。

桌上的残酒仍在，蜡已熄，蜡泪像极了人的眼泪——一个妻子为远行丈夫所流的眼泪。

小呆的头不但重，而且痛。

当他接过绮红递过来的一杯热茶时，他已发现到她脸上泪痕未干。

她无语，小呆却已抓不牢手中之茶。

破碎的茶杯，就像一颗破碎的心。

小呆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他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他仔细的回想，他用手敲着头一下又一下，一下比一下重。

最后他双手紧扯着自己的头发，他已想到昨夜的点点滴滴，他也不敢再想下去。

她无语，她只轻轻地走上前来伸出双手拿近小呆紧扯着头发的手。

她温柔的看着他，没有埋怨、没有责备，只是定定的、温柔的，像要把他深搂在心底一样的看着他。

这是一句不该问的话，可是小呆问了。

“你失去了什么对吗？！……”小呆好轻好轻的问。“不，你该说我获得了什么。”她也好轻好轻的答。

“你……你一夜没睡？”

“我睡不着，也不愿睡。”

“为……为什么？”

“我想看你，因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看到你。”小呆的心痛了，痛得比他的头还来得令他难受。他喃喃自语：“我做了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你没做什么，你真的没做什么，你喝醉了，你只不过做了一个梦而已。”

小呆但愿他只是醉了，只是做了一个梦而已。

但是他知道那不是梦，梦不会那么真实，同时梦也不会留下痕迹。

他默然的起身，她更像一个妻子一样帮他扣好衣扣。望着狼堪、落红缤纷的床单，小呆恨得想要杀掉自己。“这……这怎么会发生的？！你……你

为什么不抗拒？”小呆不敢看着对方，他懊恼的问着。

“你……喝醉了，我……我想我也醉了。”

她真的醉了吗？她若醉了怎会一夜没睡？

她若醉了为什么会告诉小呆她不是失去，而是获得？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一个十九岁的男人，她虽然失去了，但何尝又不是获得呢？

“你……你好傻、好傻，你不值得的，真的不值得……”小呆已明白，他注视着她说。

“不，值不值得由我自己来判断，我不认为我傻，我也不认为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值得。我说过你无须自责，只当做了一个梦好了，而我……而我也会今生一直回味着这个甜美

的梦，直到……直到我老、直到我死。”

小呆的心在滴血，他拉起了她的手，痛苦的说：“我应早就明白你昨天所说的话……那么……那么我将不会醉，你知道吗？我是男人，男人是不在乎的……”

轻轻的点了点头，她说：“我知道，我更知道女人应该把这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然而……然而像我这样永不出山的女人，世间的褒贬毁誉对我而言根本就是虚无……”小呆还能再说什么？他又能说些什么？

他现在还能再说他的心已死吗？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只是这“情”来得是多么令他不能接受。

△△△　　　　　　　　△△△

天已亮，船已至。

人更到了不得不分离的时候。

噙着泪，绮红却坚强的硬是没让它掉落下来。因为她既无法留下他来。

因此她也不愿他带着牵挂走。

她无言的挥着手，挥着手……。

直到船行远了她犹站在江边。

她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她更不知道今生还能不能再见到他。

可是她知道最起码她这一生没白来。

诚如她说的，她已获得。

△△△　　　　　　　　△△△

船不大，船舱却很舒适。

小呆躺在铺着厚厚着羊毛毯的卧榻上，不言不动的已整整二个时辰。

他不知道船要往何处去，他没问，当然船上的女人也没告诉他。

就算有人想要和他说话，但是一看到他那可以刮下一层霜的脸，谁也不敢开口了。

小呆虽然躺着不动，但没有什么事情能瞒得了他。他知道在船舱外面，至少有五个人曾在窗外偷偷的瞧过他，而且全是女人。

这是条什么船？

为什么船上除了小呆外，连一个男人也没有？看来绮红所说一点也不假，她真的是这一辈子只看过两个男人。

绮红，小呆一想到这个女人，他的心就酸楚得难受万分。

世上怎会有这种女人存在？

她的存在又为了什么？

难道她的生存只为了等死？

令小呆更感心痛的却是他毁了一个原本清白无暇的她。为什么这世上总有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而却偏偏的发生了呢？

而这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又偏偏让“ 快手小呆 ”遇上了呢？

△△△　　　　　　　　　　　　△△△

长江。

长江浩荡，它全长六千二百四十公里，横越中国九省。流过的区域有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

而长江之险首称三峡，三峡者西陵峡、巫峡、瞿塘峡。

古人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小呆只听说过船在三峡逆流而上谓“ 拉滩 ”，也就是由纤夫们在山壁间沿着狭窄的曲径小道，拖拉纤绳带着船走。

却没想到顺江而下居然也要拉纤。

而且下行的“ 放滩 ”更难、更险、更耗费人力。

他再也按捺不住，虽然不想起来，然而耳朵里听到岸边纤夫们的“ 吭唷 ”声，已引起了他一观究竟的好奇心。

当他站在船边，看到滚滚江水奔放狂泻，江心乱石罗列，他才知道船在下行时更要拖行否则很难行驶。

因为绝没有任何一条船能在如此激流下扬帆行驶。

也绝没有任何一位舵手能不靠纤夫们，而安然流过江心矗立的乱石。

小呆的出现虽然引起了船上女人的注意，然而这时刻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职责，谁也不敢分心，毕竟稍一失慎，船速失去控制，非但船毁人亡，就连岸边“ 放滩 ”的纤夫们也一样会被那巨大难抗的力量拖下江去。

△△△　　　　　　　　　　　　△△△

小呆由船尾走到船头，又由船头走到船尾，他已数过，这船上一共七个人，除自己外六个女人全都是貌美如花的少女。

而岸边拖纤绳的有十二个精赤着上身，全身肌肉虬结的汉子。

现在他站在船舷想着一件事，那就是他不知道这纤绳如果突然断了，会是个什么样的后果。

对水他已有种深深的惧怕，因为若不是展凤救了他，他已淹没在锦江里，恐怕连尸骨也不知在哪。

人都有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里，也无怪乎小呆一看到滚滚江水就有种不自在的感觉。

所谓“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指的恐是三峡中青滩以上又名“ 兵书宝剑峡 ”的所在。

此峡险恶万般；漩涡、激流、乱石处处，两壁耸天，陡直光滑，因峡壁上有一石块，状如宝剑，而距此石上方约五、六丈处有其形如叠放着的书籍物件，故而得名。这真是一处要命的地方，小呆心里想着。

也只不过他的念头才起，他已看到一件真正要命的事情。

他不知道为什么那十二名纤夫会突然一齐把纤绳绑在岸边的大石头上？

他更不知他们为什么不再让船顺江而下？

但是他已看到一把利斧已高高被人举着，而斧落之处正是牵引着自己这条船的纤绳。

△△△　　　　　　　　　　　　△△△

船停了，停在江心。
船上的人也全都聚集在船边，每个人的眼里也全是惊恐与讶异。
因为他们也全都发现了那把要人命的利斧。
“‘菊门’的人听着，现在你们相互制住自己的穴道，否
则斧落绳断，这里就是你们丧命之所……”一个大汉站在岸边扬着嗓门喊道。
菊门？小呆简直弄糊涂了。
他侧头看着那六个女人，到现在他才明白那六个美丽的少女绝不是普通的船家女。
他看到六张已趋平静的脸，同时也看到了她们手中全拿着剑。
会拿剑的女人又怎是普通的女人？
“灯不点不亮，话不说不明，诸位摆下了这么吓死人的场面，总该说个理由……”六个少女中有人答道。“好，我们是长江水寨‘万里扬帆”帆字舵所属。‘菊门’杀了我们少主‘霸蚊’林伟民，今天我们是讨债来的有着一刹那的沉默，那女人又道：“你们找错了对象，我们这里没有‘菊门’的人。”
小呆吁了一口气，因为这既是一场误会，那么无疑的应该可以免去一场灾难。
要不然自己这方如果真不听对方所言，当利斧一落，除了喊天外，还能做什么？
△△△　　　　　　　　　　　△△△
人家说碰上不讲理的人只有两个方法。
第一就是躲开他，躲得愈远愈好。
第二就是拿把刀，把他的舌头割掉。
问题是既无法躲开他，又无法割掉对方的舌头，又该怎么办？
“臭娘们，你少给老子装蒜，我们已打听得一清二楚，不管你们是不是‘菊门’中人，现在立刻照我的话做，一切自有人会问个明白……”那汉子蛮横无理的说。“飞花姐，怎么办？……”
“是啊！飞花姐，我们到底要不要听他们的……”几个少女围着刚才发话的人，小声而惶急的问。被称做飞花的少女斜瞄了一眼自始没说一句话的小呆，不知如何是好的答道：“我……唉！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做了，谁知道会碰上这么蛮横不讲理的人，而我们又载了这么一个阴阳怪气的哑子……”
阴阳怪气？哑子？
小呆还真没想到自己在人家心目中，居然是这么两句评语。
他叹了一口气，不得不开口，因为他知道如果再不开口的话人家恐怕更难听的话亦即将骂了出来。
“姑娘，口上积点德好么？否则将来生的小孩小心没屁眼哟！”小呆面无表情，还真有点阴阳怪气的说。人家的话再不好听，可也比不上小呆的话难听。他要人家口上积德，自己却说出缺德带冒烟的话来。女人，尤其是一个未出嫁的女人，恐怕谁也忍受不了小呆说出来的话。
飞花手中的剑划过一线冷芒，笔直亦飞快的到了小呆胸前。
小呆早已知道自己的话说出来以后的结果。
于是他上身轻侧，已堪堪躲过对方一剑，同时右手两指
已恰好捏住剑尖。

其他五个少女立刻上前阻挡在他二人之间，并且七嘴八舌的说话。
“飞花姐、飞花姐，你忍忍，你忍忍嘛……”
“你……你这个人怎么一开口就伤人………
“飞花姐，你……你要杀了他，到时候我们怎么向小姐交差呢？……”
“是呀！飞花姐大敌当前，我们应该先想办法解决眼前的麻烦才是呀……”
“喂！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修养？真是金玉其表，一肚子肮脏……”
小呆潇洒的松掉手中的剑尖，他拍了拍手，虽然没说话，可是他嘴上的笑意，谁也看得出来那是一种“欠揍”的笑。
“我管他是谁，他妈的！本姑娘一样会说脏话，杀了他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小姐还会拿我向他抵命？逐月，你们不要拉着我，我先杀了他再说，王八蛋、混帐东西，你是什么玩意？我可是早就看你不顺眼，也早就想把你丢到江里喂王八……”
这飞花的脾气可真不小，可也真会骂人。
小呆简直被骂呆了，毕竟他这一辈子还是第一遭碰上这么泼辣而厉害的大姑娘。
小呆瞪着眼、张着嘴，他真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有毛病，他像看到妖怪一样的喃喃道：“这……这怎……怎么可能？……”
“兔崽子，有什么不可能的？！敢情你以为天下的女人都是好欺负？妈的，你娘才生的儿子没屁眼……”飞花一手插腰，一手用剑指着小呆嗓门大得惊人。
不只小呆呆了，连岸上的人也呆了。
他们简直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却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于是他们已忘了该做什么。
于是他们已齐皆笑弯了腰，每一个人都抱着肚子。这个年头人人都想看不花钱的戏，尤其这么精彩的男女对口戏。
“看哪！那‘相公’模样的人真有意思……”
“喂！小子，回嘴呀！你可别丢了我们男的脸呀！”“对、对、兔崽子，你把裤子脱下来让她瞧瞧，证明你不是没屁眼的人……”
他们居然已有了鼓噪和嘲讽。
△△△　　　　　　　　△△△
小呆是男人。
男人不但怕在女人面前丢人，更怕在一群男人面前丢人。
他脸已发绿，他的胸膛正急剧的起伏不已。
他用舌头舔了舔干涩发麻的嘴唇。
蓦然——
他像发疯似的破口大骂：“你这个泼妇，你们这一群婊子，我他妈的倒了十八辈子的楣，坐上了你们这条贼船，你们一起来好了，我要吃不住你们，我这个‘王’字就倒着写
小呆也真会骂，他明知道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可以同时吃住六个女人，所以他才敢把自己的姓拿来赌咒，“王”字再倒过来终究竟还是个“王”呀”！
这一竿子还真打翻了一船人，小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难道真被骂

糊涂了？

于是本来还有拉着飞花不放手的女人，现在她们的手不但放了，而且还同时拔出了剑。

于是本来即已不太融洽的气氛，突然像火山爆发般的炸了开来。

六个女人，六把剑，把船舷挤得满满的，有上有下、有前有后的通通不约而同的攻向了小呆。

小呆由船头到船尾，又由船尾到船头，他这回不是悠闲的走着，而是用跑的，他能不跑吗？

这六个女人固然身手不差，但怎是“快手小呆”的对手？

莫说六个，就是再加六个小呆也绝不含糊，能轻松的让对方躲满一船。

但是他为什么要跑呢？

而且看他的样子还像打不过人家的样子。

到底他有着什么用意？

六个恨极也怒极的女人已经停了下来，她们不再一起盲目的追着。

现在她们二人一组，分站着船顶、和左右两侧船舷，正一步步的逼向船头的小呆。

“喂！小子，你一个搞六个是搞不过的，搞两个应该没什么问题，拿出本事来，我们这给你加油打气哪……

岸边的人已发现到这种情形，里面有人幸灾乐祸，隔山观虎斗的纵恿着。

小呆嘴角露出一抹他们看不见的笑意，他缓缓的靠向右舷的通道，他已看准了，右边正是面对着江边，岸上的人应该很清楚的看清小呆的出手。

两柄剑像是两条灵蛇似的猛然扑向小呆。

小呆不退反进，他在微小的空隙里钻过，同时他的两双手已同时握住执剑人的手腕，然后举时一撞。

两个女人已扑跌在地，动也不动一下，全失去了知觉。

“好、好。”

“好小子，有一套，身手不赖呀！………

岸上的当然看得一清二楚，他们也知道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他们嘴里却叫笑着喊好。

敢情他们怕看不成接下来的好戏，而故意给小呆喊好。

小呆朝岸边拱了拱手，嘴里王二麻子的说：“谢啦！各位大哥。”心里却想：“娘的，等下你们就知道爷爷我藏了多少真本事，只要脱离了险境，我要不打得你们满地乱爬，我就自己一头栽到江里，不开眼的东西，竟敢叫我‘相公’？！”

船舱顶的一组是逐月和另一少女，她们已一跃而下，一前一后的立刻堵住小呆。

小呆咧咧嘴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早已把二人气得花容变色的。

同样的，二柄剑一前一后夹击着迅速攻向了小呆。

故意的躲闪了几个回合，觑得一个难得的几会，一矮身，趁着船舷挡住了岸上诸人的视线，他的手简直就象“魔爪”，已迅急的点上二人的“环跳”穴。

二个女人只觉大腿一阵酥麻，立时站不住身，而她们的剑却像互相攻向了对方。

小呆起身抬肘适时撞歪了她们手中之剑，并且又点了她们的“晕穴”。

“哎呀呀……你们怎么自己打自己呢？”小呆故意吼道。

这一切只在刹那间发生，岸上的人根本看不清，因为她们的姿势就和自相残杀没什么两样。

小呆话说完就立刻绕到背着岸边的左舷。嗯，他还来得真快，就在飞花和另一少女正想从船顶头包抄赶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碰上。

当然她们不知道小呆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已经轻松的摆平其他的人。

小呆伸出食指轻松的勾动，他的样子哪像要和人打架？简直和“吊膀子”差不了多少。

两个女人怎么受得了这种“二百五”式的侮辱？

剑动，人亦动。

飞花到现在才明白这个“阴阳怪气”的“哑子”是多么的可怕。

因为她们的剑才一动，自己和另一少女的就像突然中风般的瘫了下来。

她不知道小呆是使了什么邪法，但是她知道她已败了，彻彻底底的败了。

小呆的眼睛闪过一阵恶作剧后的笑意，他轻轻的扶住她们，并且小心的把她们靠在船板上。

然后他也坐了下来，两只手居然颇不老实的左拥右抱，口里怪叫着：“来呀！你们出招呀！！……

“哎唷！你们还真凶得紧呀！……”

小呆用脚踢得船舱“乒乓”直响。

一个人扯着喉咙自说自话好半会后，他站起身子拿起飞花手中的剑在身上割了好几道口子，下一句“莫忘了赔我一件新衣”就走了。

岸上的人看不见这边的情形，可是当他们看到小呆衣衫破裂的转了出来，立即轟然拍手、喝采。

“你们这群猪，等一下如果你们还能再拍手，那才是奇迹……”

小呆心里这么想，嘴上却故意喘着气道：“各位大哥、各位‘帆’字舵的好……好汉们，小弟……小弟总算把六个母夜叉……给摆平啦……”

“小子，有你的，你可给咱们男人争了一口气，现在告诉我们你是谁？为什么会坐上了她们的船？”

“我……我是王口木，人家称我……称我‘捧碑手’，我因为赶时间所以……所以花了银子坐上了她们的船。”小呆真会“掰”，他把“呆”字拆了开来变成了“口”、“木”二字。

“摔碑手”的称号，江湖上少说也有五、六十个人被人如此称呼，他更是不虞被人拆穿的说。

“‘摔碑手’，你听着，现在你找条绳子把那六个雌儿给

统统绑牢，我们要把船拉到江边来，你懂了没有？”

小呆巴不得人家这么说，他几乎立刻的就找了绳子，把那飞花、逐月像绑粽子似的捆了结结实实。

第二十二章 冤莫辨

像李员外这种身材的人，永远都很容易可以买到合身的衣服，而且质料也都是最好的。

因为只有有钱的员外才会常常买衣服，而有钱的员外，他们的身材不全都是和他一样的吗？

李员外也不知自己是怎么了，明明想要找家馆子先请这位救命恩人吃一顿的，却还是忍不住的先找了一家绸缎行，换下了自己一身又脏又破的“新衣”。

他是不信自己没有穿新衣的命呢？还是他怕他原来的一身和这位体如桃李的许佳蓉不相衬？

许佳蓉看到李员外一身光鲜的从这家绸缎行出来后，她轻笑道：“有一句话不知你听过没有？”

李员外明知那不会是什么好话，可是他仍忍不住的问：“什么话？”

“有种人就是穿上了龙袍，也不像皇帝。嗯，不幸的是，你好像就是那种人。”

李员外半天作响不得，他只沉默的在前面带路，希望快一点找家饭馆，赶紧请这个不识趣而又偏偏喜欢说实话的女人吃完饭，然后挥挥手说声“再见”。

人为什么都听不得真话呢？

难道李员外连这点雅量也没有？

“你……你好像哪里不太舒服？”许佳蓉又问。“我很好。”李员外木然应道。

“那为什么一向诙谐幽默的你，突然间变得不爱说话了呢？难道只为了我刚才所说的话？”

“不，我不是那种开不起玩笑的人。

“你知道吗？如果你再夸着个脸，我将拂袖而去，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的真正原因，那就是我欣赏你的多话和诙谐，如果你失去了这些，我宁愿回家去对着我的北京狗说话。李员外苦笑了一声，他还真没想到这个冷绝的女人会坦率的那么可爱。

“为……为什么？”李员外有些不解的问。

沉思了一下，许佳蓉道：“这个血腥的江湖，已有了大多的杀机、痛苦、烦恼，我只希望找一个能让我欢乐和发自内心微笑的朋友，而你正是我想要找的朋友。”甩了甩头，李员外难过的像天即将塌下，他说：“你说实话，我像什么？”

“你像什么？！你是李员外啊！还能像什么？”“那么为什么街上的人，看我的眼光都像看到一堆牛粪一样？”李员外哭丧着脸道。

许佳蓉超前两步，她回过头仔细的看着李员外一会，然

后再看看街上的行人。

她笑得弯下了腰，甚至连眼泪都已流出。

她不停的笑，不停的笑……。

李员外的脸现在真和一堆牛粪差不了多少，他只能看着她笑，看着她不停的笑……”

许久以后，许佳蓉才直起腰，一面擦着眼角，一面还是忍不住的笑的说：

“你……你是不是认为……认为我和你在一起……就像一朵鲜花插在……插在牛粪里一样……”“不，不是我认为，是他们认为。”李员外很艰难的抬手指着街上的行人说。

许佳蓉突然收起剑来，她正色的说：“你为什么要管别人怎么说？为什么会那么想？难道你的自信心，你的荣誉感已全消失殆尽？”

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新衣，李员外叹了一口气道：“我……我已不是李员外了……”

这的确是种悲哀，没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

她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她也感染了这一种无可奈何的忧戚。

△△△　　　　　　　　　　△△△

没有酒，没有菜。

李员外请许佳蓉吃的竟然是冷硬得可把人牙齿给啃掉的“火烧饼”。

看着许佳蓉望着手中的硬饼，一口也没动过，李员外尴尬窘迫的说：“对不起，本来我是想好好请你吃一顿的，但是……但是你知道我不得不赶快离开……”

“难道你要一辈子躲着他们？你这样逃又能逃到什么时　　　　候？你要知道你躲得了一时，又岂能躲得了永久？”许佳蓉轻叹着说。

“我……我知道这也不是办法，可是刚刚迎面而来的是我们丐帮的‘残缺’，我本来已成了他们眼中的叛徒，再加上我又杀了‘怒豹’楚向云，你又要我怎么向他们解释呢？李员外心有余悸的说。

“你可以向他们揭发郝少峰的阴谋呀！”

“我要如何揭发？有谁会相信我？”

这还是句真话，许佳蓉只得默然。

想起了一件事，许佳蓉突然道：“喂！大员外，七月初七望江楼你和‘快手小呆’决斗，听人说你没到场，能不能说来听听？”

李员外最怕人家问这个问题，但是对这位救命恩人，他已没有什么好隐瞒，于是他说：“不，那天我在场，可是因为某种原因，我不能亲手杀了‘快手小呆’，这是我这一生中最懊恼的事……”

面露孤疑，许佳蓉问：“你吹牛，你怎是‘快手小呆’的对手？”

提起小呆，李员外就想到自己屁股上的“胎记”就想到欧阳无双。

他愤恨的道：“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可是我那使针的绝招是他从来不知道的，我敢说他一定躲不过我的绣花针，你又没有和他打过，又怎知我不是他的对手？！”

许佳蓉露出古怪的笑容，她说：“我虽然没和他真正的

打过，可是我们却差点打起来，他的确是个高手，一个真正的高手……”她回意着“川陕道”上和小呆的对峙，她又说：“他也是个鬼灵精，那天我被他骗了，要不然那个时候杀了他的话也就没有‘望江楼’他和你的约战了……”李员外本来是和她同坐在一方大青石上的。

现在他已站了起来，微胖的圆脸已因惊异快成了马脸，他难以相信的问：“你……你什么时候碰上了小呆？在什么地方又差点和他打了起来？！”

许佳蓉吓了一跳，她说：“有什么不对吗？他是你的敌人，你干麻那么紧张？”

是的，李员外简直恨透了“快手小呆”，虽然他已死了，但是他们总是一块长大、也曾经好得可共穿一条裤子。

人既死，一切都已过去，再提他又有何用？
李员外缓缓坐了下来。
他没再问，可是许佳蓉却思索了一会道：“我记得那天是六月十七日，我在‘川狭道’上足足等了他一天………
六月十七？川陕道上？
李员外回意着六月十七到底是个什么日子。
他又在想川陕道正是小呆到平阳县必经之路。
她等他？还足足等了他一天？
她等他做什么？她又怎和小呆在六月十七那天会从“川陕道”经过？
△△△　　　　△△△
李员外这次不是站了起来，而是跳了起来，就像他的屁被蛇咬了一口。
他虽然没有被蛇咬，可是他现在却像发现到了一条最可怕、最毒的蛇一样，他紧紧瞪视着对方。
他牙齿打颤，语不成声的问：“今……今年？！”“什么经验？”许佳蓉简直被他弄得哭笑不得。也难怪她听不懂李员外的话，一个人在牙齿打颤的时候又怎么说得清楚话？
“我是说……我是说你在‘川陕道’等……等‘快手小呆’是……是不是今……今年的事情？”
许佳蓉也站了起来，并且点头。
“你……你肯定？”
“我又没像你一样得了失心疯，我当然记得是今年的事，现在是十月，四个月前的事我怎会忘记？”
“怎么会？又怎么可能……”李员外退后了两步。许佳蓉已经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她只愕愕的看着他。
△△△　　　　△△△
李员外记得很清楚，六月十七那天他也整整等了小呆一天，从天刚亮的时候起，一直到子夜。
他更很清楚的记得，他还打了小呆的肚子一拳。小呆从洛阳赶来，这是个秘密。
秘密别人怎会知道？
她既拦截过小呆，为什么小呆见了自己却从没提过？他没提是不是怀疑自己？
李员外冷汗直冒，虽然小呆已死，可是这总是一件令人不得不弄明白的事。
“你怎么会知道‘快手小呆’那天会从‘川陕道’经过？
你又为什么要拦截他？”李员外像审犯人似的问。许佳蓉，有些不悦冷冷道：“这很重要吗？”
也发现了自己的语气不太得体，李员外展露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他说：“对不起，我一时心急了些，抱歉，抱歉面色稍缓，许佳蓉笑道：“嗯，这还差不多……我是奉了外公之命才去拦截‘快手小呆’。”
“‘左手剑客’白连山？你外公又为什么要你这么做呢？”“这是因我外公曾经得过一种怪病，一种心智逐渐丧失令天下群医束手的怪病，我们只有见着他老人家一天消瘦一天，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直到他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走方郎中，他说他能治这种病，这对我们来说当

然喜出望外……”

“然后呢？……”李员外急追问。

“然后？！”许佳蓉露出苦笑。“然后病虽冶好了，可是我们却永远都要受到他的摆布……”

“为什么？！”

“因为外公必须三个月服用一次他的独门解药，否则全身痉挛不止。”

李员外叹息道：“我明白了，那么拦截‘快手小呆’必是此人的授意对不？”

痛苦的点了点头，许佳蓉说：“三个月一到，总有人受他所托带上解药，那一次却附上了一张纸条………“怎么说？！”

“六月十五至十七日，川陕道杀小呆，务必全力以赴。”

许佳蓉道。

“那神秘的走方郎中是谁？难道你们就没查出来？”“谁知道他是谁？谁知道他在哪里？谁又知道他竟会卑劣的留了那么一手？”

李员外默然了，他不得不佩服这人的厉害。

这是一个圈套，就像自己一样，还不是陷入了一个解也争不开的圈套里。

脑际灵光一闪，李员外蓦然想到一件可怕的事。“‘菊门’！一定是‘菊门’。”他吼了出来。“何以见得？”许佳蓉不解的问。

李员外扼要的述说了一下自己和小呆的关系后，他苦着脸道：“当初我飞鸽传书找快手小呆来平阳县，是用我丐帮的‘千里鸽’，这件事只有丐帮的人才知道，郝少峰既是‘菊门’中人，我想消息一定是他泄露出去，这整件事情李员外打心底泛起一股寒意，他没想到“菊门”真的可怕到这种地步。

“只是……只是‘菊门’为什么要杀‘快手小呆’呢？”许佳蓉不解的问。

她不知道，李员外何尝又知道呢？

现在他对“快手小呆”的恨意，仿佛已消灭了许多。因为他已想到似乎有人要故意的挑起自己和他的猜忌，甚至他已想到“快手小呆”约战自己也是别人安排的一种阴谋。

——小呆、小呆你真的死了吗？

——小呆你为什么不讲呢？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会遭人拦截呢？

李员外心理懊恼的喊着。

他真希望他现在能好好的和小呆谈谈。

毕竟他发现到朋友之间，如果不能坦诚相见，这就是许多误会的起因。

他哪又知道他当初隐瞒了发现绣花针之事，不也正是造成了误会的原因吗？

△△△　　　　　　△△△

不吃狗肉的人，就算你打死他，他还是不敢吃。吃过狗肉的人，逮到机会总要来上那么一碗。而吃过李员外新手料理、烹调的“狗肉大餐”，恐怕他一辈子都要回味无穷，连作梦也会垂涎三尺。李员外在最不高兴、最烦恼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想到弄只狗来消消气、化化痰。

他这说不上来大毛病的毛病，还真是个毛病。就像有的人一生气，就想大吃一顿、就想杀人放火、就想上吊、跳河、骂人、甚至跑到坟堆里睡觉，抱个女人猛搞，是同样的道理。

这世界本来就千奇百怪，也难怪有千奇百怪的人做出千奇百怪的事情。

也活该这双黑狗倒媚，它偏偏在李员外最烦心、最不高兴的时候被他碰上。

平常，或许有女为伴，李员外不太敢显露本性。但是他今天实在无法克制住那脑袋快爆炸的痛苦。

于是——

那只倒楣的黑狗，连一声惨叫也没有，它已倒地。传说狗能嗅得到死亡的气息，每在黑夜只要狗嚎，这附近不出两天准有人会死。

为什么它也不能嗅得到自己将死？

这是许佳蓉身上香气，已完全遮掩了李员外身上的杀狗之气？

狗若有知，必将追悔莫及。因为只有隐藏在浓郁香气中的杀气，才是最令人防不胜防及最可怕的杀气。

△△△　　　△△△

火已旺，灶已热。

灶上的大锅里更是香气四溢，弄得这间农舍的主人，以及两个小萝卜头不时在厨房门口探头探脑，只巴望着早点尝到这一辈子也没吃过的好东西。

拔弄着灶里的柴火，李员外茫然的不知想些什么。许佳蓉却坐在一旁，她已好几次想说些什么，可是就不知该如何打开这僵局。

这个白衣素服、貌美如霜的女人，恐怕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坐在这里。

人总会常常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来，不是吗？李员外用手轻拍了两下自己的后脑勺，像记起了什么，又像要想忘掉什么。

他有些歉意的望着许佳蓉说：“你说什么？”许佳蓉乍听此言，杏目圆睁，一付不明所以的问：“我什么也没说。”

“是吗？”李员外眼里突现一丝笑意。

“什么是不是？我根本没有说话。”许佳蓉也看出了李员外眼里的坏意，她心跳了一下说。

李员外笑了，原本僵凝的空气一扫而空。

“我好像听到你的肚子咕咕在响，也好像听到它在说搞什么鬼嘛！怎么还没弄好……”许佳蓉的脸倏地一红，心里暗骂了一声“死员外”，却说：“我……我才不会吃那玩意，你……你乱猜……”

李员外没说话，可是他的表情却是一付不相信的神态。许佳蓉恨不得挖掉他的眼睛，她恨声道：“你这个人真残忍，连那么可爱的狗你也要杀他，还……还居然问我吃不吃……”

摇了摇头，李员外做出一付莫可奈何的表情，他说：“我的小姐，别人花银子还不一定吃得到，我为了谢你的救命之恩，才新自下厨，你不吃就算了，还说我残忍，这……这是从何说起嘛！，女人，唉！这就是女人，多奇怪的女人“女人怎么啦？！你说，你说，女人到底有什么奇怪？！”许佳蓉固然不喜欢别人这么说，故而有点凶道。

“姑……姑奶奶，你别凶，你别凶好不好？”退后了二步，李员外双手乱摇的说。

“你说，女人到底什么地方奇怪了。”许佳蓉一付不饶人的问。

叹了一口气，李员外心想：一句话不对，就差点翻脸，这还不奇怪吗？

想归想，李员外可真不敢说出来。

“我……我的意思是……是你连人都敢杀，我杀条狗又……又算得了什

么……”李员外苦着脸道。

这是实话。

许佳蓉“噗”的一声笑了出来，一时之间还真被李员外给说得无话可对，再一看他那付委屈相，忍不住笑了。“本来嘛！杀条狗都算残忍，那杀人岂不更残忍……”李员外更感委屈道。

“我……我杀的都是坏人。”

“我杀的也是坏狗呀！你没瞧见他刚刚在你身旁狗鼻子不停的嗅香，一付不怀好意的样子。”李员外自己也差点忍不住笑说。

有着一刹的愕然，许佳蓉想着李员外的话。

待她会过意来，李员外已躲得老远。

她简直哭笑不得，直跺着脚骂道：“死员外，臭员外，你……你真的要死啦？”

李员外诙谐，李员外幽默，可是她还真受不了这种诙谐、幽默法。

她也更深深体会到李员外还真有能把人给气死的本事。

△△△　　　　△△△

一对老农夫妇，一对可爱的男孩。

再加上李员外和许佳蓉，一共六个人围坐在桌面上。肉香四溢，浓汁香郁，每个人都连吃了好几碗，独独许佳蓉坐立难安的，就是没勇气提起筷子。

李员外用肘轻撞了她一下，嘴里含混道：“你真不吃？”

摇了一摇头。

“何必呢？我保证这是你这一生所吃过最好的美味，尝一块好不？”

还是摇了摇头，但是她摇的比较轻。

“你只要想到这是鸭肉、鹅肉，那么还有什么不能吃的？”

这次她没摇头。

“好啦！如果你不吃的话，我敢说你会后悔一辈子。”没说话，可是她不觉的咽了咽口水。

李员外笑在心里，面上可一点也不敢露出痕迹。因为他知道要一个人做一件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千万要沉住气，慢慢的说服、慢慢地纵恿。

李员外挟起一块，放到了她的碗里。

他说：“哪，这是最小的一块，你只要轻轻的咬一小口就好了，要不然你先不要吃肉，只要喝一点汤好不好？”不再坚持，许佳蓉说：“那……那人家就喝一点汤好了“好，你先喝一点汤好了。”李员外已经拿过她的碗为她盛了一点汤。

有些喝毒药的样子，许佳蓉闭上眼，浅尝了一口。李员外故意不去看她。

因为他已见得太多，每次他请人吃“狗肉大餐”的时候，最初总有许多人也是和她一个德性，然而她们到最后却吃得比谁都多，也吃得比谁都快，生怕别人抢光一样。李员外噙着一抹笑意望着许佳蓉。

嗯，她现在的样子，就像刚吃了“人参果”一样。她当然知道她刚刚喝下去的是什么汤，然而她却猜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汤比这汤还要鲜美。还要可口。她轻咋了一下双唇，意犹未尽。

“怎么样？没什么可怕吧！来，现在你应该有胆量轻轻地咬上它一小口了吧！”

“我……我可以吗？”

“你当然可以。”李员外肯定的说。

许佳蓉拿起了筷子，有些颤抖。
李员外心里骂道：“ 娘的，瞧你那付温吞劲，还真急死了人，就算吃人肉吧，也没那么可怕。 ”
人在世上，有很多时候机会是稍纵即逝。
做事如此、做生意如此、追寻爱情亦是如此。甚至吃狗肉也是如此。
离谱？
不，一点也个离谱。
这间农舍是用泥砖堆砌而成，而屋顶是厚厚的茅草。那个年头种田的人，没被饿死已够幸运，因为种田的人除了赋税、缴粮、加上田租，每年收成所余仅够温饱。所以这对老农和他们的孙子，不但好久没吃到肉，而且更是从来没这这么好吃的肉。
许佳蓉只尝了一小口，好小好小的一口。
然而当她嘴里的那一小口还没咽下肚，她的眼睛已经盯到锅里。
这是必然的现象，李员外已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手艺。
也就在许佳蓉看着锅里，盯着那最大一块的时候，她在想，等下一定要先挟那一块。
“ 呼！ ”
“ 哗啦！ ”
这整间屋子已被人撞了开来。
泥块、茅草齐飞。
许佳蓉不但锅里最大的一块已无缘品尝，就连她筷子上那一块也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　　　　　△△△
八个像能一拳打死一条牛的粗壮乞丐。
六个貌美如花的瞎子。
他（她）们全怒视着屋里的李员外，不管看不看得见。茅草压不死人，可是农舍的主人和两个小孩却早已躲在桌下吓得半死。
李员外和许佳蓉直愣愣的站在那里，虽然他们全都是一脸惊异，然而李员外却多了三分惶恐。
因为他不但领教过那六个瞎女人的厉害，他更知道八个粗壮的乞丐，正是郝少峰辖下的“ 八大天王。 ”李员外低头看了看自己这身新衣，不知他在叹自己新衣已成脏衣呢？还是他在想自己这回总不会再光着屁股让人追得满街乱跑？
没有人说话的时候，第一个说话的人一定是李员外。不该说话的时候，你听到有人说了莫名其妙的话，那人不是李员外就一定是“ 快手小呆 ”。
“ 为什么你们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呢？难道我的
‘ 针 ’你们嫌小？还是你们喜欢换一个地方？ ”李员外已出了一把针，同时他说着只有六个瞎女人才听得懂的话。
“ 下流、无耻！ ”在屋角已转出了欧阳无双。一个高大的乞丐在她的后面。
这两个全要他命的人一出现，李员外尚有几分揶揄的笑容已失，他后悔、更是懊恼。
他后悔为什么这张嘴老是乱说话，而偏偏让她听到。他懊恼为什么不先想到，既先这些人都到了，那么他们的头头岂能不到？

他的心已麻，他的脸已变。

毕竟这两个人无论哪一个已够他心麻，何况同时遇见两个？

那么他又怎么不变脸？

“你……你们怎么找……找得到我？”李员外哑然问道。没人理他，可是那“八大天王”的眼睛却不经意的望了望地上散落的锅盆碗筷，同时他们有些耸动鼻子。李员外明白了。

同时他差些把刚才吃的狗肉全吐了出来。

“飘香三里、飘香三里，李员外啊，李员外，这个吃狗肉的毛病再不改的话，总有一天你会被人像杀狗一样的给杀……”李员外心里喃喃叹道。

他当然知道丐帮里的人鼻子一向最灵，再说又有谁能像自己一样，熬出那么香的狗肉味来？！

欧阳无双和郝少峰同时出现，这意味着什么？

李员外总算明白了，虽然他有过怀疑可是如今事实摆在眼前，他再白痴也想得到欧阳无双定是“菊门”中人。“列位，你们拆了人家的房子，砸了我们的锅，又摆出了这么一个不太友好的场面，到底是为哪一桩呀？”许佳蓉一向冷艳，现在却古怪的笑着问。

敢情她真是让李员外传染了？

“你是谁？”欧阳无双有一种无法忍受的妒意问。“你又是谁？”许佳蓉亦颇怀敌意的问。

刹时间两个女人不再说话，她们全用一种外人无法了解的眼神互相打量着对方。

欧阳无双不算很美，但是她年轻，更有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就算她不笑，别人也知道她笑起来一定很迷人。许佳蓉美得冷艳，虽然她现在一袭白衣已沾满了灰土，头发上更有少许茅草，但仍无损她的艳光照人。逐渐的，两对胶着瞪视的目光，已全燃起了一种一触即发，一种一发不可收拾的战火。

“你很美。”欧阳无双不得不承认。

“你也不差。”许佳蓉傲然道。

这是大战前短暂的宁静，因为谁也看得出来她们彼此都想杀了对方。

李员外不知道那位长辈郝少峰为什么到现在连一句话也不说。

但是他不说话有时比说话更令人可怕，毕竟不会叫的狗，才会咬人。

他已防着，同时他嗫嚅道：“双双，这……这是个误会，

真的你听我说，这真……这真的是个误会。”

“不要告诉我是个误会，我只想信我自己，同时我告诉你，我不是破鞋，更不是破锅，穿了可以丢，破了可以‘补’，你这下流、卑鄙的禽兽，你怎么不问问你屁股上的疤？这会是个误会吗？”欧阳无双一听李员外仍然一口咬定是“误会”立时忿怒的有些控制不住的大骂出口。不自觉的，李员外居然伸手摸了自己的屁股。

笨哪！这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蠢猪，你这一摸，岂不告诉了大家，你屁股上正有着不能见人的东西？

看样子他真给欧阳无双骂迷糊了。

李员外发现到自己“对门李四没有偷”的举动后，他简直恨不得一头钻到地底。

他苦着脸。

许佳蓉却瞪大了眼。

她冷艳的脸上更见冷漠，她眼中已现泪光……

她胸膛急剧起伏，有些难以自制，亦有些不相信的悄然退后两步。她喃喃道：“ 你……你真的有…… ”“ 我没有。 ”李员外说。

这更是句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因为人家问的是有没有疤这回事，而李员外会错了意，他以为人家是问有没有做过那种事。

所以他当然极力否认。

“ 没有？！李员外如果你是个男人你就脱了裤子，让大家看看，真的没有，我欧阳无双立刻横剑自刎。 ”欧阳无双也

会错了意，她一听李员外说“ 没有 ”立刻尖着嗓子吼道。

这可真变成有理也说不清的事了。

李员外是男人没错，可是男人也不能随便在大庭广众之下脱了裤子让人验身呀！

他不能脱，也不敢脱。

他简直急得快成了一个疯子,他更是语不成声,只会说“ 我……你们……我……老天啊…… ”

可怜的李员外，他除了喊天外又能做什么？

妙的是，人家喊天的时候大都双手抓着头发，这个“ 二百五 ”他喊天的时候，却双手抓着裤腰带，生怕人家会扒了他裤子一样。

欧阳无双当然敢叫李员外脱裤子，因为她已不是黄花大闺女。

然而许佳蓉却是清白无玷的玉女，她怎能要李员外脱下裤子？

难道她已忘了自己是个少女？

难道李员外脱不脱裤子对她有那么重要。

她竟然泪已流下，惶声说：“ 李……如果你真没有做那种……那种事，为什么……为什么不证明你的……你的清白呢？ ”

李员外一听这话，脑际“ 轰然 ”一声，如遭雷击。

他发疯也似的跳着脚，嘴里更怪叫、怪喊道：“ 我……我承认我屁股上有‘ 胎记 ’，我承认，我统统都承认，妈的蛋，你们这一群人全疯了，全有毛病，为什么你们就那么喜欢看男人的屁股？老天，老天爷，你怎么不把那个东西生在

我的脸上？为什么？为什么？！……

△△△　　　　　　△△△

许佳蓉走了，飞快的走了。

没有阻拦，就是有人阻拦，也不见得拦得住她。何况她又不是人家要找的对象。

但是谁都看得出她临走时脸上串串珠泪洒落一地。她哭什么？

她又为什么像遇见鬼一样的离开李员外？

她不是喜欢他的诙谐、喜欢他的幽默，更爱听他能笑死人的笑语。

这个女人，难道，难道她已陷入李员外的笑里？难道，难道她已掉入一种看不见的网里。

她只见过李员外二次，而真正认识在一起的时间也才只有两天，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李员外，你这傻子、你恋爱了二次，却放走了第三个真正爱你的女人。

笨喽，猪喽，你这“ 天字第一号 ”的傻瓜。

第二十三章 手中针

“快手小呆”的手再快，他也无法在那么远的距离里拦下那落下的斧头。

就在小呆在船快靠岸时，他从船上跳下了岸。也就在他的脚刚落地时，一声“断绳”暴吼传来。斧已落，绳已断。

小呆只能呆呆的看着那条船迅急的被万马奔腾的激流冲走。

他喊不出来，就算喊出声来又怎样？

船上六个女人已全被点住穴道，动也动不得，谁能救得了她们？

于是——

只一眨眼的工夫，那条船已撞上了江心的乱石。巨大的声响、破碎的船壳木板，还有那六个泼辣凶悍的少女，只在浪花里浮沉了二回，即已被那滚滚江水淹没，再也寻不到踪迹。

“飞花”、“逐月”，多美的名字？

这两个名字、这六个女人，小呆恐怕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心已乱，眼已红。

他不是没杀过人，可是他从来就没错杀过人。

尤其还是六个美丽的少女。

他怎不心碎？他怎不眼红？

就算他没亲手杀了她们，这又和亲手杀了她们有什么两样？

“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小呆也终于体会到说这句话的人，他那懊悔、无奈，是出自于什么样的心境。虽然说人经万劫后，已没有什么可再令他感到伤痛。然而小呆是小呆，他又怎能眼睁睁的忍受这一惨痛的事实发生在眼前？

现在他静静地站在岸边一块大石头上，仿佛他的人也像长久以来的江边巨石。

他不知道他是谁？他无需知道，也不想知道。

因为他已看他是个死人，对一个将死的人知道他的名字又有什么意义？

何况，无论他是谁，他都必须死。

“为什么？！”小呆已看清来的人一身文士装，花白胡子。同时他这三个字，更像万年冰峰中落下来的三块冰石，那么冷硬，那么掷地有声，更那么让人听了发自内心升起一股寒意。

谁也听得出来这冰冷的三个字意味着什么？

可是谁也没想到看似“相公”、兔崽子、毛孩子的小呆怎么一下子换了个人似的，变得那么笃定，变得那么让人生畏。

有些不由自主，那行近的文士呐呐道：“阁……阁下是谁？老朽士仁吞掌长江水寨师爷——”

敢情这位秦师爷才来，还不知道小呆刚才在船上的一切。

他拱拱手，手还没放下，好像等着小呆回礼。

骤然——

像来自天际的惊鸿，更像年节的鞭炮一阵乱响。秦师爷只见一道黑影近前，两颊一阵火辣感觉，同时耳际嗡嗡作响。

他已莫名其妙的挨了六下大大的耳光，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已晕厥。

别人说挨耳光叫挨“雷光”，可不是，我们这位秦师爷在悠悠醒来的时候，回想着刚才的情形，还真是如遭电击，如遇光闪。

△△△　　　　　　　　　　△△△

十二个精赤上身，肌肉虬起的大汉，早已不知什么时候像堆人山一样，人叠着人像极了二十层宝塔，摞在那里动也不动。

秦士仁一醒转就发现了这一幅可怕的画面。

他再一转头，乖乖，像来自地狱一样，全身血迹斑斑点点，甚至满头满脸，正厉鬼般的瞪视自己。

机伶一颤，他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更知道这一切

又是谁的杰作。

他再也忍不住，口里大口大口的呕吐，同时吐出了六颗断牙。

“秦士仁如果你不愿意像他们一样变成个死人，你最好老老实实的答我问话——”

小呆的声音简直不含一点人味。

呕了好半天，秦士仁抬起头，满脸惊惧，快瘫掉的说：“我……我梭，我梭……”

一个人牙齿突然掉了六颗，他说出来的话当然会走音，好在小呆明白这点，否则弄不好他一气之下真有可能再“雷”这师爷几下。

用手指着那堆人山，小呆冷冷道：“那些兔崽子全是长江水寨‘帆’字舵的人渣？”

秦师爷艰难的点了点头。

“很好，那么我没有杀错人，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小呆冷硬的道。

“树……树七树七…树七这羊……”(事情是这样)“什么树七树八？！”

小呆暴吼一声后，他突然不再说话，因为他已看到秦师爷又吐出了六颗断齿。

他知道自己的出手稍重了些，可是他却不知道这秦师爷一口老牙居然那么经不起挨。

△△△　　　　　△△△

山险，路更险。

这真是一条羊肠小道，甚至可说是“鸟道”。

秦师爷手捂着肿起老高的双颊在前，小呆在后面不发一语的跟着。

望着两岩飞崖峭壁，望着脚下湍急长江，在这仅容一人的曲径鸟道上小呆不怕他跑，他也知道他不敢跑。到了，在弯过一处的山崖下，数十幢狼牙飞檐的精致屋宇散落在一座大木寨里。

寨门前，小呆抬头看到两根大木柱上刻着。

“天下第一江”

“万里我扬帆”

他鄙夷的一笑，也不管早已匆匆开溜的秦师爷，他负手等着，等着他进去喊人。

等着他找个说话清楚的人来。

当然他也等着一场恶战。

△△△　　　　　　　　△△△

来了，来了还真快，小呆望着寨门里如飞而至的一大片人影。

现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种惊异的表情。

他们实在想不出来，这个混身浴血的年轻人不但有颗铁胆，更有颗不怕

死的胆。

一个五旬左右，面目枣红，浓眉环目的虬髯大汉，行出了人群，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小呆，嘴里慕然吼道：“报上名来。”

也难怪他会生气，毕竟他还是第一次遇到杀了人不跑，反而端上“窑口”的家伙。

小呆双手环抱胸侧，脸上冷得像腊月里的冰雪，他奇冷

的道：“你是谁？”

“嘿嘿……哈哈……”那大汉笑声震天。

“你最好不要笑。”小呆木然道。

“哈哈……我是谁？！你跑到我的寨里来，却问我是谁？……我能不笑吗？哈哈……”他仍然在笑。

“林震江？！”小呆明白了。

“不错，我就是‘翻江龙’林震江，小辈，敢直呼我名的人你算第一人，佩服，说吧！你是谁？”林震江已收敛起狂态，亦冷硬道。

这个人表面暴躁，心里可纤细的很，他明白这个年轻人既然有胆上“长江水寨”总舵，又敢当面直呼自己名字，那么他一定不是疯子，就是高手。只是他实在想不出江湖中有谁会像对面的他。

“死人。”小呆说出来的话还真能吓死人。

有一阵错愕，林震江当然不懂这话的意思。

他不再问，因为他知道对面这个年轻人终究必说，当到了必说的时候。

“你为什么杀了船上的少女？”小呆问。

“因为她们人人可诛。”“翻江龙”道。

“什么原因？”

“因为她们全为‘菊门”中人。”

“何以见得？”

“本帮查证得知。”

“‘菊门’与你有仇？”

林震江慕然醒觉自己像犯人一样的被人审讯，立时脸上

一红怪叫道：“小辈，格老子的你是来查案的？”冷然一笑，小呆道：“我只想弄清楚你该不该死。”显然怒极而笑，林震江吼道：“该死的是你——”两柄手钩，一上一下，可以把人撕裂般的突现。小呆一直面目僵硬的瞪视着它们来到眼前一尺处，他的两只环抱胸前的手，才轻描淡写的斜划出去。毫无缘由，更莫名其妙，林震江暴退一丈，当别人尚意会不出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的右腕骨已折，钩已落。小呆停身，就像他早已算准对方必退一般。

“你……你……是你……”林震江的喉咙像被人塞进一把沙道。

“不错，是我。”

林震江终于明白了，他终于明白了小呆为什么会称自己是死人。

现在他真的像发现一个死人一样，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他不敢想这死的人会不会是他自己。

所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

又所谓“人的名，树的影。”

能混上“长江水寨”大寨主，撑起川境长江一带一片天的“翻江龙”，林震江当然绝不是个白痴。

他不但不是个白痴，甚至见闻之广、阅人之多自有其常人难及之处。
小呆轻描淡写的一出手后，他已经明白他碰上的是谁。咬着牙，林震江强忍着右腕遭到骨折之痛，他不可思议
的惶声道：“你……你没死？……”
小呆哂然一笑没有回答。
无疑像看到死神之笑，林震江又退后两步喃喃道：“掌刀……掌刀……掌刀出手，无……”——“无命不回。”小呆接了下去。
是的，“掌刀出手，无命不回”。也难怪林震江会如此惶恐、如此害怕，毕竟这世上与“快手小呆”为敌的人，已全成了死人。
林震江想不出什么时候得罪这个连阎王爷也不敢收的瘟神。
他更不知道这个温神又为什么找上了自家山门？
他望了望四周掠阵的属下，沙哑的道：“‘快手小呆’，我……我‘翻江龙’自认……自认从未得罪阁下……为何……为何阁下痛施杀手……”
“想要我死的人必死。”小呆冷漠道。
“快手小呆”这四个字从林震江口中说出，就像颗炸弹一样震得诸人心惊胆跳。
一下子每个人不期的退了数步，眼里全露出了看到鬼的神色，是那么惊恐，又是那么灰涩。
江湖传言“快手小呆”已死，死在锦江，死在丐帮“残缺二丐”之手，怎么可能在此出现？
于是有人在一骇后，已开始怀疑。
他们怀疑这个人想藉“快手小呆”来成名。
他们更怀疑这个人故作玄虚，企图震慑人心。
三个人互觑一眼后发动了攻势，他们不理会林震江警告
的眼色，他们更无视小呆已然瞪视着他们。
世上有许多人，无论什么事他都要亲身去体验，亲自去做过，他才能相信“锅是铁打的”这句话。
“流星锤”、“夺命斧”、“砍山刀”，这三样一种比一种霸道的武器，从三个方向凌厉、狠毒的攻向了“快手小呆”。这次不再轻描淡写，小呆的手交叉于胸条倏地成十字推斩出去，当人们的眼光尚不能捕捉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一连串“波”“波”的声响，已传进了众人的耳朵里。
同时三声惨嗥，如欲撕裂人心的出自三张人嘴。
血，血像一阵骤雨从空中洒落，点点滴滴、浓浓稠稠。人，人更像来自阿鼻地狱的受刑者，披头散发，恐怖诡异。
等三声惨嗥嘎然而止，小呆巍巍然从地上站起身，他的右臂有一条半尺长的刀口，他躲过了“流星锤”，躲过了“夺命斧”，却无法完全躲过“砍山刀”。
他负伤了，他的血亦流。
然而没人欢呼，没有雀跃，因为那猝然攻击的三人，此刻落在了三个不同的方向。
可怖的是他们三个人的身上就像遭到三十个人同时用刀劈砍一样，全是一条条、一道道成十字形交叉的伤口，没有一个尚留一口气，而他们的姿势怪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绝非活人所能摆得出来。
场中连落根针恐怕也能听得见，没人再开口，更没人敢行动。

每个人全瞪大了眼睛，眼里更是布满了恐惧与惊慌。
他们也不再有人怀疑，因为这世上除了，‘ 快手小呆 ” 外有谁能一举击败长江水寨三位舵主？
黏黏干涩的嘴唇，不管臂上的刀伤，小呆的语声令人发颤道：“ 有哪位还要试试？ ”
试？！这时候谁还敢拿命去试？
胆小点的已不觉的开始退后，胆大的虽没动，可是已不禁机伶一颤。
小呆的双眼闪过一丝寒芒，他环顾众人一圈，又道：“ 在我数完三后，还留在现场的，我保证他们一定看不到明天升起的太阳…… ”
“ 二 ” 喊完，只剩下了五、六人。
“ 三 ” 字才出口，全场只剩下了两人。
那剩下的两个人，正是“ 长江水寨 ” 大寨主“ 翻江龙 ” 林震江、和师爷秦士仁。
“ 很好，林震江，这世上当众人皆弃你而去的时候，你绝想不到有人愿与你共生死、共患难吧？ ” 小呆望了一眼秦师爷揶揄道。
“ 翻江龙 ” 林震江捧着肿起老高的手腕，他只知道有人留了下来，却没回头去看到底是谁，他恨声怒道：“‘ 快手小呆 ’ 你也未免太看不起我长江水寨了……我长江水寨里的兄弟，岂非个个怕死…… ”
“ 是吗？ ” 小呆古怪道：“ 恐怕你要失望了，我说你长江水寨全是一群贪生怕死的猪—— ”
“ 什……什么意思？！ ” “ 翻江龙 ” 振声道。
“ 你何不回头瞧瞧。 ”
秦士仁秦师爷捂着脸站在“ 翻江龙 ” 林震江的身后，当林震江扭头回望一看，差些没气晕了过去。
原来这留下的秦士仁并非不跑，实乃无从开步罢了。
因为他的两条腿早已吓软，到现在仍是哆嗦颤抖的像是打摆子，明眼人更可发现他的裤子已湿了一片。
无怪乎小呆会那么肯定的说，也难怪林震江气愤得一个箭步上去，举起没断的左手一连十几下耳光连绵不断。
可怜的秦师爷，本来已肿得老高的脸颊，这下更是不成人样，恐怕他嘴里余的牙齿，将不会有一颗完整如初啦！
“ 够了。 ” 小呆冷硬的道：“ 你无须在我面前摆你那大寨主的威风。 ”
对这个又损又讽、又难缠又可怕的敌人，“ 翻江龙 ” 早已恨极、气极。
他现在就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暴吼一声，捡起地上的手钩没头没脸的袭向小呆。
轻轻摇了一下头，小呆侧身躲了开去，因为他已看出林震江的神智已到了崩溃边缘。
毕竟任何人都很难忍受这种众叛亲离，凄凉痛心的场面，又何况发号施令惯了的“ 翻江龙 ” 林震江？
因为他一直的冲向前，他舞动着手中的武器，像与一条看不见的鬼影博斗一样，口里狂喊着：“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啊—— ”
他冲过了小呆身旁，而小呆的身后十来丈余后即是一片
陡直的悬崖。悬崖下，滚滚长江，湍湍激流，而“ 翻江龙 ” 已一头栽了下去。

小呆轻叹了一声，他除非神仙，任何人从那么高的地方一头栽下，就算有九条命也将完蛋。

△△△　　　　　　　　　　△△△

回过头，小呆只望能从秦师爷的口中，慢慢的看看能不能探出一些线索。

他实在不敢指望这个人能明白的告诉自己什么，因为，因为他已想到一张脸如果被人打成烂柿子，要他开口说话简直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

慢步走到秦士仁的身前，小呆已完全失望，他突然发现这个人真正成了“死人”，至于他是被吓死，还是打死的就不得而知了。

△△△　　　　　　　　　　△△△

李员外不知道许佳蓉为什么离去？他更不知道她的眼泪为什么而流？

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多想，事实上一个人要走，又有什么能令她留下？

包围的圈子逐渐缩小，甚至李员外已感到剑气及杀气已然袭身。

他的手心已沁出了汗，现在他紧捏住手中的针，他知道他不能稍有仁心，否则他将死在这里，而且死的很难看，死的不值一文钱。

这里的人似乎全以欧阳无双为首，他她们全静静的等待着她的一声令下。

“你怕了？你已经怕了是不？”欧阳无双不再咆哮，她淡然的说。

李员外苦涩的望着这张曾经深爱过的脸庞，他哑然道：“是的，我怕，而且还真怕的要命！”

他当然不是怕死。

他只是怕再也无法从这张冷峻狰狞的脸中，寻回自己所熟悉的巧言倩笑。

△

夕阳，夕阳红如火。

欧阳无双的双眸更红如火。

她已看到李员外手中紧捏着一把绣花针，她更想起了李员外也使得一手好针。

“李员外，你这‘七巧手’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有一丝错愕，李员外不知欧阳无双所指何事。

“不要装蒜，我是问你手中的针。”

“这，是不是一个女人传授给你的？”欧阳无双厉声叱道。

李员外默不作声，因为他己想到欧阳无双也同样是使针做暗器的好手。

“这个贱人，她以为……”欧阳无双倏地住口。“你说谁？”

话落，一条美好的身影，袅袅从农舍旁一株大树后行了出来。

因为面对夕阳的关系，李员外无法看清来人的面貌，可是那声音他却想忘也忘不了，毕竟他曾经以为自己也爱过说

话的人。

不错，是展凤。

她现在美得不沾一点人间烟火，风华绝代的站在那里，而她的眼睛像在对着每一个人说话。

李员外的感觉,就像倒翻了的五味瓶,分不出是甜？是酸？是苦？是辣？

他不敢看她，却忍不住想要看她，而只是轻瞄一眼，他已经读出了她眼内的一种轻愁及幽怨。

其他的男人，“八大天王”与郝少峰，十八只眼珠子已经让展凤的美，给吸引得动也不动，而每个人的心里全是赞叹、惊异与一、二分邪念。

欧阳地双亦有一刹那的激动，很快的，她已换上了一种冰冷的面孔，就像她全然不认识她，或者根本没见过她一样。

这些人里恐怕只有那六个瞎女人不为她所动，瞎子，瞎子看不见一切，当然无法知道来的人美到什么程度。嗯，就连桌子下那对老农及他们的孙子，也都忘了危险，伸长了脖子。

展凤爱菊，这是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都知道。

只是李员外猜不透为什么她手中的轻摇着一株杂菊。菊花该是观赏岂能亵玩？

一个爱菊的人怎会做出这焚琴煮鹤，大煞风景的事来？她没再说话，却让李员外更惊异的是，她竟然用手剥落那菊瓣，一片片，一片片……。

一个美若天仙的女人，一瓣瓣随风飘舞的菊花瓣，夕阳

更幻想一抹绚丽的色彩，轻拢着她的长发，轻拢着她那纯白的长衫。

每个人都陶醉在这如梦似幻，如诗如画的情景里……然而欧阳无双冰冷的声音再度响起。破坏了这宁馨的气氛。

“是你？！”

“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你不顾他的死活？”

“我没忘……”

“那你这时候的出现是为了什么？”

“我找你。”

“找我？！”

“是的，找你。”

“好，有什么事情我们等下再说，等我先处理了眼前的人后，我会好好和你谈谈。”

“不行，我想现在谈。”

“现在？！你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才找到他。你又知不知道眼前除了杀了他之外，我不认为还有什么事会比这更重要？”欧阳无双指着李员外有些抑制不住的激动。“我知道。”

“你知道？！你既知道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不忍见他死？”

“是的，他不能死，至少目前还不能死。”

“如果我非要他现在死呢？”

“我……我会救他。”

“救他？！哈哈哈……救他？！你有没有弄错？！你救了他

后死的将是另外的一个人。”欧阳无双冷漠的笑道。

展凤的眉头轻皱，看到她的人全像揉碎了自己一颗心般的难受。

这世上的人，没有谁能够忍心见这么一个女人皱眉，能够让她皱眉的人，无疑是第一等残忍人。

她的嘴唇翕合了好久，才轻叹道：“欧阳，你……你这是何苦……”

“不要管我，多管管你自己。”欧阳无双双目含煞，语气极冷道。

展凤凄绝的望了李员外一眼，这一眼让李员外心头一跳，也让他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如果再不躲开她的目光，自己又将自作多情，这一来恐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艰难的，李员外收回目光，他蓦地大吼：“ 双双，我李员外尚不至于懦弱到一个女人为我求情，你看着办好了，看看我李员外是不是一只缩头乌龟。 ”

欧阳无双回过头，她古怪的笑道：“ 好，好，好，李员外你终于挺起胸膛来了，你终于挺起胸膛来了——郝——少——峰——今天你若不能生擒李员外，你就自己找处没人看得到的地方自—行——了——断。 ”

话冷，冷得一旁而立的郝少峰机伶一颤。

他却极快的上前，同时手已举出准备攻击的手势。

展凤急欲上前。

欧阳无双那对原本会笑的眼睛，凶光一露，叱道：“ 站住，如果你胆敢上前一步，我立刻掉头就走，后果你自己负责——

展凤无奈的收回步子，此时——

郝少峰手已落。

八只生铁铸就的齐眉棍，已然让夕阳变色，掀起一阵黑影的罩向李员外。

李员外的手极快的翻动十六次，十六根锈花针毫无声息的急射而出，攻击的对象为那“ 八大天王 ”。

任何暗器，如果成了明器，它的威力、它的效果，绝对大打折扣。

刚才谈话中，“ 八大天王 ”早已知道李员外手中的针是他的护身符，他们岂能不加以提防？

于是一阵“ 叮 ”“ 叮 ”乱响，十六根锈花针全消失无踪，也没有一根击中敌人。

能使八根沉重的铁棍，准确无失的磕边肉眼也难察觉的锈花针，这份功力，这种隼利的眼力，该是多么吓人，由此可见丐帮的“ 八大天王 ”确是高手。

李员外原先的预想，他认为十六根针至少有八根能击中的对方的手臂，然而他的预想落空，同时他也才明白丐帮的确好手如云，恐怕只有自己是浪得虚名。

针落，第二波的攻击又起，齐眉棍只停顿了一下，又挟着威猛绝伦的破空之声，又再出招。

李员外暗自咬牙，他明白以一己之力，独斗“ 八大天王 ”任何三人，甚至四人能勉力一试，但是“ 八大天王 ”到齐，李员外却只能处于挨揍的份。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仍然是射出手中的针，二十四根绣花针，一根接一根，映着夕阳泛起点点寒光，像极了倾巢而出

的毒蜂又全袭向了执棍的手臂。

李员外仁心，到现在他仍不愿攻击敌人的要害，毕竟他对丐帮仍有着血浓于水的感情，这是无法改变得了的。

然而，他这样想，别人却不这样想。

闯荡江湖，笑做武林，有着妇人之仁的人，根本就难以生存，更何况江湖中本就是弱肉强食，武林里全为尔虞我诈。

所以——

“ 八大天王 ”里有两人不顾自己臂上即将中针，仍然攻势不变，铁棍直击而到。

也许他们认为三根针，攻的又不是要害，就算挨上一下有何要紧。

也许他们已经抓住了李员外的弱点，有着不忍伤害同门之心。

因此——

二声闷哼过后，二只铁棍风卷残云的到了李员外身前。

李员外想都没想到这两个人宁可挨针、也不愿闪躲，一刹的错愕后己然看到二条黑粗的铁棍急快的当头而落。

好在只是两个人、只是两根铁棍，李员外尚能应付，他腾出手来己制出他的“描金玉骨扇”。虽称玉骨，其实是铁骨。脚下踩着“疯癫十八步”，连消带打的已化解了攻势。

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李员外已发现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也尝到了“妇人之仁”的苦果。

因为李员外已失去了距离，同时他也被八根铁棍紧紧缠住，连出针的机会也没有。

“八大天王”没一个是傻子，他们当然已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近身搏斗。

△△△　　　　　　　　　　△△△

李员外汗已湿透重衣——

展凤目现焦虑——

欧阳无双和郝少峰更是面露喜色。

情况很明显，李员外再也难支持几个回合。就连桌下那对老农及他们的孙子也都看得出来。

“任为山——你……你们八头猪，八头蠢猪啊——你……你们受人利……利用了知……知不知道？……”李员外已经捉襟见肘的喊道。

“叛帮之徒，我们看得清楚的很，你无须多言，帮主早已有令，我看你还是束手就缚的好……”“八大天王”里的任为山一阵快攻，冷然叱道。

“猪，猪啊！叛……叛帮助的人是……是郝少峰啊……他……他为什么听命……听命于那个……那个女人，难道……你们全瞎了眼……”李员外险极一时的躲过横扫、上撩的两棍，哑着嗓子喊。

八个人没人再理会李员外的喊叫，他们全像吃了秤铊一样，铁了心的闷着头挥舞着手中的铁棍。

△△△　　　　　　　　　　△△△

俗说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

李员外可真正尝到了惨遭修理的滋味。

他已力殆，他已几近虚脱，同时他也挨了一棍，好在那一棍在力弱之势挨上的，否则他的胯骨定碎。

踉跄的几步，一跤踣倒，当头齐落的八根铁棍，可以把人砸成肉饼的飞快由上而下——

展凤身形欲动，欧阳无双抢先阻拦。

老农及孙子惊呼出声。

郝少峰眼里闪过一丝狠毒及得意。

每个人都知道李员外即将丧命棍下，事实上李员外也绝难躲过这雷霆一击。

但，奇迹已现“八大天王”无一幸免齐皆铁棍落地，双手捂住眼睛，同声惨嚎。

血渗透他们的指缝，而每人的指缝中间俱有一根针，一根已经深入眼球中间的针。

李员外一滚之后，闪过落地的八根铁棍，当欧阳无双及郝少峰才警觉到李员外扇子中间有暗器弹出，待想救援已来不及。

不错，这才是真正的暗器，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暗器。人家只注意到李员外手中的针，却无法想到他扇子里亦能发出针来，于是“八大天王”无一幸免，真正瞎了眼睛。

△△△　　　　　　　　△△△

李员外到底存心仁厚，他的扇中针可以瞄准“八大天王”的喉咙、脑门、心脏，然而他只取了他们的眼睛。眼睛虽不是致命之处，却是能令人丧失了作战力，他要突围，又不愿取人性命，这还真煞费了苦心。

望着飞奔而去李员外，欧阳无双和郝少峰拧身欲追，展凤却伸手一拦。

“闪开。”欧阳无双怒道。

“我……我有话说……”展凤道。

“什么话？！”欧阳无双气极道。

“我没出手救他，他是自己突围而去，这似乎该不能怪到我的头上。”展凤一本正经的说。

李员外的身影已完全消失在暮霭里，欧阳无双当然明白再追也是枉然。

“你……你好奸诈……”欧阳无双恨声道。

露齿一笑，展凤说：“你误会了。”

强压制一腔怒火，欧阳无双道：“展凤，你最好放明白点，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

展凤娇躯一凛，有些嗫嚅道：“无双，你……你的恨意太……太可怕了，就算……就算李员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也不该领首‘菊门’杀尽天下薄情人……”

“你不是我，你当然无法体会我内心的恨，展凤多说无益，你还是管好你自己。”欧阳无双恨声说完，一招手领着郝少峰一行人顺着李员外逝去的方向追蹑而去。暮色低垂。

夜暮里，展凤一袭白衣无风自动。

久久后她才停止惊动，喃喃自语道：“天哪！您告诉我，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怎么做啊……”

她抬起了螓首，而泪珠已沾满了她的衣襟。

第二十四章 三连剑

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少女，如果发现她爱上的男人竟是淫棍，标准的采花贼，“ 打带跑 ”的负心汉后，她的悲哀，她的伤痛，绝难是一般人可以想象得到。许佳蓉躲在这间客栈，她关了房门己整整的哭了二个时辰。

她美，她冷颜，她给人的感觉应该不是那种随便就付出感情的人。

然而她为什么会爱上了李员外？

是不是表面愈冷的女人，她的心往往愈炽热？

是不是这种女人，一旦爱上了一个人，就真的难以自拔？

△△△　　　　　　　　　　　　　　　△△△

现在，她擦干了眼泪。

她也正小心的用短剑刮着白洋灰墙上的字。

“ 李员外，我恨你。 ”

多么强烈的恨，她居然会在墙上用剑刻上这几个字。

有这种强烈的恨，当然我们可以明了她爱他已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爱与恨本来就是对等的不是吗？

她沉默的、专注的用剑锋一点一点的刮着墙壁。

专注的就像要一点一点刮去李员外在她心版中的影子一样。

这，这可能吗？

爱一个人有时可以毫无缘由，甚至一见钟情。

但是要忘掉一个爱上的人，又岂是那么容易刮得掉？

她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她怎能让那些字留在墙上？毕竟这不是她自己的家，也不是她闺房里的墙。

△△△　　　　　　　　　　　　　　　△△△

她哭了一下午。

你如哭过，你就该知道一个人在大哭一场后，身体是多么的疲乏。

因此她当然累得动也动不了。

夜，今夜无月。

无月的黑夜总是做坏事的好时候。

来了，做坏事的人来了。

许佳蓉已睡熟，睡得恐怕打雷也无法让她惊醒。

一把明晃的薄刀，毫无声息的挑开了窗户内的里栓。这个人更毫无声息的由外面跳了进来。

他随手轻推好窗户，却只让它虚掩着，高明的贼总会预留退路，这个家伙还真是此道高手。

悄悄的，他行近了床边，掀开纱帐，两只眼珠子快掉了出来，直勾勾的就这么盯着床上的人。

床上，许佳蓉长发披散，一张娇颜吹弹欲破的脸上，眼廉紧闭，眼角边还有着一颗晶宝泪珠留在那儿。

想必她梦里又想起了什么。

她和衣而睡，被角一端轻盖在身上，一双压霜欺雪的手臂露出袖外，这海棠睡姿不但美得让人心跳，更让人觉得心疼。

因为她的芳唇竟连睡梦里也被她那编贝的玉齿，轻轻咬住，难道她真的

那么恨透了李员外？恨得咬牙切齿？

△△△　　　　　　　　　　　　△△△

一个贼入了人家屋内他既不翻箱亦不倒柜，这应该不算为贼。

不，贼也分好多种，有山贼、马贼、盗贼。

像现在这个人当然是个采花贼。

因为他那微圆的脸上，已经被床上的美人诱惑得涨得通红。

现在他的眼里全是淫狎之意，呼吸已急促，同时他的生理已起了某种变化，同样的也令他涨得难受。

从怀里掏出“消魂巾”，他想蒙上许佳蓉的脸，几经犹豫他又收好，却突然出指点上了她的各处穴道。

许佳蓉很快的惊醒，几乎在穴道被制之时。然而，迟了。

她张着一对惊骇欲绝的美目，黑夜中只看清来人有着微胖的身材，她想喊，她想叫，她想杀了对面的人，然而她却

动也动不得，只能张着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

一种直觉的反应，许佳蓉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碰到了什么人。

许佳蓉闭上了眼。同时她的心已碎成了千片、万片。

黑夜中她虽看不清这个人的脸，但她已经想到他是谁了。

“李员外，李员外，我会杀了你，我一定会杀了你——”她一遍又一遍的在心底呐喊。

她紧闭着眼，连张都不愿张开。

她怕张开，因为她实在不愿再看一眼这个禽兽。

她不敢张开，因为黑暗中她己感觉到这个人已脱光了衣服。

更何况她张开了眼又如何？

看李员外丑恶的真面目？还是能改变一切？

△△△　　　　　　　　　　　　△△△

她的衣服一件一件的被人脱掉，她的肌肤也一寸一寸的展露出来，虽然在黑夜里，仍可让人感觉那是洁白的、那是滑若凝脂的。

一阵寒颤，许佳蓉恨不得有办法立刻斩断那只在身上游走的脏手。

然而，她除了让眼泪沾满了枕头，心里泣血外，又有谁能救得了她？

急促的喘息停在脸上，一股难闻的口臭熏得她几乎呕吐，这些她都还能忍受，忍受不了的还是那逐渐压在身上的躯体。

——谁来救我？谁来救我？

——天哪！我许佳蓉空负一身武学，为什么竟连自己的清白也护不了？

她心里疯狂的喊着，她更绝望的准备嚼断舌根。一声脆响，许佳蓉没来得及嚼舌自尽，她已捱了一记耳光，同时让人卸下了下巴。

无尽的屈辱、无尽的羞惭，更有着无尽的悲愤。她张开了眼睛，她要看看李员外那付嘴脸。

半夜里许佳蓉让人剥光了衣服，固然令她惊恐。但是她现在的惊恐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己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

因为她已看清了这个人绝对不是李员外。

虽然这个人同样有张圆脸，虽然这个人同样有付微胖的身材。

到现在她才明白这世上并不是只有李员外有张圆脸，她也才明白有付微胖身材的人并不一定是李员外。当然看清了这个人后，她倒希望他是李员外了。毕竟李员外她爱过，毕竟李员外还能让她接受。这个和李员外同样有张

圆脸的人恶狠狠的开了口：“ 想死！？他妈的哪有那么容易！？老子见多了你们这种娘们，你给我乖乖的，少装出一付三贞九烈的样子。 ”一个再好看、再美的女人，如果被人卸下了下巴壳，又怎会好看？又怎会美？

非但不好看，而且一定难看的要命，这是想都不用想的问题，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

在这个时候，任何男人都不愿看到这种脸，因为这种脸不但能把人吓软，更能吓软任何东西。

这个人显然已有了不对劲，他怒目瞪视着许佳蓉道：“ 老子现在装上你的下巴，他妈的如果你再不老实，就不要怪我不客气。 ”

他还能怎么不客气法？他现在可是压在人家的身上啊！

许佳蓉的惊恐已失，继之的是她已冷静。

不止冷静，而是冷静的怕人。

她冰冷的点了点头。

“ 好、好，这才是识时务的女人，你要知道不管你愿不愿意我都非做不可，与其那样你何不落槛点！？ ”这人一面托上了许佳蓉的下巴，一面又淫笑道：“ 嘿嘿……何况，何况这种事光一个人痛快实在没啥意思，怎么样？我解了你的穴道如何？只要你老实点，我包你等会有意想不到的快乐，嗯？ ”

许佳蓉笑了，犹如在黑夜里绽放了一颗光采夺目的钻石，她又点了点头。

这个人几曾见过这种倾城笑容？

他又何曾想到这种笑怎么可能会在这个几欲寻死的女人脸上出现？

有着意想不到的惊喜，这个人如获至宝的一面解着许佳蓉受制的穴道，一面道：“ 好、好、太好了，打从你一投店，我就惊为天人，没想到，没想到你这么上道，妈的，早知如此，嘿嘿……我也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功夫啦……嘿嘿…… ”

穴道解是解开了，这个人还留了一手，解的只是许佳蓉

的哑穴、和双腿的穴道。

他不防着点行吗？他可是看到许佳蓉佩着剑呢！

“ 佩剑的女人就像朵带刺的花，嘿嘿……大姑娘，你多包涵点，好在这种事儿用手的地方不多，你放心，事成之后呢，我一定，一定会解开的，嘿嘿…… ”他一付垂诞欲滴的奸笑道。

许佳蓉听话后，不置可否的道：“ 随便你！ ”

她等着，同时她也忍受那张臭嘴在自己的脸上不停的嗅着。

终于他已昂奋，再重新准备压了上去。

这个人知道这是紧张与兴奋的一刻，但是他又哪知道这更是要命的一刻？

△△△　　　　　　　△△△

女人的一双腿固然能缠得人欲仙欲死，同样的，它更能缠得人吐血。

这个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知道在他刚要伏卧下去的时候，他的两侧腰际一阵剧痛，胸口一甜，他被踢下了床，血已喷出。

许佳蓉那双腿，还真的是双能要人命的腿。

她坐起了身，隔着纱帐有些犹疑到底要不要下床。

因为桌上有灯，她一下床岂不完全曝光？

这个人却不待许佳蓉多思考一会，他竟然光着屁股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连滚带爬的翻出了窗外。

毕竟他知道等到那双腿一着地，自己恐怕真的要死在女人的腿上了。

△△△　　　　　　　　　　△△△

许佳蓉瞪视着窗外逝去的人影，就像中了邪一样。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她看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怎么会？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她喃喃自语。你猜她看到了什么？

她在那人翻身逃跑的时候，居然看到了那人屁股上有着一块巴掌大浮起的瘰疬，似疤非疤。

也难怪她会如此失神，也难怪她会喃喃自语。

她突然明白了，明白了李员外和欧阳无双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同样的圆脸、同样的微胖身材，虽然她没看过李员外那地方的东西是不是和那个人一样，但是她知道欧阳无双一定认错了人，就像自己一样。

这真是一件荒唐、可笑、离谱的事情。

如果许佳蓉没有亲自碰到，至死恐怕她也会认定了李员外是个混蛋。

她一面运气冲穴，一面想着许多事情。

——她庆幸自己险极一时的保住了清白。

——她更庆幸发现了这么大的误会。

——同时她已开始怀念起李员外的笑、李员外的妙语如珠、李员外的一切……一切……妙的是她竟然有些感激刚才那头畜生，虽然她知道那个人再与自己第二次碰面的时候一定会死。

△△△　　　　　　　　　　△△△

昏黄一盏油灯，照在昏黄的墙上。

小呆昏昏沉沉的正是蒙胧欲睡。

窗外的梧桐树让风吹得沙沙作响，一阵轻微的衣袂声停在了小呆的房外。

不再蒙胧，几乎立即有了反应，弹指震熄了油灯，小呆的眼睛在黑暗里熠熠发亮，他已无声的做好了防敌的措施。“‘快手小呆’，你不用躲，光棍点出来，我们等着和你算笔新帐——”

来到窗户边，小呆从窗隙中望出去，夜色里竟然黑压压的一片人影，把这客栈小小的天井挤得满满的。有着万分无奈，更有着被人扰了清梦似的不愉快，小呆开了门。

紧抿着双唇，小呆不含一点感情的瞪着门外的人。这个时刻，又是这种情景，小呆当然知道来的人绝对不是串门子。

他不愿多想，毕竟他知道世上有许多事情该来的时候它就来了，想也是白想。

所以他等着，等着这一大堆人说明寻畔的原由。“是你‘快手小呆’果然是你，你没死？很好。”很好？才怪！。

因为谁也听得出来说话的人，巴不得小呆早点死。小呆冷冷的目光，就像两把利剑一样直瞪着说话的人，他仍然无语。

他不知道自己的死与不死与他何干，他更不知道这些人怎么会聚集在一起的。

说话的人是个武师打扮的中年汉子，他显然被小呆的目光瞪的有些难受，不觉退后了半步，旋即想到了什么，又胆气一壮的前进一步。

“你……你不要装神弄鬼，我们这没人含糊你……”

小呆看了看院中诸人，又看了看屋顶的人影，毫不所动的开了口，语气

冷得怕人：“ 我知道你们不含糊我，说吧！你这半吊子半夜不睡觉跑来这里总不成尽说些废话是不？ ”

话不但冷，并且有着窝囊人的味道。

怒火上升，中年汉子暴吼：“ ‘ 快手小呆 ’，你不要逞口舌之快，你最好看清楚一点…… ”

不等对方话说完，小呆冷冷一笑道：“ 我当然看得很清楚，瞧你们的样子总不会为你大妹子说媒来的是不？ ”

这个人已被气得发抖，更气得说不出话来，嚅嚅半天只会说：“ 你……你…… ”

敢情他事先没打听清楚和“ 快手小呆 ”谈话，一定事先有心里准备，否则气炸了肚子，只有自叹倒楣的份。

小呆斜睨着对方，一付好整以暇。

“ 狗东西，他妈的，你什么玩意，‘ 快手小呆 ’你以为你是谁？我他妈的‘ 飞天狐 ’混道闯江湖的时候，你还不知窝在哪个龟洞里，你……你这胎毛尚未退尽的杂碎…… ”

这人疯了。

要不然他怎么敢如此开骂？！

奇怪的是小呆竟然也能忍受对方的谩骂，他仍然斜睨着对方，面色奇冷，谁也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隔了会后，“ 飞天狐 ”面红耳赤的呐呐住了口。

小呆这才摇了摇头道：“ 风度，风度，‘ 飞开狐 ’你这狗弄出来的杂种，难道真的一点风度也没有？你的江湖道该不会‘ 狗掀门帘 ’全平你一张嘴闯出来的吧？怎么说着说着就满口大粪？也不怕辱了你南七省总教习的身分？ ”

到现在小呆才知道对方是南七省总教习“ 飞天狐 ”黄世功，却不明白什么时候和他结下了梁子。

“ 飞天狐 ”正想反唇相讥，夜色里人群中走出了三位道装人物，其中一名面容清癯的开日道：“ 黄道友，何必与此人一般见识？ ”

“ 飞天狐 ”见三人现身，不觉委屈道：“ 道长，您是瞧见了，这……这厮…… ”

抬手阻止了“ 气天狐 ”欲说之话，长髯道士说：“ 贫道明白。 ”然后注目“ 快手小呆 ”道：“ 小道友好锋利的一张嘴。 ”

小呆一见这三名道装人士，心里已有一不祥之感，却不示弱道：“ 好说，王某人一向如此，尤其在双方处于敌对的时候，道长可是‘ 武当 ’…… ”

“ 不错，贫道正是‘ 武当 ’玉尘，此二位乃贫道师弟“ 我知道，可是玉霄、玉云，二位当面？ ”小呆内心已苦到了极点，嘴上仍淡然道。

“ 武当三连剑 ”都到了，小呆岂能不吃惊？

“ 不敢，小道友好眼力。 ”玉霄、玉云二位道。

好眼力？屁唷，你们这三个牛鼻子老道一个个板着脸，一付目中无人之态，白痴也想得到你们是谁。小呆心里想，

嘴上没说话。

“ 小道友是‘ 快手小呆 ’？ ”玉尘问。

很想骂一声“ 废话 ”，但人家总是武林名宿，小呆点了点头道：“ 不错。 ”

“ ‘ 长江水寨 ’为小道友挑了？ ”玉尘目现精光严厉的接着问。

小呆心想江湖上的消息传的还真快，只得又点点头：“ 不错。 ”

“ 你不觉做得太过份，太赶尽杀绝了些？ ” 玉尘有了些许激动。

“ 我不认为。 ” 小呆的手已抱胸，这是他出手前的姿势。“ 好、好、好，小道友果然快人快语，看样子‘ 快手小呆 ’的死虽然是武林憾事，但‘ 快手小呆 ’的活却更是武林祸害，贫道今日特来讨回‘ 青云剑客 ’萧晴的一命，你出手吧…… ” 玉尘三个“ 好 ”字出口，剑已出鞘。

有着一丝疑惑，小呆正想再问，时间上已是不及。一把“ 鬼头刀 ”已挟起一阵风，袭击而至，出手之人正是“ 飞天狐 ”黄世功。

△△△　　　　　　　　△△△

这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拼战。

好像世上所有莫名其妙的事情，小呆都必须要凑上一脚，有的是他莫名其妙的碰上，有的却是莫名其妙碰上了他。

小呆早已习惯，他也不再急着解说，对那突发而至的“ 鬼头刀 ”，他最好的方法就是反掌。

谁也想不到小呆的手竟然有那么快法，没人想到去救“ 飞天狐 ”黄世功，也没有人救得了他。

几乎在接触的刹那。小呆侧身已闪过由上削下来的一刀，而“ 飞天狐 ”却真正像一只飞天的狐狸，蓦然弹起好高，而且血己从他的身上洒落……。

“ 掌刀出手，无命不回 ”，场中诸人已想到“ 快手小呆 ”的掌刃，他们只祷告希望那只是传言。

可惜的是，传言有时候却是事实，因为“ 飞天狐 ”的身体一落，凡是活人都看得出来他已变成了死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了恐惧。

他们恐惧为什么“ 快手小呆 ”的手可以在那么极短的时间里让一个活人变成了死人？

他们悲愤的原因则为那个死人正是自己一伙……。“ 小道友，你好毒的一颗心…… ” 玉尘的剑尖指向了小呆同时悲切道。

也许他自恃身份，也许是名门之风，他的剑没递出。小呆却趁着这瞬间的“ 慈悲 ”，他已冲人了院中，同时出声：“ 不要称呼我道友，因为你们全是一群鸡鸣狗盗，更是想存心送我上那黄泉之道的牛鼻子老道。 ”

小呆的出手疯狂而不留情，他像是虎入羊群，见人就劈斩。

因为他知道他必须尽快的消灭对方的实力。

因为他知道就算自己跪下来求情，人家也还会要了自己的命。

像在人群里爆发了一颗炸弹，惨呼声、嚎叫声，再加上

向四面横飞的残肌断腿，把这小客栈的院落里，变成了修维屠场……。

已经杀红了眼，小呆左冲右闯，逢人出招，见人就戮，这是他占优势的地方，不像对方众人既要拒敌，又须闪避，更怕伤及同伴。

因此他夷然无伤，所向披靡。

△

场中小呆像头疯虎。

场外玉尘三人像暴跳如雷的公牛。

事先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场面会弄得如此一团糟。更想不到“ 快手小呆 ”说干就干，甚至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

人都是这样，只会为自己找理由，从来很少为别人着想，这些人个个来此都想要“ 快手小呆 ”的命，这又如何要小呆认亲法？

又如何要他呆呆的引颈就戮？

“各位，各位散开来，散开来……”

有人大声吼道。

现在才想起？嗯，还不算晚，只不过地上多了七、八具死尸，廊下、花棚里多了五、六人在那里痛苦的哀嚎。小呆混身浴血，披头散发，他像根镖枪一样的挺立院中。

他瞬也不瞬一下的望着“武当三连剑”一步步逼进。他更知道这才是真正战斗的开始，一场未卜生死的战门。

望着小呆冷酷、凌厉、及有些狰狞的神色，“武当三连剑”眼里闪过一种痛苦、悲哀、无奈、和一丝兴奋。他们在想这对面的人如果再不除去的话，日后还不知道要掀起多大的腥风血雨。

他们在想要以怎么样的方式既能歼敌、扬名，而又不被人议论胜之不武。

什么时候场中变得那么静？静得有如置身坟场。

什么时候没人再哀嚎？难道他们已忘了疼痛？

僵凝，汰重的空气充塞四周，这时候除了心跳声外，仿佛人们的呼吸亦已停顿。

寂静如死，死样的寂静。

每个人都知道目前的寂静是死亡的前兆。

△△△　　　　　　　　　　　　△△△

练武的人都想发现一个真正的对手。

尤其名声越亮，声誉越隆的高手。

“快手小呆”是高手，“武当三连剑”更是成名多年，现在他们已发现到彼此正是对象，一种可以抛却生命的对象。这是种直觉，也是一种奇妙的第六感，只有碰上了才能感觉得出来。

毕竟武者碰上了对手，就如同一般人寻到了知音是同样的道理，因此在未卜生死之下，也或多或少有种莫名的喜悦和兴奋。

△△△　　　　　　　　　　　　△△△

剑出鞘，煞气已动。

三搏一，是种悲哀，何尝又不是种骄傲？

小呆像被钉子钉在地上一样，他无视游走不定的“武当三连剑”。

是真的无视，因为他的眼廉已合。

他真的无视吗？

不，他是在用“心”来看，用身上每一根神经末梢来看，他知道他不能被敌人游走的身影及剑影所惑，他更知道这时候只有用“心”、用身上每一寸肌肤“看”、来感觉，才是最恰当、最正确。

毕竟三柄剑有先后发至，或者后发先至，这些绝不是眼睛所能追蹑得到，只有用肌肤来感觉，用心来体会了。游走的人影已快得分不清谁是谁。

小呆只静静的，静静的，像尊羽化的僧像，已经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等着一个未知的未来……。

△△△　　　　　　　　　　　　△△△

有人说有一种武学的境界，为处处是空门，又处处不是空门。

“武当三连剑”已经体会到了，也碰到了。

小呆现在给他们的感觉就是如此，粗略看来小呆全身都是空门，然而仔细观察，他们却不知从何下手，凡为空门的地方似乎又都变成了最严密难攻

的地方。

时间在游走与静峙间悄悄流走，人的耐力也已经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无论是哪一方。

“ 箭在弦，不得不发。 ”

已到了发箭的时候，现在——

三柄剑似有心意相通般，一致的挥洒出去，只是谁也

想不到为什么会那么慢，慢得就如比招试剑一样，慢得几乎是一分分的推进。

观战的人不解。

小呆的感觉却是一股寒意自背脊升起。

以慢制慢，以静制静。

缓慢中尽是杀机，静止中却是凶着。

好高明的“ 武当三连剑 ”，他们是否也发现剑再快，也绝快不过小呆的手刀？故而采取了这种极其缓慢的出剑？小呆现在双目已睁，他紧紧盯视着这三个方向缓慢刺向自己的三剑。

他知道这三柄剑慢虽慢，但，假若自己有一丝不慎，有一丝沉不住气，这三柄慢剑却能够变成快剑，而且快得令人想都想不到。

小呆冷汗已流，小呆的瞳孔已缩至最小。

此刻，这三柄剑就像三条最毒最毒的蛇，慢慢的向自己游近，近得已可清楚得感觉到它们口中的红信已然沾身。他有把握躲过一柄剑，出手击开另一柄剑，可是，他绝没把握躲开那第三剑。

不但他无法躲开那第三剑，就他所知这世上恐怕已没有一个人有此能耐，毕竟对方三人是“ 武当三连剑 ”，而且，要命的却是三连剑已然近得连自己想要移位、换身避开剑锋都无可能了。

“ 武当三连剑 ”已经认为小呆必伤或死——

观战的人也认为小呆即将丧命剑下——

甚至小呆自己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活——

剑在小呆身前一尺处已有了变化。

它们不再是慢的急人，而是变得快的惊人。

就像三道惊虹，同时也是三条夺魂索，剑已飞快的递出小呆眼里奇光顿炽，他的手刀快得像西天的冷电格拒了右侧玉尘的长剑，拧身也躲过了左侧玉霄的长刺……。诚如他自己所想，他无法躲过背后玉云的进袭。剑锋已入肉，那是种奇妙、冷酷、冰凉的感觉，但是也只不过剑锋入肉三分而已，小呆背脊肌肉已紧缩，把剑尖锁得紧紧的，锁得玉云连想抽剑也无法。

玉尘、玉霄的第二剑还没来得及攻出，已经情势改观。玉云的身躯就像不停转动的风车，他已长嗷着旋身飞出，热血已溅，嗯，小呆的手刀已三次奇快的掠过他的肩胛、腰际、臂膀。

回过身，小呆刚好来得及截住另两把第二次攻来的长剑，吸胸凹腹，双手一夹，玉霄长剑已被夹死，虽然小呆仍被玉尘剑锋割过前胸，但只是浅浅的一道皮肉伤。血再泌出，就在小呆前胸血已泌出的时候，玉霄的右腿骨迎面已遭踢断，松身后退……

他惊骇的看着小呆，怎么也不相信似的。

而小呆惨白的脸上，有着一抹难以形容的苦笑浮现。是的，这一切的变

化只是眨眼间的事情，说句行语也就是“说时迟、那时快”。

△

二招半，只有二招半。

因为玉尘的第三招只出了一半。

“玉云……玉云师弟的伤……”玉尘音哑的问着小呆。“死……死不了……”小呆回道。

如释重负，玉尘手中剑亦已垂落。

“还……还打吗？”小呆哑声问。

长叹一声，玉尘道：“小道友，你不愧称之‘快手’，‘武当三连剑”三挫其二，再打下去似……似无必要，错过今日，武当一派当会再找你寻回‘青云剑客’萧晴一命呛咳二声，小呆手抚胸口创伤道：“好、好，武当果然大家风范，只要‘快手小呆’不死，日后江湖道上随时候教，经此一战道长想必知我绝非贪生怕死，敢做不敢当之辈，如果说为了讨回今日，我必奉陪，至于什么……什么‘青云剑客’萧晴一事，道长可另循线追查，这可不关我事。”

“怎么说？”玉尘目射精光道。

“我已说得够明白了……”

“你不是‘菊门’中人！？”

菊门？又是菊门？小呆心里轻叹。

“老实说‘菊门’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还不十分了解目注小呆一会后，玉尘相信了，他是真的相信了小呆。固然有的人善于掩饰、说谎，可是小呆现在的样子绝不像说谎，何况他更没有掩饰的必要。

玉尘的身躯有些轻颤，内心更是忐忑难安，因为如果小

呆不是“菊门”中人，那么今天的这场决斗，岂不打得莫名其妙，荒唐十八级？

对这位武当高手，武林名人，小呆已然有了好感，毕竟一个武者能光明磊落的承认败阵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

有些会意及谅解，小呆笑了笑着：“道长，所谓‘不打不相识’，这虽是一场误会，对我来说却获益非浅，好在双方并未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看了满地的死尸一眼，小呆接着又道：“这些人咎由自取，也所谓‘相骂无好口，相打无好手’，我仍是老话一句，随时候教。”

有些尴尬，玉尘腼腆道：“不，小道友，你误会了，贫道绝非和他们一起，乃实……乃实偶然巧遇，而且同是寻访‘菊门’之人，故而……故而……”

小呆有些谅解地接口道：“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好什么？他没讲，谁也猜不到这句话的意思。

△△△　　　　　　　　　　△△△

“武当三连剑”走了，虽然他们彼此搀扶，步履不稳的走了，可是却赢得了小呆钦佩。

因为小呆知道玉尘道长已看出自己绝难再抵挡得过他的后续攻势。

他没说破，也因此小呆仍能直挺挺的站在原位。

现在，他又恢复了冷漠，眼中更发出令人寒颤的光芒望着其他没走的人。

而他的模样绝不比厉鬼好到哪去，散发披着头，胸前一道长约尺许的剑伤翻卷着皮肉，血已凝，却更为怕人，尤其他的后背，一把剑仍插在那里，随着他不时的呛咳巍然轻

颤，至于他一身锦袍，早已让血迹污染。
鄙夷一笑，小呆冷然道：“诸位，刚才的一幕想必你们都已看得很清楚，也亲身体会过了，妈……妈个巴子……咳……咳……有哪位……如果还没玩过隐的，请……请站出来，我……我一定奉陪到底……咳……咳……”
到底是血肉之躯，小呆说到后来又呛咳得几乎弯下了腰。
这些人里，全是一些三流武师。
三流武师擅长的当然是打三流的仗，对付三流的武林混混。
“快手小呆”绝不是三流的武林人物，更何况他已挫败了真正一流的高手——“武当三连剑”。
虽然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问题是小呆非但没僵，反而像出栅的猛虎，那么这些人里又有谁敢站出来？又有谁会没玩过隐？
每个人都可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害怕、畏缩到了什么地步。
空气是死寂的，小呆巡视了每张惊恐欲绝的脸后，他伧然笑道：“你们怕了？你们全怕了是不？来啊！不要怕，我……咳……咳……我现在已成强弩之末,我现在已身负重伤,你……你们为什么不敢站出来呢？这是个好……好机会，我……我保证能杀得了我的人……一定……一定会一夕成名……”
没人敢哼声，虽然每个人都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
小呆狂，小呆傲，小呆更抓住了人的心理。
闭上了眼，小呆努力的压制胸口翻腾不已如火炙般的疼痛，一会后他又开了口：“如……如果你们已失去……失去了前来寻我的雄心与……兴奋，妈个巴……巴子，你们最好……最好立即给我……给我滚……现在，现在就滚……”
人群开始像潮水般撤去，这个时候又有谁敢多留一刻？
刹那间走得干干净净，连地上的死人也被移走，小呆缓缓的坐了下来，坐在一块假山的大石上。
像生过一场大病，小呆苍白的脸颊已让不停的呛咳，咳得通红，摊开捂着嘴的手，一滩殷红的血块赫然在他的掌心。
这真是一场恶战，小呆心里想。
反手拔出了背脊上的剑，立刻撕破了衣裳，艰难的从后面绕到前胸，随随便便的打了个结，别人不知道，小呆却明白那剑锋已伤及到肺腑，所以自己才会不停的呛咳。
曙色冲破黑暗天快亮的时候，小呆站了起来，投过歉然的一瞥，小呆说：“抱……抱歉打扰了各位……一晚上，戏………戏散了，天……也亮了，各位该……该赶快睡一觉，要……要不然怎么有精神……办事……”
好几间屋子里的房客，立时隐去了偷看的眸子，他们在想，这个人还真有意思。
当然有意思，因为小呆的话并不完全说给房客听的，在远处的屋脊上亦同样有两双窥视的眼睛，在听完小呆的话后，才悄然的消逝。
嗯，小呆料得一点也不错，这世上就是有不死心的人，他们哪怕只要有一丝怀疑，也都不放过。
他们没走，是不是想证实小呆是否仍有再战的能力？
他们没走，是不是仍想找机会报那失败、羞辱之耻？
小呆一路呛咳，一路拄着剑走着。
他必须换一间客栈，换一个没有凶险的地方，找一个医术好的大夫。

“ 平安堂 ”。

抬头望这一专块匾额。到了，这段路还真长，妈个巴子！早知这离那家客栈那么远，干脆就要小二把大夫请过去　算了，小呆心里嘀咕着。

其实这一段路根本就不长，只是对一个身负重创的伤者来说，路可就显得远了些。

擂着门，小呆只希望里面的人快些出来，因为就这会的工夫，他已经感到力虚气喘、冷汗直流。

“ 来了，来了，哪位呀？轻点行不？你这不是敲门，简直是拆门呀！…… ”

有着一丝歉意，小呆看着当门而立的五旬儒者，哑声道：“ 我……咳……咳……我找大夫，我是来……来治伤的揉着惺松睡眼，这老人虽有不快，但一看小呆的模样就像看到鬼一样惊骇道：“ 我……我的妈呀！你快……快进来，我就是大夫。 ”

第二十五章人为财

李员外一路狂奔，就如一匹发了疯的马。

他没有停止，也没有休息，更没有目的，只是奔跑、奔跑……。

奔跑中他的脑子也从来没停过，他也在不停的想。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能的事，然而现在却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逼着他非去花脑筋想不可了。

他在想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变得一团混乱，为什么会变得敌友不分？

他想起了丐帮潜在的危机，也想起了欧阳无双如附骨之蛆不断的追杀自己。

他恨透了“快手小呆”，也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因为他所碰到的朋友都成了敌人，而他认为是敌人的展凤，却又在危急的时候变成了朋友。

现在，他真正可托心交命的人只有燕二少燕翎了，然而他却找他不到，也不知从何找起，他有他自己的事，他总不

能一辈子护卫着自己吧？

想到这，李员外蓦然停下了脚步，因为他想起了自己应该是往洞庭湖君山去的，怎能像头疯马到处狂奔？

△△△　　　　　　　　△△△

人一生有许许多多的第一次。也有许许多多难忘的第一次。

像第一次自己洗澡、第一次恋爱、第一次挨揍……。李员外又多了一个难忘的第一次。

第一次骑马。

他想通了，人固然有的时候必须坚持原则，有的时候绝不能死脑筋的一成不变。

所以他花了五十两银子买了一匹马，想要骑着它早一天到君山。

看人家骑马驰骋好像非常简单。

但，李员外从马贩手中接过缰绳，却发现到别说骑上它的背，恐怕连牵着它走，它都不见得会跟着自己走。“小哥，格老子的敢情你从没骑过马？”马贩一口正宗”川音”，看出了李员外的窘迫相。

“格……格老子的，你说对了。”李员外不吃亏的回道。笑了笑，那马贩道：“龟儿子，你不要怕，这是‘川马’腿短、矮种，摔不死人的，来，我帮你扶着，你先上去，然后再牵着它遛一圈……”

人家的好意，李员外心想龟儿子就龟儿子吧！谁叫自己不会骑马呢？

李员外战战兢兢的上了马，马贩在前头牵着嚼口，一面

走一面又开了腔。

“我说小哥，这马就和姑娘是一样的，格老子的你只要弄顺了，降服了它，它就巧得像只绵羊，要不然它就成了一只母老虎，能把你一口吞了……”

“龟……龟儿子，有……有那么可怕呀？”李员外双手紧抓着马鞍判头道。

“当然，尤其是一匹还没驯过的马，更难驾驶，就连我们这种人也轻易不敢碰的…我骗你这个龟儿子作啥？”

李员外不再哼声，因为他想如果再搭理下去，自己这龟儿子是做定了。　　　　’

△△△　　　　　　　　△△△

天阴霾得像要有一场大雨。

骑着马顺着官道，李员外的脸也阴霾得像天上的云。

因为这一路上他已听到了一个可以把人从马上吓得摔下来的消息。

“快手小呆”在望江楼一战后竟然没死，而且他复出江湖即将展开复仇的行动。

尤其令李员外震惊的是小呆居然为“菊门”中人，非但铲平了“长江水寨”，亦伤了武当“三连剑”，连江南总教习“飞天狐”亦丧命在他的掌刀之下。

“菊门”，又是“菊门”！

李员外一想到“菊门”，一想到“快手小呆”，就不觉恨得想要杀人。

他不知道“快手小呆”怎么会入了“菊门”，但是经过　了许多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事后，他已懒得去想原因。

就像连自己也想不透，为什么有一天会骑上了马一样。

自己能改变了原则，那么“快手小呆”当然有可能成为“菊门”中人。

更何况欧阳无双既是“菊门”中人，“快手小呆”要不是“菊门”的一份子，那才是怪事。

只是有一点他始终想不透，为什么小呆能冒充自己占了欧阳无双的便宜，而欧阳无双却白痴到一口咬定是自己所为。

捏了捏衣袋里一大包绣花针，李员外暗道：“小呆，小呆你最好不要让我碰上，否则拼了同归于尽，我也要让你变成一只刺猬。

雨开始滴落。

李员外在马上把遮住大半个脸的笠帽往下拉了拉，嗯，这个人总算开窍了，居然弄了这么顶帽子戴，如此一来别人可还真不容易发现他就是身价十万两的李员外。

小心翼翼的催马快跑，李员外只希望能在大雨来前，能赶到半里外的那家野店。

他不愿淋雨，尤其不愿在他穿上新衣的时候淋雨。

这真是一间野店。

二间茅草搭就的低矮房子，三、四付座头，店前一根竹竿高挑着一长条发了黄的白布条，恐怕人到了跟前都还无法辨明那上头大大的一个字是个“酒”字。

这间店李员外来过好几回，他也依稀记得开店的是个糟老头，有着一付永远像睡不醒的眼睛，邋遢得连丐帮里也找不出有谁比他还鼠邋。

但，这条路上前后百来里。离了这个店就没了那个村，独门生意，只有客人将就开店的份。

刚巧到了这间店门前，雨已倾盆落下，心里急着下马，李员外却就是没法让打转的马停下来。

“他……他妈的，你要再不停下来，惹毛了我一拳把你打扁……”李员外越急，那马就越不听话。

折腾了半天，李员外总算下了马，身上早已湿透。他恨恨地进了店，选了付座头才坐下，就看到了二张忍俊不已的面孔。

一张糟老头掌柜的、一张却是看不出多大年纪堪称漂亮的女人。

摘下笠帽，李员外没好气的道：“没看过人……人骑马是不？掌柜的，你还不快点过来招呼？”

掌贵的到了跟前，才发觉到是认识，不觉呵呵笑出声道：“ 哎呀！龟儿子的是你呀！好、好，太好了…… ”

又是龟儿子，李员外一听眉头不觉一皱道：“ 不是我是谁？你这片鸟店总不成皇帝老儿会光顾吧？ ”

“ 格老子的，你今个装扮不同，早知道是你，我早就跑出去帮你的忙喽！”

看了看湿透的衣裳，李员外又好气又好笑的道：“ 有什么不同？娘的，我就不能穿新衣、骑马？真是狗眼瞧人低。 ”

这老头想必成年碰不到个熟客人，他现在居然坐在了对面一付准备叙旧的的模样。

“ 小哥，我早就看准了你有一天会发的，格老子的，你这龟儿子可发的真快哪！ ”

“ 帮帮忙，掌柜的，先弄些吃的过来，你要聊，我奉陪，总不能要我饿着肚子和你胡扯蛋吧！ ”

老头有些扫兴的站了起身，李员外又叮咛了一句：“ 有火盆没有？这湿衣服穿在身上，又冷、又粘的还真难受。 ”“ 嗯哼 ” 了一声，老头佝偻的身影消失在后头，李员外这才发现，这店里除了自己外只有靠窗那个女人。想起刚才自己下不了马的窘相全落在了这女人的眼里，李员外有些忸怩不安。

自顾自的倒了杯茶，李员外始终觉得那女人一直盯着自己在看。

渐渐的，全身像针扎般的难受，索性侧过身，李员外道：“ 你……你没看过男人吗？ ”

那女人笑了，笑得有如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她说：“ 有，只是我从没看过男人骑马，尤其马那么瘦弱怎经得起你骑？ ”

这是句真话，因为这女人是绮红。

那年头没看过人骑马，和没看过男人是同样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李员外根本不知道那是句真话，他也笑了，笑得还真迷人。他也想不到这个女人非但十三点，简直有些三分的可爱。

“ 哦，你又不是那马，怎么知道它驮不动我？ ”

来了，李员外的老毛病又犯了，话里已经有了不正经的味道。

可惜的是绮红哪听得出来李员外话里的弦外之音？她哪

又知道世上还有这种一开口就吃女人豆腐的男人？

“ 嗨，你这人很有意思，虽然我也从没骑过马，更没见过人骑马，可是我知道你那匹马绝不是给人用来骑的。 ” 绮红笑得好纯真。

李员外有点失望，因为他没得到预期的效果。

人都是这样，当你认为说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时，却发现满场的人没一个人在笑，除了失望外多少也会有些尴尬。

李员外已经尴尬，他不知道这个女人为什么说出这话来，所以他问 :“ 为什么我的马不是给人骑的？ ”

“ 因为你那匹马已老迈得只能拖车，当然你仍然可以骑他，可是在别人的眼中你骑那匹马，便和你娶了一个九十岁的老太婆做妻子一样，同样令人惊讶，和令人难以接受。 ” 绮红连一点开玩笑的样子也没有说。

可是李员外却认为她在开玩笑，毕竟每个男人都难以忍受这种荒谬的比喻，尤其这种比喻还是出自女人之口。

重新的再打量这女人，每看一眼李员外就发现她多一分成熟的美丽，就如一个鲜熟得恰到好处的水蜜桃。

“你的比喻我……我很不喜欢，你……你怎么知道我的那匹马是老马？你懂马？还是会相马？”

绮红笑了笑，不再说话，她已发现这个年轻人已经有些不悦。

李员外当然不悦，花了五十两银子买来的马，就算不是匹千里马也应该是匹健马，现在有人拨了自己的冷水，他又怎么高兴得起来？

再说他实在怕别人把自己看成了虐待马的混球。

他紧盯着她，一付非得到答案的样子。

轻叹了一声，绮红道：“你骑在那匹马上，难道别人没有投以异样的眼光？”

“异样的眼光？”李员外轻声自语，他仔细的回想片刻道：“不错，别人有异样的眼光，可是他们全是因为我的装着隐密。”

他看了看桌上的遮脸大笠帽。

摇了摇头，绮红道：“不对，绝不是那帽子关系。”

李员外混身已经起了鸡皮疙瘩。说实在的那年头骑匹老迈驼不动人的马，的确和娶个九十岁的老太婆一样，会招人非议。

“你……你瞎说，这根本不可能，他是我花了五十两银子买来的，怎……怎么可能是匹……是匹老马？”李员外已经相信，嘴里却死硬道。

“你何不仔细的去看它两侧是否有拖车的痕迹？你何不检查检查它的牙齿是否过多和松动？”

一句话，李员外已颓丧得像只斗败的公鸡，他虽没看过它口内之齿，可是他却知道它的两侧腹部皮毛是有两道磨擦过度的痕迹。

可笑得却是他竟然相信马贩所言，那是马鞍磨擦的痕迹，而不是拖车装杠所留下来的痕迹。

△△△△　　　　　　　　　　△△△

想吃人家的豆腐，结果却弄得满嘴的豆腐渣。

想看人家的笑话，结果自己却出尽了洋相。

李员外连再看一眼她的勇气也没有，因为他已可想像人

家看自己的眼光，一定就和自己娶了个九十岁的老太婆是同样的眼光。

“这个坑死人的马贩，难怪他满口龟儿子、格老子的。他妈的，总有一天我要敲断他满嘴的牙齿，竟然敢这样耍我。”李员外心里不停的咒骂。

掌柜的端了个火盆过来，他吓了一跳。

“老……老板，拜托你那龟儿子的口头弹能否不要说？我现在最恨这句话了。”李员外一见老板进来，连忙抢着开口。

“龟……”掌柜的硬是吞了回去，险些呛到说：“小哥，你是搞啥子？怎么脸垮得像外面的天气一样？格老子的该不会吃错了药吧？”

李员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四川人不说龟儿子、格老子这两句话，恐怕和要他们不吃饭一样难。

“好了，好了，你把火盆放下，赶快弄些吃的来，废话少说成不？”李员外没好气的说道。

掌柜的放下了火盆，又再到后头忙活，一面走一面嘟囔：“搞啥子名堂？以前每回来的时候总是笑嘻嘻的，人喽，就是不能有钱，一有钱就变喽，龟儿子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换了一身新衣，骑了匹老掉牙的马。”

李员外和绮红当然听得一清二楚。

只不过李员外险些气炸了肺，绮红却笑得如乱颤的花枝。

△△△　　　　　　　　　　　　△△△

菜是风鸡、风鸭、卤豆干、卤花生。

酒却是淡得只闻出酒味，压不住酒瘾的渗水高粱。

好在李员外没酒隐，要不然他真会掐住掌柜的脖子破口大骂，因为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受人欺骗。

稀哩呼噜的干一大碗面后，他自个生着闷气，用筷子一颗颗的挟着花生米往嘴里送。

雨仍然下着，丝毫没有停的意思。

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李员外沈默了好久后，终于抬起头望了望绮红，又望了望坐在一旁的老掌柜，也不知道说给谁听。

“ 这雨真烦人，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 ”

掌柜的逮到机会，显然他已憋了好久，立刻接口道：“ 是啊！格老子的，这条路人本来就少，现在可好今天开门到现在只来你们二位，龟儿子雨要再不停，干脆早点关门睡觉算喽！ ”

笑得有些捉狭，老掌柜道：“ 小哥，你真的发财啦？！我就知道有一天我会发的，不，不你会发的，谢喽，我一看到到你就猜到财神爷进门，喜从天降，喜从天降……嘿嘿这老头多话，李员外可是早就知道，却没想到他把自己拍得那么离普。

摇了摇头，李员外心想：他妈的，老小子瞧你说得眉飞色舞，还不是想我荷包的银子，刚刚还说我没什么了不起，现在一听我酒茶钱加倍，娘的，立刻就换了一付嘴脸，你可真现实啊！

老掌柜又道：“ 小哥，你如今做得哪行呀？妈个巴子，一身光鲜不说，还弄个大帽子，是不是怕人抢啊！ ”

这是什么话？

李员外真有些后悔耐不住寂寞非要和他搭讪，早知道他会说出这种屁话，还不如闭上嘴听雨来得清静。

“ 我……我在亡命。 ”李员外气道。

没有惊讶，老掌柜道：“ 我想也是，要不然怎么有人肯出十万两银子的花红…… ”

李员外这回却真的被噎到了，他拿起桌上的茶“ 咕嘟 ”灌子好几口后，才哑着嗓子道：“ 你……你是谁？你……你又怎么知道？…… ”

掌柜的笑了，笑得有如一只老狐狸。

李员外到今天才发觉到一个人居然会笑得那么得意、那么险。

掌柜的不再佝楼，他的眼睛亦不再有一点没睡醒的样子，甚至他现在给人的感觉变得十分高大，而他的眼睛就像一只狮子。

一只饿了一个月，而发现了一只又肥又大又跑不动的猪，只能等着被自己饱餐一顿的狮子。

“ 我？我是这的掌柜呀！你不是来过我这好多回吗？怎么会不认识我？ ”

试图站起，更试图伸手入怀摸根绣花针，李员外惊骇欲绝，因为他已发现自己现在除了嘴巴和眼珠子能动外，全身已软弱瘫痪。

看了一眼仍坐在那露着惊疑表情的绮红，掌柜的回过头

道：“ 唉！我等了整整一个月零十天，总算等到了你，我这虽然是小店，可是每天总有许多人来这吃饭，这么大的消息我又不是聋子怎么会不知道？

对不起的很，那是十万两，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你想想看我要有了十万两银子，我可以做好多事，妈个巴子，第一，我要“ 骑鹤上扬州 ”、第二，我要买一座好大好大的庄院，第三…… ”

李员外费了好大的劲，蓦然吼道：“ 你最好死在女人的肚皮上—— ”

走过来，掌柜的用手轻轻拍打李员外上的脸颊，他收敛起笑容，凶狠的道：“ 何必发那么大的火呢？活财神可比死财神值钱，你这龟儿子总不愿我现在就把你宰了吧？ ”

财神爷？李员外到现在才明白自己不但是个员外，还真真正正的是座财神爷。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叹息了，他更懊恼怎么早没想起这码子事，毕竟这掌柜的见过自己好多回，他又怎能放过自己？

“ 你……你怎么知道我还会再来？ ”李员外虚弱的道。

“ 等喽，莫说等一个月又十天，格老子的就是等一年又十个月我也要等啊！ ”掌柜的好整以暇的道。

“ 你……你真有耐心…… ”李员外泄了气道。

“ 当然喽，年纪大的人只有这点好处。 ”

“ 你……你预备……预备把我迭……送到哪去…… ”李员外的舌头亦逐渐僵硬道。

“ 我也不知道，听说只要在任何城楼上点三盏红灯笼自然有人会来接头，格老子的希望是真的，我猜你一定也知道

这回事，可不可以告诉我？ ”

“ 我……我告……告诉你？你……真是个……龟儿子…… ”李员外说完了这句话后，全身只剩下眼睛能看东西外，身体各部已如死人般的僵硬。

△△△　　　　　　　　　　△△△

江湖险。

江湖道更险。

只因为人心险，才造成了江湖险。

连一个终年守着一片鸟店的掌柜，都能险恶到这种地步，那么江湖道启能不更险？

“ 谁要你是李员外？谁又要你偏偏又到了我这来？ ”掌柜的搓着双手，喜上眉梢喃喃道：“ 妈个巴子，你可不能怨我，要怨只能怨出花红要你的人，嘿嘿…… ”

他无视一旁的女人，在他想一个娘们还能有啥作为？

△△△　　　　　　　　　　△△△

“ 李员外？ ”绮红原本已够惊骇的心，在一听到这名字时，更大大的震动狂跳。

她当然明白这个掌柜的不是个好东西，她更明白现下最好就是假装没看到这一切。

可是当她知道被迷倒的人，竟然是李员外后，她不能沉默，也不能没有动作。

因为她记得“ 快手小呆 ”和她说的每一个名字、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

她更记得李员外和那个人不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更是一对连心连意的好朋友，虽然这对朋友中间有着许多难

以解开的结，和许多串连在一起的误会，但她明白“快手小呆”绝不愿看到李员外就这么的被这糟老头出卖。

“掌柜的，我希望你能救醒那个人。”绮红鼓足了勇气道。

有些难以相信，亦像听到一个疯子说话一样，掌柜的霍地转过了身，眨着眼睛道：“臭娘们，你刚刚说什么？”

“你……你应该听得很清楚，真的，我是说真的。”绮红被他的态度吓了一跳，却仍镇定的道。

嘿嘿阴笑了数声，掌柜的仔细的再重新端详这位毫不起眼的女人。

朴素的穿着、朴素的一张白净脸，很难看出多大年纪，却无疑是个美丽的女人。不是个江湖女人，更没有疑眼的兵器藏身，丰满的身躯凸凹有致的曲线，渐渐的，掌柜嘴角又现出笑容，只是那笑容带着淫秽、肮脏。

人不能做坏事，尤其不能做坏事的时候被人发现。

因为通常一不做、二不休的事情发生，都是在坏事被人撞破的时候发生。

绮红久处深山，远离尘事，更难体会人心险恶。

可是她现在已发现到这个刚刚陷害了李员外的糟老头，他的眼睛带着邪意、淫秽。他的表情更透着诡异、怕人。

“你……你不要过来，我……我会武功……”绮红色厉内荏道。

掌柜的却色胆包天笑道：“奇怪，格老子的刚刚怎么没发现你这个娘们长得不赖？嘿嘿……你还蛮懂得唬人，你会什么武功？我看是床功吧……”

绮红的脸已红，她几曾听过这么下流的话？

她又怎么想得到这种话竟然会从一个老者口里说出？就算她再看完一书库的书，恐怕也没有一本书能告诉她人坏起来的时候是那么肮脏与龌龊。

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人的世界？

她望着一步步的逼近的人，心里叹息。

如果这就是人的世界，如果外面的人都是一肚子坏水，她宁愿一辈子不出山。

可是她实在忘不了他，也割舍不了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

她想他的时候，泪水滑过两腮。

她想他的时候，内心一阵阵的抽痛。

她想他的时候，才知道山中岁月的寂莫已非她所能忍受。

尤其在“快手小呆”离去后的半个月，船期到了，船却没来，她的心已揪得让她夜夜难以安眠。

信鸽到了，收到的却是满纸疑问，于是她再也难耐那种牵肠挂肚的感觉，不顾一切的顺江出山，找寻那份断了线的感情。

外面世界的新奇，抵不过内心渴望见着他的冲击。她变卖了首饰，尽一切书中所学的去适应人的社会，却怎么也想不到书中所讲，和现实的人性，有着那么大的差距。

△△△　　　　△△△

绮红的双手紧握，指节已因用力过度而泛起白色。

她不知道自己的武功能不能对付面前这一个看来凶狠异常的老人。

可是她知道既然已经惹祸上身，就不容退缩，何况她目前的所为，全是为了“快手小呆”，一个一辈子都难以忘得了的人。

她没后悔说过的话，事实上也不容她后悔，就算死了，她也认为值得，毕竟她已活过，同时也一切都给了那个人，能为救他的朋友而死，又怎会后

悔？

掌柜的在她面前八尺外停了脚步，因为他也发现到了这个奇怪的女人，脸上的表情急剧的变幻着。

他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可是他已感觉出这个看似乡下人的女人，有种慑人的气质。

“ 格老子的，我说你这娘们，你何不乖乖的跟着我，等我收到了十万两银子，我包你吃香喝辣，一生享用不尽。 ”

“ 你不要过来，我……我拼了一死不会如你所愿。 ”绮红坚定的说。

恶向胆边生，掌柜的狰狞道：“ 妈个巴子，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你一个臭娘们充其量会两手花拳绣腿，胳臂还能拗得过大腿？格老子的我要治不了你，就一头撞死…… ”

雨声里挟着桌椅的碰撞声。

在一连串的响声过后，掌柜的已飞过二张桌子，撞翻了五张椅子，最后一头栽在门边，晕迷了一会后，方悠悠醒来。

他真差点一头撞死，唉！这么大把年纪的人了，竟还不知道“ 满饭好吃，满话不好讲 ”的道理。

要怪也只能怪穷乡僻壤待久了，养成了凡事都自以为是，再加上老眼昏花，嗯，这个苦头他可吃大了。

血一滴滴的从老掌柜的额头滴落，他艰难的支撑起老迈的身体，哑着嗓子苦涩道：“ 臭……臭娘们，格……格老子的……你是谁？光天化日下……动手打一个老人……这……这还有没有王法？ ”

真会说话，敢情他真被打糊涂了，忘了自己为什么挨揍，犹大言不惭的搬出朝廷王法。

绮红亦同样惊异，她看着自己的一双手，再看看那掌柜的，她真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本来嘛！一个人一生全在荒无人烟的山里，就算她会武，她没和人比试过，当然就无法了解自己武功到底到了什么样的境界。

一种自责、一种歉然，更有着过多的惶恐，绮红急得眼泪将流的说：“ 老……老掌柜的，我……我不是有意的，真的，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我也不知道我的出手会那么重，你……你要不要紧？ ”

这是什么样的女人？

她有没有搞错？

为什么她会说出这种无聊没学问的话来？

李员外人虽不能动，脑子却能想，刚刚的一切他全看在眼里，起初他只希望那女人能赶快逃跑以免遭毒手，但是当他看到她一掌竟能把老掌柜的震出去好远后，他窃笑自己的运气真好，每次总在危急时，都会碰上一个长得不赖的女人出现救了自己。

现在，现在他一听那女人居然说出了这种能把人呕死的话，简直恨不得上前给她一个大耳聒子。

他希望她没疯才好。

可是如果她没疯，她又怎会讲出这种白痴外加二百五的话呢？

孩子和老人本来就常常会做出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来。

一个一生在深山里的人，当她和人接触的时候，她的心态更是如此。

李员外想不透，老掌柜的也想不透。

嗯，老掌柜的脑袋在疼痛及昏沉过后，他已经明白自己为什么挨揍，但是他也听到了绮红说的话，更看清了她现在惶急不安的表情。

他在想自己有时是老糊涂，怎么这个女人却也糊涂了呢？

绮红上前数步，嚅声道：“老……老掌柜的，你的血流了好……好多，要不要我……我帮你包扎……”

这是什么话？李员外心里已经把绮红骂翻了。

掌柜的露出狐疑的眼光，他楞楞的瞧着这个女人，直到他确认对方是出自一片真诚，才点头道：“好、好，大姑娘，劳你帮……帮个忙。”

李员外看着绮红一步步的走近掌柜的，他的心腔已到了喉咙，心里猛喊，我的姑奶奶，你赶快停止那幼稚的举动吧！那老混蛋现在叫你大姑娘，等下可就要叫你大妹子啦！你这个白痴，猪啊！世上哪有你这么蠢的女人……。

△△△ △△△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绮红是个聪明的女人，虽然她有颗纯真、不知人心险恶的赤子之心，但在她离老掌柜尚有一张桌子的距离时，她蓦然记起书中的话。

她更是个喜怒哀乐立刻表现在脸上的人，她的犹疑不决已引起了老掌柜的注意。

“大……大姑娘，你可是快点来呀！妈个巴子，疼死我老人家啦……”

在衣裙下摆撕下了一块布条，绮红丢了过去道：“掌柜的，你……你可以自己包扎，我……我还是不要过去的好“为……为什么？”

为什么？老小子你还真敢问，李员外距离较近，他能看到掌柜的手已然摸到一截断了的桌脚。

“你……你的伤并不严重，或者……或者你先解了他的毒……我再给你包扎。”

李员外简直要为这个女人喝采，他真高兴她能看出危险。

掌柜的如泄了气的皮球，他还真没想到这个女人会临时 变卦。

“我……我保证一定会解了他的毒，大姑娘，你……你何不先过来为我包扎？”

摇了摇头，绮红坚定的说：“不，你先告诉我解药在什么地方。”

这掌柜的已看出绮红坚决的态度，他摇晃的上前两步，

一手指着绮红后面道：“在……在你后头的瓦罐里……”绮红扭头后望的同时，李员外闭上了眼睛，他在想：这么简单的声东击西你都能上当，真是笨到了家啊！桌椅又是一阵翻跌声，李员外已能想像出那个女人被掌柜的从后头一木棍，砸得头破血流的样子。

完了，完了，他紧闭上双眼，心里念道。

是完了，只不过当李员外忍不住半天没声息的好奇，睁开眼，看到的却是掌柜的完了。

绮红在扭头的刹那，一种本能感觉出背后挟起风声，她迅疾的横跨一步，偷袭的人却因势子用猛，收腿不住，一连撞翻了桌子椅子，然后一头踣倒在地。

现在，她望着地上动也不动的老掌柜，眼里透着惊骇喃喃道：“掌柜的，掌柜的，你……你是不是死了？……”死亡对绮红是种难忘的体验。

她惧怕死亡，因为在她的父母相继死亡后，留给她的只是一辈子的凄冷与孤寂。

所以当她看到掌柜的动也不动一下的身体，她首先想到的就是死亡。

无论这个人是好人或坏人，“死”已让她勾引起惨痛的回忆。

她退后，再退后，她娇躯有种抑制不住的轻颤……。她回身欲逃的时候，却整个人已撞入了李员外的怀里。

于是人仰椅翻，她全身压在了李员外的身上，面对面的。

二张面孔是如此的接近，绮红可清楚的从李员外黑而亮

的眸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当然她更可看到了他的疼痛和无可奈何。

有种惊喜，绮红道：“你……你还有知觉？”

李员外眨了一下眼睛。

“你……你还好吧？”

李员外又眨了一下眼睛，心里却叹道：“你要再不起来的话，我可就不好了。”

△△△　　　　　　　　　　　　　　　△△△

泼了一杯冷茶，经过一阵折腾。

绮红从掌柜那逼出了解药，李员外很快的中毒现象已消，全身的僵硬亦逐渐不再。

有些站立不住似的，李员外把掌柜的扶到椅上坐好，然后面对着他哑着嗓子道：“妈……妈个巴子，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现在风水转啦！格……格老子的你看我怎……怎么来整治你……”

掌柜的是个寻常百姓，不但老，而且鬼。

现在他二次闭过气差些死掉，脸上更是血迹模糊，把一张老脸涂抹得不成人样，颤抖的道：“小……小哥……你……你就饶……饶了我吧！”

“饶了你？！”李员外仿佛跳起来叫道：“娘的，刚才你可没饶我呀！我……我打死你这个财迷心窍、见钱眼开的老不死……”

一连几个耳光，掌柜又再晕厥。

△△△　　　　　　　　　　　　　　△△△

什么时候雨已停？

什么时候阳光再现？

李员外牵着他那匹被人形容为九十岁老太婆的马，走在雨后初晴的阳光里，心里却久久不能释怀。

因为他是江湖人，他了解江湖中任何阴险狡诈的鬼把戏。

结果却险些栽在这么不起眼的寻常糟老头手中，他当然不能释怀。

绮红走在他的旁边，忍了许久才说：“你是不是因为我说饶了他的性命才不高兴？”

李员外摇了摇头说：“不是，我只是想发明钱的人，到底是个魔鬼？还是个天使？”

笑了笑，绮红道：“你果然是个专说奇怪的话、专做奇怪的事、以及麻烦不断的‘活宝’。”

“是吗？你怎么那么了解我？你怎么也会称呼我‘活宝’？李员外一面走一面道。

蓦然——

他停下了脚步，眼睛睁得好大好圆。

“‘活宝’？这……这世上只有一个人会这样叫我，你……你是谁？你怎么也这样叫我！？”

绮红定定的看着他，是那么的诚挚，她轻轻的点了点头说：“ 我知道一个故事，一个你和另外一个人的故事，我希望你能耐心的听我讲完它。 ”

“ 我……我不想听故事，尤其是我自己的故事，你只要告诉我那个混蛋在哪里，我要到什么地方才能找到他就可以了。 ”李员外的脸倏然变得阴沉。

叹了口气，绮红说：“ 为什么你连一点雅量没有？ ”“ 妈的蛋！什么雅量？你不是我，如果你是我，你就知道一地之大却寻不到一处容身之地的那种痛苦，这些全是那个混蛋所赐，你说我这个量要如何雅法？你知道他在哪里？你知道的是不？ ”李员外已经激动和咆哮的说。“ 你……你怎能骂人？我……我又没有得罪你…… ”绮红真没想到李员外会那么暴躁，她难以相信的说。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再想到人家的救命之恩，李员外轻声的道：“ 对……对不起，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我……我也不是骂你…… ”

幽幽的，绮红说：“ 我知道你不是骂我，可是……可是你骂他，就等于骂我一样。 ”

李员外咀嚼这句话的意思，片刻后他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她说：“ 好吧！现在我想听听那故事，我希望你故事里的坏人最好能死掉。 ”

第二十六章菊非菊

一个故事，一个很普通的故事。

同时也是一个还没有结束的故事。

一对武林大家，名门之后的兄妹，男的儒雅潇洒，女的温婉貌美。

兄妹俩守着祖先留下来巨大的产业，过着悠游自在，不虞衣食的生活。

这本是人人称羡，个个费尽心思极力追求的俊男美女，他们也应该是手足情深，互为依靠才对。

然而，有一天做哥哥的从外面带回家一位朋友，一位可以令天下少女为之倾倒的朋友。

于是一切都改变了，原本和睦祥和的家分成的两半，手足情深的感情却变成了陌路。

世间事最难臆测，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

应了一句俗话，“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无论做妹妹的百般表现，甚至不惜抛开了他少女的矜持与自尊，把心事说

予做哥哥的听，希望能撮成一段良缘。

奈何那位可以令天下少女为之倾倒的朋友，淡得像一股轻烟，硬得像一块石头，非但令妹妹捉摸不着，更让哥哥碰得头破血流。

然而一颗少女的心，尤其是一颗从未受过任何打击的少女心，怎受得这个？

爱的反面是恨，人心本也是爱与恨两者编织而成。她开始恨，也失去了爱，她变得无可理谕。

无可理谕到把一座巨大的宅院一分为二。

无可理谕到做出许多令人不解的事情。

男人和女人最大不同的地方，那就是男人有时候宁愿忤逆父母，得罪亲人也不愿失去朋友。

做哥哥的痛心，只能痛在心里。

守着他的朋友，却连提也不敢提家中的变故。

只因为他怕他笑话自己，笑话自己教遵无方。

终于许多事情就从这一个故事开始。

一个很普通的故事，也是一个还没有结束的故事。

△△△　　　　　△△△

展凤黛眉深锁，她那一张美如天仙，吹弹欲破的脸上泪痕犹在。

这样一个人见人怜的女人，她还有什么不如意？

她又为什么流泪？

“展抱山庄”里，她已站在这一片菊海的花圃间好几个时辰。

她像是思索，也像是等人。

她思索什么？她等的人又是谁？

两名使女惴惴不安的站得好远好远，她们不敢靠近，因为她们知道每当小姐烦脑的时候，靠近了总会自找霉头。深秋了，这是菊花的季节。

从小她就只爱菊花，因为她认为菊花是君子，菊花更是隐士。

“君子无争，隐士无求”轻念了两声后，展凤轻拭着眼角，望着远天飘移的一朵白云，视线再也难以收回。云本无情，菊本无泪。

她想着云，相着云为什么不能常驻一处，总要飘移？她想着菊，想着菊

怎忍见人独怆，惟悴而不掉泪？蓝天与白云，衬托出一片菊海中的美人，这该是多美的画面？

没有人愿意去破坏这一种宁静，和惊扰画中的人。如果有，那该是疯子或瞎子。

因为疯子不懂得美，瞎子看不见美。

六个瞎子就像六条幽灵突然的从围墙外翻掠进来。她们踢翻了好几盆栽菊，当然也破坏了这宁静的画面，更惊扰了展凤。

就如水中美好的倒影，被人投下了一颗石子，不但什么都消失殆尽，更起了阵阵涟漪。

展凤轻叹一声道：“你们踢坏了我的菊花。”六个瞎子女人就像六座石雕像，脸上的表情刻板一致。“菊花踢坏了尚可栽植，人的生命失去了，就算你有回天之术，仙丹妙药也只能医一个没死的人。”回答展凤话的

却是欧阳无双。

回过身，展凤看到欧阳无双袅袅行近。

“你怕我跑？”展凤问。

“没怕。”欧阳无双有些掩饰说：“她们不了解这儿的环境，我只好要她们从墙外翻了进来。”

“你追上了李员外？”展凤又问。

“丧家之犬，惊弓之鸟，是没人能追得上的。”

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欣喜，展凤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何不到屋里坐坐？”

“我当然不介意，我只是怕你介意，既然做主人的开了口，我也只好厚着脸皮叨扰你，正格的，我想你珍藏的‘雨前龙井’想了好久。”

展凤回身前行，并吩咐呆若木鸡的两名使女人房泡茶待客。

△△△　　　　　　△△△

抚弄了几声几上的瑶琴，欧阳无双走回她坐的位置，望着展凤好半晌才叹了一口气。

“景物依旧，人事全非，还记得我带‘快手小呆’来此治他的哑疾，好像才是昨天的事情……”

展凤的心跳了一下，她仍然沉默的不发一语。

“最近江湖上传出了小呆未死的消息……”欧阳无双故意顿了顿又道：“竟然还有人说他是咱们的人。”

展凤倏地接道：“不要把你和我牵在一块——”

笑了笑，欧阳无双道：“为什么？‘菊门’这个名字可是你想出来的呀！”

“我说过我已退出。”展凤懊恼的说。

“退出！？展大小姐，这又不是小孩子办家家酒，哪有那么容易，你要怎样就怎样？”欧阳无双语气渐冷。

“那么……那么你到底要怎么样才放过我？”展凤软弱的靠向椅背道。

“很简单，老话一句，交出当年‘神医武匠’号令天下英雄的信符——‘白玉雕龙’正面。”

“双双。”展凤几近哀求道：“你……你到底要做什么？难道你目前所为还不知足？还不满意？”

“做什么？”欧阳无双道：“当然是做当初你我共同商议的大事，领导武林，称霸江湖，创一个千秋大业呀！你小看了我欧阳无双，如果只为了‘菊

门’目前这一点小小的成就，我就知足满意，那我宁愿做一个普通女人，何必又要作贱自己？”

“目前江湖一片混乱，各自为政居多，就……就算‘白玉雕龙’的正面我给了你，恐怕也只有七大门派或许听令，再说‘白玉雕龙’是必须正反两面合并才具效力，拥有一面还不是形同废物……”

冷笑数声，欧阳无双道：“我的目的也只是要七大门派听令就可，其他的江湖帮会我尚有能力让他们臣服，只要有了你这一面，至于另外一面，你就不必替我操心。”

“我……我无法做到。”

“无法做到？”欧阳无双的眼睛睁大。

“是……是的，我无法做到。”

似欲看透般，欧阳无双紧盯着展凤，然后她笑了，笑声

刺耳，也像一把把尖刀，刺在了展凤的心上。

“你不顾他的死活？你不怕我拆穿你的秘密？”

展凤悚然不已，美丽如花的脸上已是一片惨白，她道：“他若死了，亦为求仁而死，当无憾。而我……我的秘密，也早随着宛我的醒悟和他的死，如过眼云烟，化为虚无……你……你走吧！我不能改变你的心意，你也不应阻拦我才对，看……看在相交一场的份上，我求你放了他好不？”

欧阳无双站了起来，没有激动，也不再咆哮，她只是用一种冷静平淡而怕人的声调说：“我不知道什么改变了你，如果说你为了燕二少的死而改变了一切，我想你会后悔，因为他很可能还没有死……”

展凤不止震惊，而是差些昏倒，她无力道：“你……你说什么？！”

鄙夷的一笑，欧阳无双道：“我说他很可能没死，目前我还不能确定，因为江湖上传言有人曾看过他。”

“怎……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你只不过看到一具面目全非的尸首，仅凭手腕的朱砂痣，谁也不敢讲那就是他。”“我……”展凤已被这消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如果他没死，你的秘密总有一天会被揭穿，你可考虑清楚？”欧阳无双接着又道：“你不要以为我在威胁你，至于展龙，再怎么说他都是你哥哥，你更不至于为了一块‘白玉雕龙’而牺牲了他吧？”

展凤娇躯机伶一颤，久久后方道：“双双，看来你是入魔已深，我是劝不醒你了，也罢我会交给你，只不过我希望

能先见到展龙安然无恙的回家。”

笑了笑，欧阳无双道：“看来这手足之情，你还是顾念，好，我相信你，我会先让他毫发无损的回来，只希望你能守信，也不要再中途变卦。”

虚弱的连一丝力量也没有，展凤靠在椅背上闭眼道：“你……你走吧！我……我不想再见到你……”欧阳无双阴沉的注目许久说：“我走了，虽然你不想再看到我，但我还是会来，因为我必须要拿到那面‘白玉雕龙’，对不起打扰了你赏菊的兴致……”

走到门口，她又回头道：“对了，我要告诉你，你真的是美，美得连我都会心动，就不知道那个傻瓜到底是那根筋不对，竟然会看不上你……好了，再见啦！”

“再见。？

展凤闭着的双目，泪水已滑过颈项，她多希望最好永远不见。

痛苦的回忆难忘记。

错误的过往更像一张冲不破，也逃不出的网，紧紧的，密实的把展凤裹得喘不过气来。

她已尝到了错误的苦果，也到了该为错误付出代价的时候。

她那编贝也似的牙齿深深陷在嘴唇里。

而错误的开始也一幕幕在脑际浮现……。

她记得认识欧阳无双最初是因为病人与大夫的关系，刚开始欧阳无双的微笑无疑能让人生出好感，同时也能让人感觉她是一个好的倾诉对象。

因为她是那么的细腻，细腻的可以发觉别人眼中的秘密，她是那么的热诚，热诚的让别人有种相见恨晚的错觉。展凤那时候正处于傍徨、苦恼，因为她已爱上了那个可令天下少女为之倾倒的燕二少——燕翎。

她把她的傍徨、苦恼，以及一个少女为情所困的心情，毫无隐瞒的全说给了欧阳无双听，在她想，既为闺中腻友，对方又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总能指引出自己在感情中摸索的方向。

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情况变得愈来愈糟，原本扑朔迷离的人，见到了自己变像见到了一条蛇一样，避之犹恐不及。

终于，她失去了他，他也不再来“展抱山庄”。

她听信了欧阳无双的话，开始了恨，恨他的绝情，更恨哥哥展龙宁愿失去唯一的妹妹，也不愿失去他的友谊。

于是她迷失在强烈的恨里，把“展抱山庄”一分为二，斩断了兄妹之情。

于是她更奉欧阳无双为圭臬，急思报复之心，到这时她才明了双双也有一段失意痛心的爱之路，只不过双双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而自己却爱上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能消除恨的方法只的一种，那就是杀掉所恨的人。

燕二少绝不是普通的方法就能杀得掉的人，她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方法能消除心头之恨。

也不知欧阳无双怎么会认识燕大少，更不知她又怎么打听出来燕大少和燕翎非手足兄弟，巧妙利用上燕大少嫉妒，不平衡的心理。

三个人就聚在了一起，安排了一桩杀人的计划。

△△△　　　　　　　　　　△△△

展凤痛苦的用双手抱紧了自己的头。

她整个人卷缩在椅子上，因为她发觉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一些良知的负荷。

她继续想着……。

爱是什么？恨又是什么？

爱恨交识下岂能清楚辨别到底是爱还是恨？

她知道燕二少下狱，是因为想引出谁杀害了他的哥哥，她更知道这么做，正好掉进了一个圈套，一个令他百口莫辩的圈套，毕竟这世上除非他自己想死，别人又怎能让他死？

也亏他想出做茧自缚的苦肉计，她不知道燕大少的儿子是怎么死的，又死的那么巧，巧得连自己也难以相信，可是她知道当那四名证人被灭了口，就算“包公再世”也难以断明是非曲直，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已到了非死不行的地步，因为唯一能证明他清白的女人，在回“洞庭君山”的途中亦被袭身亡。

他死了，她也才明白自己对他的爱远已超过了恨，同时也才发现欧阳无双和燕大少二人真正的面目，想要争霸武林，称雄江湖。

陷入了泥淖，很难自拔，良知的驱使她做了急流勇退的抉择，她开始懊恼、深悔、自责，也更看出了欧阳无双的贪婪、阴鸷、狠毒。

这一切的转变从李员外误闯“ 展抱山庄 ”开始，因为从他的口中，她证实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欧阳无双根本早已设计好了一个圈套，一个一石二鸟的精密计划,她固然美其名为自己出了气,何尝不为她引出了李员外？多可怕的女人，她简直把每一个人的心性，每一件事的环节，都摸得一清二楚，都设想的那么周密。

尤为甚的，她居然能让“ 快手小呆 ”和李员外，这一对童年友好变成反目相向，这就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手段高明。

△△△　　　　　　　　　　△△△

夜悄然的流进屋内，当下人们小心的点上灯，展凤才惊觉自己又一次从痛苦中惊醒。

是的，一切尚有挽回的余地，假如那个人真的没死的话。

她当然不敢再奢望获得，她只求有一天能无怨无悔的结束这一段永远没有结果的爱。

泪亦悄然的滑落，她知道这泪水是苦的，也是涩的，这就是付出代价的开始。

蓦然——

她想起了二个令她心焦、牵挂的人，展龙和“ 快手小呆 ”。

她不知道小呆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展龙怎么会落入了欧阳无双她们手里。

于是自责更加深，一颗懊悔的心更虬结得解也解不开。她从衣领内拉出了一块栩栩如生的“ 白玉雕龙 ”，这是自己从小就佩卦在身上的父亲的遗物。

望着它就像看到父亲慈祥的面孔，展凤的心在滴血，因为她必须拿它来换回哥哥的生命，可怜的展龙，从小只知浸

研医术，这么一个儒雅的人却为了自己一时迷失，恐怕已吃了不少的苦头。

△△△　　　　　　　　　　△△△

欧阳无双脸上的红潮尚未退尽。

燕荻已起身下了床，来到窗前望着晚霞发愣。

傍晚该是一天中最轻松，也最清闲的时刻，但谁也看得出来他们两人刚做完了一件最激烈，最耗神的运动。

“ 汗珠子还没干，你就急着下床？ ”

很明显的不悦，已可从欧阳无双话里听出。

燕荻没回身，也没搭理。

“ 燕大少爷，你他妈的最好给我听清楚，少做出那种要死不活没出息的样子。不错，你我在一起全为了彼此的需要，就算买与卖吧！其间也会说几句虚情假意的话，你这算是哪一门子？我呸！你最好少做白日梦啦！ ”

这是真的，没有哪一个女人能忍受这种态度，尤其在她脸上的红潮尚未退尽的时候。

所以欧阳无双恶毒的恨声气道。

燕荻回过了身，他眼里有种被激怒的火花，一张稍嫌森冷的俊脸，已成

了猪肝色。

他冰冷的道：“你说的什么话？！”

“什么话？唐伯虎的古‘画’，你少摆出这种吃人的德行。”欧阳无双夷然不惧的道：“你心里所想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有本事你去想办法，用强的呀，她也是女人，你他妈的何不试试她那个女人和我这个人女人有什么不同。”

“你说谁！？”

“你心里想的是谁，我就说谁。”

“欧阳无双，你也最好给我放明白，我们虽然为了同一目标携手合作，但最好谁也不要管对方的私事……”燕荻，一个字一个字的说。

“是吗？”欧阳无双鄙夷的道：“燕狄，我看你三天饱饭一吃恐怕已忘了自己的姓什么了，你最好不要忘让，在整体的计划里，我是主，你为从，你的一切我都要知道，也都要管，包括了你的生活、思想。”

行动的上前一步，燕荻的拳头紧紧握起，他眼中的怒火已炽，然而，只一步，他就停住，身躯不停的颤抖，久久后才又不发一语的松开紧握的拳头。

欧阳无双拥被在床，仔细的看着对方的动作及心理反应，最后她笑了，那是一种胜利和不屑的笑。

“为什么不再上前？为什么不挥出你的拳头？为什么你只敢做做样子？”

燕荻的心骤然扯紧，可是他的脸上却失去了任何表情。

没有表情的脸当然是一张怪异、诡秘的脸。

欧阳无双有些不安，但仍继续咆哮道：“你不服气？他妈的，我说的你不服气是不？”

燕荻仍没说话，他又一步步的走向床边。

床上欧阳无双泼辣的神态，散乱的长发，鼻尖沁着细小的汗珠，高耸白皙的胸脯有一大半在外，圆润的肩，高挑的眉，再加上满口粗话——

两个人有一刹那的瞪视，渐渐的他们彼此已发现他们是那么的接近，更是同一种类型的人。

蓦然出手——

燕荻紧扯着她的长发向后，向后……

欧阳无双的脸因之仰起再仰起……

这一定很痛，因为欧阳无双脸上的肌肉已扭曲，她没出声，更没求饶，相反的我们可从她的眼底深处竟然发现一种莫名的兴奋，一种难以形容的快感。

燕荻另一只手已举将落——

“不……不要打我的脸……”欧阳无双发软的道。“砰！”的一拳。

她的臂膀被击，人亦从床沿飞向床里。

她卷缩在床里，悚悚发抖，就像……就像一只绵羊碰上了一只凶恶的狼。

她当然未着一缕。

她就这么光溜溜的任人看着。

燕荻像一头发了疯的猛虎，他骑在她的身上，巴掌如雨般落下，他甚至用他的膝盖踢顶，用他的牙齿一口口的到处乱咬……

欧阳无双亢奋的叫着，叫声令人发颤。

这绝不是痛苦的嚎叫，因为任何人都可听出她的声音里没有一点痛苦的

成份存在。有的只是更让男人兴起一股原始的行动。

嚎叫声音低弱，燕荻的喘息也逐渐平复。

欧阳无双枕在他的胸前，闭着眼却噙着笑，那笑是一种满足、征服、得意，以及一些难以形容的综合。这次她脸上的红潮仍在，燕荻就先叹息了一声，有些疲

惫的道：“为……为什么你永远无法满足？”

举起手臂，欧阳无双看到那上面的瘀血、齿痕，以及一大片，一大片的青紫，才感到有些疼痛的道：“我记得你也曾这样说过我，在我的家里，而且还是刚杀了人之后，你自己也知道，我们是同一类型的人，燕荻，我们之间只有兽性，而没有感性，这点谁也毋庸否认的……”

“你很坦白，并且坦白的可爱——”

“那当然，我又不是黄花大闺女，你也不是正人君子，在你面前我又何须隐瞒？再说对男人我早已失去了那种谈情说爱的兴趣……”欧阳无双的眼里有一丝难以言喻的痛苦掠过，接着道：“一个女人只要失去，失去了一次和失去一百次又有什么不同？”

燕荻知道她的一切，他无意识的问：“你还没找着他？”

“哼，早晚我会抓住他的，他妈的这个李员外滑得像条泥鳅，跑得像只兔子，好几次他已几乎丧命当场，谁知最后关头都让他跑了……”

“哦？他那么厉害？不是说他只徒具虚名吗？”

“连我们‘菊门’的独一手法‘满天花雨’他都会了，要抓他岂是那么简单。”

“什么！？他怎么会的？”燕荻有些诧异。

“怎么会的！？这要问展凤那丫头，这个贱人，当我全力在找李员外的时候，他妈的，那时她就起了异心，不但窝藏了他，居然还传了他‘满天花雨’的绝活，她……她存心想跟我过不去。”

燕荻没哼声，因为他知道李员外误闯“展抱山壮”的

事，那天晚上他受了点风寒藉机欲一亲芳泽，却让李员外的闯入整个给破坏。

现在听欧阳无双这么说，倒真的有些意外。

“她那个女人，对我们来说，迟早是个麻烦，这一点不用我说，我想你也一定知道。”

欧阳无双微仰起头，却无法从他的眼中捕捉到他内心的想法，顿了顿后又道：“我知道你舍不得杀她，但，就事论事，她是非杀不可。”

缓缓开了口，燕荻道：“我知道，只是这么美的女人谁又下得了手？”

“你该不会告诉我，你已经爱上了她吧？”欧阳无双坐起，她侧头说。

“像我们这种人只有欲，哪还有爱？”燕荻茫然道。

“你知道这点就好，再说那丫头据我所知除了……除了那一个人外，这世上恐怕再也找不出谁能让她心动的人了。”

燕荻当然知道她说的那个人，指的是谁。

虽然只是轻微的颤动一下，欧阳无双却能感觉出来他已不安。

“还没有他的消息？”她问。

摇了摇头，他说：“可是我总感觉到他的一双眼睛就在某处看着我，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就不信他有什么三头六臂，你是他哥哥，你就那么怕他？”

“ 笑话！我怎么会怕他？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不要提我是他哥哥，我没有这种兄弟。 ” 燕荻突然忿恨说。

一丝狞笑闪过，欧阳无双道：“ 他是我们主要的敌人，我想你不会忘了他毒害了你的儿子吧？只要除了他，再拿到 ‘ 白玉雕龙 ’ ，我们的任务就可达成，这天下可就是我们两人的啦！ ”

燕荻无语。

因为他想起了儿子，那个天真无邪，逗人喜爱的四岁儿子。

轻推了燕荻几下，欧阳无双道：“ 喂，你这人怎么啦？在想什么？ ”

回过神，燕荻道：“ 没什么。 ”

“ 我在问你，你准备什么时候放了展龙，还有那位‘ 鬼捕 ’又要怎么办？ ” 欧阳无双问道。

“ 你不是说她非得先看到展龙回去才肯交出 ‘ 白玉雕龙 ’ 吗？那就早一点放他回去好了，反正他那个人又不会武，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鬼捕 ’ 铁成功我看暂时留着，将来也许还有用处。 ” 燕荻思考了一会道。

“ 奇怪？‘ 白玉雕龙 ’ 要正反两面合一，才能号令天下，为什么那个人只要我们找展凤收藏的那面？还有一面在哪里？ ” 欧阳无双背靠墙拉了拉被子，疑惑的说。

有一丝惊恐，燕荻道：“ 你说话小心点。 ”

“ 怕什么？他总不会躲到房顶偷听吧？除非你打小报告，其实就算你打小报告也没用，他对我们俩根本就不信任，要不然也不会用那么阴毒的法子控制我们了。 ” 欧阳无双悻悻的说。

“ 谁知道另一面在哪？我已问过展龙，他却说他爹 ‘ 神

医武匠 ’ 当年只留下了一面，管他的，找一面总比找两面好找，何况说不定那人已经拥有另一面了。 ” 燕荻猜测道。“ 算算日子，三个月的期限该到了，这件事最好赶快进行，要不然到时候交不了差，那种噬心的痛苦，可不是血肉之躯所能承受得了…… ” 欧阳无双眼里的惧怕已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 那人到底是谁？难道连你也不知道？ ” 燕荻问。

“ 鬼才知道，每次他的指令都是要人传送的。 ” 一提起那个人，欧阳无双脸上就有骇然的神色。

“ 假如……假如有一天你若…… ” 他惶惶的问。

“ 假如有一天我要死了是不是？ ” 欧阳无双替他说了下去：“ 所以我告诉你，我若死了，你也活不成，咱们是一条线的拴了两只蚱蜢，跑不了你，也跑不了我，这点你也最好要弄清楚。 ”

燕荻的心沉了下去。

“ 你啊，不要打歪主意，连我都着了人家的道，除了认命外还能做什么？ ” 欧阳无双的手又开始在他的身上游移。

渐渐的，燕荻也开始有了反应。

最后夜已来临，屋内却是 “ 风光旖旎 ”，喘息声更欲撕裂黑夜般响起。

△△△　　　　　　　　　　　　△△△

房顶没人偷听，可是房外却有人站得远远的。

钱老爹手上托了一个托盘，盘中放着精致的点心，有千层玫瑰糕，鲜肉汤包，以及鸡丝细粉。

他来了多久没人知道。

但从托盘中的点心来看，应该是晚饭前就来了才对。屋内的人均是耳目灵敏的高手，为什么他们会没发觉他？

只有一种可能，人在做“浑然忘我”的事情时，就算一只大象的脚步声，恐怕也很难听得到。

钱老爹不是大象，他只是一个十分瘦小的乾瘪老头，更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老管家。

他不敢上前，只因为现在连吃晚饭的时间都已过了，又怎能送上点心？

所以屋内的喘息声又起时，他回过身走了，并且是一面摇头叹息。

这里是“回燕山庄”，他也只是个下人。

下人就算知道做主人的同时带回十个女人，同时和十个女人上床，他除了摇头叹息又能做什么？

第二十七章错中错

“快手小呆”曾经以一种莫测高深的笑，躲过了一场拼杀。

这里虽不是“川陕道”，却同样是一条黄土官道现在他又碰上同样的人，和上回不同的是他这次没骑马，而对方眉宇间也没有懔人的杀气。

其实远在三十丈外，小呆就已看清了迎面的来人是谁，但，他仍笔直的走着自己的路，没有一丝惊异，也没有任何表情，甚至他的脚跨出去的距离，每一步仍是二尺七寸。

近了，许佳蓉始终低着头，就像有着千万个解不开的结在心中，那般落寞与孤独。

有路就有行人，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她当然知道有人从对面的路上与自己交错而过，只是没抬眼而已，因为这是条大路。

可是，她停下了脚步，慢慢的回转身，凝目注视着刚刚错身的那人背影。

人都有种下意识的感觉，现在许佳蓉就觉得那人的背影好熟，似乎在哪见过。

“喂，站住——”

小呆停下了步，背对着许佳蓉，当他一听到这三个字时，就已知道一桩麻烦已经避免不了。

也同样慢慢的转过了身，小呆冷然道：“你叫我？”

“是的，我叫你，你是——”许佳蓉面现惊容道：“‘快手小呆’！？”

“久违了。怎么是你！？”

“怎……怎么是你！？”

怎么会是他？怎么会是他？

许佳蓉只觉得这个人的背影极熟，却没想到会是“快手小呆”。

现在她已能仔细的看清小呆，他不但一袭锦衣皱得不成样子，连他的整个人亦狼狈得不成样子。

头发散乱，于思满腮，发了黑的血污布满全身，还有胸际缠得一层层的伤布，唯一没变的地方，该是他的那一双眼，那双永远令人看不透的双眼。

“快手小呆”的名声早已震撼江湖，尤其在望江楼一役，力战丐帮“残缺二丐”四人之后坠江未死，直到最近复出一人独力挑了“长江水寨”，又重创“武当三连剑”，这一连串轰轰烈烈的事迹更是家喻户晓。

如今他又这么一付惨烈、彪悍的站在面前，饶是许佳蓉武艺再强，本事再大，也不觉退了三步。

“你……你受伤了？”

“不错，如果你认为我受了伤就不敢应战，那你可想错“应战？应什么战？”她一时有些迷糊。

“我没忘了‘川陕道’你拦击我的事。”小呆森冷的道：“现在该是个好机会。”

“我想你误会了，那件事早已过去了……”许佳蓉有些尴尬道。

虽然心里有些奇怪，可是小呆只冷漠的瞧着这个貌美的女人道：“你无须为我担心，今天既然碰上了……”“我说过那件事已经过去了——”许佳蓉摇了摇头道：“何况……何况你是李员外的朋友。”

“这又如何？”“快手小呆”木然道。

总不成告诉对方自己对李员外的感情，许佳蓉沉吟了一会道：“没……没什么，只是我也认识他罢了……而且……而且……”

“而且怎样！？”小呆有点不耐烦。

“而且我……我还知道你和他之间的一些误会。”“你是谁？我记得你曾说过宁愿帮我的朋友，也不愿做我的敌人，还有你也说过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会告诉我你的姓名。”小呆开始盘问。

“我叫许佳蓉，当初……当初在‘川陕道’拦击你，我……我是不得已的……”

“许佳蓉？”小呆脑子飞快的搜索着这个名子，可是他失望了，因为他实在没听过。

“你说你知道我和李员外之间的误会？”小呆的不解的

问。

“是的。”她答的好肯定。

小呆没说话，只用一种研究的眼光看着她。

“你……你不相信？”

被人用这种眼光看着，当然会不舒服，她有些发急的说。

“我能相信吗？”小呆像自语的说。

他当然不相信，毕竟他是当事人。

在他想自己这个当事人都不知道的事，外人又怎么可能知道？何况这个外人却是连听也没听过的外人。一个人说出来的话不被人采信，通常只有两种反应。一是想办法去证明。

一就是不再解释，掉头而去。

许佳蓉是个孤傲的女人，她当然说不出来自己碰上了一个和李员外同样身材，又同样屁股上有块疤的男人。所以她只有不再解释，掉头而去。

也只不过掉头走了两步，她已被小呆飞快的拦住了去路。

“我……我想，我想我应该听听你的话……”小呆期期艾艾的说。

“你相信了？”许佳蓉没好气的问。

“我想你没理由骗我。”

“很好，由此证明你还算蛮聪明的，要不然我敢说你和他之间的误会永远也没有澄清的一天。”

“那么许姑娘你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告诉我？”

“可以，不过我想先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要约战李员外？”许佳蓉问。

“这……这很重要吗？”

“当然，因为李员外也为了这件事始终无法释怀。”“这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的。”小呆讷讷道。“我有耐心。”

许佳蓉当然有耐心，毕竟每个女人对自己所爱上的人，哪怕他每餐吃几碗饭，上几次茅房，也都有耐心听。

△△△　　　　　　　　　　△△△

一间茶棚。

一间专门做过路客的茶棚。

竹屋、竹桌、竹板凳，再加上掌柜的那竹竿也似的身材，在这午后秋老虎的烈日下，有这么一块地儿，甭说，凡是赶路的人一定都会停下脚来歇上一会，喝碗茶润润干燥的喉咙。

小呆陪着许佳蓉回头走了不远，现在他们已经坐这间茶棚里。

而许佳蓉也听完了他和李员外的故事。
“你说你是为了追查一桩阴谋而故意如此做的？”她问。“是的，我发现欧阳无双的背后有人唆使。”“何以见得？”
“她没有那种能力，更没有那种魄力，另外，我想藉此引出那幕后的人，还有尽快找到李员外，最主要的，我希望能明白她为什么要杀李员外，以便救她出邪恶之中。”小呆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告诉她这些事情。
或许他真的想从她口中知道是什么误会。
也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对上了眼。
“据我所知，李员外没赴‘望江楼’之约，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你好像并没存心要放过他呢。”
“怎么说？”
“因为你是不是准备用一把他送给你的刀，做为那一战的结束？”
“是的，我想就算我没机会当面和他讲明，但他看到那把刀就应该知道一切。”
“好在他不能赴约，要不然他恐怕死也不能冥目。”许佳蓉不以为然的道。
“我也有苦衷，事先……我并不知道我那把刀已经被欧阳无双掉了包。”小呆悚然一惊道。
“所以我说他好在不能赴约，要不然一个人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到了阎罗王那岂不笑话一桩。”
“你……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小呆开始发问。“你想我怎么会知道？”
“李员外告诉你的？”小呆急忙问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为了那把刀，我和他之间的误会已经到了连解释的余地也没有了……”
“不只这件事……”许佳蓉又说：“李员外已经被‘丐帮’赶出了山门，而且还被欧阳无双击杀了好几次，这也都是因你而起。”
小呆静静的听着她的下文。
脸有些红，她接着说：“他对你的误会是认……认为你
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而让他背了黑锅。”
“黑锅？！我让他背了什么黑锅？我怎么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了也就不叫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欧阳无双曾遭人玷辱，而她认为是李员外，偏偏李员外不知道这回事，他当然不会承认，于是欧阳无双才会想尽一切办法要杀了他。”
“这……这又与我何干？”
“问题是李员外认为那件事是你做的，而嫁祸于他。”
“放屁，我‘快手小呆’岂是那种人。”小呆沉不住气的骂了出来：“他凭什么扯上我？”
“因为……因为只有你才知道李员外身上的……身上的记号。”许佳蓉含蓄的说。
“记号？他身上有什么记号？”小呆的眼睛一亮道：“你是说……你是说他屁股上的那玩意？
跟一个女人谈男人屁股，这……这算哪门子？
可是这是个关键，非谈不可，他和她也就顾不了那许多。
许佳蓉红着脸点了点头。
“你能不能说清楚点，我已经弄糊涂了，就算我知道他屁……身上有那

记号，又关我什么事？”小呆不再冷漠，他已完全溶入了这扑朔的事件里。
整理了一下思罗，许佳蓉道：“简单的来讲，欧阳无双认出了李员外身上的记号，而李员外认为是你仿冒了他的记号做了那件事。”
“荒唐，他那‘独门’表记别人又怎么假冒得来？这个
王八蛋又怎怀疑是我……是我做的？岂有此理，简直莫名奇妙……”小呆显然生气得抑止不住。
“这也不能怪他，因为事实上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那秘密。”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小呆问了一句最不该问的话，也许他问这话没什么意思，只是顺着对方的语气，可是她听在耳朵里，一张脸已羞红。
“我……我听他说的。”许佳蓉声如蚊呐。
“哦！”
小呆虽然“哦”了一声，可是这一声白痴也听得出来是“哦”的多么勉强，多么不以为然。
“你……你不要做出那种怪样子，真的，欧阳无双前几天堵住了李员外的时候，我刚好在场，这一切事情我才会知道。”
“狗改不了吃屎”小呆历经劫难，照说应该整个变了个人才对，可是他那潜在天性不自觉的又露了出来。
他说：“我只不过‘哦’了一声而已，唉，我觉得你现在的样子才怪怪的呢。”
许佳蓉喜欢诙谐、幽默的人，也喜欢幽默、诙谐的话。
她现在也才明白，能做李员外朋友的人，他们的德行都好不到哪去。
“你怎么肯定欧阳无双说的人不是李员外？”小呆想了一下又问。
“因为……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也是圆圆的脸，微胖
的身材，同样的部位也……也有同样的记号……”许佳蓉连耳根都红了，可是却忿声道。
好奇的望着她的样子，小呆像明白了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那真正的罪魁元凶是那个人？”“是的。”
“还……还有这么巧的事情？……”小呆自语道。“现在你该明白你和他之间的误会了吧！”
“那么李员外被赶出丐帮又是怎么回事？”小呆不解的问。
“还是为了那件事，因为欧阳无双一状告到丐帮，丐帮最容不得的就是犯了淫行之罪，再加上他们内部已有了危机，于是李员外只得亡命天涯。”
接着许佳蓉把一切事情的始末说了出来，直听得小呆脸上的神情变幻莫定。
结总有打开的时候。
误会也总有澄清的一天。
小呆已经知道欧阳无双为什么处心积虑的想要李员外的命。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更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他虽对她已失了那一份爱恋，却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劝她回头。
不过他知道那已经很难，因为当他知道她是“菊门”中人时，许多既成的事实已不可挽回。
毕竟“菊门”在江湖中已快成了众矢之的，自己和李员外可以放开一切恩仇不予追究，但是丐帮、武当、以及许多

死于其手的武林人士，他们的亲人、朋友，又怎能放过她呢？

结打开的时候，眉头总会舒展。

误会澄清以后，心情当然不再郁闷。

小呆虽然还没碰到李员外的面，但他心里己默默和他说着话。

——臭员外，看样子你小子受的苦不见得比我好过到哪，只希望你那一身肥肉千万保重，可不要让人割了去，最好还能让我有机会尝尝你那绝活“飘香三里。”

愈看就愈觉得这个女人美，虽然她有些冷艳，但他知道她有一颗火热的心。

他心里叹道：“臭员外，你小子可真是有一套，在被人追杀得到处流窜的时候，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泡上这么美的妞。”

许佳蓉被小呆瞧得有些不好意思，她郝然道：“你一向都是这么看人的吗？”

刚想调侃两句，小呆想起了一句古话？“朋友妻，不可戏”，他叹了一口气说：“不，我只是有种感觉……”

“什么感觉？”

“感觉狗屎运和桃花运怎么会连在一块，而它们偏偏会降在那个活宝的身上。”小呆笑着说。

许佳蓉默然一会，却正色道：“你看出来了？”

“看出什么？”小呆有意逗她。

“你明知故问。”许佳蓉嗔道。

“哈……哈……好，好，许姑娘，你真是令我钦佩，一

个女人能敢剖白自己的感情，我又怎忍取笑？”随也正色道：“那个臭员外知不知道？”

摇了摇头，许佳蓉说：“我想他不知道，他连逃命的时间也没有，又哪有时间想到其他？”

“那个楞头、活宝，他……他真是一脑袋浆糊。”小呆不觉骂了出声。

“也怪不得他，毕竟我和他相处的时间还短。”

“短个屁，我们相处的时间至多也一个时辰，我都看出来了，他就真那么笨？”小呆瞪眼道。

她已经想起了一张圆圆的脸，一对笑起来迷死人的眼睛。

小呆也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一个终年在山中的女人。

△△△　　　　　　　　△△△

许多事情的发生根本就是没道理。

就像谁也不知道“快手小呆”会碰到了许佳蓉。

而李员外也偏偏遇上了绮红。

同样一间茶棚。

同样的竹屋、竹桌、竹板凳，以及掌柜的那竹竿也似的身材。

在小呆和许佳蓉走后的当天黄昏。

李员外和绮红也进来了，只是没坐上同一张桌子。“绮红大姐，我想过你说的故事，我也会考虑接受你的说法，不过仍有许多疑点存在我和他之间，这都必须要碰了面以后才能释疑，现在我答应你，我……我一定给他一个解说的机会好不？”李员外想了许久道。

绮红一张白净的脸上有一丝红晕浮现，轻声道：“谢谢你”

叹了一口气，李员外拿起那粗糙的茶杯，刚想就唇，看到掌柜的那竹竿也似的身材，便又放了。

轻轻招了招手，李员外对着掌柜的说：“你……你这杯茶里，除了茶叶外，没有放一些不该放的东西吧？”“客官，您真会开玩笑。”掌柜的说。

自己也笑了，敢情李员外现在对任何都生出了一种怀疑之心，尤其对卖吃食的，他更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你未来的打算……”李员外突然问道。

“我也不知道，江湖那么大，人海茫茫的又要我到哪去找那个人呢？”绮红一想这个问题，就不觉头痛。“这个混蛋，他尽做些拉完屎不擦屁股的事……”李员外恨声骂道。

绮红羞红了脸，在她想李员外这个人不只专说些奇怪的话，而且更会骂人。

“对……对不起，我忘了骂他就等于骂你，哎，我这个人老是忘记一些事情……绮红姐，抱歉，抱歉……”李员外窘迫的猛打额头道。

“我不怪你。”

“那就好，那就好，其实小呆也真混球，他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这真是……真是缺德嘛！”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我家小姐需要他的帮忙。”“你家小姐？！”李员外不明所以的问。

“是啊！我家小姐呀，就是把小呆从江里救起来的人呀！”

“你家小姐是谁？”李员外奇怪的问。

“我只知道她姓展单名一个凤，她的医术好好吔……”

绮红的话没说完，李员外差些从竹板凳上摔到地上。

他的眼睛瞪得有如铜铃，嘎声问道：“什……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我家小姐叫展凤，有……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没什么……”李员外嘴里这么说，心里可不是这么想。

——小呆，你他妈的还真不只一套，妈个巴子我李员外认识的女人，为什么你都能沾上边？

“绮红大姐，我突然想到你说的故事，真……真的很好听，你可不可以说详细一点？我是说你家小姐怎么会救起那个混……不，救起小呆来呢？”李员外抑止住心中的激动，不动声色的问。

绮红这样的女人，在她此刻的心中除了“快手小呆”外，恐怕己容纳不下任何事情。

她唯一的理想，唯一的希望，也全寄在小呆一人的身上，她希望有人能与自己谈谈小呆的事情。

而这世上唯一能提供自己认识小呆的人，也只有李员外一人所以她当然乐意诉说小呆的一切。

她的眼睛已蒙上一层雾光。

她脸上已现出一种湛然的光辉。

她开始把自己所知道小呆的一切，娓娓道出。

李员外仔细的聆听。

他当然也能体会出说故事的人，那一种涓涓情意，以及那一种割舍不断的感情。

自古以来，男女之间的感情就是最好的故事题材。哪怕一段最自然，最没有变化，最平淡的爱情故事，也都能吸引人。

尤其说故事的人谈得是自己，而听故事的人更认识当事人的时候。

△

茶棚里没有别的客人。

掌柜的也坐在一旁，挺起竹竿也似的腰身，竖起耳朵，坠入了这一段不甚绚丽，却凄迷的故事里。

故事不长，可是很感人。

李员外终于明白了小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他现在有种感觉，感觉自己和小呆似乎全被人左右着。而一步步朝着一个看不见的陷井中走去。

那个隐在暗处的人，无疑是个可怕的恶魔。

他是谁？

欧阳无双？展风？还是这一切事情的开始者，“无回燕”燕荻？

李员外想不出，似乎每个人都有可能，又似乎都不可能。

他己放弃了，因为这的确是件伤脑筋的事。

他知道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

“我听过‘快手小呆’这个名字，我也见过这个人。”这句话是这茶棚的掌柜所说。

李员外从凳子上弹了起，绮红更为了这一句突如其来的话险些捏碎了手中的茶杯。

“你……你说什么？”李员外冲了上去，双手猛摇着掌柜的肩膀。

“客官，你轻点，轻点，格老子的我这身骨头快被你摇散啦……”

李员外松了手，有些郝然。掌柜的一张马脸被刚才那阵摇晃，变得有些灰白，也十分难看。

可是他不敢有丝毫抱怨，因为他已从李员外的眼中看出了一件事。

那就是如果自己不把刚才那句冲口而出的话交代清楚，对面这个看似一团和气的人，真有可能拆了自己。有种人专门喜欢偷听别人的说话。

尤其是像马掌柜这种人，他就有这种习惯。

“客官，事情是这样子的，我姓马，别人都叫我老马，我孤家寡人的在这条路上开茶馆已经开了二十三年啦……”马掌柜的话还没说完，李员外已经急得额头冒汗。他双手乱摇道：“好，好，马老板你就快说成不？你是什么时候见到那个混球的？他又往哪去了？”

瞪着一双马眼，马掌柜的道：“客官，你急个啥？什么什么事情有个来龙去脉，没有长江头，哪有长江尾？你这下

江人只知道长江千里，如果不知道它从哪里发源，流经几省，又从哪里出海，是作不得数的………”

李员外还真没有想到世上有这种噜嗦的人，可是他不敢再开口，因为他已发觉自己要再催他快讲的话，对方恐怕要把黄河也搬出来了。

看看李员外不作声，马掌柜的又道：“事情是这样子的，我呢，我这个人孤独惯了，成年到头找不到个人聊天，所以呢，久而久之的就特别喜欢听别人讲话，像刚才这位姑娘的故事呢，就深深地感动了我………”

李员外连连擦汗，心里早已把这马掌柜的给骂翻了。绮红也已有些不耐

的挪了挪坐姿。
急惊风碰上这么一个慢郎中，除了心里喊天外又能做些什么？
巡视了李员外和绮红一眼，马掌柜的又道：“事情是这样子的——”
李员外没好气的和他同时开口。
“咦？客官你怎么知道我要说啥？”马掌柜咦道。
“马老板、马掌柜、马大当家，你这句话已说了八十遍了——”李员外几乎哭了出来道。
绮红已被逗笑。
马掌柜也颇尴尬，嘿嘿两声后道：“客官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嘿嘿，真有意思……”
有意思？妈的蛋，等会你要说不出个名堂，我揍起人来可才真有意思，李员外心里嘀咕着。
“对了，今天，就是今天，快响午的时候，你们所说的
菊花的刺那个……那个叫什么……什么着的……”
“‘快手小呆’是不是？”绔红插嘴道。
“对，对，就是他，‘快手小呆’，格老子的这个名还真是奇怪，怎么有人取这种名字？想不透，我真想不透………”马掌柜一面摇头一面道。
李员外跳了起来，他恨不得上前给这人两巴掌的道：“马老头，这里有十两银子，如果你能一口气说完我们要听的话，这十两银子就是你的。”
话说完，李员外已掏出银子“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
敢情他到现在才想通对方的有意磨蹭的原因。
钱这东西连鬼都为它推磨，何况是人？
“今天响午‘快手小呆’带着伤，在这里喝了碗茶后就朝北走了。”
多简单的两句话，马掌柜的话一说完，李员外已经拉着绮红出了这间茶棚，用极快的速度朝北边的大路奔去。
“格老子的还真像火烧屁股。”马掌柜拿起银子在嘴里啃了一下，证实不假，然后又自语道：“怎么话没说完就走呢？人家身边还有一位叫许佳蓉的漂亮女娃子呢。”
他的自语李员外和绮红当然听不见。
就不知道这一对“活宝”在碰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　　　　△△△
李员外的腿跑起来已经够快。
但他却发现绮红这个女人跑起来绝不比自己慢，而且她还能轻松的说话。
“你不要那匹马了？
“马……？噢，与其骑着那匹老得跑不动的马，我……我宁愿跑步……所以干脆……干脆便宜那马掌柜的算啦……”李员外喘息的回道。
“你为什么那么急呢？”
“我……我怎么不急？你就不……不知道那个……那个混球，连神仙也算不出他……他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现在江湖上要杀他的人，恐怕如过江之鲫那……那么多，早一点追……追上他我……我才能安心……”
渐渐地，绮红已加快了步伐，也不再说话。
李员外吃力的落在后面猛追。
看样子现在她已比他还急。

她能不急吗？
尤其在她知道那个魂梦牵绕的人有危险的时刻里。——这就是爱。
一种只知对方，不知自己，而又死而无悔的爱。

第二十八章 搏 与 杀

等着鱼儿入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心情？

那该是期待、兴奋、快乐、以及焦虑和一丝受折磨的综合。

鱼固然滑溜，但碰上了一张早已布好的网，它又怎能逃脱？

撒网的人固然有十成的把握，但如果入网的鱼是条大鲨鱼、大鲸鱼、或者是条大鳄鱼的话，这网又该如何收法？人人都想捉李员外这条值十万两银子的大鱼。

假如李员外比成鱼，那么“快手小呆”无疑就是条大鲨鱼、大鳄鱼。

人吃鱼，鱼也能吃人。

△△△　　　　△△△

有僧、有道、有横鼻子竖眼睛的江湖汉子。

有男、有女、有白发鹤颜及拖着鼻涕的半大孩子。

这一群人能够聚集组合在一块是件怪事，更怪的是他们每一个人脸上的表情。

有期待、兴奋、哀愁、贪婪、和无可奈何。

他们站在大路两旁已经等了许久的样子。

他们等的是谁？

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不约而同的来到此地？

假若你在江湖上跑过两天。

假若你眼皮子活络些。

你一定会惊讶的发现这件事是多么的令人不敢相信，而又不得不相信。

因为事实就摆在眼前。

二个和尚是当今少林掌门的师弟，空明、空灵。那个身背松纹古剑的道装人士则为青城派年高德劭的“松花道长”。

另外白发鹤颜的一对老夫妇则是黑白两道，闻之丧胆的“杜杀夫妇。”

至于拖着鼻涕的半大孩子，其实是个侏儒，人称“杀千刀”，为什么叫“杀千刀”？这个名称绝不是他老婆取的，而是他曾经力战江北绿林巨枭传奇佐，这传奇佐使得一把重七十六斤的大刀，当一千招过后，传奇佐活活被他累死，因此“杀千刀”之名不胫而走。

其他六个横鼻子竖眼的江湖汉子，人称“祁连六鬼”，一个能被别人称之为“鬼”的人，一定不好惹。这十二个人根本没有可能在一起。

现在他们能相安无事的聚在一起，这当然就令人不敢相信，而又不得不相信。

△△△　　　　△△△

秋高气爽。

这是郊游的季节，也是落叶的季节。

更是杀人的季节。君不见“秋决”都是在这段时间里？路旁有树，树叶纷落。

小呆和许佳蓉已经感觉出有什么地方不对的感觉。那种窒迫逼人的气息，从一上了这座小土岗时就有了。现在正要下坡，他们看到这十二个人，同时心里也升起一阵莫名怪异的震栗。

行近。

待看清了这大路的两旁是谁后，小呆的脸上明显的有种不可思议的表

情。

“他们是谁？”许佳蓉轻声问道。

“希望不是找我们的人。”小呆瞪视着前方，木然说道。“为什么？”她又问。

“因为他们都是当今黑白两道顶尖高手，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人都是跺跺脚能令江湖震动的狠角色。”

“我看出来了，那两个和尚是少林寺的空明、空云，那侏儒……天啊！是‘杀千刀’，还有……还有‘杜杀夫妇’，怎么一回事？他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凑在一块？”许佳蓉开始惊慌。

“这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小呆叹了一口气。

这世上能令小呆叹气的人，叹气的事已不太多。

然而小呆现在叹气了。

因为那一群人中，无论你碰上哪一个都值得叹气，何况

一下子十二个？

有些忐忑，许佳蓉道：“我……我们是否回头？或者绕道？”

苦笑了一下，小呆仍然瞪视着他们道：“不，我绝不回头，没有人能令我回头，哪怕我前面站着的是‘阎王’座前的‘拘魂使者’，许……许姑娘，你可以不必跟着我。”对这个李员外的好友“快手小呆”，许佳蓉又多了层了解，这种“宁折不弯”永不退缩的行径不正是所谓的“骨气”吗？

笑了笑，她说：“你少臭美，这条路是去‘展抱山庄’唯一的一条路，你怎么能说我跟着你？”

心腔抽搐了一下，小呆低喟道：“你……你何苦要淌这混水？……”

“混水？你怎么知道这是混水？说不定那些人的目标是我而不是你，也说不定谁也不是。”许佳蓉笑得有些勉强。“帮个忙好不？等会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要你走时，你一定要走好吗？”小呆有一种湛然的神色道。“不好。”

停下步，小呆果决的说：“那么我不再前进，或者我也可立刻回头。”

她当然知道小呆的意思。

她不能让他被人唾骂，也不能让他做只缩头乌龟，所以她无可奈何的点了点头。

毕竟她也是江湖人，也只有江湖人才能了解名声比命还重要的道理。

——李员外，你这个蠢货，他既然能这么呵护一个爱你的人，他又怎会去伤害你？

许佳蓉心里叹道。

小呆得到了她的点头允肯，却不放心的说：“我是说真的，许姑娘。”

“我知道，我也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

小呆笑了，却也玩笑的道：“那个‘活宝’真是有狗屎运，如果我有这么一个听话的女朋友，做梦都该笑醒才对。”许佳蓉还来不及脸红。

那十二个人已像轻风般飘近，每个人也都全望着小呆和许佳蓉，带种探索、疑惑、和一种说不出来的眼神。小呆的双手已拢入袖中抱在胸前。

他刚才的笑容已消失，不但消失，而且换上了一张冷峻、严寒的面孔。

环视了群人一眼，他冷冷的开了口：“什么事？！”这三个比冰还要冷的字从他口中吐了出，使僵凝的空气，更笼上了一层冷冽，甚至，甚至能让人嗅出一种气息。一种死亡的气息。

“ 祁连六鬼 ”“ 杜杀夫妇 ” 八个人在前。

“ 杀千刀 ” 及 “ 松花道长 ”、“ 空明 ”、“ 空云 ” 在后。很明显的，白道人士和黑道人士一向泾渭分明，哪怕他们为了某种理由不得聚在一块时也是如此。

“ 你是谁？ ” 杜杀的老婆长得还真丑，她尖着嗓子问。斜睨了她一眼，小呆讥诮道：“ 你们这群像 ‘ 棒老三 ’ 似的拦住了我的路，却问我是谁，干嘛？打劫呀？！打劫可

不作兴通名报姓的是不？ ”

小呆的话引起了这群人二种不同的反应。

后面的人脸上一阵红白，而前面的人却口桀口桀怪笑。笑声里，那满头白发的杜杀却狠厉的说：“ 小东西，有种，有种，你敢和我老婆这么样说话真是有种，哈哈…… ”“ 有那么好笑吗？ ” 小呆木无表情道。

“ 当然……当然好笑……哈哈……小东西，你……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 杜杀的笑，谁也听得出来是强忍着心中的怒气。

小呆不为所动，说的话却差些让他岔了气。“ 不要叫我小东西，杜杀，你那本事绝对不会比我的管用，‘ 祁连六鬼 ’、‘ 杀千刀 ’、还有少林、青城，啧啧……这真是黑白配，武林大会串…… ”

没人再笑。

因为每个人就像看到鬼一样的瞪着这个面容冷漠，而又说话刻薄的 “ 快手小呆 ”。

他们在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疯了？

毕竟能认识他们每一个人已够让人惊异，而认识他们又敢用如此态度说话的人，除了鬼外只有疯子了。

杜杀真想伸出自己的手，去摸摸这人的额头，看看他有没有发烧？

他要没发烧，怎么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如此羞辱自己？“ 小……小东西，小……小杂碎，你他奶奶的吃了浆糊啦？！怎么敢蒙住了心对对……对我这样说话？ ” 杜杀气极的道。

怒视着他，小呆冷冷道：“ 我再说一遍，你这老混蛋嘴里要再不干净，不要怪我事先没打招呼，小心你自己。 ”

身动，拐出。

就在杜杀的手中拐递出的同时，“ 祁连六鬼 ” 的二把鬼头刀已架开了攻向小呆的拐。

“ 慢点，杜杀，你何必那么急呢？ ”“ 祁连六鬼 ” 中有人说道。

“ 对，对，老东西，你何不耐着点性子，等我们 ‘ 盘 ’ 过底后，到那时再和他比比看谁的东西管用也不迟呀！嘻…… ” 杜杀的老婆佝偻着腰，露着满嘴黄牙笑道：“ 小东……小兄弟，你还真有意思哩，放着身旁如花似大姑娘不过瘾，怎么？倒啃起我夫妇这两块硬得咬不动的豆腐干？来，来，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又要到哪去呀？ ”

许佳蓉怒叱了一声，却让小呆用目光制止。

“ 不用管我是谁，我只问你们拦住了在下的去路是什么意思？ ” 小呆凝目问道。

“ 哟，小兄弟，看不出你还挺作弄人的，你既然全知道了我们，又何必那么神秘？大家通个姓名，说不定也可交个朋友呀？ ” 杜杀老婆令人作呕的笑道。

“不必，我这个人不喜欢交朋友，尤其不喜欢和你们这种人交朋友。”

“嘿嘿”干笑了两声，杜杀的老婆还想说话，“祁连六鬼”已像旋风般冲了上前。

六把鬼头刀像来自地狱，罩向小呆全身三十六大穴。

嗤然一笑，小呆推开了许佳蓉。

旋身、抛袖、摆臂、出招。

六把刀坠地三把，连同三只断手。

血己流、手已断、仇亦结。

小呆如山洪般峙立原地，他的眼已红，一种见到血腥后的红。

惨叫声这才响起。

老天，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年轻人又是谁？怎么那么狠厉法？

当大家才刚意会出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祁连六鬼”，剩下完好无伤的三人，己像发了疯似的狂叫，并且上前攻掌。

嘴角哼起一抹森寒的微笑，小呆拢在袖中的双手正欲抽出。

蓦然——

“住手——”空明、空灵同时喝道。

这一声的声音虽不大，却像一记闷雷，震得每个人心中一麻，脑袋发胀。

嗯，“狮子吼”，少林“狮子吼”果然不同凡响，因为那三个断了手的“祁连六鬼”，因为真气已泄，被这一声“住手”，已震得压制不住，喉头一甜，血丝已从嘴角汩出。“施主可是‘快手小呆’？”空明长眉里隐射寒光问道。冷笑一声，小呆道：“‘快手小呆’已死。”轻叹一声，空明喧了声“阿弥陀佛”后又道：“小施主，好重的杀气，好狠硬的手段，动辄残人肢体，不觉有违天理吗？”

“和尚少林高僧，不顾名望，与这班人沆瀣一气，岂不让佛家蒙羞？”小呆反问。

任是空明修行再高，被小呆这一问也不知如何作答，他那张望之慈祥和煦的脸上立刻涌上尴尬难堪的神色。“少林这么做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小施主误会矣，老衲敢问施主可是人称‘快手小呆’？“空明紧追着问。“苦衷？”小呆鄙夷一笑道：“有什么苦衷？不守佛门戒律，私自下山，不显江湖道义，纠群行凶，屁的苦衷，我看你们是昏了头了。”小呆狂，小呆傲，那要看面对的是什么人？

像他现在态度已狂傲的离谱，非但离谱甚至荒诞。因为空明不但是少林掌门师弟，在江湖中也是排名在十名以内的高手。

小呆名气再大，也绝对不够资格说出这种话来。但是一个人在经历了那许多“生”与“死”之后，心性的转变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

尤其他现在最恨就是群聚，最看不起的就是一些成名多年的武林名宿。

毕竟他遭到过群聚，也差点送了命。

毕竟围攻他的人正是比空明可能还要高出一辈的丐帮五代长老“残缺二丐”。

高僧就是高僧。

空明的一张脸已涨得通红，却无愠色。

因为小呆说的是实，说的是理。

苦笑了一下，又喧了声佛，空明双手合十道：“小施主

老衲惭愧不已，奈何掌门令谕不得不遵‘白玉雕龙’令牌之下，又有谁能不服调遣？所以小施主的言语虽嫌言过其词，老衲也只好受着了……”

白玉雕龙？

小呆知道那代表着权力，和无上的尊荣。

他更知道那是十年前天下武林因为表示对一代“神医武林”的尊敬，由七大门派及绿林群友共同铸造，虽没有明文规定，但无疑它代表着无上的威望和信服。

有着一刹的错愕，小呆仍然冷冷道：“那么你们今天全是冲着我来的？……”

“如果小施主是‘快手小呆’的话，这就是一场误会，不过……”空明看了一眼上地三只断手。

他知道这误会已解不开了。

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小呆再问：“你们想等的对象是……”

“李员外。”空明道。

“李员外？！为什么？”小呆惊愕。

许佳蓉更是吓了一跳。

“一，李员外叛帮杀上。二，李员外奸淫妇女。三，李员外残害同道。四，李员外毒杀百姓。五，李员外……”“够了。”小呆截断了空明的话道：“这个人的确该杀。”望了许佳蓉投过来不解的目光，小呆接着道：“只要是人如果犯了大师你说的任何一项罪名，就该杀，不过，这些都是你们亲眼目睹的吗？”

“没有。”空明只得如此道。

再次冷笑，小呆：“没有？！那么你们凭什么断定这些事情是李员外做的？”

空明无语。

空灵却道：“施主何人？为什么替李员外说话？”

小呆看了他一眼说：“不要管我是谁，我也不替任何人说话，不过我要奉劝各位一句，就算自己亲眼目睹的事情都不一定是真的，更何况江湖传言？”

“施主到底是谁？”空灵再问。

望向远处空茫的一点，小呆说：“我是谁并不重要，甚至你们可以把我当成一个死人，最重要的是既然我不是你们要找的对象，如果没什么事，我还要赶路。”

这群人里，空明、空灵、松花道长、以及“杀千刀”可说是白道人士。

他们不是棒老二，也不是衙门差官，他们当然没有理由拦住路不让人过。

可是“祁连六鬼”、“杜杀夫妇”却是道道地地在江湖中黑得发亮无恶不作的巨枭、恶鬼。

只因为空明辈份崇高，所以他们才压抑住满腔怒火一旁等待。

现在一眼见到空明诸人己闪身让开，准备让小呆通过，立时有了行动。

“赶路？如果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事，他妈的巴子我们‘祁连六鬼’还要不要混了？小王八蛋，不管你是谁，今天除了你挺尸在这外，休想离开……”“祁连六鬼”中完好无缺的三人中有人吼道。

望着这八个人一字拦住去路，小呆摇了摇头道：“你是谁？”

“娘的，大爷温尚义，‘祁连六鬼’老大。”“温尚义，嗯，不，你还

真有点做大哥的义气。”突然双眼一睁，小呆吼道：“狗操的，‘祁连六鬼’你们给我听好，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年前就有人拜托我除了你们六个烧杀抢掠，无恶不做的杂碎，我对你们也早就做了一番调查，却一直找不到你们，可笑的是你们不赶快找块地儿凉快去。显然是吃饱了没事，硬想要早点投胎？”

温尚义一张国字脸气得变了褚色。

小呆又侧头对着“杜杀夫妇”道：“还有你们二位，你们这一对也比他们好不到哪去，杜杀，我也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还想多活几年做点快活事，我劝你赶快带着你的‘娇妻’躲得远远的……”

场中一下子变得十分宁静。

因为小呆瞬也不瞬的瞪着对方。

对方也因他的一阵连讽带损，给骂得转不过意来。局外人更是摒息等着，等着一场风暴。

小呆疯了？

一个人胆敢同时得罪这八个人不是疯了是什么？

△

小呆拢在袖中的双手，手心已沁出冷汗。

因为他第一次出击得手，自己知道完全是占了一个“快”字，也是出其不备，所以才能奏效。

这一次他己没太大的把握，尤其再加上“杜杀夫妇”。

但他的脸上却连一丝情感的被澜也看不出来。他在等，等对方那山洪暴泻的猝起的攻击。

他在等，等对方失去理智的那一时刻。

△

其实他不是个能够等待的人，尤其在对敌的时候。他更不是个后出手的人，在避免不了一场恶战下。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已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他的旧创已经在刚才出击时扭力过大，已经绷开，血已汩出。

更要命的是他感觉那一阵阵的抽痛，已让他的双手失去了稳定，甚至已有了轻微的颤动，没办法控制住。他知道他只能把握住敌人失去理智，猝起攻击的那一刻里，狠命的搏杀，也许三个，也许两个，这是唯一的捞本机会。

这是一触即发的时刻。

“无量寿佛”一声清越的声音响起。

“松花道长”仙风道骨的行出众人，用手轻拂了一下颔下的长髯，笑容可掬的对诸人点了一下头。

他说：“诸位道友，尚请暂息干戈，贫道有一言请问这小道友。”

“祁连六鬼”、“杜杀夫妇”虽然脸上己有不豫之色，但碍于对方的身份名望，强忍心中怒气，没哼声。小呆却有些诧异道：“请问。”

“好说，敢问小道友真的不是称‘快手小呆’的王呆？”小呆皱起了眉头，这的确是个令他难以回答的问题。

想承认，怕承认引起更大的麻烦，因为他知道最近江湖上已有许多摇传说自己是“菊门”中人。

不承认，日后传了出去岂不名声扫地？

思索了一会，他抬眼道：“道长，我是谁对目前的情况来说没什么两样是不？”

“不，不一样，当然不一样。”
“哦？”
“因为你如果是‘快手小呆’，贫道尚有许多心中疑问尚要请教，如不是，贫道恐怕……恐怕爱莫能助。”“‘松花道长’。”杜杀阴沉的喊了一声道：“你已经耽误了我们许多时间。”
“是吗？那你预备怎么办？”“松花道长”没好气的回道。“你……”
“我怎么？杜杀，你要弄清楚我们全是奉了‘白玉雕龙’之令行事，围捕的只是李员外一人，至于对付别人，对不起，恕无法和你合作。”“松花道长”语气渐冷的道。“娘的，臭牛鼻子老道，别人含糊你，我杜杀可不含糊你，怎么？你是不是看不顺眼咱们？行，娘的，我们不妨先打一架，看看谁‘标’过谁？”杜杀怒吼。
“随时奉陪。”“松花道长”不屑的说。
空明伸手拦住了“松花道长”，“祁连六鬼”也拖住了杜杀。
“老杜，老杜，干什么，怎么自己人先窝里反啦？忍、忍一忍嘛……”
“老温鬼，你瞧瞧他那种目中无人的态度，娘的，谁怕
谁啊，我们凭什么要受他那窝囊气？”社杀兀自埋怨。“道长，你也就少说两句，看在‘白玉雕龙’的份上，何苦跟他们一般见识？”一直不曾开口的“杀千刀”也劝着松花道长。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小呆是个很能抓住机会的人。
当别人的注意力全被突来的争执所吸引时——“掌刀出手，无命不回。”
快得就像一抹闪电，小呆的身影掠过“祁连六鬼”的身前。
他不得不出手，因为早晚都要出手。
他不得不先攻，因为他要先削弱敌方的实力。没人注意小呆的出手。
更没人看清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祁连六鬼”没有断手的二人，已拖起一短促的嗥叫，砰然倒地，倒地的刹那小呆已又攻向了另外三人。
△
温尚义和杜杀夫妇一触目就看到地上二人切断喉管的死尸，再回头又看到小呆亡命般搏杀着断手的“祁连六鬼”。脑门“轰”的一声逆血上涌，三个人不约而同的气极、怒极、也恨极的猛扑而上。
“王……王八蛋，你这专干偷袭的杂碎，老子……老子今天与你拼了……”温尚义追逐着小呆的身影，一面出刀。一面发了疯般的骂道。
眼角余光看到温尚义及杜杀夫妇追蹑而近的身影，小呆丝毫不放松的追袭他的目标。
他的刀刃像一溜溜正月的烟花，划过苍穹，逼迫敌人，血，也像绽开的烟花，一溜溜流向天空，流向大地。当小呆最后一击攻出，他已来不及闪身躲过身后的拐影，没有丝毫犹豫，他拼力的向前，以期让自己背部的剑击减低至最小的程度。
他已打定了注意，宁可挨上那一拐，也不放松将丧命的敌人。
于是——
许佳蓉的尖叫声，混合着小呆的闷哼。
以及那敌人惊绝的惨嗥。
小呆躲不过那一拐，就像那人躲不过小呆横掠而过来的掌刃，只是其间

却有很大的差别，一种生于死的差别。

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小呆口角血迹渗出的从地上爬起，他苦笑的望着许佳蓉那一对失神的双眸，无意义的解释道：“我还好……”

他是还好，比起他的敌人来是好得太多太多了。

对面，温尚义及杜杀夫妇三个人像失魂般的望着地上五个人歪七扭八的尸身，他们的模样甚为可笑，也实在难以形容。

毕竟他们怎么也不能相信，在那么一眨眼的功夫里，五个江湖上堪称高手的人，就这么一下子从活人变成了死人。

△△△　　　　　　△△△

没有咆哮，也没有谩骂。

“祁连六鬼”里仅存一人的温尚义，缓慢的转过头，盯

视着小呆。

强忍着背脊如火炙般的抽痛，小呆牵动唇角，露出一抹古怪的笑容道：“温……温老大，我很……很抱歉，你知道我不得不这……这么做………”

轻轻点了点头，温尚义也透着奇怪道：“我知道，这是必然的现象，你……你是‘快手小呆’？”

“是的。”

“果然是你，你果然没死，我应该早就想到你才对，因为能够在‘祁连六鬼’同时围攻之下，出手斩断我三兄弟的手，除了‘快手小呆’外的确没有别人，可笑的是我现在才想起来……才想起来……”

“现在知道还不晚。”小呆说。

“是的，不晚，一点也不晚。”

鬼头刀已横胸，这是出招前的架势。

但是刀未出，拐已出，拐快，一条内缠金丝的长腰带更快。

△△△　　　　　　△△△

小呆无疑是现在江湖最负盛名的“高手”

未成名的人想杀了他成名。

已成名的人更想杀了他以提高自己之名。

这就是盛名所累。

也是江湖人的悲哀。

毕竟大家都知道“快手小呆”没有敌人，因为凡想于他为敌之人都将成为死人。

温尚义知道这件事，杜杀夫妇当然也知道这件事。

既然已成了“快手小呆”的敌人，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杀了他。

所以刀未出，拐已出。

拐快，那一条长腰带更快。

小呆忍受着新创与旧伤，他瞪着眼直视着这三件要人命的武器。

他心里已有了最坏的打算，因为他知道他再也没有力量同时击败来敌。

他只能盘算着拖哪一个人来垫背。

△△△　　　　　△△△

许佳蓉的剑早已掣在手中，一长一短。

她一直想帮小呆的忙。

可是她不敢冒然行事，毕竟她明白像“快手小呆”这样的人物，就算死，有些时候也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忙，何况还是接受一个女人的帮忙。

她更知道这完全是没道理的事情，可是真要和他论起理来，他必定会说出几十种似是而非，狗屁不通的道理。小呆的背脊挨了一拐，她知道。

那一拐到底伤得了他有多重？她却不知道。

至于小呆的旧伤崩裂这件事，她当然不知道。

否则她早已出手。

△△△　　　　　　△△△

每个人都认为“快手小呆”可以很轻易的隔开或闪过三件袭身的武器。

甚至他的敌人也如此想，因为他们第一招还未击实，已

经想好第二招的变化。

高手的对决决定在一瞬，那一瞬却是时间、经验、汗水以及多重不为人知的苦练所累积而成。

偏偏每一个人的想法都错了，不但错，而是大错特错。

小呆根本没有闪躲，只不过稍微侧了一下上身，似便取得有利的攻击位置。

在腰带缠身的一刹那，小呆把握住了敌人极微小的错愕。

虽然那错愕极短，短得几乎不易察觉，但对小呆来说，足够，毕竟这正是他所需要的。

鬼头刀溜起一抹血痕，这一刀至少应该劈掉小呆的半边身子。

然而他的力量不足，只能够划开小呆右侧前胸，就己无力的垂落。

杜杀老奸巨滑，虽然他也看到了小呆被他老婆的丈长腰带缠住，却及时的刹住前冲势子，把一根原来横扫敌人的鸟木拐奋力的护住身前，同时踢出两腿。

情形几乎是一开始就已结束。

小呆以血肉之躯造成了对方的错觉，他抓住那稍纵即逝的机会，施出了全身之力，掌刃切过温尚义的下腹，也劈断了杜杀的右腿腿骨。

然而他自己的情形也好不到哪去，右侧胸前一道寸长伤口，血已染红了整件衣裳，另外小腹亦被杜杀踢中，这会儿连肠子恐怕已经打结，痛得他冷汗直流。

最要命的，缠在腰间的那条腰带已勒得他连气也快喘不

过来。

这些都是极短的时间内所发生，短得只是人们眨两次眼的时间而已。

△

小呆痛苦的坐在地上，他连动一下手指头的力量也没有。

他当然明白他已给敌人造成了多大的震憾。

闭上了眼，小呆的嘴角浮上一种残酷的微笑。

是的，他已够本，“祁连六鬼”己全做了“鬼”，另外外加杜杀的一条右腿，这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

“老杜——老杜啊——”

这声凄厉的惨呼蓦然响起。

杜杀的老婆到现在才发现杜杀的右腿，那么古怪的在那随着风晃荡。

敢情刚才杜杀站在那不动，完全是靠着鸟木拐的支撑，他自己不说，别人是很难看出他那右腿已经骨头全碎。“握牢你手中的东西——。”杜杀暴吼。

“老杜，你……你怎么啦？！”杜杀老婆惶恐问道。“没什么，只不过断了一条腿。”杜杀额际豆大的汗珠已落，却冷硬的道：“‘快手小呆’，你……你不愧称之‘快手’”

小呆勉强的睁开眼，虚弱的说：“过奖，杜……杜老大，很……很多人都这么说……”

“不许靠近他——”杜杀老婆突然狠厉吼道。

因为她已看出许佳蓉正想靠近小呆。

许佳蓉不敢再往前，只能懊恼得心急如焚，毕竟她要早知道小呆会变成这个样子，说什么她也会出手。而现在她却只能动也不敢动的站在这，空自着急。“统统不许靠近。”杜杀又吼：“老太婆，把……把那小子拖……拖过来。”

空明、空灵、以及“松花道长”和“杀千刀”也被杜杀喝止欲靠近的脚步。

杜杀对空明等人显得有敌意，他在黑道中打滚了一辈子更早已养成了一种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的个性。没有人敢出手救小呆，因为谁也没有把握能救得了他。小呆的身体在地上拖过一道长长的痕迹，到了杜杀的脚边。而地上的也拖过一道长长的血迹。

大家只能看着，眼睁睁的看着他像一条死狗般的被人拖着。

其中许佳蓉的心也如撕裂般的随着小呆的身体，被拖过一道长长的血迹。

黄沙沾满了伤口，也占满了小呆一张已经扭曲的脸。他躺在地上仰视着杜杀夫妇，嘴角仍挂着一抹难以形容的微笑，似自嘲，也似嘲人。

“你是我的，‘快手小呆’你是我的……哈……哈……我会告诉所有的人，‘快手小呆’曾经在我的脚下，像狗一样的对我乞怜、摇尾……”杜杀恶毒亦疯狂的叫吼着。这是什么心理？

难道每个人真的都以杀了“快手小呆”为荣？

一把从地上捞起小呆，社杀目眦俱裂的十记耳光击在小呆的脸上。

“他妈的，你再笑，你再笑啊？！我打……打死你这狠毒的恶魔……你还手呀，你怎么不还手？老子还有一条腿，你有本事再劈断它呀……”

小呆的头随着杜杀的手左右摇晃，他嘴内的血亦成串成串的随着头左右摆动洒向空中，洒在杜杀的脸上。他已失去了知觉，然而自始却没哼出一声。

显然打累了，杜杀松了手。

小呆又瘫软在地上。

有一丝惊觉，杜杀环目四顾。

他看到的是一张张木然的表情。

他发觉到刚才疯狂的举动已引起了某些人的不快。“杜道友，贫道有一不情之请。”“松花道长”清越的声音响起。

杜杀夫妻戒备的聚拢在一起，齐皆瞪视着他。“咳，咳，事情是这样的，传闻‘快手小呆’是‘菊门’头号杀手，前些日子挑了‘长江水寨’，杀了江南总教习，挫败了‘武当三连剑’……”

“这又如何？”杜杀老婆尖声道。

“贫道……贫道想会会他。”

“这就是你的不情之请？”杜杀道。

“是的。”

“松花，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想捡现成的便宜？”杜杀阴沉的道。

“杜道友何出此言？”

“你要怎么会他？会一个只剩半条命的‘快手小呆’？松花，他妈的别以为没人知道你心里所想，我说过‘快手小呆’是我的，是我拿一条腿换来的，你想扬名可也不是这么个扬名法。”

杜杀对他已有芥蒂，语气中露出极端不屑。

“你……你怎如此说话？”松花不知是被人说中心事，还是气极，脸上有些挂不住的怒气道。

“嘿嘿……总不成让我跪下来和你说吧？”

“好，好，贫道只好先讨教讨教阁下……”

语毕，松花道长已掣出背上的长剑。

“你敢——”杜杀老婆横身在前道“松花，莫忘了你我此行乃是奉‘白玉雕龙’之令行事，想必贵派掌门早有令谕给你，我夫妇为这次任务之首，而你与空明、空灵等人为副。”

“松花道长”清瘦的脸上闪过一种怅然。

他实在不明白“白玉雕龙”再现，怎么会弄出了这么个局面。

正如空明所说掌门令谕不得不遵，“白玉雕龙”令下，又有谁能不服调遣？

阴笑数声，杜杀老婆道：“很好，你不愧为‘青城’门下，毕竟懂得进退，现在，还有谁有异议？”虽然人人都想亲手杀了“快手小呆”。

然而“白玉雕龙”令下，又有谁愿意违令？

于是没人会再说话。

不，有人会说话。

而且还同时是两个人一起说，说的竟也是同样的话。“放了他。”这三人字当然把场中所有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

第二十九章生死路

这是一条路，路上的行人当然不少。

虽然过路的人不敢接近这是非之地，但远远的驻足观望却是每个人都有的好奇心。

人群里走出了一男一女。

男的笠帽遮住了大半个脸，微胖，锦衣。

女的美艳，却忧容满面。

这时候这二人敢越众而出，白痴也想得到刚才那句话一定是他们同时出口说的。

男的看不到面孔，女的没人认识。

当大家正在猜测他们是谁的时候，却发现到那女的眼泪已滴落，而一直定定的望着地上晕迷的“快手小呆”。“站住——”杜杀吼道。

“他们是谁？”杜杀老婆也凝神戒惧尖着嗓子问。“他……他是不是死了？”绮红忍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失声问道。

“你是谁？你问的又是谁？”杜杀老婆不答反问。“我……我叫绮红，我问……问的是你们脚……脚旁边的那个人……”

好坦白也好无心机的女人。

杜杀的老婆一只大脚丫子已经踩在了“快手小呆”的心口。

“朋……朋友。”绮红不敢再向前。

△△△　　　　　　　　　　　△△△

李员外从笠帽的隙缝中望着仰躺在那的小呆。随着小呆微弱的呼吸，他的心在滴血。

前一阵子他还恨不得亲手杀掉那个人，然而当他看到他现在的样子，却又恨不得自己变成那人。

毕竟他和他有着一段过命的交情。

也毕竟他已认为横亘在他们之间的种种误会，是真正的误会。

李员外了解小呆就像他了解自己有几个脚趾一样。因之他知道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有一丝力量，小呆绝不可能让那一双看似多年未洗的大脚丫子踩在胸口。他只能心在滴血，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像狗一样的被人踩着。

△△△　　　　　　　　　　　△△△

虽然看不见竹笠后的面孔，但杜杀夫妇却已感到有一双充满了愤怒、痛苦、和怕人的眼神隐藏在里面。难以自禁的心中有些发毛，杜杀老婆色厉内荏的尖着嗓子又道：“你……你又是谁？”

“你问谁？问我吗？”李员外的声音像来自九幽。“他……他妈的，不问你问谁？你这装神弄鬼的家伙，莫非……莫非你见不得人，非要遮起‘盘’儿？”杜杀一面忍着断腿之痛，一面气极道。

也难怪他会气，毕竟“杜杀夫妇”在江湖上称得上黑道巨枭，怎受得这人如此漠视？

事实上他还真猜对了，李员外此时此刻还真见不得人。“是的，他是见不得人——”

李员外一听到这声音，头就开始痛了，整个胃里泛起酸水。

想都不用想他已经知道欧阳无双来了，猛回头，映入他眼帘的果然是她那张笑得令他发麻的脸，以及几个怕人的美丽瞎女人。

“不再装了，就算你磨成了粉，化成了灰，我还是认识你，我们的大员外，你何不摘掉那顶帽子？”欧阳无双语含讥诮的说。

这句话无异像颗炸弹，震得场中诸人心头狂跳。李员外突然发现每个人的眼睛全直勾勾的瞧着自己，好像在看一个妖怪，也好像在看一大堆银子。

“李……李员外，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吗？”许佳蓉欣喜道。

“不是我还有谁……”李员外摘掉了帽子，露出一种比哭还难看的微笑道：“许姑娘，你……你还好吗？”发亮的眼睛，微圆的脸，许佳蓉仔细的打量他说：“我……我还好，只是你似乎瘦了些。”

“唉，吃饭的时候让人砸了锅，再加上无时无刻的要防着别人脱自己的裤子，我想胖也胖不起来了……”

许佳蓉当然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所以她笑了，笑得差些咬破了唇。

然后她一下子就失去了笑容，因为她看到绮红一只手正紧紧的抓着他的衣袖。

女人总是最敏感的，有一丝妒意倏地升起，她轻声问：“能介绍你身旁的人吗？”

“李员外——”欧阳无双森冷的喊道：“你永远改不了吃屎的毛病，这位大姐，我奉劝你最好远离这人。”

从一开始，绮红的目光就没离开过地上的小呆。

在她来说周遭的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的情况，都不能让她分心，她只知道那个老太婆的一只脚正踩在小呆的心口上。

所以欧阳无双的话，她当然听不见。

眼里闪过一丝恶毒，欧阳无双自嘲道：“如果一个人连死到临头也不知道，这才是一种悲哀。”

李员外明白欧阳无双是什么样的女人，他不觉有些紧张道：“小双——”

“不要这样叫我。”欧阳无双暴叫道：“你已失去喊我名字的资格。”

“不是我……真的，小双，我敢发誓绝不是我……”李员外痛心的解释。

“李员外，你不但无耻而且可笑，鬼才相信你的话，任你说烂了嘴，也体想打消我杀你的决心。”

对李员外来说，欧阳无双是只猫，自己正是一只可怜的老鼠。

老鼠见到了猫除了玩跑与追的游戏外是变不出任何花样。

李员外绝望了，因为他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和绮红、许佳蓉三人已陷入了别人的包围里。

而空明、空灵、松花道长、还有那“杀千刀”的侏儒已封住了所有可退之路，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似乎笑得像一只猫，一只发现老鼠的猫。

这是怎么回事？

他当然不明白这些人原本等的就是自己。

如果说把空明那些人形容成猫，那么李员外连称老鼠的资格都没有，只能把他比喻成鱼，一条死鱼。

因为老鼠尚能到处溜窜，一条死鱼却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以李员外的身手想要逃脱这些似铁桶的包围圈，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他哑着嗓子长叹一声道：“各……各位‘和尚’‘道士’‘杀千刀”的朋友，难道……难道你们也有毛病，也想剥我的裤子？”

能在这种时候还能说出笑话来，恐怕只有李员外了。当然因为这句笑话

而笑的人，除了绮红外只有许佳蓉，绮红的心不在此，她也笑不出来，所以只见许佳蓉笑得有如春花乱颤。

“阿弥陀佛，施主果真是丐帮叛逆李员外？”空明脸色极其难看的单手问讯道。

“大和尚，我是李员外。”苦笑了一声李员外道：“不过我不是丐帮叛逆。”

“哦？那么施主也一定不承认欺师叛帮，残害同门之事对不？”

“当然。”

“那么坏人名节，毒杀无辜又怎么讲？”

“大和尚何指？”

“这位欧阳姑娘正是被你破坏名节的苦主，百里外三家村祖孙四口灭门惨案难道你也不承认？”空明语气已趋严厉。祖孙四口？

李员外瞪大了眼睛，他当然知道他又多了一项罪名。“大师父，出家人旨戒诓语，你凭什么认为是李员外毒杀无辜？”许佳蓉插嘴道。

“姑娘何人？”空明侧首问。

“许佳蓉，他……他的朋友。”

“许姑娘又怎知非他所为？”

“事发之时我在场。”

“是吗？姑娘既是他的朋友，安知不会替他隐瞒？”“你胡说！”许佳蓉脸色一变道：“你……你又怎知那祖孙四人是他所杀？”

笑了笑空明问：“姑娘可知李员外在江湖上最擅长什么？”

“擅长什么？”许佳蓉自语：“他……他这人除了会烧狗肉好像没什么擅长………

“对事发现场遗留一锅狗肉，而经人证实能把狗肉烹调

得那么好的人似乎只有他一个人。”

李员外听到空明的话后，就像被人狠狠的敲了一闷棍，同时暗暗发誓以后她奶奶的就算饿死，也不再吃狗肉。“你难道不承认？！”空明又问。

“我承……承认，噢，不，不，我只承那一锅狗肉……”李员外已从欧阳无双眼中看到一丝谲笑，他明白就算他现在舌头上能长出一朵莲花来，恐怕也无法推翻那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大师父，你们预备怎样？”许佳蓉已感觉出事态的严重。

“不怎么样，只不过想杀他一千刀而已。”一直未曾开口的“杀千刀”可逮到机会反唇相讥。

△△△　　　　　　　　　　△△△

人的一生偶而总会碰到一些有理也讲不清的时候。

只不过李员外比较倒霉些，他不是偶而，而是经常。在这种时候，他当然知道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谁的拳头大，谁的拳头硬，谁就是有理的一方。

“你们总不会一哄而上吧？”李员外叹了一口气问道。“那是当然。”空明湛然道。

“那么谁先来？”

“自然是我。”“杀千刀”斜睇着她。

“不，他是我的。”一旁憋了许久的杜杀老婆突然急急说。

“你行吗？”“杀千刀”一付跃跃欲试的道。

“你这‘杀千刀’的武大郎，老娘为什么不行？”

“老太婆——”“杀千刀”冷然道：“你将为你说出的话后悔——”

“省省吧！就凭你这德行，多了不敢说，老娘伺候你这种三五个总没多大问题。”杜杀老婆“呸”了一声又道：“别以为你心里所想没人知道，打着冠冕的理由，其实………“其实什么？！”“杀千刀”险些跳起道。

“干嘛？你吓谁？其实你的目标只在那十万两赏银。”敢情是这回事。

李员外不得不佩服钱的魔力。

“你……你血口喷人，我只是服膺‘白玉雕龙’之令……”“杀千刀”一张怪异的脸已红。

“我呸，谁不知道你在洛阳欠了一屁股烂债，整天躲在家里连门也不敢出。”

“我……我操你个二舅……”“杀千刀”简直已忘了身份。

也难怪，一向自命侠义之辈的他，一旦被人揭了疮疤他怎能不怒？何况他有个畸形的身材，自尊心更不容有丝损伤。

一把小巧银白的刀，已顺着“杀千刀”前倾的势子，像午夜的流星极快的到了杜杀老婆的咽喉。

这一刀令场中诸人全为她捏了把汗。

因为这里面已包含了无坚不摧的恐忿之气。

每个人到这时候也才明白“杀千刀”的刀的确可怕。而要避开这一刀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挪身侧闪。怪叫一声，杜杀老婆根本不容细想，下意识的横窜三步

堪堪躲过突如其来的一击。

“你……你这杀千刀的……”

“杀千刀”显然已对这个女人恨极，一招未中后，他一连又攻出三刀，刀刀狠厉，杜杀老婆才骂了一句已被逼得难以出声。

江湖中本来就没有永远的朋友，何况在利害冲突的时候。

李员外想不到情形会变成这样。

空明等人更想不到。

而更想不到的事却又发生了——

△

绮红像伺伏已久的豹子，在杜杀老婆的脚一离开“快手小呆”的胸口，她已冲了上前。

因为她不得不如此做，连一点选择的余地也没有。因为杜杀的乌木拐已落。

更因为欧阳无双的手已扬，针已出。

△

拐落，落在绮红的背骨上。

针至，贯穿了绮红的后颈。

而血——

殷红、瑰丽、滚烫的鲜血，就这么一大口一大口的喷在小呆那张苍白瘦削的脸上。

她面对面的伏卧在小呆的身上，是那么的紧密、契合而牢不可分。

因为在热血的刺激下，她终于也看到了小呆缓缓睁开了眼睛。

“是……是你？”小呆孱弱的说。

“是……是我，你……你意外吗？”绮红露出一抹凄然的微笑。

“你……你在流血……”

“是……是的，为你而流……”

△△△　　　　　　△△△

这是一场混战。

更是一场恶战。

许佳蓉的长短双剑对上了欧阳无双的一双短剑。李员外的玉骨金扇卯上了杜杀的鸟木拐。

杜杀老婆已经放弃了缠金丝的腰带，十指尖尖的迎战“杀千刀”手中的那把银刀。

至于那六个瞎女人也被“松花道长”逼至一隅，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唯一没有对手的空明、空灵二位少林高僧却于一旁，不让任何人与兵器接近那一对紧拥在一起的恋人。是什么原因改变了“松花道长”？

又是什么原因让空明、空灵悲戚的一旁护守？

△△△　　　　　　△△△

“我……我压疼了你吗？”绮红再问。

“没……没有。”小呆瞬也不瞬的直盯着她看。轻轻擦拭着小呆脸上的血迹，绮红幽幽道：“船期到……到了却不见船……船来，小姐……小姐信鸽传来的消……消息却……却是失去了你的踪……踪迹，我……我好

急，吃不下也……也睡不着……”

“所……所以你就离……离开了山里……”

“你……你怪我吗？”

小呆的眼泪汩出，他音哑着说：“不，我喜……喜欢你来……”

“那就……好……”凄然一笑绮红又说：“你……你哭了？你哭……的样子实……实在不好看……我……我只喜欢看你……笑的样子，能……能再笑……再笑一次吗？我好……好久好久都没……没见到你的笑……笑……”

小呆笑了，笑得是那么令人心酸。

“我碰……碰到李……李员外,真的,他真……真的像你所……所说……是个好……好有趣的人，我……也替你们化……化解了许……许多误会……”

“绮红……你休……休息会好……好么，等……等一下再说……”小呆的心碎了。

“不，你……你知道……我不能休息……我好想好……好想听你的……话，然而……”绮红口内又涌出一口血来。

小呆艰难的坐起，却极小心的把她抱入怀中。

“谢……谢你,这样真……真好,我多……多希望你……你能永远这……这样抱着我，我……我要去……去了……”

“不，你……你振作点，你不能走……”小呆惊恐欲绝的道。

“傻……傻弟弟，我也不……不想走啊，可……可是这……这是谁也没……没办法的事……，记……记住姐……姐

的话，我……我走后千……千万不要为我……悲伤，还有……还有……如果碰碰到小姐……代我报……报答她……也…也请她原……原谅我……我私自出山……出山……”

小呆茫然的一直点着头，嘴里一叠声道：“你……你不能走……不能走，我……我不许你走……”

痛苦惨然一笑，绮红语声渐弱的说：“告……告诉你一……一个消……消息……你……你本来六……六个月……以后可……可以做……做……做父……亲的……可……可是……现在……我……我好难……难过……原……原谅我……”

她无力的闭上了眼，眼角一颗晶莹剔透的泪珠滑落。

一种满足而死而无悔的微笑亦已僵凝在她的脸上。

苍白失色的嘴唇微张着，她还想说什么？

小呆的热泪混合着脸上她的血，一滴滴的滴在她的脸上，绽开一朵朵血与泪的碎花。

紧咬着下唇，血也从齿缝一滴滴的滴落，小呆知道她再也不会开口了。

△△△　　　　　　　　　　　△△△

向晚时分总是分手的时刻。

而秋天的晚霞更令人有种断肠的感受。

小呆身已疲、心已碎、重创在身。

然面他却凭着胸中一股积怨，悲愤的力量站了起来。

他望着每一组厮杀的脸孔，终于他迎到了李员外焦急、关心、谅解的眼神。

在那匆忙的一瞥里，已有太多太多的心声互相传递，他

们也都明白了彼此的心意。

然后他抱着绮红一步步艰难万分的离开战场。

在经过空明、空灵的身旁，他只丢下了一句话。

“我非菊门，誓必报仇。”

空灵欲拦，空明却轻轻摇头。

只因为空明已相信小呆的话，那么还有什么理由阻拦他的离去？

虽然他们也知道小呆此刻一走，日后的麻烦必将不断，然而那终究是以后的事。

△△△　　　　　　　　　　　　　　△△△

夕阳红，红似血。

小呆肝肠寸断，一步一血泪的踩在夕阳里，直向远处围观的路人行去。

没有人能分辨出他本来的面目，因为他整张脸已让血染红。

可是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快手小呆”，一个死而复生，身经数次战役仍屹立不倒的“快手小呆”。

当然他们更知道他抱着的是什么样的女人。

于是当他艰难的掏出银票想要找一辆车子时，每个车夫都争先恐后的说自己的车子跑得最快和最平稳。

△△△　　　　　　△△△

小呆坐上马车走了。

他怎能留下他最好的朋友李员外而走？

他难道不知道李员外还有许佳蓉仍在浴血苦战？

他当然知道。

因为他目前已失去了再战的能力。

他已想过，仔仔细细的想过。

与其全军覆没，何不保留实力。

他不是懦夫，也不是临阵脱逃，最主要的是他不能死，尤其是束手待毙

的死。

人总要有最坏的打算，小呆心里一直在为李员外和许佳蓉祈祷，祈祷他们还能有再见的一天。

如果不能，那恐后就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哀，而是参与这一战所有的人共同的悲哀了。

何为情？何又为爱？

何为真情？何又为真爱？

小呆不知道绮红到底是死谁手，可是他从车夫口中知道了自己昏迷后发生的一切，他的心坠入了万丈深渊中。急怒攻心，他喷出了一口鲜血。

——欧阳无双，我有饶你之心，奈何你却自寻必死之路。

是的，小呆本已不愿想起过往的种种，无论那是一段情或孽，他已准备遣忘。

因为终究他是真心的爱过她，他不敢承认那是段幼稚之爱，如绮红所说。

在他想既然有过爱，就不应有恨，所以他只是努力的忘了她，甚至忘了在坠江前发现到她那令自己心痛的眼光。可是现在他已想忘也忘不了，毕竟这中间已不是单纯的他和她的问题，而牵涉到了绮红的死，以及一个无辜的新生命。

路况很坏，马车不时的上下颠簸。

一阵阵痛彻心扉的伤口牵扯，已让小呆的冷汗直落。密封的车厢里，他固执的仍旧抱着绮红微温的身体，那么紧，那么用力，生怕一不小心她“真的”即将消逝。他紧紧的把脸贴在她的脸旁，热泪已濡湿了她的发梢、颈项、衣裳。

他尽情的渲泄，无声的流泪。

谁说英雄无泪？

英雄当然有泪，只是英雄不在人前落泪罢了。一遍遍心里嘶喊着绮红，一遍遍的祷告上苍，祈求奇绩出现，然而……。

从以前想到现，小呆痛苦得恨不得就这样死掉。因为他突然发觉自己对绮红竟有着太多的陌生，而可资回忆的竟是那么贫瘠。

路尽，车远。

为爱而死的人永无悔恨。

为爱而活的人又将如何？

第三十章雕龙现

江湖上已很少听过像现在这么惨烈的博杀。

也不知有多久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战役。

许佳蓉和欧阳无双这两个女人，头发散乱，衣衫破裂，两个人的身上已全有了创伤，血流着，汗亦淌着，她们全都明白这是一场生死斗，也是一场旗鼓相当的亡命战。李员外本不是杜杀的对手，然而他因杜杀已断了一腿，活动不便，攻拒之间尤形中占了甚大的便宜，一时之间恐也难分高下。

“杀千刀”身轻体健，他的对手杜杀老婆十只鬼爪虽然虎虎生风，威风八面，却连他的衣角也没占上，自然“杀千刀”的银色小刀也未奏功，想必他又使出了绝活，准备活活累死对手。

场中最轻松的当算“松花道长”，六个瞎女人剑术虽不弱，但比起他来却如萤火皓月。然一来无仇，二来无怨，“松花道长”只不过有一搭没一搭的在那虚应故事，不让对

手与欧阳无双联合罢了。

空明、空灵二位少林高僧一直默默的注视着场中的变化，他们不知道帮谁，也无从帮起，他们的来本就是无可奈何，虽然李员外是此行的目标，但那也只能在一对一对的情况下交手。毕竟以多欺少，以大欺小非他们所愿，哪怕李员外有一百个该死的理由。

战况胶着，惨烈的进行着。

酣战的人谁也没发觉一青衣蒙面人鬼魅也似的出现战场。

这个人全身都蒙在布里，除了两只精光四射的双眸，露着冰冷的眼神外，只有两只手暴露在空气中，好像他见不得阳光一般。

冰冷的声音响起：“空明、空灵？”

一股凉意直钻骨髓，空明双手合十道：“正是少林空明、空灵。”

“很好。”青衣人道：“你们此行的目的？”

语气非但不善根本像审讯。

或许是被对方气势所慑，空明居然不由自主的开口道：“奉掌门令谕产除江湖败类李员外。”

“那么你们还等什么？”语气更见冷峻。

蓦然醒觉，空灵性子本烈，按捺不住的道：“施主何人？用这种态度和老衲师兄弟二人说话，不嫌太过？”

说得也是，以空明、空灵武林中的身份、名望，江湖中恐怕真找不出几人够资格用这种语气和他们说话。

冷哼一声，青衣蒙面人道：“是吗？”

随即手腕一翻又道：“你们可认得此物？”

“‘白玉雕龙’？！尊……尊驾何人？”空明、空灵二人顶门冒出冷汗。

“不要管我是谁，只问你们服不服调遣？”

“这……传闻‘白玉雕龙’为两面……”空明呐声道。“你以为这是赝品？”青衣人拇指一拨，那根圆柱玉质雕龙齐中一分突现两面。

“如何？你们胆敢违令？”青衣人冷厉道。

“老衲不敢……”空明、空灵恭身后退一步道。“好。”青衣人身形突起，如飞掠去同时丢下一句：“等会的来人一并产除。”

空明、空灵二人尚未意会，青衣蒙面人的身影已失。来了？有谁会来？

以他高绝的身法莫说一个李员外，就算五个李员外他亦能轻而易举的击杀，为何尚要假手别人？

这是令人费解的问题。

空明、空灵没想到这些，他们只知道“白玉雕龙”令下，当今七大门派所有门人弟子不得不遵。

好在掌门已有令谕，而李员外却也真是江湖败类，只有不顾身份亲自下手，否则错杀一个不该杀的人，不但坏了本身修行，也有玷少林清誉。

△△△　　　　　△△△

李员外汗如雨下，他一张圆脸已经变了形状。

因为他在猛攻中不经意的发现到青衣人和空明、空灵暧昧的态度。

他现在已经看到他们朝着自己这方向走来，使了一个虚招，跳出杜杀的拐影，他就直挺挺的等着。

而杜杀一腿已断，顿失目标，他当然更乐意趁此机会好生调息，同时也不明白的看着即将行近的空明、空灵。

“李员外。”空明单手问讯道：“老衲来讨教阁下。”

李员外笑得有些凄凉说：“你们已认定我的罪名。”

“老衲不得不如此，事实俱在。”

“好得很，那么刚才你们为什么不一哄而上‘克我烂饭’？”（克烂饭意指以多欺少，群起围攻。）

空明祥和的脸上一阵青红道：“老衲……老衲岂是……”

“何必解释。”李员外道：“江湖无常，我早已看透你们这些自认侠义名门之人，妈的蛋，我李员外真成了稀世宝，连少林和尚都来抢，这十万两赏银真迷人哪！”

“施……施主怎好出口伤人？”空明没想到他口吐秽言。

“怎么？想听好听的？”李员外按捺不住一腔怒火道：“告诉你臭驴，你少自命清高，车轮战和‘克烂饭’比起来也好不到哪去，他妈的，来啊，这累不倒我。”

空明自入少林成名以来，这一辈子恐怕都没有碰过有谁敢满口粗话的对自己说话，顿时张口结舌，气得悚动不已。

其实他哪又知道李员外身背数罪全为莫名，再加上眼见绮红殒命，早已豁了出去，就算皇帝老子当面，他也一定照骂不误。

“混……”空明硬是不敢有失身份，把那下面的“蛋”字咽了回去，瞋目道：“老衲等你，等你调息完毕。”

“空明大师。”一旁的杜杀突然插口道：“李员外刁钻，

万不能让他有可乘之机。”

杜杀见空明、空灵主动前来接替自己，以为对方改变心意，立刻捐弃成见好心提醒。

“你以为老衲是谁？”空明顶了回去。

这句话有两种意思，一是瞧不起对方为人。二是讥俏对方无能。

这一句软钉子碰了回去，杜杀气得头顶冒烟，嘴里没说，心里可把空明给骂翻了。

李员外没好气的说：“什么意思？”

“老衲不愿落人口实，更不愿趁人之危，等你自认休息够了，老衲再讨教。”空明也没好气的回道。

“呸，干嘛，你少来那套假仁假义，讨教，说得多好听，其实你心里想超度我罢了，不用等了，我现在就很好，车轮战就是车轮战，他妈的那么多理由好讲？”

李员外就是李员外，他的话愈说愈狂，也愈说愈把空明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人也总是人，就菩萨也有三分土性，何况空明只不过是个和尚，怎受得了左一句“他妈的”右一句“妈的蛋”？

“好，好，你这混……混蛋，既如此，请。”空明终于忍耐不住，一袭灰色架裟无风自动骂了出声。

“请什么？这又不是上街逛戏园子，妈的蛋我已等着……”

话没说完李员外一蓬针影已出，攻的对像却是一旁的杜杀，毫无防备连作梦也想不到的杜杀。

李员外的针到现在才出手，不是一根，而是全部。

他等这个机会已等了许久，他迟不发针的原因一则是暗器须有距离，二则他没有把握能制敌致胜。

毕竟杜杀成名多年，在面对面的情形下暗器怎能称之暗器。

他已恨极了杜杀的阴损，终于找到了万无一失的良机。四十三根大小一样的绣花针，果然万无一失的全打在杜杀的身上、咽喉、脸上。

像是见到了鬼，（可能真见到了鬼），杜杀表情怪异的瞪视着李员外连一声惨嚎、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就无声断气。李员外根本不理会空明、空灵二人。

事实上他们也不会有所行动，因为他们不是趁人不备之徒，因为他们已让突发的情况震惊。

脸上有种说不出来的神态，李员外对着兀立不倒的杜杀道：“我不会说抱歉，因为我没有一丝愧疚，你该知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因为你刚刚不但意图偷袭一个毫无抵伉能力的人，而且还杀了一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女人，一个令人敬佩，从未涉世的女人……”

无论用任何方法，能杀掉像杜杀这样的江湖黑道巨枭，不只是件露脸的事，甚至连走路都可横着走。因为江湖中成名最快的方法就是能杀掉一个像杜杀这样的人。

而像杜杀这样的人，江湖中已不太多。

就如同能够杀掉“快手小呆”必定成名是一样的道理。李员外没有一点兴奋和高兴的样子。

不但如此，甚至他在对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已红，红得即

将落泪。

因为他知道即使他能杀掉一百个像杜杀这样的名人，也无法换回一个绮红，一个普通又普通的绮红。

李员外一生从不偷袭，虽然他经常突袭，但那都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抢先出手而已。

现在他会如此做完全是恨极了杜杀的作为。

他虽然只和绮红相处了短短的时间，他对她的认识已相当透彻，不只因为她救过他的命，而是她本来就是个能让人一眼望穿的女人。

她没有心机，她对世人没有恨，只有爱，她不隐瞒自己的感情，像她这样单纯无邪的女人世上能有几人？

他早已想过，假如有一天一切都过去的时候，非得好好调侃调侃小呆和她这段可爱、可敬、又可笑的感情。

甚至他已准备编一首叫子最拿手的“莲花落”“数来宝”来糗糗小呆和她。

然而当杜杀的那一拐击下，什么都完了，连报恩的机会都随着那一拐而失去，他怎能不痛心？不忿恨？

尤其小呆临走那一瞥里，他明白他是多么的无奈与伤心。

他知道小呆会回来，会讨回一切，但那终究是以后的事情，何况在空明、空灵表明了“讨教”二字后，他更知道要想生离此地已不可能。

因为据他所知这两个少林高僧手底下已经挫败了许多比自己有名和武功高强的江湖人物了。

因此他已抱了必死之心。

因此他才敢满嘴“他妈的”“妈的蛋”。

因此他才觑准时机一举把杜杀钉成了刺猬。

杀一个够本，宰一双赚一个，毕竟这是每个将死的人所有的共同心理。

黄泉路上有作伴当然不会觉得孤独凄凉。

△△△　　　　　　　　　　　　△△△

回过身，李员外沉定的走到空明的面前。

站定，微笑。

他打开扇子，还真像个员外似的轻轻扇着，平静道：“累你久等了。”

空明任是看破红尘，却看不透这个人。

“哪里。”他只能说这两个字。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开始你说的‘讨教’了？”

“随便。”空明也只能说这两个字。

合拢扇子，李员外道：“我想你一定不会先出招的对不？”

“自然。”空明仍然只说两个字。

“我知道，因为你自恃身份……”李员外道：“不过有的时候太托大反而失了先机——。”

李员外说到“先”的时候已出手，最后一个字说完，他的扇子已到了空明的咽喉。

这是他的习惯，也是老套。

然而这种方法对付一般人尚能奏效抢得先机。

但是他现在面对的人绝对不是一般人。

所以他的扇子只递出一半就已停住，并且极快的回收横
切。

因为空明手中念珠已先一步到了他的胸前。

原本是先机，反而成了后手。

武功这玩意果真是修为重要，李员外惊出一声冷汗，险极一时的恰好拦截住即将至胸的念珠。

只半招优劣立判，事实很明显，与空明相较李员外已经明白自己已碰到了这一生最强的高手。

仍然是原姿势，空明手持念珠，单掌问讯，并未藉势攻击的道：“阁下可否听老衲一言？”

李员外苦着脸哑着嗓子道：“请……请说。”“以阁下招致天下同声齐

讨所犯的罪行，实不可赦，如果你能自断一臂，让老衲破你丹田之气，再皈依我佛，那么老衲当保你余生。”

空明果是高僧，悲天悯人之心由此可见。

沉吟半响，李员外道：“未知少林可有供奉济公活佛？”空明不解道：“阁下何有此问？”

苦笑一声李员外道：“要一个叫化子当和尚，他信奉的当然只有济公活佛。”

空明不语，他在想着对方话里的含意。

李员外轻咳一声又道：“我……我能做个狗肉和尚吗？”空明的脸变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李员外在这种节骨眼上居然还敢调侃自己。

“阁下真是执迷不悟。”他有些火道。

“你……你还是杀了我吧！”李员外叹了一口气，苦笑道。

“看样子我佛慈悲却也无法度你这无缘之人，你再出手。”空明也叹了一口气道。

要想叫一个吃狗肉的人出家做和尚，就好像要一个赌鬼戒赌是同样的困难。

李员外说的是实话，更何况还要自断一臂，废去功力，这就更不可能让他接受，也难怪他会说出要对方杀了他。没有花俏，也不再抢攻，李员外扎扎实实的攻出三掌，及以扇做棍的横扫出招。

他知道任何取巧、花俏的招式对空明来说都没有用，因此他只能拚尽全力的拿出当年练功的架势攻向敌人。然而他面对的人也正是以札实出名的少林高僧，他又如何能抵挡得住呢？

于是他的扇招落空。

然而他的三掌却完完全全的落实。

因为空明也只攻了三掌，落落实实的接了他三掌。像挨了三记铁锤，更像遭到三记闷雷。

李员外的身体像断了线的风筝直飞而出，一股血箭已从他的嘴里喷出。

“伏魔掌”，少林绝学。

传闻“伏魔掌”只要练到七成，足可震碎一座大户人家蹲踞在门口的石狮子。

空明修为何止练到七成？

那么李员外就算是石头做的吧！他又怎抵挡得住空明三掌？

何况他不是石头做的，因此他当然口喷血箭，直飞而

去。

△△△　　　　　　　　△△△

许佳蓉取得了上风。

因为她身上的剑伤只有一处，在近膝盖处。

而欧阳无双的身上却已有三道长短不一的口子，汩汩流着鲜血，分别在臂膀、大腿、肩胛。

女人拚起命来往往令男人咋舌。

尤其是两个功力高绝，剑术超群的女人拚剑的时候，更让人感到女人的韧性、耐力，甚至狠厉连男人也比不上。短剑飞舞，长剑匹练。

整个人已溶入剑式里的许佳蓉，心与神，剑与气全投入最后的击杀中，她有把握不出十招必能克敌制胜。然而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突然的发现李员外微胖的身躯，“ 砰 ”的一声落在身旁五尺之处。
顾不得歼敌，也顾不住欧阳无双斜掠入怀的短剑，她拧身侧掠。
带起一溜血珠，她在恍惚震惊下左胁又加了一道约寸许的剑伤。
她来到李员外的身旁，忘了痛，更忘了追掠而至的欧阳无双，急急蹲身检视。
又是一个为爱不知己身安危的女人。
悲剧即将发生——
因为欧阳无双右手短剑已像魔鬼的獠牙，笔直的刺向她的后心。
蓦然——
像来自天外的飞虹。
一把窄剑准确又即时的撩拨而上。
“ 叮 ”的一声，两剑相击火星四浅，只差五分许佳蓉就得香消玉殒命丧当场。
“ 你是谁？你凭什么出手？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你已即将付出代价？ ”
欧阳无双霸气的问着执剑在手的儒衫人，她显然气极这个人妨碍了自己眼看就要歼敌的一剑。
儒衫人根本没理她一串的叱喝，他迅急的回头，运指如飞的连点地上李员外胸前八大要穴。
然后轻声且爱怜的对许佳蓉道：“ 千万不要移动他。 ”
许佳蓉这时方抬起一颗螓首，眼眶含泪的惊觉自己刚才差点愚蠢的死掉。
轻声说了声“ 谢谢 ”她又情不自禁的望向晕迷不醒的李员外，而李员外一张圆脸已快扭曲成了马脸，不但惨白，甚至微微抽搐，显见受创匪浅，连昏迷中也痛苦难当。
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空明、空灵二人在欧阳无双一剑刺向许佳蓉后心时，他们也想阻拦却是不及。
而儒衫人的出现就像从地底突冒出来一样，不但他们无法看清他的出剑拦截，甚至连人家怎么来的都不知道，这种身法，这种剑招，若非亲眼目睹，打死他们，他们也难以相信，毕竟他们已是江湖中少见的高手，真正的高手。
空明、空灵是旁观者。
欧阳无双当然就是当局者。
她根本想都没想儒衫人是怎么出现的，她只知道这个人不但出剑救了许佳蓉，救了李员外，甚至倨傲的连自己的问话也懒得回答。
因此，她按捺不住陡生的心中怒火。
因此，她的双眼杀机突现。
剑扬，针又出。
这时，儒衫人背对着欧阳无双。
这时，许佳蓉低着头。
△
欧阳无双有个绰号叫“ 兰花手 ”。
“ 兰花手 ”的意思就是她能使得一手巧妙的绣花针，不但能运针如飞的绣花，更能运针如飞的要人性命。这种针无疑的是种最霸道，最无声无息，最令人难防的暗器。

她对自己的绣花针有绝对把握，她也知道从未人有能在毫无防备下躲过她的“满天花雨。”

一种狞笑己浮现在她的脸上，她甚至已经看到三个死人，这三个人中当然包括地上的李员外。

因为针己出，“满天花雨”的绣花针已出。

△

这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敌人。

在你认为绝对有把握的时候，往往就有“绝对”令你想不到的结果。

六十二根绣花针它所涵盖的范围有多大？

莫说三个人，就是三头牛，它的要害之处中了这么多针也必死无疑。

儒衫人已中针，所有针全打在他的后背。

然而必死的他却没死，因为针虽然打中了他，只是打中了他的衣服，一件突然鼓胀的衣服。

欧阳无双像看到鬼一样的连续后退七、八步。她仍然在笑，只是那笑已没有一点点的味道存在。因为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恐，她的脸上写的全是疑惧，而她带笑的唇角却来不及转换成另一种表情。她的喉咙像含了一把沙子，原本甜美的嗓音变得极其难听的道："火……火龙气，是……是……是你？！"儒衫人面对着她，抖落那一身银芒的绣花针。俊秀的脸上掩抑不住一种愤怒，他冷漠道："是的，'火龙气'，你见识颇广。"

武林中"火龙气"练得最好的人只有一人，那就是大家尊称的"燕二少"的燕翎。

"你……你是燕二少？！"欧阳无双稍微平静些道。"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竟有着一颗比蛇蝎还毒的心肠，连一个晕迷将死的人也不肯放过。"儒衫人目现寒光道。

"好，好，你果然没死，可笑你还居然诈死企图掩人耳目，难道你为了谋产，弑兄、奸嫂、杀侄的罪行就真的认为没人敢对你指责声讨吗？"

儒衫人如遭电击，也有口难言。

狞笑一声，欧阳无双对着行近的空明、空灵二人道："二位大师，少林索来不齿罪大滔天、淫恶凶残之徒存于武林，现在站在那的人正是平阳县有案可查的死囚，欧阳无双一弱女子，恳请二位大师持正义、伸网常，诛灭此人。"

燕翎之死早已传偏武林，当然他的罪行在没人为他辩护之下亦人人皆知。

所以空明、空灵二人骤闻欧阳无双之言，不禁互觑一眼后前行数步。

事实很明显，如果这人真是燕二少，空明、空灵二人绝不会让他杀了欧阳无双，何况他们已经想起刚才持"白玉雕龙"的青衣蒙面人，临走所说的话。

"欧阳无双，你好高的心智。"儒衫人侧首又对着空明、空灵二人道："二位大师，想必你们己有了决定是不"阿弥陀佛"空明喧声佛号道："阁下真是燕二少？"

苦笑一声燕二少道："正是燕翎。"

虽然已经想到这人是燕翎，可是听到他承认，空明和空灵亦不觉一惊。

毕竟当年燕二少在少林后山论剑，事后少林掌门曾下令谕，凡门人弟子

日后见到燕翎必行弟子之礼一事，空明空灵未能忘记，然而如今却又弄成了这么复杂难堪的局面，一下子二人亦不觉如何是好。

讷讷的空明、空灵单手问讯道：“ 见过燕二少。 ”

他二人为掌门师弟，所行当然是平辈之礼。

“ 不敢，尚请二位大师谅宥易容之举。 ” 燕翎回礼道。

礼见过了，接下来当然须谈正事，然而这却实在难以启

口，无论燕翎或者空明、空灵。

“ 松花道长 ” 与那六个瞎女人之战原本轻松。所以场中许多的变化，他都能在游刃之余尽入眼底。现在他已停剑撤招来到空明、空灵身旁。

忽然那六个瞎女人亦被欧阳无双招唤至身边。松花道长打量了儒衫人一下后，语态十分倨傲冷哼一声道：“ 阁下果真是畏罪诈死的燕翎？ ”

谁也听得出来他话中的不屑。

（因为燕翎曾经剑败 “ 青城四子 ”，而松花道长为 “ 青厅四子 ” 师叔，当年云游在外，故而一直耿耿于怀。）燕翎早闻松花道长心胸颇窄，一听此言已知麻烦上身，却只得拱手道：“ 想必松花道长当面，不才正是燕翎。 ”
“ 很好，拔你的剑。 ”

“ 为什么？ ”

“ 弑兄、奸嫂、杀侄，够了吗？ ”

打一开始，燕二少就知道不能让人知道诈死一事，如今为救李员外遭人识破了身份，实在为不得已，却没想到麻烦还来得真快。

这时候绝不是讲理的时候。

这时候唯一能做的也只有拔剑。

然而燕二少的剑能拔吗？

他一出剑不但坐实了自己的罪名，一定更会激起天下人的公愤。

燕二少的剑就在他的长衫里。

人人知道他用剑，却很少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把剑挂在衣

服里面。

松花道长静静的等着，等着燕二少出剑。

他知道他一定会出剑，因为他是燕二少，燕二少绝不会在别人叫阵之后不敢出剑。

空明、空灵也在等着，他二人却没想到半路杀出了松花道长接过了这个烫手山芋。

欧阳无双更是等着，用一种诡谲的眼光等着，因为只有她知道许多别人不知道的秘密。

颓丧的叹了一口气，燕二少说出了一句他最不愿说的一句话 ：“ 我不能。 ”

不只松花道长、空明等人吃了一惊，连犹守在李员外旁边的许佳蓉也不解的望着燕翎。

因为她所知的燕二少就算再有更大的冤屈，也不会连应战也不敢，毕竟名声为一个武者第一生命，江湖闯荡无论黑白两道，上至顶尖高手，下至九流混混，在别人叫阵的时候说出这三个字来无异丧失了一切。

“ 你是懦夫？ ” 松花道长鄙夷道。

“ 你知道我不是。 ” 燕二少坚定的说。

“ 那么你为什么不敢拔剑？ ”

“ 那还用说，心里有愧的人怎敢面对正义之剑？ ” 欧阳无双嗤笑道。

“欧阳无双，你不要以为诡计得逞，对你我已掌握了许多证据，你等着，用不了多久我将在天下人面前揭穿你。”燕二少对这个女人已恨透的说。

“是吗？我的燕二少，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我可

没有哥哥也没有嫂嫂，更没有侄子呢？”

欧阳无双有恃无恐的站在松花道长与空明、空灵身后诡异的笑着。

“我想你该叫‘菊花’才对。”燕二少目现寒光道。“什……什么意思？”

“因为你统领着‘菊门’。”

任何人都知道“菊门”最近在江湖上掀起的腥风血雨。它那嗜杀、恐怖的行径甚至已到了小儿夜啼闻之哗声的地步。

所以“菊门”二个字已让松花道长等人震惊。

△

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欧阳无双道：“得了，燕二少，你不觉得你说的话有多幼稚吗？”

燕二少无奈的不再理她，注目对着松花道长及空明、空灵道：“三位，燕翎一生行事光明磊落，一月后定当在平阳玉泉山候教，至于燕翎冤屈届时亦一并会对天下人交待。”“刚说你幼稚，这会你竟然说出这么无聊的话来，恐怕只有白痴才信你那拖刀之计喽。”欧阳无双永远都是反应最快，出口最毒。

“阿弥陀佛，燕二少，老衲素信你言行一致，奈何今日‘白玉雕龙’已现，恐难违令……”空明前行一步道。白玉雕龙？

燕翎心头连震。

欧阳无双惊然一惊。

“是的，‘白玉雕龙’的持令人就在方才已现，同时令老

衲务必要将……要将燕二少……”

燕翎脸色已变，哑然一笑道：“是不是要杀了燕某？”

“然则他有子嗣或传人，何况……何况当年先师曾遗命只认令不认人。”

燕二少默然。。

他不知道“白玉雕龙”怎么会再现江湖。

他也从未听到展龙提过。

但是他知道“白玉雕龙”令下有一个规矩，那就是它只杀十恶不赦之徒。

现在自己不正是别人眼中十恶不赦之徒吗？

△△△　　　　　　　　　　　　△△△

杜杀老婆十只留着尖长指甲的手比起“杀千刀”手中的刀要来得犀利些。

他们已忘形的打斗了九百五十六招。

然而这回累倒的却是“杀千刀”自己。

无他，武功不济罢了。

在第九百七十三招的时候，杜杀老婆故意卖了一个破绽，大腿被划了一刀。

而这一刀的代价却让“杀千刀”永远追悔莫及。

因为杜杀老婆趁机把她隐藏在指甲中的“迎风倒”弹进了他的鼻子。

在眼睛团起来的时候，“杀千刀”就发觉他的眼睛恐怕这一辈子都难以睁开了。

△△△　　　　　　　　　　　　△△△

在一脚踢碎了“杀千刀”的鼻梁后，杜杀老婆狠狠的吐

了一口唾沫。

“ 操我二舅？！就凭你这三寸丁？！你他妈的还真是不折不扣的‘ 杀千刀’，呸，借你钱的人算瞎了眼，看样子这你‘ 杀千刀’的臭名一直会带到阎王老子那…… ”她的话没骂完就已停住。

因为她突然发现现场己没人再打斗。

蓦然回头，远远的她又发现场中的情形变得十分怪异。尤其她看到了自己老公始终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心里倏然升起了一股不祥之兆，她一步步的接近燕二少他们，当然她的眼睛更是紧盯着杜杀。

愈近她的心愈抑止不住乱跳。

压根她就没想到杜杀己死，因为死人是不会站着的。然而活人必须呼吸，为什么他的胸际连一点起伏的也没有呢？

少年夫妻老来伴。

不管是什么样的夫妻，在经过那么一段漫长相聚的时光后，他们最怕最难忍受的就是这一刻。

场中的人没人发现她已走近。

也许有人发现，也没有人想到她会做出什么。因为她只愕愕的，毫无表情的站在杜杀面前，望着他那满身、满脸的绣花针。

菊门？是谁在提菊门？

菊门杀过许多人，而死在菊门手中的很多都是被这种针钉得死死的。

杜杀夫妇这次截杀李员外固然是奉了“ 白玉雕龙 ”之

命。

然而他们更是贫觑那十万两赏银。

赏银是“ 菊门 ”出的，为什么“ 菊门 ”的针会要了杜杀的命呢？

杜杀老婆思维已乱，她什么已不想，她只知道那个儒衫人提到欧阳无双是菊花，是统领“ 菊门 ”的人。于是大家谈论些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要报仇，为死得像只刺猬的杜杀报仇。

情况是突发的。

杜杀老婆像箭一样的射向了欧阳无双，她的双手十指尖尖在空中划起一个又一个大小不等的圈圈。

没人知道怎么回事，也没人知道她为什么废疯一样的要欧阳无双的命。

于是场面一下子混乱起来。

尤其是欧阳无双后面的六个瞎女人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们只能感觉有人袭击，至于袭的人是谁她们当然更不可能知道。

于是六把“ 盲 ”剑亦在飞舞。

飞舞在人群里，飞舞在每一个靠近她们身边的人。“ 松花道长 ”莫名奇妙的接下两人。

空明、空灵闪躲着另四人。

而欧阳无双瘸着腿，一蹦一跳的短剑护身冷汗直流，狼狈得连想出口骂人的时间也没有，被杜杀老婆逼得团团乱转。

刀枪无眼，又道相打无好手。

这场混战最先结束的是“ 松花道长 ”这组，他的对手已踣倒在地，空茫的眼神至死都难合拢。血已现，现在眉心，剑滴血，滴落黄沙。

“ 松花道长 ”怅然若失，因为刚才那一剑虽然无声无息，却甚缓慢，只有……只有瞎子才看不到，也只有瞎子才会傻得用头去撞上剑尖。

他并没存心要她死，奈何她正是瞎子，不幸的是他已忘了她是瞎子。

第二组结束的当然是空明他们。

四个瞎女人各自挨了“伏魔掌”“金刚拳”“渡心指”，已失去再战的能力，跌坐在一团娇喘连连。

“你……你疯啦，老……老太婆你……你倒是开口说话，闷不哼声的找人拚命这……这算哪门子？！”欧阳无双趁着一刹那换招的空间哑着嗓子暴吼。

“贱人，你连老娘一并成全算！”杜杀老婆又划出三十三个要命的圆弧，狠厉的喊叫、怒骂。

“住……住手，杜杀不是我杀的。”欧阳无双已经明白，拚力攻出十二剑大声的叱喝。

“鬼才相信你的话。”仍然指指戮向欧阳无双的要害。

“老太婆……你……你昏了头啦……杜杀是李……李员外杀的……”闪过一轮猛攻，欧阳无双为之气结的道。

李员外？

杜杀老婆蓦然住手。

“是的，是李员外杀的，不信你可问问他们。”

和尚不说假话，尤其像空明这样的高僧更不会说假话。

杜杀老婆伤心欲绝的回过身，却只发现一地的血迹。

因为李员外已不在现场，就像在空气中消失一样，连一根头发也没留下。

△△△　　　　　　　　　　　　　　△△△

李员外当然不会凭空消失。

在混战一开始的时候，燕二少已一弯身抱起了他，向许佳蓉使了个眼色飞快的离开了这里。

燕二少不得不走，他宁愿背了“懦夫”的罪名也要走。

因为他不走，李员外就必须死。

因为李员外只见出气，不见吸气，多留在这里一刻就少了一份救活的希望。

△△△　　　　　　　　　　　　　　△△△

燕二少侠情平傲骨，一代奇人。

自十六岁起仗剑江湖，历经大小四十二战，小至黑道巨枭，大至少林论剑，会尽天下群雄，他的手从来就没颤抖过。

因为一只握剑的手如果颤抖，他必定已死了四十二次。

可是现在他的手却颤抖得无法控制，甚至连叩门的力气也像没有。

“燕……燕二少，你没什么不舒服吧！为什么你的脸色那么难看？”许佳蓉一旁关心的问。

看了臂弯中的李员外一眼，燕翎鼓起最大的勇气，轻叩着门。

这是谁家的门？

为什么那只叩门的手颤抖得如此厉害？

△△△　　　　　　　　　　　　　　△△△

开门的是个俏丽的丫环。

“你们找谁？”

“对不起，烦请通知展姑娘，一位姓燕的旧识登门拜访。”燕二少点头说。

“姓燕？！”
“是的，姓燕。”
“请先跟我进来。”
“谢谢。”
丫环一边带路，一边频频回头。
穿过一片菊海的前院，到了一座颇精致的花厅，丫环留下一句“请稍候”便行了出去。
许佳蓉面有戚色小声的问：“燕二少，李……李员外还有救吗？”
燕翎仔细的看着这位痴情冷艳的女人，苦笑道：“只要……只要我这位旧识肯予救治，他就有救。”
“这么说你这位朋友医术十分高明？”许佳蓉掩抑不住的兴奋道。
“是的,十分高明,几乎是只要人还剩下一口气她就有办法……只是……只是不知她肯不肯……”燕翎叹了一口“为什么？！他不是你的朋友吗？”
“唉，许多时候愈是朋友愈难启口……”
“听你刚才所说，你这位朋友是位姑娘？”
“是的，本来我可以找她哥哥的，她兄妹同样都有精湛
的医术。”
有些明白，许佳蓉道：“那么你为什么不找她哥哥呢？”
燕翎目注厅外一片菊海茫然说：“她哥哥和我的一位朋友至今生死未卜。”
有着太多的挂念，燕二少想着展龙俊逸的风采，以及“鬼捕”铁成功那苍老的世故。
花厅里进来了一年纪较大的婢女。
她带来了消息却是令人急得冒汗。
据她说展凤后山采菊从一清早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
“请问你家小姐通常至后山采菊要多久的时间？”许佳蓉惊慌的问。
“不一定，有时一天，有时两三天，我也拿不准。”
燕翎看了一眼脸色死灰的李员外，毅然道：“烦你指引后山之路。”
“干什么？”那婢女一脸不解。
“在下想去寻求你家小姐，因为……因为我这位朋友恐怕已拖不了多久的时间。”
“燕二少——”许佳蓉急道。
“我了解，你不用多说。”
“既如此，请跟我来。”那婢女转身即走。
△△△　　　　　　△△△
山险，路陡。
这些都难不倒燕二少。
他一路飞奔，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找到展凤。
他已忘了一切，忘了她和他之间不为人知的许多事情。他第一次见到展凤的时候，那也是一个黄昏，一个和现在一样有着艳丽云彩的黄昏。
当年他年少，怀着一腔热血仗剑江湖，更有着会尽天下英雄的壮志。
像他那样的年轻人当然更有着一种傲气，一种睥睨天下，略显幼稚的傲气，因为那时候他已剑败“青城四子”名动武林。
初见面，无可讳言的他己被展凤的美貌深深吸引。然而那种莫名的傲气，

及无理由的矜持使他连正眼也没看过她。

展龙是位好友。

不只一次酒后他曾开玩笑的对燕翎说：“ 我敢夸口，天底下绝没有一个男人能不被我妹妹所惑。 ”

这似乎是种挑战。

一种令燕翎无法低头的挑战。

“ 展兄，你可把天下男人都瞧扁了，最起码燕某就自信不是那种人。 ”

“ 小燕，你不只会牵牛鼻子（指“ 青城四子 ”），更会吹牛哩。 ”

“ 你放心，展兄，燕某自认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绝不会为情所困，尤其被令妹所惑，就算我终身不娶去当和尚，嘿嘿……也不会有求你一天。 ”

这是玩笑话，也是酒话，更是一种莫名奇妙的无聊话。二个男人，又是好朋友，他们在喝酒的时候通常都会这

样彼此挑逗。

奈何这种无聊的酒话已被人听到。

而听见这话的人正是心比天高的，美得不食人间烟火的展凤。

于是乎她没理由要忍受这种戏滤、羞辱。

于是乎她把“ 展抱山庄 ”一分为二。

最主要的原因她无法理解男人为什么宁要朋友而不要亲人的古怪心理。

燕翎能说什么？

他只能歉然的离开“ 展抱山庄 ”。

然而事情并未了结。

一个像展凤这样的女人，当然有种高高在上的自尊心，当她的自尊心被人践踏的时候，所做出来的事情当然令人想都想不到。

她开始了疯狂的计划。

她搜集了一切有关燕翎的资料，包括家世、亲人、习性、嗜好。

她发现了一个可资利用的秘密，一个可令他为自己而死的男人——燕荻。

其实这也只是顺水推舟，因为燕荻自从发现燕翎非亲生弟弟之后，早已因嫉妒产生了不满怀恨之心。于是燕翎就坠入了一张布满了嫉妒、仇恨、报复的网里，背上弑兄、奸嫂、杀侄的罪名。

因为她们已算准了每一步燕翎会走的步子，从燕荻离家、丧身开始，燕翎为了访凶到处陷囹围，她们完全了解他

的心态。

在燕翎来说他以为收买知府、证人，制造奸嫂、杀侄的罪名，本以为可以引出隐在暗处的凶手，谁知道这一切更让展凤她们抓住把柄，花了大笔银子卖通京官换了知府，连最重要的四名可以翻供的证人也被燕获杀了灭口。于是一件假案成了真案。

一桩诱敌之计变成了百口莫辩，做茧自缚的荒唐计。爱情发生的时候，那种巨大的力量绝不是恨所能抗拒。在展凤以为燕二少畏罪撞墙身亡后，满腔的愤恨、羞怒已消，继之而起的是她突然发现她不知什么时候起已爱上了那个人，而且爱得是如此之深。

她不敢懊悔，也无从懊悔。

因为她已陷入欧阳无双与燕荻的泥淖里。

她发现他们像牛皮糖一样，一旦沾身变得甩也甩不掉。她无奈亦无助，

也更饱受她们欲把这件事公诸于世的威协。

　　她的良心深受谴责，因为她发现她已失去了恨。她不敢一错再错，她也一步一步的往回走。

　　尤其在她得知燕二少只是诈死的时候，内心那种激荡更无以复加。

　　△△△　　　　　　　　　　△△△

　　展凤拖着疲备的身子，正一步一步的往回走。她手中挽着一篮采自山中的野菊。

　　这时候的她踩在暮霭中的山径小道，给人的感觉绝对只有一种——像极了一位踏着天梯而降的仙子。

　　然而仙子是快乐的，为什么她的脸看起来是那么的忧郁？她的双眉又为什么舒展不开？

　　她怎么能快乐？她又怎么不忧郁？

　　她为她的哥哥迟迟不归而担心，在被欧阳无双连哄带骗的夺走“白玉雕龙”后。

　　她也为“快手小呆”的失踪而烦心，在她认为只有他能对付欧阳无双和燕荻的时候。

　　她更为一直索绕在脑中的燕二少而愁苦，因为那人的影子近日来己折磨得她几乎发疯了。

　　有这么多的烦恼，再加上为情所苦，就算李员外也恐怕笑不出来了。

　　刚转过一个弯道，正想再拾级而下。

　　展凤就发现一个儒衫人挺拔俊逸的站在路中央，瞬也不瞬的满头大汗直视着自己。

　　有些心慌，却又不得不继续往下走。

　　走着，走着，她已来到那人的面前，奇怪的是那个人却连一点让路的意思也没有。

　　忍不住心头之火展凤狠狠瞪了一眼道：“对不起，请让路。”

　　“你好，展姑娘。”那人暗哑道。

　　多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展凤手中一篮菊花再也拿不住。

　　一朵朵黄色野菊洒满一地，而，那只花篮就这么一路滚了下去。

　　“是……是你？！”

　　“是的，是我。”

　　展凤如珠的眼泪晶莹。

　　而那人似乎也有一种抑止不住的激动。

　　△

　　蓦然醒觉——

　　展凤别过头举袖拭泪冷漠说：“请让开——”

　　“你……你何忍？！”那人叹了一口气道：“我求你高抬玉手救救我的朋友……”

　　“那是你的朋友，于我何干？”展凤仍然不带一丝感情的说。

　　“难道……难道你还为当年酒后戏言耿耿于怀？”展凤不语。

　　“难道……难道如今你还不能消气？”那人又道。展凤心头一跳。

　　又叹了一口气，那人几近哀求的道：“如果我真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展姑娘我想……我想你对我的报复也够了吧“你……你知道……”展凤不觉

失声。

点了点头那人说：“ 我不怪你，真的，我一点怪你的意思也没有，一切只能怪我出言无状，再说没有你事情照样会发生。 ”

展凤当然知道像他这样一身傲骨的人肯说出这种几近哀求的话来，是多么的不容易。

他不是别人，他是江湖尊称燕二少的燕翎啊！

冬雪已溶，纵然这春天来得稍迟。

矜持不再，因为她早已知道爱恨只是一线之隔。何况，何况那人在明白自己所作所为后，居然能捐弃成见，这岂又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

“ 你……你为什么…… ” 展凤呐呐说。

燕二少定定的望着她，他的眼里有着谅解，有着激情，更有着一股可以把人溶化掉的光芒。

展凤已让这种眼光看得低下了头，红了脸。

“ 我不再有颗年少的心，我亦明白了伤人即是伤己的道理。 ” 燕二少鼓起最大的勇气，舔舔发干的嘴唇道：“ 最……最主要的我发现……我发现…… ”

展凤的心里像小鹿般乱撞，她已抬起了头，一双清彻翦水双眸连眨也不眨的看着他。

她在等着，等着连作楚也想听到的话。

她在期等着，期待着以为永远也不可能听到的话。燕二少终于说了出来。

“ 我……我发现我已爱上了你。 ”

展凤的眼泪已滑过脸颊，这次她没再拭擦，就这么让它们淌着。

燕二少心已慌，意已乱。

他突然发现他又说错了话。

“ 你……你能拿掉你脸上的东西吗？你……你能再说一遍吗？ ”

燕二少听到这两句话时，他已软玉温香抱满怀。同时他也感到怀中人的眼泪是那么滚烫。

一切的折磨苦难似已过去。

感情成熟的时候不正像那句 “ 水到渠成 ” 的话吗？问题在能不能摒除心里的障碍，问题在能不能放弃一些狗屁不通的自傲和自尊。

否则这 “ 渠 ” 非但成不了，搞不好还会弄成水灾。你年少？你怀春吗？

何不趁早说予她（他）听？

第三十一章 相见欢

仍然是修篁数丛。

依旧是菊花满园。

小呆买棹逆江而上，回到峨嵋山区已整整七天了。七天来他独坐江边，守着黄土一坯，朝迎晨曦，暮送残阳。

渴了，掬一江秋水，饿了，摘几株野菜。除外，他就像一座化石般陷入了冥想。

他知道他这么做是没多大的意义，所以他给自己一个期限——七天。

他要以七天的时间一刻也不离的陪着绮红。

陪着她看山、看水、望日出、、听虫鸣。

因为传说中一个人在死后的七天内，他的魂魄尚能凝聚，也能感应，他不愿她孤独、凄凉的渡过这七天，所以他陪着她。

△△△　　　　　　　△△△

血已凝，伤亦合。

这还得感谢展凤上回留下来的药，要不然小呆必因伤口溃痒，终至不治。

也亏得他根底颇佳，历经数次劫难，重创无数尚能支撑至今，否则换成任何人恐早已死了三遍亦不止。风在呜咽，雨丝已落。

秋风秋雨最是断肠。

小呆站了起来，因为七天己满，现在已经到了该走的时刻。

他不得不走，只为李员外还在等他，活着等他？还是死着等他？他不知道。

无论李员外是活着或死了，他都会等。

因为小呆临走时已告诉了他，自己一定会再回来。虽然没有亲口所说，但当他和他眼神交会的那一刹那，他确信李员外已经明白。

这就是默契。

一种经过长久时间培养的默契。

△△△　　　　　　　　　　△△△

船桅已现，还是那艘载自己来此的船。

小呆沉默的在石砌小码头边等着它缓缓驶近。他似乎已经可以听到船夫们豪迈的笑谑，然而他原本僵凝的脸上却逐渐的升起一种肃杀之意。

因为经验告诉他，这条船一定有着不寻常的人在里面。这种感觉很难言传，或许是种本能。

江湖待久了，很多人都能事先嗅出危险的气息。

船愈近，小呆内心那种有事发生的感觉愈强烈，甚至他已有些不自觉的轻颤。

有谁在船里？又有谁会知道自己在这里？

来人是友？是敌？

这个时候“快手小呆”就算是铁打的罗汉吧？他也绝经不起任何激烈的拚杀。

毕竟经过连番战役之后，新创和旧伤已让他的功力大打折扣，连平日的三成也不到。

万一来人非友是敌，他怎能抵挡再一次的搏杀？

小呆冷汗已现，他也想到这个可怕的问题。

再狠、再强的敌人他都不怕，然而现在他只能躲了起来，躲在一棵大树的枝桠里。

因为他必须先观望来人是谁？

因为他必须留着有用之身去做复仇之举。

△△△　　　　　　　　　　　　　△△△

船停，人现。

小呆证实了自己的直觉，从枝叶的隙缝中，他已看到坐丐帮第二把椅子的郝少峰，及“八大天王”九人踩着极小心的步伐，躲躲闪闪的散了开来。

他们怎么会找到这里？

小呆背脊发凉，他也终于相信丐帮的确是惹不起的，谁要开罪了丐帮，不幸和他们结了仇，就如同冤的鬼缠身一样，除了把他们暂尽杀绝外，恐怕连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当然搜遍了屋里屋外也找不到要找的人。

因为小呆在他们向屋内包抄的时候，他已滑上了树干。

火苗窜升，浓烟蔽天。

郝少峰失去了敌踪，忿怒难当的居然下令火焚了房子，这点小呆连想也想不到。

那精致的小屋，美丽的盆栽，还有那消磨了绮红一生的书库，就在一把无情之火下付诸灰烬。

火烧着，映红了小呆的双眼。

他知道这火必将延续，它将一直烧遍丐帮每一分舵。然而他现在只能呆呆的看着它们烧，烧掉了他唯一能够回忆的地方。

泪已流，唇已破。

小呆心里暗自发誓他必将重建这里，可是他也知道他已无法把一切恢复原状。

毕竟也只有原来的屋子才装满了温馨，和充满了对绮红的憧憬。

△△△　　　　　　　　　　　　△△△

江水冰凉，小呆的心却在燃烧。

要不是江水冰凉，小呆真会被满腔怒火焚毁。

他整个人泅在水中，身上绑着一根拇指粗细的麻绳，而绳子的那一颗却连在那条船上。

他不得不如此做。

他既没再战的能力，也没有体力花上三个月的时候去翻山越岭。

所以他只有这个唯一能出去而又最省力的办法。

从落水到现在已整整二个时辰。

而这二个时辰里，他所靠的就是复仇的意念。

否则深秋的季节，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一直泡在冰冷的江水里。

星灿，夜深。

眨着眼的星星像极了情人的眼睛。

不自觉的小呆又想起了那张虽不算美，却给人有种如沐春风的脸。

为什么人往往在失去对方的时候，怀念才一波波涌现。又为什么一切当要开始的时候，希望已然幻灭？小呆永远也想不通这些看似复杂却极其简单，极其简单却又复杂难解的问题。

是不是这就是人生的无奈。

痛苦的不愿去想，然而不想又怎么能渡过这漫漫长夜？他不能闭上眼，

更不能让自己睡着。
因为江水汹涌，随时都可以掩没一个脑筋不再活动的人。
所以他又只能想，想船什么时候靠岸，想船靠岸后怎么去打听某些人的生死。
△△△　　　　　　　　　　△△△
李员外这一辈子都没受过这么重的伤。
也这一辈子没睡过这么高贵、豪华、舒适的床。当他的双眼一睁开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痛，全身都痛，痛得像似每一根骨头都碎了般。
然后就感觉温馨畅快，每一个毛孔都熨贴极啦！因为他的鼻孔嗅着的是一种似兰似麝的体香，这种体香只有一个处子的身上才有。
而他裸露的肩窝正有一张滑腻、柔和、却极美丽冷艳的娇靥枕在上面。
所以他现在的感觉就是又痛、又舒服，再加上一点点痒麻。
贪婪的深呼吸几下，因为她的发髻丝钻入他的鼻子，终于忍不住的打了一个喷嚏，也惊醒了熟睡中的许佳蓉。
心里暗骂了一句自己，李员外口不择言的说：“哎……对不起，对不起，你再睡，再睡，这次就是憋死我也不再打喷嚏……”
许佳蓉倏地抬起头，惊喜、愕了一会道：“你醒啦？！”
贼笑一声李员外说：“早知道……嘿嘿……我宁原不要醒……”
白了他一眼，许佳蓉又好气、又好笑说：“你……你这人怎么到了这时候还有心情说笑？你知不知道你受了多重的伤？昏睡了多久？”
兀自回味着什么，李员外摇了摇头。
双手拢发，替他把被子拉好，她说：“你五脏移了位，右手肘脱臼，整整昏睡了三天三夜，好在燕二少及时赶至，再加上展姑娘妙手回春，否则……哼，你这条小命早就到阎罗王那应卯喽………”
“燕二少？！展姑娘？！怎……怎回事？”
接着许佳蓉便把李员外失去“空白”的地方，颇为详尽的说一遍，直把他听得冷汗直冒。
等到他一切弄明白后，蓦然想起一个烦人的问题，于是一张脸快成了个苦瓜。
许佳蓉一直瞧着他脸上的变化，也一直研究他心里所想，接着她笑了，笑得有些捉狭。
“你……你笑什么？”李员外像做小偷被人捉到似的惶恐问。
“没什么，我只是笑你这个人好像经常闹三角………”“什………什么三角？”李员外差点晕了。
“三角恋爱啊！”许佳蓉歪着头强忍着笑说。“什……什么意思”
“好啦，你也别装了我的大员外，展凤姑娘早已经把她和你的一段‘假凤虚凰’说给我们听了，你也别害臊，其实那时候她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我……二少他……”李员外差点咬到舌头。“你想说什么？”许佳蓉笑了出来。
“我……我能说什么？我只想睡觉。”说完他真的闭上了眼，并把被子蒙上了头。
△△△　　　　　　△△△
老听人说起丑媳妇总要见公婆这句话。
李员外虽不是女人，可是他已能体会出这个“公婆”还真是难见。

自从昨天夜里醒来后，他就一直没再闭眼。

许佳蓉守在他旁边一个晚上，毫无隐瞒的述说着自己的感情，述说着燕二少和展凤一段曲折，甚至也告诉了他她明白李员外绝不是欧阳无双口中的淫徒。

她无疑是个敢爱、敢恨、敢说的女人。

碰上了一个这么美，又这样么率真的女人，李员外除了

投降外他还能做什么？

毕竟人家为了他差些失身，毕竟人家为了他险些丧命在欧阳无双的剑下，毕竟人家须臾不离的守在他的身旁三日三夜。

现在他在等着，等着燕二少和展凤这封“公婆”。痛苦的笑一声，李员外对着许佳蓉道：“蓉姐姐。”（喝，还真快，连蓉姐姐都喊了出来。）

“蓉姐姐，待会……待会他们来了，我……我该说些什么好？”

“说什么？我怎么知道你要说什么？总不会说你仍然还爱着展姑娘吧？”

看样子李员外碰上了厉害的角色，许佳蓉挖苦人的功夫可不比他差。

“唉，你……你就饶了我行不？娘的，这……这真是从何说起嘛……”

“你说什么？！”许佳蓉杏眼圆睁。

“说……我说什么呀！”李员外急忙否认。

“我明明听见你在骂人。”

骂人？

李员外傻了。

他记得她曾经说过喜欢自己的幽默、诙谐。

怎么现在自己顺口一句粗话，她就瞪起了眼睛？“姑……姑奶奶，我那……那只是口头蝉，我怎么敢骂你，又怎么舍得骂你……”

李员外苦着脸暗道：“娘的，看样子以后可有我受了，

还不如早点打根绳子上吊去……”

△△△　　　　　　　　△△△

四个人，一张床。

当然躺在床上的人只有李员外一个。

虽然事情谈开，误会冰释，但李员外面对着燕二少和展凤仍有着说不出来的别扭。

易容已除的燕二少，为了缓和气氛故意叹了口气道：“怎么，大员外莫非你还在想着那只兔子？”

“去你的，下回……下回我就算饿死了也不抓兔子了，免得兔子抓不着差点成了二少你的情敌，可怜我打又打不过，长得更没你帅，所以，所以只好拱手把这天仙似的美女让给你………

李员外话还没说完，突然发现自己的大腿被人狠狠的扭了一把，杀猪似的嚎叫起来。

“要死啦……”许佳蓉横了他一眼娇笑道。

“我……我这是走的什么运嘛，看样子以后连说话的自由也没啦……”李员外苦着脸摸着大腿。

展凤格格笑道：“大员外，你现在走的可是桃花运哩，蓉姑娘可得好好管管他呀，他那双眼睛听说可迷倒过不少姑娘家呢。”

李员外的眼睛闭了起来，因为他又看到了许佳蓉的手伸了过来。

以前总是李员外吃女人的豆腐，他没想到女人吃起男人的豆腐来更为可怕。

“好哇，二少，你……你有了新人马上就把咱这生死老

友撇在一旁，妈的！李员外真是交友不慎……交友不慎哇！”斗不过女人，李员外只好找男人开火。

“老友记，这可是黑天的冤枉，我一直衷心的感谢你为我吃了那么多的苦哩！”燕二少赶忙解释。

哼了一声，李员外没有好气道：“嗯，这句话还听的，要不然咱这身伤可就不知找谁去诉苦了，其实比起小呆来想起了小呆，李员外已失去了说笑的心情，整张脸立时垮了下来。

上回望江楼一战，小呆奄奄一息落江那时好在被展凤救了起来，然而这——

每个人都知道李员外和“快手小呆”的感情。

每个人当然也能体会他现在的心情。

于是欢笑不再。

空气像僵凝了下来，而，每个人的脸上也升起一种阴霾。

许久后，展凤脑际灵光一闪。

“我想……我想我知道他可能去了哪里……”她环视大家一眼后说：“既然绮红为他而死，那么他抱着她离开后一定会回到‘峨嵋山’里，因为他知道绮红生在那里，长在那里，那么很有可能小呆也一定会把她埋在那里。”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同意了她的看法。

然而这只是猜想，没有证实谁也不敢保证。

△△△　　　　　　　　　　△△△

“展抱山庄”里的人、丫环，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有着一

种掩抑不住的兴奋。

因为展凤已下令除了那一道横亘着前院和后院的围墙。

本来嘛，有兄妹闹别扭会闹到这种程度，再怎么说兄妹总归是兄妹，岂有一辈子不相往来的道理。

可是令人担忧的却是大少爷展龙连一点消息也没有。

就在大家忙碌的拆着围的时候，庄里来了一位客人，一位只剩下一口气的人被抬着进来的客人。

当燕二少见到“鬼捕”铁成功的时候，他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展凤虽然有生死人而肉白骨的高明医术，但看到了“鬼捕”也只能歉然的对燕二少摇了摇头。

这意思很明显，她救不了他。

展凤都救不了的人，恐怕神仙也一定救不了。

燕二少抱着“鬼捕”只剩下骨架的身体，双手颤抖，语音哽噻的在他耳边说：“老铁，老铁，你醒醒，你醒醒啊“鬼捕”勉力的睁开眼睛，他看清了燕二少，露出一种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老铁，告诉我，告诉我你怎么逃了出来？展龙呢？展龙没和你一起吗？”

“二……少，看……看到你我……我好高兴，我已……已经证实的……的确是你那因妒生恨的哥……哥哥陷害你的“老铁，这些我都已经知道了，现在你只要告诉我燕荻把你们关在哪里？展龙是不是和你关在一起？”

“展龙本……本来是和我关……关在一起的……，后……后来被移到一个我……我也不知道的……地方，你……你告诉我，燕荻的……儿子，到……到底是……是怎么死的？……”

这世上有种人，他们宁死也要追求真象，尤其是办案拿人的，他们绝不甘心怀有一丝疑问。

“鬼捕”正是这种人，他要证实，他要亲耳听燕二少说，因为这件案子已是他最后，也是永远无法结案的案子，因此他怎能不弄明白而甘心瞑目，纵然他有一百、一千个理由相信二少绝不是如燕荻所说，可是对一个小孩子的暴毙在情理与时间上也未免有着太多的巧合。

被一个人所怀疑，又是被一个老朋友所怀疑一定是件十分令人心痛的事。

然而燕二少当然明白“鬼捕”是一个耿介正直的衙门捕头，对于他的执着，他不但不生气反而用一种坚定的语气说：“老铁，燕翎以项上人头作证。”

有种如释重袱的表情，“鬼捕’惨然笑道：“既……既如此，铁……铁某可安……安心的去了，最……最怕欠……欠人……”

“鬼捕”死了，他可说是为了燕二少而死。

因为他欠过他，欠过他的救命之恩。

他也欠过展龙，欠过展龙活命之恩。

他已对燕二少报答过了，用他的生命。

然而对展龙呢？他又用了什么来报答？

“鬼捕”铁成功的死对燕二少来说无疑是一种沉种的打

击，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因为在知道一切始作俑者是自己的哥哥后，他已打消了复仇之念，甚至已准备今生不再回“回燕山庄”。燕荻可以不仁，他绝对不能不义。

然而现在“鬼捕”死在他的怀中，已让他不知所从。他不能杀了自己的兄弟，又不能不对亡友交待。所以他已陷入了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中。

他紧扯着自己的头发，因为他已头痛得难以忍受。展凤当然明白他现在内心的痛苦，却也只能无奈的叹息。

毕竟她也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件事。

△△△　　　　　　△△△

燕二少已愤怒的想要杀人，杀掉燕荻。

他的眼睛已让胸中的怒火烧红，红得怕人。

他已站在檐下好久，好久……

从展凤口中得知“鬼捕”的死因后，他就一直站在那里，瞪视着深秋灰蝉的长空动也不动。

经展凤检视，“鬼捕”最少三个月未曾进食粒米，所以他才会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另外他中了一种慢性毒药，可以让人肌肉萎缩痉挛的可怕的毒药。

无论是谁有如此残暴狠毒的心性都必须受到报应。因此燕二少已有了决定，一种痛苦得让他不得不去做的决定。

展凤一直默默的陪在一旁，她想劝他不要去，却无从劝起。

因为她知道像这种男人一旦有了决定，就绝不是自己这种女人可以留得住的，哪怕她有绝对的信心可以留住天下任何的男人。

于是她只能轻蹑的走到他的身旁，用一种像似鼓励却又无奈的声调说：

“我等你。”

“我等你”这三个已包含了所有。

包括了对他的感情，包括了对他的信心，也包括了对他的祝福。

还有什么话能比这三个字更贴切？在这个时候。

△△△　　　　　　　　△△△

风在林梢打着呼哨。

一声声听在人的耳朵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恐怖、凄厉、发麻的感觉。

这里是一处悬崖，也是一座山的山顶。

它孤零零的耸立在群山怀抱中已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燕翎只记得在很小的时候，他就经常和燕荻两人一块从“回燕山庄”的后门，沿着山道爬上这里来打鸟蛋。现在他也孤零零的站在山顶，承袭着山风，回想着童年。

自记事开始，燕翎就觉得燕荻有着双重性格，在人前他是个好哥哥，在人后他总是欺食自己。

他从来就没有一件完整而属于自己的玩具，因为每当他得到一件新玩具的时候，做哥哥的燕荻总会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抢了去，甚至毁得不成模样才还给自己。

到了启蒙的年龄这种情形更为明显，每每当自己受到父

母或先生夸赞一句，事后就会受到他最严厉的指责踢打，他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样的心理，可是他已学会了永远不敢在他面前有所表现的个性。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七岁的那年，自己离开了家拜人师门为止。

如今他已站在此处有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他望着那条山道等着，等着燕荻上来。

他也知道当然燕荻从管家钱老爹那得知自己曾回家留言后一定会赶来。

因为他们之间必须有个解决，无论那是种什么样的解决。

奇怪的是愈到后来，他忽然发现自己胸中的怒火愈平淡，平淡得甚至就想立刻下山。

如果说人和人必须用武力相争当然是一种惨剧。就在燕翎几乎放弃一切仇恨的时候，他已看到山下如飞而至的燕荻。

于是他的心立刻抑止不住的狂跳，脸上的肌肉亦不觉的随着心跳起了一种痉挛。

是的，他已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他了，没有看到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　　　　　　　　△△△

同样是山风冷冽。

同样是儿时游地。

同样的二个人却不再年少。

燕荻看起来十分冷静，冷静得怕人。

燕翎眼中痛苦之色浓郁，浓郁得似欲死掉。

他们彼此默默的盯视对方，谁也不说话。

因为这时候说什么都于事无补，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

然而不说话成吗？

“大哥，燕翎……”

“住口，你不姓燕，你也不配性燕，拔你的剑——”燕翎刚一开口就被燕荻冷峻的打断。

痛苦的长叹一声，燕翎摇了摇头道：“我不能。”“不能？！”

“是的，我……我不能，虽然我曾经痛苦的希望我能，然而……然而，我们总是兄弟呀！”

“兄弟？！哈……哈……你有没有弄错，谁是你兄弟？兄弟会谋害自己的亲侄子？快拔你的剑，今天我倒要会会江湖中人人称最的燕二少到底有些什么了不得的地方。”“侄儿之死实在是天意，大哥你误会了……”“误会？哈……哈……多大的误会，有谁会相信你所说的误会？”燕荻狂笑着对着天际又道：“儿啊，你看看，你张大眼睛看着，爹为你报仇，爹为你报仇啊……”燕翎不觉后退二步惶声道：“大哥，大哥，你要相信我“相信？！我只相信自己。”燕荻暴烈的吼。“这……这件事的真象你……你可以去嫂子家问姨妹，姨妹亲眼看……看到侄儿暴毙……”

燕荻蓦然止住狂笑，他冷酷又残毒的看着燕翎，然后说

出了让燕翎差些昏厥的话来。

“问你嫂子？！难道你会不知道‘洞庭君山’全家一十八口无一幸免的葬身火窟？”

机伶一颤，燕翎整个人连站也站不住，“蹬、蹬、蹬”一连退了三步。

他的声音细弱得像游丝：“这……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他当然知道燕荻之所以百般陷害自己，只不过因妒生恨而已，他恨的对象也只有自己一人，燕荻也绝不会残暴到镣死别人来掩饰他对自己的一切所为。

他既然没理由，也没可能这么做，那么，那么“洞庭君山”一十八口惨案又怎么会发生？

燕翎坠入了万丈深渊，他只能喃喃念道：“怎么可能？”这四个字。

这是一个人心神最恍惚的时候。

更是最脆弱，最无法的防备攻击的时刻。

于是一把剑，一把燕荻手中的剑突然毫无预兆，像来自虚无般的出现在燕翎胸前心口的位。

这是要命的一击。

因为出剑的时间、位置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燕翎不是神仙，神仙也很难躲过这一剑。

燕荻的武功绝对不是燕翎的对手。

这一点不用别人说他自己也很明白。

所以他苦练这一剑整整花了二年的时间。

一个人肯花二年时间去练只有一式的剑招，那么无疑的

那一剑一定是别人躲也躲不过的一剑。

因此剑一出，血也溅。

燕翎的鲜血溅出，他已倒退到悬崖的边上坐倒地上。虽然他没有躲开这一剑，却在千钧一发的刹那避开了心脏要害。

他看着一步步逼上前来的燕荻，心里已明白死神也正一步步的接近自己。

刚才的一剑已经伤及燕翎的内腑，鲜血亦染红了他的一件长衫，当长剑再举之时，他竟然发现自己虚弱的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燕荻，一时之间难以提气运功阻挡。于是剑再至，直指咽喉。

含着对天地间一种无法摆脱的无奈，燕翎惨然一笑的闭上了眼，甚至挺起了胸。

他已准备死，死在自己兄弟的剑下。

他既不能无愧于朋友（鬼捕），当然只有死才是最好的一种偿还。

他既不能洗脱自己的罪名，当然也只有死才能无愧于世人。

△△△　　　　　　　　△△△

剑再至，血必溅。

剑已击身，刺入了飞身而至老管家钱老爹的胸腹。血再溅，那是一腔热血，为主而孝的忠义之血。燕荻，燕翎同时惊愕。

“不……不要抽剑，大少爷，老仆有……有话说……”剑抽人必亡。

燕荻惊退数步，不敢相信，也不能相信的看着这头发已花白的燕家三代忠仆，同时悲凄道：“老……老爹，天啊——钱老爹六岁入燕家，至今已六十七岁，六十一年当中他为燕家付出的当然已不只是“主”于“仆”的感情，而燕荻、燕翎对他的尊敬也早已超越了表面的关系。“大……大少爷，你……你绝不能杀二少爷……”钱老爹冷汗涔然，一张满布风霜的脸上已因巨痛而扭曲。

“老……老爹，为什么？为什么？您……您知不知道他杀了行儿？您知不知道这个野种为夺我燕家产业已杀了行儿？！”

燕荻痛苦的无以复加，他惊慌失措的望着他，并且已想起钱老爹自小对自己的疼爱。

是的，钱老爹一向较为疼爱燕荻，小的时候凡是好吃的，好玩的往往燕翎要不到，只要燕荻开口钱老爹从来没说个“不”字。

凄然一笑，钱老爹痛心的说：“大……大少爷你误会了……谁……谁告诉你二少爷非燕家血……血脉？”“误会？！有什么误会？老爹，那是我亲耳听见的……”燕荻脸色已变。

“你……你听见了什么……什么？”

“我……有一次听见我娘对爹说‘早知翎儿这么难带，还如把他娘接来算了。’，何……何况爹娘还……还有您一向就对我较为钟爱，由这许多地方看来他……他当然是野……

抱来的…！”燕荻已有了疑虑。

老泪纵横，钱老爹靠坐在燕翎的臂弯里，吁叹一声道：“大……大少爷，你……你可愿听实话，你可……可相信老爹？”

△△△　　　　　　　　　　　　△△△

燕家代代单传，而且所有的男主人寿命从未超过四十岁，这或许是种巧合，却是不争的事实。

到了兄弟俩父亲这一代成婚颇早，然而一年、二年、五年、十年过去了，女主人始终不见有喜，这种情形当然能把人急死、逼疯。

虽然他们的父母鹣鲽情深，但“无后为大”的观念，已让这一对夫妻陷入了恐惧的阴影中。

于是“借腹生子”的计划在女主人坚持之下有了决定。

于是谁也不知道燕家主人在外面有了一房。

然而又是一年过去，燕家夫妇由满怀希望变成了郁郁寡欢。

不得已的情形下他们收养了一个二岁的男童——燕荻。

世事难料，在大家已放弃了希望的同时却有了消息，燕翎在半年后出世。

没有感情的结合绝对是种悲剧，燕翎的母亲在拿了一笔为数颇丰的赏银后默默离去。

或许是一种补赏的心理，燕家夫妇及老爹自小较疼燕荻，另外燕翎体弱多病对从未带过孩子的女主人来说当然是种沉苛的负担。

燕翎的生母思子心切，不只一次的表明欲不计名份、地

位想回燕家，却遭男主人严词拒绝，最后终至郁闷而死。这本是个秘密，一个目前只有钱老爹知道的秘密，因为燕家夫妇均英年早逝。

然而这个秘密却在燕荻断章取义，自以为是的情形下演变成了一个兄弟阋墙的惨剧。

△△△　　　　　　　　△△△

“ 原告成了被告 ”，白的变成了黑的。

燕荻望着钱老爹胸腹间的长剑，一步步后退……

他的脸连一丝血色也没有，惨白的像一张白纸，并且全身如遭电击般的动颤抖不已。

钱老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像捧子一样重重的擂在他的心上，他已无法承受此事实，血淋淋的事实。

因为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口口声声骂别人“ 野种 ”，最后自己才是真正的“ 野种 ”。

所以他自己开始有了令人发毛的笑声，渐渐的那笑声又变成了一种刺耳的狂笑。

终于他已无法停止那种狂笑，同时他的眼神亦逐渐空茫他摇摆踉跄的离开了山崖。

风仍在呼啸，只是风声中多了一种悲惨的狂笑，以及一声声“ 野种，我是野种，我是野种…… ”的喊叫。

△

钱老爹的嘴角已渗出血迹。

他艰难的用暗哑的声音说 :“ 二……二少爷，大少爷他……他这次是……是真的疯了……作……作孽啊…… ”

燕翎心头沉甸甸的像压了块重铅，他焦急万分的道：“ 老……老爹，您休……您休……休息会，不要说……话，我扶您下……下山。 ”

悲戚的摇了摇头，钱老爹说 :“ 没……没用啦，老爹我……我终于不……不负燕……燕家三代…… ”

死有很多种，求仁得仁的死怎不令人肃然？

这个老人含着一种湛然的微笑死在了燕翎的臂弯，诚如他所说，他不负燕家三代，死得其所，死得其时，更死得壮烈，死得令人肃然起敬。

△△△　　　　　　　　△△△

随着马车的颠簸，小呆混身的骨头似欲散裂。

从船一靠岸后他就隐蔽了行踪雇了这辆马车一路飞赶，他这么急巴巴的赶路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必须早点见到展凤，因为只有展凤才能早日治愈他身上大大小小的新旧创伤。

因此他的目的地当然就是“ 展抱山庄 ”。

“ 客官。 ”赶车的汉子朝密不透风的车厢里喊了声。

“ 什么事？ ”小呆靠在几十个松软的靠垫上懒声应道。

“ 是这样子的，客官，我们人可以不吃不喝拼命赶路，可是畜牲总得停下来喝喝水、加加料什么的，要不然还没赶到地头，它累跨了四条腿一蹬，这……这往后咱们老小靠什么过活？……？

赶车的罗嗦，却也说得是实话。

“那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前……前面十里外有家野店，客官您呢就

下车活络活络筋骨，撒泡尿什么的，咱也趁机给咱这匹‘黑毛’喂喂草料，这耽误不了多少时候，您瞧这样行不？：”不行成吗？

小呆虽然没有尿要撒，也只好答应，要不然马真半路累垮了，前没镇后没城的上哪再去雇车？

△△△　　　　　　　　　　　　　　△△△

没有招牌，更没有酒店。

三间茅草房子矗立路边却颇醒目，尤其对赶路的人来说，能停下来在这儿歇歇腿，喝碗茶或者来壶酒，再切些山鸡，豆干等小酌一番，恐怕“悦宾大酒楼”也没这儿舒适。这就是赶车所说的野店，名符其实的荒郊野店。

野店是野店，可是当小呆跨出了车厢却发现这家店已有三个江湖打扮的中年大汉，在那据案狂饮。

既然有一段时间耽搁，小呆当然进了这家店，找了张桌子坐了下来。

还没坐定他已发现三双透着怪异的眼睛扫向自己，这个时候小呆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强压住那被人一直“瞄”着的心火，自原自的招呼掌柜。

“啥子事？”

跟野人似的掌柜，满头乱发，满脸横肉，从里间行了出来，一面紧着裤腰带一面还真“客气”的问。

“你是掌柜？！”

“怎么？！不像？！”

敢情这还真是独家买卖，掌柜的态度把人吓死。

碰到这种山大王，棒老二似的掌柜，最好的方法就是少

开尊口。

小呆只要了壶酒。

酒至，杯满。

尚未就唇，赶车的在外头弄好了草料，喂完了马匹，也行了进来。

然而他却诧异道：“咦？！什么时候掌柜的换了人啦？奇怪，前些日子我还打这儿经过，也曾停下来，那时候……那时候掌柜的还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啊？……”

“咦什么咦？妈个巴子，人就不能有灾、有病、有个事情这儿掌柜的发了财搬走啦，现在是我开这片店，你爱来就来，不爱滚蛋。”

自古贩夫走卒，成年在外面跑码头的人都晓得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能说话。

赶车的别看他嘴碎，这时候硬是不敢再哼一声，付了买食的钱拎起包好的卤味，出了店门。

看样子在他想还是自个儿的马车上较为舒适。

小呆的听觉一向不差，一个像他这样的高手听觉怎会差？

虽然只是短促而极为轻微的声音从后头传出，他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已经碰上了不得不管的事情。

那声音是个女人的声音，而且是在准备呼救的时候突遭人捂住嘴巴所发出来的闷哼。

一个野人似的掌柜，三个阴阳怪气的江湖汉子，再加上原本开店的年轻夫妇没有露面……

小呆想都不用想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救……唔——”

又是一声闷哼，这回的声音更明显。

推开椅子，小呆慢慢站了起来。

“干什么？！”那三名大汉中的一名突然伸手一拦，语意不善。

“到后头尿尿。”小呆嚅声道。

“外头尿去。”那人显然没有想到小呆会这么说，愣了一下才回答。

“不……不太好吧！我……我又不是野狗……”小呆更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说。

“哪那么罗嗦？！你不原意就尿到裤子上好上。”那人豹眼环睁吼道。

“这……这太离谱了吧，你……你又不是这的掌柜，难道我借……借用一下茅房你也要管？”小呆装起温来还真像。

这可是实情，那人一时为之语塞。

“掌柜的你这可就不够意思啦，我借你的茅房用用又不是借你的老婆，干嘛那么小气？何况有道‘肥水不落外人田’，我这肥水可是蕴藏了许久的上等货，别人想都想不到，哪有你这种死脑筋的？……”小呆连珠泡似的语气已变。

“妈个巴子，老子说没有就是没有——”掌柜的被小呆一阵抢白根本没听出小呆话里的挖苦。

“可是我刚进来的时候，明明看到你提着裤腰带从后头出来，莫不成掌柜的你尿尿都尿在房里？这可不太卫生吧……”小呆淡然的讽道。

这回掌柜的可听出了人家话里含意，不觉暴吼：“妈的

蛋，你这王八羔子要再嘴里不干净，老子就把你丢出去摇了摇头，小呆自语：“啧、啧，我这可真进了黑店。”继而又道：“我说掌柜的，你不让人尿尿算了，何必发那么大的火？嘴里不干不净的是你啊，我的野人大哥，敢情你后头藏了人家的大妹子，要不然干嘛那么紧张？”

“我阉了你这小王八蛋——”

掌柜的话没说完，一双毛茸茸的大手暴伸缠向小呆的颈子。

小呆的手永远最快，哪怕他身负重创。

就在掌柜的双手暴伸之际，小呆已经横掠了二步在那三个江湖汉子还没弄清怎么回来的时候，他已扳倒了他们三人。

回过身低下头，掌柜的双手已落空。

这时候小呆的拳头已经重重的击在一张凸起的大肚子没有一个人那部位挨了重击叫得出声和站得起来，所以掌柜的痛弯了腰，双手捂住要害，额际冷汗已一颗颗像黄豆滴落。

“阉了我？！你他妈的晕了头啦，老子没阉了你就算你祖上烧了高香，你们这些江湖末流——”

小呆的话说完，他已穿过了门帘，站在了后头一间像是卧房的门口。

而他第一眼看到的景象就是一个和李员外有着同样一付身材的微胖男人背对着房门口正弯腰从地上拉起裤子。

李员外？！

小呆心里一惊，但随即释然，因为他已看清了那个家伙屁股上一块疤痕。绝不是李员外的胎记。

至于床上，果如所料，一个女人衣衫尽碎仰躺在那，口里塞了一团破布动也不动。

小呆耐心的等着，等着那人穿好裤子。

而那个像李员外的人仍未发觉有人站在门口，一面紧腰带一面滴咕：他奶奶的，这娘们还真不经压，老子才只不过是第二号，你他妈的就挺了尸，外头还有三个，这会已拍桌子砸板的催人了，待会这残局还真不晓得要怎么收拾……”

小呆看着这个像极了李员外却又不是李员外的人，心中怒火已烧至眉毛。

他就这样动也不动的看着对方，但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脸上寒霜满布，杀机隐现。

现在这个人微圆的脸上有种见到鬼的神情。

“你……你是准？！”

“你又是谁？”小呆实在懒得多问，可是他想知道这帮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合。

“我……我是员外李，丐……丐帮江南总监察，识时务者最好莫管闲事……”

小呆才真是遇见了鬼。

不过没见过李员外的人是真有可能被对方朦过，奈何这眼睛长在屁股上的李员外又怎么可能骗得了小呆？

不谈别的，连李员外屁股上有着胎记小呆都知道，这家伙岂不是撞正了大板，盖得离了普？

△△△　　　　　　　　　△△△

马车又再颠簸。

车厢里小呆仍然靠在十几个舒适的软垫上，冷眼瞅着对面鼻青脸肿的假员外。

他心里在想着“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这句话说得可真一点不错。

而这位假员外动也不敢动的缩在车厢一角，心中忐忑不安的也在想着小呆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独独留下了自己一人？

“现在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你真正的名字嗯？”小呆的声音一响，那黄维德心头蓦然一震。

“我……”

“刚才那三十个耳括子是说荒的后果，如果我再听到一句假话，对不起我将你的耳朵开始到你身上所有的器官割完为止，你能说得出，我就能做得到，你好自斟酌，看着办吧，另外我可告诉你我有把握分辩得出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小呆能把人看穿似的道。

“我……我叫黄维德。”

“我看你该叫缺德才对。”小呆摇了摇头道：“你们也真够狠，杀了人家丈夫还想轮奸人家老婆，这……这世上怎么有你们这群人渣、蓄牲。”

“阁……阁下贵姓？”

“少攀交情，他们成了死人，我保证你也活不了多久，留下你是因为我要赶路，以及我有话要问你，现在你告诉我你怎么会想到冒充李员外的？”

“因……因为很多人都说我很像他……”
“你见过李员外？”
“见……见过。”
“什么时候？在哪里？”
“两……大概两年半前，在……在扬州二十四桥。”小呆面无表情，其实心跳连连。
因为两年半前他正和李员外及欧阳无双三人在扬州一带。
“当时只有李员外一人吗？”小呆不着痕迹的又问。“不……不是，还……还有一个笑起来很美的女人在他旁边。”
“笑起来很美的女人？”
“是的，那女人真是过瘾……”黄维德似乎坠入了一段美妙的回忆里，根本没想到其他顺口而出。
——像欧阳无双那样的女人当然令人难忘。
过瘾？什么事情能让一个男人对女人下出这种评论？小呆蓦然想起了一件可怕的事来。
那就是自己和欧阳无双再重逢的时候，她居然会要自己去杀了李员外。
对这件事他始终不相信欧阳无双的话——为了彼此的相爱而要消除心中的阴影。
现在他似乎已经找到了答案，欧阳无双真正要杀李员外的原因。
男人都喜欢说一些自己得意的事情——尤其是风流韵事，于是他们往往就忘了“祸从口出”的道理。
小呆很技巧，也颇感兴趣的套问着。
“你说的过瘾有多过瘾？娘的，像你这种成天遭蹋人的混蛋恐怕碰到了母猪你也能说过隐。”
“我……我……你和李员外是朋友？”这家伙也突然想到有些惊慌的问。
“不，他曾经是我的敌人，我想杀了他，他也想杀了我。”小呆木然道。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
于是说者口沫横飞，忘了自己命在旦夕。
而听者目现惊讶，早已恨不得剥他的皮。
小呆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象。
原来欧阳无双失事的当天晚上是中了一种手脚可轻微移动，眼睛却无睁开的强烈媚春药。
因此他虽然看不到对方，却能感觉出对方的身材、特征。
所谓特征当然是她一直想要看李员外的屁股的原因。也难怪她一口交定是李员外。
小呆不知道，如果他知道早就硬扒了李员外的裤子给欧阳无双鉴定，毕竟李员外那上面的玩意是平滑的一块胎记，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浮的瘰疬。
这两种不同的“表记”差了十万八千里，相信欧阳无双当可轻易的分辨出来。
所以整件事情就是这么阴错阳差，指鹿为马的混淆不清。
当然要怪也只怪李员外，早在欧阳无双提起“记号”的
时候他没弄清是什么记号。

否则莫说给人鉴定，就是要他光了屁股游街他大概也做得出来。

毕竟那样一来，他也就不会轻易的背上淫贼、叛帮、被人追杀得像条丧家之犬，更不会有人为了十万两赏银争得头破血流，命断黄沙。

当小呆的脚踢在了黄维德的下阴，他才明白自己上了人家的当。

他冷汗直流，语成不声的道：“你……你到……到底……是谁？”

“‘快手小呆’，李员外的兄弟——”小呆又在同一位置补了一脚，当他已确定“它”这一辈子已无法再“过瘾”时才冷冽的说。

“你……你……你不是说……和他是……敌……”“是你没听清楚，我说的是‘曾经’两个字。”黄维德晕了过去。

不知他是痛晕了过去？还是听了小呆的话才晕了过去？“有心栽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

小呆又靠在了十几个软垫子上，他慢慢的咀嚼这一句老祖宗留下来的话，颇感心尉自己没一时冲动宰了这黄维德。现在他又多了个任务，那就是希望李员外没死。而且最好能早点看到他。

第三十二章菊花死

“ 展抱山庄 ”“ 展凤楼 ”。

小呆怎么也想不到他心里想早点看到李员外，就真的看到了李员外。

那是二天前的事。

现在他住在李员外隔壁的房里，站在窗边看着向晚的深秋。

他已和李员外及许佳蓉口若悬河的互相“ 倾吐 ” 了二天。

当然他与他所有的误会不愉快已成过去。

尤其小呆又带来了一份最佳的礼物，那个和李员外有着同样一张圆脸，同样微胖身材，甚至同一位置长着“ 怪 ” 东西的黄维德。

想到了李员外那个赖子在看到黄维德时的那份惊讶，小呆就想笑。

他发现李员外还是李员外一点变都没有，虽然他也经了

许多折磨和苦难，却仍能处之泰然，笑起来的时候仍然像尊弥勒佛。

当然小呆也明白并不完全是他的个性如此，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他真正找到了“ 第三春。 ”

能被人所爱总比盲目的去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好上太多太多了。

轻叹一声，小呆似乎又看到了那张不算漂亮却洁得像朵白莲的脸。

他知道他就算踏破天涯，走遍海角，也再难找到像她一样的女人。

春蚕，春蚕到死丝方尽啊！

小呆不禁低喟吁叹。

“ 小呆，小呆，你他妈的怎么一回房就半天不见动静？！你倒是快过来啊，你能走，我却只能躺，总不成要我爬到隔壁去吧！ ”

墙那端李员外鸡毛子鬼吼道。

一个人的思维被打断总是件恼火的事。

可是小呆只能摇头苦笑，乖乖的走到隔壁。

他知道再要不过去，李员外准能想办法把墙壁撞破一个大洞爬过来。

“ 怎么？你这赖子就不能让人清静清静？咦？！你那婆娘去那了？怎么没陪在你身过？ ”

小呆一进李员外的门就没好气的说。

李员外做了个鬼脸，以指比唇小心的道：“ 我的儿，你小声点行不？让她听到了你喊她‘ 婆娘 ’，娘的，敢情你不

想活啦？！ ”

小呆坐了下来，看了他一眼道，“ 好啦，你小子不过他妈的捧着个夜壶当古董，干嘛？我又不是你，我怕她个啥？ ”

“ 哎，哎，你……你不能说点好听的吗？什么夜壶古董的，这……这是什么和什么嘛！ ” 李员外还真难过的道。

小呆看到李员外那付德性，不觉委婉骂了声“ 没出息 ”！

“ 她还不是又去整那个王八蛋了，我一个人在这怪无聊的，所以想要你过来陪陪我，瞧你那付苦瓜脸，乌鸦嘴，早知道我他妈的睡觉算了…… ”

“ 怎么？！许姑娘又去修理那小子了？！唉，我看等不到欧阳无双露面那小子就一定先翘了辫子，人一天吃三餐饭没问题，吃三餐‘ 生活 ’可就挨不了多久，你这赖子可得要她下手轻些，把他折腾死了那么你和欧阳无双间的一本烂帐就可就有得算罢。 ”

李员外做了一个莫可奈何的表情道：“ 我哪敢劝呀！不过说实在的那小

子也真倒楣，上回差些死在她手里，让他溜了这回却鬼使神差的给你逮了来，那她要不好好修理修理他才有鬼哩！”

许佳蓉面冷心直，她早把黄维德的那天所为说予了小呆和李员外知道，所以对她每天三顿例行的修理，他二人也不好阻拦，毕竟女孩家谁也受不了那个。

带过话题，小呆问道：“活宝，怎么燕二少和展姑娘去了那么多天还不见回来？”

“哪有那么快的事，谁要你小子一路躲在车厢里？要不然你们在路上应该碰得上面，这下可好，他们去峨嵋山’找

你，你却来这找他们，真是瞎搞胡搞。”

小呆低叹了一声道：“我这身伤虽然吃了展姑娘留给你的药大有起色，可是我总觉得不经她亲自诊治还放心不下……另外也真的不知该怎么和她说，不但一个绮红为我而死，还有那六个船毁人亡，丧身三峡的几名姑娘。”

李员外深知“快手小呆”，他从不欠人。

不但不欠人钱，甚至连一顿饭的人情也不愿欠人。

如令一个绮红，再加上六个展凤苦心培植的少女全为了他香消玉损，这种沉重的心里压力当然让他耿耿于怀。

这时候李员外只得陪着他长吁短叹。

他也知道如果再不当心的陡逞口舌之快，那自己才真是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堪。

△△△　　　　　　　　△△△

如果说“菊门”的崛起，让久已平静的江湖沸腾。

那么“白玉雕龙”的重现当然更是让人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以少林为首的当今七大门派，有了一次二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聚会。

聚会里他们讨论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到底要不要服膺“白玉雕龙”的号令。

于其说讨论，倒不如说大家来请教当年唯一参与此事而硕果仅存的点苍上一代掌门“无为剑客”。

“人在令存，人亡令废”这八个字是“无为剑客”当着七大门派所有的代表亲口所说。

于是事情有了结果，大家也明白了“白玉雕龙”如今的

作用只能代表当年“神医武匠”的精神象征，实质上它已无权约束各大门派的行动。

换句话说，已没人再奉“白玉雕龙”为主臬。　　这次的商议是秘密举行，商议的结果却不是秘密。因此在各大门派通告武林的同时，一件惨案却已发生。八十七岁高龄的“无为剑客”带领着二名“点苍”门下，在返“点苍”的途中无人幸免，全死在客栈里。据调查是在中毒后方遭毒手，而令人震惊的却是这三人尸体旁赫然有着一朵盛开的菊花，以及再也没作用的“白玉雕龙”。

到现在人们才真正知道“白玉雕龙”就是菊花——“菊门”之首。

这意思很明显，“菊门”本想藉着“白玉雕龙”以期控制各大门派，结果未能得逞而牵怒“无为剑客”。于是对“菊门”这个神秘的组织，凡正义之士已然掀起声讨的行动。

然而谁是“菊门”中人？

谁又是菊花？

唯一的线索只有来自“黄土坡”一役，这还是少林空明、空云与青城“松花道长”听燕二少燕翎提及。

△△△　　　　　　　　　　△△△

深秋午后的太阳照在人身上仍然有着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今天园里的菊花每一朵均开得均十分绝鲜。

这是午睡的时刻，每一个没事的人都在休息。

小呆却独自一人倘徉在菊海里，想着一些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问题。

他的伤已好了七、八分，虽然只是七、八份，也足能应付一些江湖中有名的高手，因为“快手小呆”之名在这几次的战役中早已如日中天，他的会战精神，高绝武功，在武林中已让许多人闻之丧胆，毕竟他就像有九条命的猫一样，怎么样也无法让他死亡。

空气的流动像骤然停止，小呆已突然发觉死亡的气息已充满了这一片菊海中。

他静静的等着，同时双手已拢袖抱胸，这是出手的前兆，也是杀人的前兆。

他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又有多少？

然而这种能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是如此巨大，想见前来的人一定不少，而一定也都是绝顶高手。

有几朵菊花的花瓣无风自落。

花落人动，十几条身影鬼魅也似的突然出现。

虽是旧识，小呆心里却全知道他们来的目的。

△△△　　　　　　　　　　△△△

欧阳无双在众人簇拥之下袅袅行近，她的脸上没一丝表情，她的眼中更没一丝感情。

她冷漠的望着仁立不动的小呆，许久后她才开口：“我不得不来，因为我早晚要来，你必杀我，因为你已不会饶我。”

小呆的眼中闪过一种痛苦，他说：“你已犯下了无法弥补的错误，虽然这一切的起因可能是种误会。”

“你已知道整件事情的经过？”欧阳无双问。

“是的，甚至还知道了你不知道的事。”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杀李员外？”

“是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那个人绝不是李员外。”

“多可笑的谎言。”

“你不信。”

有一种无奈陡升，欧阳无双道：“说这些已无多大的意义，也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

“是的，说这些已无多大的意义，也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小呆想起了绮红。

“可惜我早没发现你为什么要杀李员外的原因，要不然事情或有转机。”小呆又说：“至于你加诸在我身上的种种我可以不予计较，然而对一个无辜的女人惨死，我不能就此作罢。”

“我知道，这也是我来的原因，现在也没什么秘密可言，何不妨把李员外以及那个女人叫出来，今天我们该可以作个了结，无论是你们死，或者我

亡。”

看了眼环伺四周的人们，小呆赫然发现这些人里全为江湖中恶名昭彰的成名人物。

有一些悲哀，他说：“这些人全是‘菊门’？你也真的就是菊花？”

“对别人我绝不会承认，因为时候未到，可是对你我乐意承认，因为……”

因为什么？她没说。

是不是因为她已把小呆看成了一个快要死的人？

小呆也没介意，他淡然道：“李员外伤势较重，暂时我不愿惊动他，我想你既已来了这里，当然不怕他跑掉对不？”

“那当然，无论怎么说，今天总有一个结果，只是我绝没想到你们的感情竟然连一点损伤也没有，我很惊讶。”

“我已没有敌人，怎能再失去朋友？何况你应该想到朋友间或因一时误会而反目成仇，但误会总有解开的一天。”

没有敌人？难道小呆已决定要杀了欧阳无双？

小呆又说：“只是我不明白你为了什么处心积虑的要于燕荻联手陷害燕二少？又为什么要杀我与李员外？”

“因为你们三人恰好在川陕，不幸的是我选中了这里为‘菊门’立足之地，卧榻之处岂容人酣睡？我想我们彼此都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的对不？有一句话说得好，你是鼎李员外是柱，谁要想在这一带有所发展，必先拉住你们二人，奈何我必杀李员外，偏又拉不住你，所以我只有除了你们，至于燕二少我们倒佩服得很，他竟然把燕荻弄疯了，连同那个中途变节的女人展凤。”事已至此，多说无益。

小呆叹了一口道：“你可愿随我去看一个人？”

“谁？”

“一个你绝想不到的人，当然你如不放心那就算了，诚如你所说，无论如何已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

一个能统领“菊门”的人绝不是无胆之辈。

欧阳无双更知道“快手小足”从不施诡计对付他的敌人，于是，她随着小呆进入一间屋子。

△△△　　　　　　　　　　△△△

深秋午夜的太阳仍然煦和。

欧阳无双一件白衫溅满了斑斑血迹和小呆回到原来的位置。

她刚刚已用她的短剑几乎把那个酷似李员外的人斩成肉糜。

当然她也明白了一件事实。

一件她无法相信，却不得不相信的事实。

欧阳无双同行来的“菊门”中人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只知道此行目的必除“快手小呆”与李员外。因此每个人眼中杀机仍炽，因为他们的对手绝不是易与之辈，只有保持高昂持续的杀敌之心才能得胜。于是杀气渐浓。

欧阳无双始终没有说话，但是从她那起伏急剧的脸部看来，她的内心正有着某种冲击。

是否决杀即将开始？为什么她那么克制不住激动的情绪？

小呆双手仍然拢袖抱胸，他在等着，等着那不知哪一刻来临的厮杀，他

也知道今天这一战一旦开始就必然惨烈，想要结束就有死亡。

十二比一，多悬殊的比例。

小呆认识他们十二个，十二个令人一想起不觉害怕的对手，因此他也知道自己实在没有把握在他们的围攻下尚能生还。

等待是种折磨，尤其是等待死亡。

每个人的额头已显出细微的汗珠，每个人也明白生与死即将分晓。

欧阳无双的手轻轻的拔了一把剑？

这个紧张的时刻，小呆就算心里有些诧异也没时间去想。

她脸上极快的闪过一丝古怪的表情，然后对着小呆漫声道：“是人总有许多不得已的时候，是人也总有踏错脚步的时候，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推着你，推着你去一个你不喜欢去的地方，推着你走上一条你不喜欢走的路，智者能很快的摆脱那双手，愚者就可能被那双手一步步推向悬崖，最后踏错的脚步已收不回来，于是只有死亡——”

小呆不明白她说的话，一点也不明白。

然而他明白了一件摆在眼前的事实，那就是欧阳无双空着的右手突然洒出一片针海。

“死亡”两个字尚在空气中流转之时她的剑已从一个人的胸膛拔出，一个离她最近的“菊门”门徒。

紧接着一片惨嚎，怒喝声同时响起。

“哎唷——”

“噢——”

“注意了，这娘们倒戈——”

“欧阳无双，你好大胆——”

“满天花雨”的绣花针消失后，十一个“菊门”中人已剩下七人。

于是这七人有两人暴叱冲向欧阳无双，三个人攻向“快手小呆”，另外两个人电射般急掠而去，他们的方向正是“展凤楼”。

这突来的急变，已不容小呆细想，因为剑、戟、锤、三样兵器均已临身。

“剑雄”、“戟霸”、“锤王”这三个人为结拜兄弟，更是关中一带有名的黑道巨袅，三人的联手攻敌已不知挫败过多少成名的高手、武林大家，因此很多人一听到他们的名字就已头痛，更无论与之为敌。

欧阳无双的对手为两名一黑一白的儒衫人士，有一个绰号叫“黑白秀才”，也是异姓兄弟。

“白秀才”史向，“黑秀才”古作义，二人在江湖中素以阴狠、狡诈得名，老实说，欧阳无双一对一的或有希望获胜，二人联手那么她就必败。

才一接触，就已证明，因为“黑白秀才”的两柄大号钢扇已把欧阳无双封得密实，她手中一对短剑除了左支右绌外，连一招攻敌的出剑也没有。

△

至于掠向“展凤楼”的两人，实力最弱，人称“铁汉银娃”，为一对兄妹，四十来岁年纪均未嫁娶，统领着黄河河套一带筏子帮。

饶是如此，小呆最感担心的也正是他二人，因为李员外卧伤在床，许佳蓉能否以一敌二他完全不知，尤其看不见的战场才是最令人担心的战场。

△

以命搏命，以杀止杀。

从攻击一开始，小呆就明白战况绝不能让它胶着。

他必须尽快的解决他面前的敌人，然后才有余力去帮助

欧限无双或者李员外他们。

然而“剑”、“戟”、“锤”这三样兵器天衣无缝的搭配，水泄不通的攻击，连心连意的默契，小呆除了被困场中外连一点破敌的办法也没有。

血已流，流的是欧阳无双的血。

当“黑秀才”古作义的钢扇划过欧阳无双的腰侧，带起一溜血花的同时，他得意怪笑道：“臭婊子，你竟敢敌前叛帮？嘿嘿……你虽然是头头，但一人‘菊门’，无论是谁都不能中途变节，规矩是你立的，这恶果你就先嗜……”血再流，欧阳无双背部又被划破一道尺许长的口子，这是“白秀才”的杰作。

血光中长发披散的欧阳无双凄厉道：“老……老娘就……就算死了，也……也要找个……垫背的……”

△

欧阳无双的负担，小呆一旁已看得一清二楚。

他急，他怒，他却爱莫能助。

于是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际一闪，他已有了决定。突然他不再游走，不再顾念后背袭来的戟与剑。

他像疯狂似的扑进了一击未中正回锤准备再攻的“锤王”怀中。

没有人会用这种不要命的招式，因为这完全是疯狂的行为。

就算他能趁着一刹的空隙给予“锤王”致命的一击，然而他绝躲不过后背追袭而至的剑与戟。

但是为了尽快结束这边的战事，小呆已没有选择，他也

不得不以险招取胜。

血像喷出的泉水，从小呆的后肩、臀部，当然也从“锤王”的咽喉，前胸。

后肩的一剑，臂部的一戟换来了“锤王”一命，小呆幸运的躲过了后面的追击，更把握住剑戟入肉的刹那运用肌肉因负伤的抽搐，锁住了这二种兵器。

回身、扭腰，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里，小呆的掌力再划过身侧切入了“戟霸”的小腹中。

当“剑雄”用力抽出了刺入小呆后肩的长剑，他已蓦然发现“锤王”喉中喷出的血雨，以及“戟霸”瘰疬蠕动的肠这一切只在须臾中完成。

领臾就是记恒。

死亡也是永恒。

“快手小呆”的手更是永恒——。

“剑雄”在一愕的当儿，他口中凄厉的一声“二弟、三弟——”余音在绕，小呆的掌力又像闪电般暴斩而来。惊慌的举剑想架，“剑雄”这才明白“快手小呆”的手有多快，也才知道“掌刀出手，无命不回”的真意。因为剑才举到一半的同时，“剑雄”已感到胸腹间被人撕裂的痛楚，由头顶直传到脚心。

于是“二弟，三弟——”的凄厉吼声倏然而断。“剑雄”已永远的再也喊不出来。

小呆永远都对自己的手充满了信心，他知道无论在多么险恶的状况下，只要手不断，还能动，他就有把握维持着

“掌力出手，无命不回”的“信誉”。

然而对他自己的脚，他却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因为当他想要飞身过去抢救“黑白秀才”两柄钢扇暴袭下的欧阳无双时，他已一个踉跄差些踱倒。

当然他踉跄差些踱倒的原因是后臂入肉达骨的戟伤。这是一个严重而要命的失误。

他只差一步，这一步的距离无异正是生与死的界限。

△

欧阳无双也走到别无选择的地步。

她望着两柄钢扇一上一下的横切而至，已知道绝无法躲过这凌厉的合击之力。

于是在一瞬间她也做了痛苦的选择，她已放弃了一边的防守，趁着短剑架住由上而下的钢扇同时，她的另一把短剑已刺入“黑秀才”的腹中。

随着碎裂的骨骼声，欧阳无双髋骨尽碎已一跤跌坐在地，她闭上了眼，想努力平复那巨大的痛楚，同时也在等着“白秀才”史向要命的二次袭击。

冰冷的钢扇刚进入欧阳无双的颈项，刚要切入喉管，已再也切不进一分。

因为执扇的手已断，因为小呆的手已至。

惨嗥一声“白秀才”独臂挥舞，洒着血雨，身躯像箭一般越墙而去，他不得不逃，因为他知道他绝不是“快手小呆”的对手，那怕小呆亦身受重创。

△△△　　　　　　　　△△△

向晚的深秋，夕阳像鲜血一般深红。

小呆怀中的欧阳无双脸色却出奇的惨白。

“我……我已摆脱了那……那只看不见的手……”她气若游丝的在小呆耳边说。

“是……是的。”小呆痛苦得哽声道。

“你……你知道吗？到现……现在我才发觉我……我爱的人，一……一直是你……”她的声音更见微弱。

“你……你……你好傻……”小呆颤抖的说。

凄然一笑，欧阳无双说：“我……我知道你……你也一直爱着我……然……然而造化弄……弄人，偏偏……我们都……都认识李……员外那个……那个‘赖子’……替我转告他……他……他真是个‘大扫把’，可是……却也是个可……可爱的朋……朋友。”

小呆的心在滴血，只能轻轻点头。

“人……人不能一步错，一……一步错了步步皆……皆错，那……那个女人叫……叫绮红是不？我……我也会转……转告她你……你真是个……值……值得她爱的人，小……小呆，有她……与我为伴，我……我好难过，我……我也会告诉她……你对她的怀念……”

小呆沙哑的说：“我……我知道。”

“我……还有一个你……你不知道的秘……秘密，那就是我……我不是‘菊花’，真正的‘菊花’另……另有其人……”

“我知道，燕获已疯了，‘菊门’也将随着他的发疯而散了才对。”

“不……你错了，真正的‘菊花’不……不是他，是

……是一个谁也不……不知道的人……我……我和他都……都是那……那个人的愧儡，我……我们一……一直都受到他……他的药物控制，他……他叫秦……秦少非，他也一直假装是……是我们的手下，他……他的武……武功不高，可是轻……轻功很好……”

这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事情。

小呆已然竖起了耳朵附在欧阳无双的嘴边。

“‘菊门’里的人每……每一个都……都受到他……他的药物控……控制，所……所以对我……我的异心，他……他们才会置……置我于死……死地，你一……一定要找……找到这……这个人，要……要不然‘菊门’永远都……都会存在……”

“他……他有什么特征？！”小呆发现欧阳无双已将断气，不觉大声的在她耳边吼道。

勉强的睁开眼，欧阳无双道：“不……不知道……”

不知道？！

小呆一听这话不禁傻住。

“小……小呆，我……我最后有一个……一个要……要求，我……我那几……个瞎……瞎女子……女婢，她……她们都有一……一段悲惨的……过去，你……你一定要……答……答应我放……放了她……她们……”

对一个将死的人小呆怎能忍心拒绝她最后的要求？

所以他肯定的说：“我答应你，你……你放心。”

“今生已渺，但期来生。”欧阳无双说完了这句话后就再也没开口。

她死了，死在夕阳里，死在小呆的臂弯里。

△△△　　　　　　　　　　△△△

小呆轻轻的放下她，从地上站起。

面无表情的回过身，对着不知何时出现的空明、空灵以及“松花道长”说：“现在轮到了你们，来吧！”空明光净的头顶已因尴尬开始冒汗，他低喧了声佛，郝然道：“阁下你……你误会了我……我们的来意……”“是吗？”小呆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松花道长”道：“你不是来找我？”

有一丝不悦，“松花道长”强忍了下来道：“小道友，盆道修为不够尚祈见谅。”

如果说这也是一种道歉，那么这种道歉的方式无疑是最没诚意的方式。

可是小呆接受了，因为他知道能让像“松花道长”这种人说出这种话已不啻铁树开花，百年难得一见。“那么三位来此的原因？……”

“我……我特来送回‘白玉雕龙’，给‘神医武匠’的后人，想不到……想不到却碰到阁下……”空明道。“你们来了多久？”

“这……我们刚来……”

够了，从这句话里小呆已然知道他们绝不是刚来。只是小呆怎么也想不到自称侠义中人的白道人士，怎么能睁着眼看着这一场血淋淋的战事发生。

“如果你们放得下心，就把‘白玉雕龙’交给我，否则你们就请改日再来，主人不在，恕在下不便作主留客。”小

呆冷然说道。

当今武林敢用这种语气，这种态度，敢对这三个人说出这种话来的人恐怕只有小呆一人了。

然而这三个人竟然也不以为忤。

只有心里有愧的人才能不介意这种话不是吗？于是小呆收下了“白玉雕龙”，回身就走，连多看他们一眼也没有。

“展凤楼”前李员外在许佳蓉的搀扶之下，仁立了许久。小呆当然也知道许佳蓉已解决了她的对手，要不然他恐怕早就没有心情理会空明、空灵与

“松花道长”。“你……你还好吧？”

李员外虽然只说了这四个字，但是他的眼睛已告诉了小呆，他想说的绝不只这四个字。

“她……她死了。”小呆痛惜的说。

“我刚才下楼的时候已然看到。”

“我已替你解开了死结。”

“谢谢。”

“她要我转告你一句话。”

“什么话？！”

“她临终的时候说你是个‘大扫把’，同时也是个可爱的朋友，可是我只承认你是个‘大扫把’，却不知道你可爱的地方在哪里……”

“为……为什么？”

“因为这一切好像都是因你屁股上的鬼玩意而起。”这是一句能把人笑得满地找牙的笑话。

然而李员外和许佳蓉怎能笑得出来？

毕竟他们都知道这笑话是用小呆的血和泪堆积而成。

第三十三章曙光现

酒。

酒能解千愁。

许佳蓉和李员外拗不过小呆，只能陪着他喝酒。酒伤身，尤其更伤负伤的身子。

但是小呆要喝酒的时候，李员外就算当了裤子也得想办法去弄酒来。

因为只有在小呆喝酒的时候，他才会说出一些心里想说的话，而现在李员外最迫切想知道的就是一些欧阳无双临死前所说的话。

秦少非这个名字从小呆嘴里说出来的时候，许佳蓉和李员外同时心里一惊，差些握不住手中的酒杯。“你……你有没有听错？”他们同时齐声问。“你们认识？！”小呆眼里燃起希望之火。

互觑一眼，李员外道：“你确定没有听错？”“妈的蛋，难道他会叫秦小‘肥’？”

小呆已忍不住火道。

李员外笑了，因为他知道当小呆会骂人的时候，就表示他已暂时抛却了烦恼。

本以为这世上没人会认识那个听都没听过的秦少非，想不到李员外和许佳蓉竟能全都认识，那么小呆岂能不欣喜莫名？

然而当他知道秦少非只是个黑衣蒙面人后，小呆的一颗心又沉入了谷底。

毕竟这世上的人，只要高兴，谁都可以装扮成黑衣蒙面人。

于是小呆什么也不想再说，只是想拼命的喝酒。

△△△　　　　　　　　　　△△△

酒已斟满。

举起斟满的酒杯，小呆忽然间出了一个令李员外难堪的问题。

他说：“你是不是很久没有洗澡？”

“胡……胡说，他……他妈的，你小子少破坏我的名誉……”李员外斜乜了一眼许佳蓉，脸红脖子粗的辩道：“我……我现在被她逼得……每天洗澡，甚……甚至每天洗三次澡……”

小呆用征询的眼光看着许佳蓉。

许佳蓉被小呆看得浑身不对劲，她郝然道：“没有一个女人喜……喜欢和她在一起的男人像个叫化子一样……”小呆站了起来，他走到李员外身边耸动着鼻子用力的嗅着。

“嗯，这果然不是你身上的味道……”

“你他妈的什……什么意思？！我洗不洗澡关你小子屁事？莫非……”李员外嘴巴张得好大，突然像发现了什么，用一只睁得像鸡蛋似的眼睛看着小呆。

因为他想起了小呆曾说过的一句话。

——有你这种丐帮的朋友，就算在一里外我也能用我的鼻子，嗅出这附近有没有你的同类。

“我们出去吧，这‘展风楼’如果也弄得血腥到处，那可就大大对不起主人了哩。”

刚下了楼，来到院中。

十个人像幽灵般已围住了小呆他们。
郝少峰、“八大天王”、还有杜杀老婆，全用一种充满仇恨的眼神瞪视着李员外。
“郝少峰，‘峨嵋山’一别你可好？”小呆冰冷的声音在黑夜中听来令人发寒。
“你……你说什么？你……你又是谁？”郝少峰高大的身躯不禁一颤。
“一个月了，一个月前你们如果找到了我，我一定很难生还，可是现在你们已失去了那机会——”小呆眼中的仇恨比对方还炽烈。
“‘快手小呆’？！你……”郝少峰退了一步。
“你猜对了，我想我们该算一算纵火焚屋的新帐，以及你和李员外的旧帐。”
“不……不可能，你不可能那么快知道，而且也绝不可能比我先到这里……”
“世界上不可能的事情太多了，我甚至还和你们同一条船离开那里……”
郝少峰怎么也想不到小呆怎么会和他同一条船离开“峨嵋山”。
当小呆娓娓道来，他恨不得给自己一个耳光。
“一月前和一月后嘿嘿……我想也没多大的差别……”郝少峰已发现小呆负伤在身。
“不，你错了，一个月前我身心俱疲，而现在……”小呆看了一眼渗出血迹的肩膀道：“现在只是皮肉伤，就算对行动有些碍事，但是对付你这种货色还绰绰有余——”
“余”字还在空气中打转，小呆的手已像鬼魅般划过二名“八大天王”的咽喉。
于是一场混战就在二人倒地，郝少峰怪叫连连之下的展开。
△
小呆对付的是郝小峰与“八大天王”中的二名，李员外也勉强撑住了二名。
至于许佳蓉一长一短双剑迎向了杜杀老婆及剩下的二人。
鬼在哭，人在嚎。
刚经过一场血腥，这片菊海又被鲜血染红。
能踢碎“杀千刀”头颅的杜杀老婆，作梦也想不到许佳蓉这个冷艳美丽的女人竟然有着这么高绝的武功。
其实她哪又知道“铁汉银娃”与“杀千刀”相较之下只高不低，而就在下午“铁汉银娃”却双双惨死在许佳蓉的剑
因此第一个溅血的是她这一组。
险险避过十指尖尖，许佳蓉的长剑带起一抹血光划过一人的前胸，回身再袭，当第一人的惨嚎还未歇止，她的短剑又三次从另一人的腹中拔出。
李员外最弱，可是他的对手碰上了他也只有咬牙苦撑，毕竟丐帮红旗刑堂的“八大天王”除了八人联手或可与他一拚，如今只有两人又怎是他的对手？
但是他们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那就是李员外内伤在身，功力大打折扣，所以这一组战来最是旗鼓相当，形成胶着。
小呆的“快手”打一开始就像一面网一样罩住郝少峰和另两名“八大天

王”，而这一面网就像千百只利刀所编织而成，一不小心就能让人皮开肉绽。
连丐帮五代长老“残缺二丐”在小呆的“快手”之下都惨遭修理，郝少峰虽是丐帮高手，现在也只有招架的份，至于那二名“八大天王”更不用瞧，身上已经布好几条大小不一的血漕。
人都有种经历——书到用时方恨少。
武功一途却只有在碰上比自己还高的高手，才发现学艺不精。
杜杀老婆横行江湖，多年来凭着腰中缠金腰带，仗着十指尖刃，少说也有数十名叫得出名号的武林高手丧命其手，而当她碰上了许佳蓉就立刻有种学艺不精的感觉。
悲惨的是学艺不精的后果只有一种——落败。
那么落败的结果是什么？
剑扬，血起。
杜杀老婆在挨上了许佳蓉的一剑同时，身子打着转子如风车般旋至李员外身旁，她的眼中有种狠毒的光芒倏现，双手暴伸，根本没有招架可言，也不管胸际空门大开，她扑向了李员外。
对这突来的袭击，李员外就算没被吓一跳，也被她狠厉狰狞的眼神及疯狂噬人的利指惊得愕住。
急切中他只能举起手中特制的“描金玉骨扇”欲档，然而就算能挡住又如何？
剑再扬，血再起。
李员外目睹着两只十指尖尖的断手飞起，耳中已传来许佳蓉一声娇呼，蓦然惊觉，他侧首回望，正好看到二只打狗棒已从她的左右大腿拔出，而她也正好颓然坐倒。
不再犹豫，两根锈花针已穿透最后两名“八大天王”的咽喉，抬腿、旋踢，杜杀老婆已飞出丈外。
剃头者人剃其头，杜杀老婆踢碎了“杀千刀”的头颅，到死恐后她都不相信自己也会被人踢碎半边脸。
心悸的李员外冲向许佳蓉身旁，喉咙发干，嘴唇发苦，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你……你没事吧……”许佳蓉冷汗涔涔。
这该是李员外问的话，她却替他说了。
“我……我……”“我”了半天，李员外只能用力点头表示自己没事。
戚然一笑，许佳蓉道：“不……不要紧张，我……我死不了，因为……因为你还欠我一……一锅‘飘香三里’呢？
李员外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
他说：“我……我马上做，马上做……狗……狗肉最……最补……”
“可是……也……也最发，敢……敢情你想让……让我两条腿残废……好再……找别人是……是不？”
△
在许佳蓉不顾己身安危，适时斩断杜杀老婆双手的同时，与小呆缠斗的二名“八大天王”觑准机会一击奏功，两只打狗棒也才刚刚插入许佳蓉的大腿，就已殒命。
这些事情都是在一瞬间发生，也在一瞬间结束。
对郝少峰来说，他现在的情况已糟到极点，毕竟三打一已逐渐落入下风，

那么一对一的局面下他岂能不败？

小呆对这人似已恨极，他从李员外口中更知道一切始作俑者都是他所引起，本已让人目不暇给的双手手刃更像一条条冷电，从郝少峰高大的身躯掀起碎珠般的血滴。

于是当小呆听到李员外一旁喊着“掌下留人”的时候，他停了下来。

用一种复杂及说不出来意味的眼光看了李员外一眼，郝少峰几乎体无完肤孱弱的道：“为……为什么？”

李员外扶起许佳蓉，他痛苦的说：“我……我希望你能还我清白。”

是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对丐帮李员外似乎有种割舍不断的感情，他当然希望有一天能再重返丐帮。

惨然的低下了头，郝少峰看着尸横遍地的忠心属下，突然有种一切成空的念头。

良久后，他平复了一下激动的情绪暗哑道：“也……也罢，九江三……三十一支舵……后……后山的蔡家祠堂……你师……师父被囚………禁在里面，你救……救了他出来……一切真……真象当可大……大白……”

血丝已从他的嘴内流出，郝少峰话完人倒。

小呆急忙上前检视，然后说：“他已咬破了嘴内暗藏的毒药……”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李员外怎么也想不到郝少峰临死前有着澈然的觉悟，透露出这么惊人的秘密。

△

连番的血战，铁人也有受不了的时候。

何况现在每个人都受着奇重的伤。

“她去了哪里？”小呆靠坐在椅子上疲惫的问。“裹伤。”李员外答。

“你为什么不去帮忙？”

“我……我能去吗？”

“为什么不能去？”

“妈的，我看你小子大概让人打糊涂了，她……她受伤的部分在……在这里。”李员外用手指了指大腿。小呆刚想笑，可是伤口立时被牵扯得让他痛得冒汗。他说：“终于一切都解决了，我想这下子我该可以好好睡上一觉，娘的，拼命的时候不觉得疼，现在一坐下来我这浑身的骨架子就像要散了似，还有伤口更像火炙一样的疼痛“王八蛋才不和你一样，我还不是……”

李员外的话突然憋了回去，他愣愣的望着房门口。小呆的胃一阵抽搐，他明白李员外会有这种表情一定不是好事，现在这个时候天已快亮，来的人会是谁呢？“二位好。”这人一袭破碎的长衫，形容憔悴却掩不住一种儒雅的气质。

“你……你是谁？半夜三更跑到人家的屋子里是不是想偷东西？”李员外被吓了一跳，不觉话里带刺。“有人到自己家里偷东西的吗？”那人洒脱的笑着。“你说什么？”李员外简直以为自己听错。

“我说总没有人跑到自己的家里来偷东西吧？”“你……你是谁？”李员外有些迷糊。

“笨喽，大员外怎么你还想不出他是谁？”小呆站了起来。

“难道他是展龙？！”

“不是他还会是谁？”

“你……你真是展龙？！”李员外惊奇的问。儒雅一笑，展龙说：“我猜你就是李员外吧，这位想必就是鼎鼎大名的‘快手小呆’了？”

“岂敢，岂敢，展兄您过誉了。”小呆亦欣喜的道。“二位想必为了我那挚友燕二少而来，对了，怎不见燕二少？还有我妹妹展凤？”展龙笑道。

“二少和令妹一同去‘峨嵋山’，不知怎的到现在的尚没回转，不瞒展兄我们也正为此事耽心呢！”李员外面现忧容道。

“噢，二位请宽心，近闻长江大水，想来他们为水患所阻，我看过些日子水退之后他们定会很快返回，怎么？你二位好像全都有伤在身？”

李员外看来话是要比小呆多些。

只见他滔滔不绝的把所有的事情一古脑全说了出来，直听得展龙俊脸连变。

趁着语音一顿，小呆突然插嘴：“大员外，你搞什么鬼？何不先问问展兄又怎脱离劫难，穷表个什么功？”

“咦？小呆，你这……这是吃哪门子干醋，我与展兄一见如故，这儿正聊得起劲，你那尊口还是少开为妙……”李员外对小呆做了个鬼脸笑着说。

“去你妈的。”小呆被他一阵抢白，简直哭笑不得。

歉然一笑，展龙道：“承二位关心，展龙一切尚好，那班贼人亦未多加虐待，倒是‘鬼捕’铁先生，唉，真没想到他竟然……”

曾经同囚一室，各人际遇却有着天壤之别，展龙不觉唏嘘。

感伤的气氛弥漫房间，李员外叹了口气道：“展兄切莫太悲伤，好在‘菊门’经连番血战，终至瓦解，能除此一武林大害亦可告慰死者……”

“菊门”真的瓦解了吗？

不错，“菊门”中人死的死，逃的逃，疯的疯，可说是已经瓦解。

然而“菊花”呢？

真正统领“菊门”的“菊花”始终未现，又怎能告慰死者？

“菊花”不死，“菊花”必再重现。

△△△　　　　　△△△

“来，让我替您二位疗伤，哪位先？”

展凤的医术已够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展龙的医术更胜展凤，所以当展龙欲替李员外和小呆疗伤，李员外便迫不及待的说：“我先，我先，娘的，可怜我五脏移位这种重创理应先治，嘿嘿……理应先治……”

小呆恨不得上前给他一巴掌，口里恨声道：“他妈的，这又不是娶媳妇、抢新娘，瞧你这等急惶法……”

“嘿嘿……小呆，你可是声动江湖的大英雄，这大英雄呢忍痛的功夫自是高人一等，耐心点，我马上好，马上好……”李员外干笑着先躺下了床。

展龙伏身翻翻李员外的眼皮，又看了看他的舌苔说：“你……你的内伤还真是不轻……糟糕得很，我这手边尚缺一味主药……”

“什么……什么药？！”

李员外的表情如丧考妣，如聆“鬼语”，声音沙哑的像要哭了出来。

小呆一旁见了，简直被他这种没出息样子气得差些吐血，他“呸”了一声道：“李员外——你他妈的有点出息行不？瞧瞧你那德性，我……我真不知怎么会交上你这种朋友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我可用另一种药材代替，你不用紧张。”展龙也被对方那种样子吓了一跳。

“展……展兄，我……我怎么能不紧张，你……你不知道经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浑身冰凉，就像……就像……就像坠入冰窖里一样冷……冷得慌……”

李员外浑身果然开始打起颤来。

“李员外，你这赖子干脆死了去球，少在这儿丢人现眼——”小呆从没想到过李员外这么怕死。

“我不要，我不要死，小呆，小呆你要救我，你一定要救我……”小呆从没想到过李员外这么怕死。

“我不要，我不要死，小呆，小呆你要救我，你一定要救我……”李员外的声音让人听了发麻。

“我他妈又不是大夫怎么救你？！这话你该对展兄说才对。”小呆没好气道。

“不，小呆你能救我，你还记得不？我们小时候家乡后山有一种草听说专治五脏移位……”

“没听过。”小呆毫不考虑的道。

“有，你一定听过，一定听过，那种草曾变颜色……我们曾经一同采过……”

“会变颜色？含羞草！？”小呆愈听愈迷糊，也愈气道。

“不，不是，那种草开的花就像野菊一样，不过它有刺，你……你想起来了没有？”李员外急得真想上吊。

蓦然——

小呆的眼睛一亮，他道：“噢，我想起来了，是有一种草专治五脏移位，特别有效，嗯，特别有效……”

展龙医者，医者对百草甚有研究，他皱起眉峰苦思，不自觉的离开床边开始蹀踱。

李员外缓缓坐起，靠在床槛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眼睛看着展龙，哪还有一点刚才怕死的样子。

“菊花怎会有刺？展兄你不用想了，就是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来。”小呆行近床边，双手拢袖抱胸。

“唉，展某看过天下百草，可真想不出有哪种草像二位所说……”展龙停了下来摇头道。

“那是当然，秦少非——’李员外笑得有如一只狐狸。“秦少非！? 谁……谁是秦少非？”展龙一张傻脸变了颜色。

“你。”李员外定定的看着对方。

“我！？我是展龙呀！你怎么说出这么奇怪的话来？”“一点也不奇怪，人有两只手，两只脚，当然也可能有两个名字。”李员外似欲看穿似的瞪着展龙。

失去了镇定，展龙退至门边，当他一回头却突然发现许佳容双目含煞，不但挡住了出路，双剑亦已出鞘。“你……你们怎么知道！？展龙叹了口气道。

“昨天，昨天我才和李员外到‘菊花’，当时我们在说像欧阳无双这种女人真像一朵带刺的菊花，她死了，她死前告诉了我们一个秘密，那就是她不是‘菊花’，而真正的‘菊花’叫秦少非。”

小呆双手抱胸说，谁都知道当他双手抱胸的时候，他的掌刀能以最快的

速度出手。
“那……那你又怎么知道秦少非是我？”
李员外笑着说：“上回你蒙着面把我赶……赶出了避雨的凉亭，我不是对你说过我一定可以认出你来吗？”
“我不信，你绝不可能认出我。”
“再完美的伪装也有破绽……”李员外道。
“我有什么破绽？”
李员外知道再不说的话，不只是展龙能急死，就连小呆恐怕也饶不了自己。
“眉毛。”
“什么眉毛？我的眉毛又怎么样？”
“秦少非右边的眉毛里有一根特别长，还是白色的眉毛，在刚才你伏身检视我的舌苔，我发现你也有一根白色的眉毛，而且还是同一个位置。”
展龙不觉伸手摸向自己的右眉。
“如果你想拨掉它似乎已经来不及了……”李员外从来就没笑的这么得意。
“我……我早就应该杀掉你。”
“你已失掉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刚才出手，我一定已成了死人。”李员外叹了口气道：“所以我一直暗示小呆，唉，这小子自认聪明，妈的，还害我打了半天哑谜，说他呆他还不承认，真差点尿都给急了出来，可是现在……现在他在我的旁边，你要杀我，恐怕要先杀了他才行，你能杀得了他吗？”
“我不能。”这还是句实话。
“能不能说说为什么？”小呆根本不理会李员外的挖苦，他问展龙。
事已至今，所有的秘密已不成为秘密。
展龙长叹一声道：“芸芸众生，谁能跳出名利？”“既为名利，我与李员外怎成了你欲害的对象？”小呆问。
“那是欧阳无双与你们一段纠缠不清的感情与我无关。”“燕二少呢？”小呆又问。
“那也与我无关，只不过我是知道燕荻早有害他之心。”“你既是他的朋龙，岂能不事先揭穿燕荻的阴谋？”“我为什么要揭穿？展凤是我唯一妹妹，为了他使我兄妹反目，‘展抱山庄’一分为二，这种朋友可有可无。”展龙有些阴鸷的说。
“你以药物控制了欧阳无双与燕荻？”小呆又问。“是的，要想称霸江湖，我岂能不握有实力？”“为什么？你不是握有‘白玉雕龙’？”
“‘白玉雕龙’须二者合一，我不愿让展凤知道我的所为，最后不得已我才要欧阳无双以我生命为胁假她之手拿到展凤身上那半面，奈何……”
“所以你才派人杀了点苍‘无为剑客’？”
“那是燕荻的意思。”
“你知不知道展姑娘和燕二少的事？”
凄然一笑展龙道：“女人心，海底针，夫复何言。”“你可以不来的，你不来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你是秦少非。”小呆茫然的道。
“你早晚一定会想到是我，因为我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

“那就是不该告诉郝少峰你在‘黄土坡’一役后去了‘峨嵋山’。”

是的，绮红住在“峨嵋山”这事只有展家的人才知道，既不是展凤透露了消息，那么只有展龙了，只因为连番变故没人想到这一层去。

“听说你不会武，那么你这一身武……”李员外看到许佳容眼中的怒火，不觉插嘴道。

“偷学来的，事实上对武我自小就没兴趣，倒是轻身术颇有心得，没人知道当我有了称霸江湖的雄心后便千方百计的拜师学艺，如果我连一点防身之技也没有，又怎能控制那些无恶不作的江湖人士？”

“你……你好卑鄙的手段。”许佳蓉杏目圆睁娇叱道。“许姑娘，关于令外祖一事我问心无愧，事实上他早已罹患隐疾，固然我每回给他的是解毒之药，其实里面亦含有另一种治其隐疾的药性，他能多活那么多时间你该感谢我才对，至于你那传家宝就算诊金亦为不可。”

许佳蓉气极，奈何却真被展龙说得哑口无言，半晌后才道：“就算你说得有理，哼，‘菊门’杀人无数，为祸武林，这总是事实，你难脱得其罪。”

“我并没有想为自己脱罪，‘菊门’所杀之人具有其该死的理由。”

“你……你胡说。”

“我绝没胡说，花蝴蝶司徒浪，粉面狼陈季平，甚至钻君子周连山，武当……等些人所以会死，是欧阳无双的六名瞎子婢女所为，她们是报失节之仇，至于其他诸人各位有目

共睹亦全为武林败类死不足惜。”展龙侃侃道：“至于世人皆日‘菊门’残暴凶狠，那也是后来欧阳无双与燕荻偏离了我的宗旨。”

小呆苦思良久，废然叹道：“说实在的，这一切似乎于你有关，又似乎于你无关，对你的评价我真不知该如何下断语，听说‘菊门’会捐款无数赈灾济贫……”

“这我倒不敢居功，那些银子全是展凤所出。”

“最后能不能告诉我，燕荻既不知道你的身份，又怎可能放你离开？”小呆再问。

“我只告诉他身中剧毒，而恰好我是‘神医武匠’之后，他既然要我为他解毒又怎不放了我？只是我没想到‘鬼捕’竟让他折磨至死，这点我却始料未及，否则我一定会要他放了‘鬼捕’。”展龙亦有些唏嘘。

“他……他妈的，这么说来我及小呆还有燕二少所受的罪，蒙的冤全与你无关喽？”李员外简直无法忍受。

“你说呢？”

“我……我还能说什么？”李员外懊丧得简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　　　　△△△

展龙走了。

他没说去哪，可是李员外和小呆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

他们也不得不放他走，虽然他们知道他就是“菊花”。

菊花本是东篱君子，又有谁听过菊花有刺？

天亮了，漫漫的长夜终于过去。

小呆三人来到院中，唤醒了“展抱山庄”的下人，开始

整理那一片狼籍。（全书完）